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二)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一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二)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九

釋編

六曹類

戶曹

唐書
食貨志
卷二十九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每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明遂溝洫之制而多募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畿師自國中國歷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屋所服同事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所穀千上帝而歌駸發爾耕十千維綱周官遂人言與勸旅師有勸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洫言之也然遂人百

大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洫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澮與溝洫之大者也於成舉澮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爲掩爲政井衍沃牧隰皐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二

釋編

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兩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

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

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守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乎晉大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弊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附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馬

八編類集

卷十九

三

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園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序計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耳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申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

秦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耕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富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思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素鬻口分以還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宋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遑也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事有不足之患乎兩

賦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
 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
 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
 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貨皆什一者以其
 法雖少異而其貨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
 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
 之也廣雅
 按此九賦先鄭以爲地賦後鄭以爲口賦然關市即
 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
 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
 也八編類集
 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未作增賦之說然
 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
 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
 以爲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爲地賦或
 爲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
 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
 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榷茶之
 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
 息即賦也馬端臨
 林勲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

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
 之故今農食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
 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
 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
 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美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
 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
 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
 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
 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
 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
 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
 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
 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
 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棉三千四百斤非蠶鄉
 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
 民之口筭官之酒醢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
 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又曰
 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鬴賦且今流
 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
 萬餘口以微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

故然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遺負乎陸贄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耨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屬重其役不以廢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

本政書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七

治官吏考課以課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欽獲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達民皆自擊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課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由以給民太宗嘗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稻稻隨土地所宜寬鄉畝以所種狹鄉據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

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十石爲差下下戶及夷僚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千今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聞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瘡根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八

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糧春稅草無定法歲爲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準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省符使歲有所支遣盡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上所宜州縣長者准定租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滲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輪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稔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止不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太府卿楊崇禮旬割分錄有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還歷年不止其子慎幹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銀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

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昭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
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
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散天下蕭然肅宗
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蓄蓄
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贖軍錢一千
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
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應蜀麻銅冶皆有稅布輕貨
歸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
張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
入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九

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三
十逼名爲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
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
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
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
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
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繒帛百餘萬匹而
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
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
入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十

方恃恩擅權君臣猜間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
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
以法顯留意祠禱焚帛玉爲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
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二
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朝多
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
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
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
歲省費萬計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
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矣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

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欲錢二千五十餘萬糶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糶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竟而朱滔王武俊用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今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諸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今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棣長安丞薛辛搜督其峻民有不勝其究自經者家若被盜然

入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德京師蒙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賦餽匱納贖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進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棣恩乃請錢不及有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錢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饋餒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

京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水不勝貴可惟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州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糶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佑而收之諸道津會置支間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贖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此界報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從請稅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蕭新

入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炭素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判史進奉自盧杞也劉贊辛平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即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榷半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增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營藏皆入內庫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栗河北淮西者

千餘以上皆授以官，度支監獄與諸道貢獻尤甚。
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
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
錢者，以枉法誣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
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
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因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
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充，
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
強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
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食貨 五
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未業日增，
帝亦以貨輕錢重，斥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
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
支戶部監錢錢物，宜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
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
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
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驛助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
海大旱，冬雖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麴，槐葉爲羹，乾符
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

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
宗在鳳翔，爲巢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
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
明記 唐
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
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
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
同郡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置墾土，勸令種蒔，候歲
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欲博息於農
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食貨 五
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墾獲罷言者謂江北之
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秬秠，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
麥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領
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
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淮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秬秠，
並免其租，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墾墾熟方奏豐事已
奏豐給，而非時災沴者，卽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慶
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爲贖令，鄉民以穀多市
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辛不
果行，叅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

布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
 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前昌期領農田未
 及施爲而仲淹罷事遂止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
 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向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
 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嘉祐
 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布可招而州不可廢
 得漢郡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
 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
 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三司使包拯亦
 以爲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五
 倚以興輯特進二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思守
 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
 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
 咸淳三年京師羅貴勣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輒
 管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薄陸達謂買田
 本以免和糴今勣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達知
 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
 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急一時之利雖
 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鄒遜儉朴藝宋繁糴之支懲宋
 寬案加遂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州其所

短也繁糴必至於傷財損切脈必至於害民宋史
 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
 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
 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八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
 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
 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
 訂婚姻固宜其改爲冒偽求自附流品以爲避免之
 計也然徭役富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側而官之
 占田有廣狹澤之陸復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
 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諸籍雖曰遞諱
 究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久者滋多
 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并詔至以耻憤
 構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
 及新阡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
 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僞冒蓋正諸鼎焉然自晉至
 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軌則同於編氓僞者之
 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攷此所以僞冒滋多而

議論紛紛也

設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以耆以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孔目官下至雜職處候揀招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十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詔加裁定淳元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目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傷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扶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徒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彼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募役之法始於此矣慶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六

中范仲淹執政問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遠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美餘家詔獎繇是他路爲拮克以市恩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婦母改嫁親族分居或弃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貧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貧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貧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養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第遞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皆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鄉甲鄉戶少而役蕃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王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諸路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楊繪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稅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

有無異况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倘使均出雇錢則百項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項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王安石去位吳充為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難以差徭為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詭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為數從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縣輪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裁定所

入籍額募

卷三十九

九

敷錢數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掾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解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敝故舉議雖起意不為憂顧其間米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為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賦為賦乎

卷三十九

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以幸其後不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以寬民力可也尤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能為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遣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縉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力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凡恩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僧置衙前最為重役若已

入籍額募

卷三十九

七

有一日新加役法，然幸初以重民全行之，太建中，有
令曉令復以半代，其說不活，坊中元氣之病亦且
然，知無所之，然則其說不活，坊中元氣之病亦且
商莫所謂熟，然則其說不活，坊中元氣之病亦且
未嘗不丁然，然則其說不活，坊中元氣之病亦且
楊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
課，男子以二十二歲下，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
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迴洛倉，
又於早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
東至澠池，開渠引絞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
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又往江南諸州採
大木，引至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帝將事遼碣，增
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又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艫，樓
船戎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
舟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
品已上，給黃龍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供
頓，闕乏，餽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輦旌旗羽儀之飾，網
罟徧野，而買於豪富之家，其價騰踊，乃屯屯田主事
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州擊流
球，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拔，臣商胡互
市，勸令入朝，明年帝北巡狩，又與衆百萬，北築長城，
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四年，發河北諸郡

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
王被錦，羸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
女盛飾，纓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
其年帝親征吐谷渾，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馬
驢死者過半，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
置西海郡，善且求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
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六年，將征高麗，詔課
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市武馬，復點兵具器械，皆
令精新，溫惡者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
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並載軍糧，期
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
重以遼東饑，敗死者數十萬，每急，徃卒賦有所徵求，
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
價盈數倍，遷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
課關中富人，計其資產出糧，往伊吾，且未遠程，
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
番，於遠西柳城營屯，盜賊四起，隴石牧馬盡爲奴賊
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遣歸于高
陽郡，及玄感平，令裴矩窮其黨，與訪郡縣坑殺之，盜

賊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路逃者相繼，執獲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麗執送，殺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逮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馬門，突厥尋散，速達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徂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煮土或搗糞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饗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隋志前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齊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廢壞多。太宗孜孜庶務，有司嘗言油衣帶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筌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

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仁宗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齎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繁，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祿內外宮觀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天章閣待講賈昌朝言：臣嘗諱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嘗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人僅然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左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子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應服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詰衛尉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罄，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

兵歲賜給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兵滿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內小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貲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資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養明堂增至一百二十餘萬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制司謀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令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有及八十千者城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袖帶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襦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開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兩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為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大章閣復圖檻青瓊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閣檻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瓊罷之後宮始尚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

絳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開道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棄曠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動遠民乎全用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線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後苑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勅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後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計數裁損浮費及百官監廩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罷辭所增俸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俸非治世事司馬光諸聽宰臣請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爲事當奉承神宗之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欲增如故初宰執堂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使泛支之別臺寺監又增圖錢侍御史毛注嘗

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選郡使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侍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詆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奸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七

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廩給無度以一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共指置哀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貯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史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下所謂經總制

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各建災二年高宗在揚州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營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欵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庚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之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餉均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九

子

科既有偏重之弊於是郿縣橫歛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萬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磨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悉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初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

考索

考索

考索

旅餽雖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淳泉
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今內
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
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謀內藏其後通
令棟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
得預其事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
賜養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資於內藏候
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貨百萬有
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神宗臨御之初
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

臣曰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
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
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
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卽命幹當
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總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
以帳上三司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
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
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
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文
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宜因官

制之意今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
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虛百餘年至是始編
閱云宋志宋

右經總制月椿版帳等錢所取最爲無名雖曰責辦
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戶部四
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止而其弊窮
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
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稱發非有與於民也此
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
特藉此說以誣誤朝廷耳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
人籍類集宋二十九卷

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
而獲別立名以爲取辦州縣所歛不及民將以誰
歛此亦心所以言非惟系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
與居庸之徒亦羞爲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
財賦除其供養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
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與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
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
得以擅收支之極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
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然豐以後驅磨方
密然又有青苗助復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

卷之三

入亦復不少。通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
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誠出納之
實隙，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
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攤，而額之重者不可
復輕，督追之餘，州縣逮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於民。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秤編

六曹

戶曹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則謹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戒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鐵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輓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句當度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支轉運鹽錢錢使江淮粟帛歸襄漢越南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顧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清所安故時轉運船縣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安命粟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縣揚州距河陸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艇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泗陰上三綱發

李惟岳

李惟岳

李惟岳

李惟岳

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桌竹篠為編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入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輒貸自揚子至汴州每跌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漚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稔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物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度支凡江淮漕水以庫部郎中崔國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據襄鄆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鵝鴨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緣白沙起東關歷蔡涉汴抵東都無滯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谷山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

斗千鈞大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崇中不能
鹽酒以飛龍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
吳素嫉發諸使諷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
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
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
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推官侍郎
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
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
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
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
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
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
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
遂劾琇常饒米滬青河中而納李懷光倚以構叛貶
秀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
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杜覆者幾半河中
有山號木埵運浮入二門晝平陸人爲門匠焚標指
麾一舟曰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陝隴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選爲運道屬于
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
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
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
江淮巡院李異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
米至渭橋浸減矣至異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
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誠復堰塞淮南
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陸背
城以通大舟河益渾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
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
水竇類纂 卷三十 戶部
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
運使盧坦難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
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湜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
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
者死而費船販載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
扶爲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
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
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拾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累秦
漢時故漕與成聚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濟請疏

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腰成龍輓車之牛以供農畊關中賴其利

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居民挽舟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崔某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湖南諸州擇部民高貨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蠶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公主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監樓枯脊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上船官木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稟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難而風水所敗以收放分數差定其罪端洪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

岸司及下卽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獨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司舟船沂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頴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蔡光壽六州皆有京師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置倉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卽卒還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相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旋凍卒得登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水

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無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還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亡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收，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船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更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困折，歲不減一十萬。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

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
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
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
二百萬石今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
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二路平糶備邊王安石謂驟變
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
貴當今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
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糶爲便詔如安石議
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
豐歲則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
入編類集

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存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
注押土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末幾復募土人
押諸路綱如故轉輸自熙寧以來其法始於英嘉運六
報告於則出收上價而給京師則諸倉亦有餘蓄
代輸京師漢之代發獲於銀熟以中京放糧以舍諸
倉有不守節義載則納結民以爲便本錢處番兵
能制無味爲發運使以權本數百萬緡充缺入戶所
之法增設亦難生矣諸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輪船
不能增設亦難生矣諸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輪船
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湖水不通舟船板制
運費達於場方縣役益定此而越天聖中興運河船
法入注以送京師役益定此而越天聖中興運河船
法入注以送京師役益定此而越天聖中興運河船

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秦因不花往徵海運土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琦國慮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元志元漕法

宋季年郡仁賴子相聚粟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上

爲雄長陰勒部曲曹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之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到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雜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緩則復來亡處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故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抗吳明越楊楚與幽蓟兼密遼鮮俱岸大海同舟航可通相憐胸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爲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餘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諸軍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陳吏部

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濫義民肆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人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監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澗水又絕江淮漕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繫東阿桂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道中車運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澄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元志宋清張瑄海運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張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換於是紹聖大觀之

間直給空名告教補牒賜諸路而宋業遂衰東志載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
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
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爲不善也但
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
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
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
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朱子語類卷九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壤百畝
八編類纂卷三十一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稅粟百日不稅稅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今君立扶臺五衛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
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衛之內阻寒之地也起一人
之縣萬畝不舉起十人之縣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
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
繇而無止此之謂國無儲亡穀失其時君之衛藉而
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衛求弊焉此
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內

駭桓公曰善哉矣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
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貨彼善爲
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功
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
理也管子卷八
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
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
春事管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
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虞之州里國穀之分在
上國穀之重卅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
八編類纂卷三十一
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策乘馬也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策乘馬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
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
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閭閻在上無求於
民霸國守分上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
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
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
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

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用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歲高下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沴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死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筭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民無懷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諸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慘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縣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筭相員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筭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貨財物之貨與幣高下救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殺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穀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使之壤守之若干閭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

故相壤定藉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彰四時守詬閭閻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乘乘馬之數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千乘衝處壤削小半萬乘衝處壤削入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鄰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累獲虜分賞而錄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執符乘四時之節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

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惟然後萬乘可資也桓公曰孰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操其孰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子曰田若干日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奉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往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

入稿類纂

卷三十一

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洩也高田以時無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員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面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國面應災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處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循游入出若干幣謂隣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隣縣回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而止國軌布於朱刑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被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士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已

入稿類纂

卷三十一

皆籍果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穀國麥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穀也泰夏賦稅以市擴民皆受上國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欲國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笑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上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范而天下不吾洩矣後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

歲非內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擯從而以志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一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了八編類纂卷三十一

幣之分復布百姓四藏國穀三在上一下復乘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騁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請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藉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實以幣大夫受以邑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實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皆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鄆州藏焉曰某月某日布從貴者鄆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月而決國乘出於穀要國之乘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宮府巧幣萬

物輕重皆在買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
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
守天下之數也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
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
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
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鉅種之國也
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
鉅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壙諸
侯鉅種之國也故國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諸侯之國則欽謹藏菜此之謂探戎桓公曰壤數盡
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鉅種之國也故粟
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
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金而得俸
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
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上者也故相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
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欲其所強求故下怨
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
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
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對曰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
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
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能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買
千乘之國有千乘之買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
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
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廉本之
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
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
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
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
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欲之以重欲積之
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機可

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錢泄乎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若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錫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錫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耒耜，器械種饑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殺，羅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殺貴羅石，入編類纂卷三十一戶籍

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糧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于？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

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幽，旱水洸民無人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殺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貴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管子

八編類纂卷三十一戶籍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一

稗編

六曹

戶曹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愷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戶曹

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人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徵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馬端臨論唐和糴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報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

爲常歲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播錢百八十

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

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

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

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

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

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

西北缺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

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

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戶曹

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實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由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不可勝數實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許嵐火山軍開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

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入贖買收本息封樁備邊
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
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
州王韶建議以沿邊和糴以一分見糴九分西鈔別
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焉其或使
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給詔都轉運使
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
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
虧羨爲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
絀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戶部

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
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爲
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
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爲額隨戶邑高下裁定
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
史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
糧草宣和中罷糴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
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俟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
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
者計價文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
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
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
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水月之糧一時
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
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不從明年又
慮元價錢神龍循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
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
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
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
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

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綸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熙河財用孫遵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勅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議修闕政罪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依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糴人編類集卷之三

帝惟其多王安石因言依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清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往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糴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躡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價詔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

皆然用依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人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糴輕重七年詔河北龐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上疏請並邊糴買豫傍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鄭延經畧使疏即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未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為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胥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為差勸糴之法其後寔及於新邊鄆郭

州積石軍。審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軍營。營溪洞。沈起劉彝。故交趾之隙。韓存實。林廣。窮乞弟之役。費用計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鼎舉閭閻得其事。又以糧餉匱乏。欲減新河東。涇原。沿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授爲鄆。延清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捐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非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瘁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七

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緩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羅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都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三年。涇原經畧使車柔諫曰。伏見與師以來。陝西府倉庫儲蓄內外一空。而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

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粘罕。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資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半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涇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並收五石粒。膏大麥之三。要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八

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峽皆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粟。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一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郵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變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於民。費

出於縣官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庫皆竭兵士機忿有擲瓦石擊守貳乃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與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漁池埽始盡令輸錢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群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餉糈糶事所不容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糶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奸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糶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糶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糶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糶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糶者計剝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糶

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差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糶毋強配於民四年糶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糶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得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糶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糶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糶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糶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糶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

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糶以供軍餉

宋史 和糶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鹽釜五十也升加一鹽釜百也升加二鹽釜二百也鹽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爲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鉏若其事立行服連軛輦居玉友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

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礬之不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無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道新煮水爲鹽正而後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家墓理官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難之梁趙宋衛濮陽使盡饋食之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今使難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乃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耒一鉏一鋸一錐一耜一鎚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鉏一鑽一鑿一錐一軛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鍼一箴一鈹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水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

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
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難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管仲
齊鹽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
其初也奪鹽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
而官自賣之然官賣米必能周備而細民之食鹽者
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謀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鐵
鹽食鹽等名分富貴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
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者其慮已畧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
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
歛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
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字縣分
割國自爲政而苛歛如出一轍異哉

馬騰臨瀋鹽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
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
原有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
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
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

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靈州有井四十一咸州鹽
州井各一果閭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

肅嘉有井十三歛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緜合昌渝盧
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
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
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
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隸杭蘇等州以鹽價市
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千十錢乾元元年
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
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益壽者論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法及琦爲諸州權鹽鐵使盡摧天下鹽斗加時價百
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
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
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授出鹽
卿因舊監置吏亭戶雖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
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釋民官收厚利
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森濬則鹵薄曠旱則土溜
資及隨貯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楊楚鹽庫
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
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爲都

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
廵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兩橋浙
西宋州泗州嶺南充鄆鄭滑補私鹽者姦盜爲之衰
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遇有稅晏秦罷州縣
卒稅禁壅壅遂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
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
閒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
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
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
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
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
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瑁綾綺代鹽
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
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
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後有以
數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
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
百增雲安瀘陽塗沔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
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歛以

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
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
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
虛估天下羅鹽稅茶其歲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
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
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家商賈雜處解縣主以郎
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
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鉉如劔南東
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
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鉉奏論死如
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鹽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
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虧
糜而已至皇甫鉉又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禁
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稅宗命河北罷權鹽
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罷鹽可以富國詔
公卿議其可乎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
語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
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贖皆死鹽盜持
弓矢者亦皆死刑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
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糴二石

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
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
乃擇嘗吏兩畿輔望縣令者爲鹽院官其後兵逼天
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
鹽三千車中官田令牧募新軍五十四都鐔轉不足
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
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
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
天下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
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
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
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
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
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

唐志唐鹽法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類鹽周官所謂鹽鹽也
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
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
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咸平中度支
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
謩言鄆廷環慶儀渭等州自禁煮鹽之後今商人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蜀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
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審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
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
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
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
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
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
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十月詔罷榷法聽商人入錢
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增緡錢十
五萬康白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
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赴京師
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券償以池鹽繇是
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
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十給鹽一大席爲
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
不行公私無利咸平四年秘書丞孫晟請令江南荆
湖邊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且
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悉等
謂江湖官賣鹽蓋近煮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
通商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冕議遂廢至天禧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始募人入鑄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使盜販竄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生糲皆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艘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將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廉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楚秦海真揚建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張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謂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至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粟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于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善買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通聽兼給謂之對貼目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洲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權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產茶之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

宋史法

志

國戶歲課作茶輪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權貨務署之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請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至道未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廳未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入編類纂

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儀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仁宗時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閤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

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
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徇日
感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
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
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採之然
不能亡敝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
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
得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緡之售錢五萬
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獲
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三

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
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
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鄆舒州羅源
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便給
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二而已然必羣茶入官隨
商人所指予之給券辨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
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
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人錢以
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
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

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息
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
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
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
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
以繼爭言其不便詔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
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
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
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
失弊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

人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三

較之舊用三說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
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
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
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
功緒已見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
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
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
餘斤蓋計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
粗惡不賸故入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
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

新法

又奸人倚貼射為各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
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與等
改制而茶法窳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
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
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
之法每券直十萬北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
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
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
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皇祐二年三司奏散於
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錢茶直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戶部

十萬舊售銀六萬五千今止三千以至香一斤舊售
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
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
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
百萬以賜三司入中之者窳多京師帑藏益乏商
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買之家
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
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
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詔即
罷之然自此並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

通入錢法
行在東京
可乎

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
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未數年論者謂糴運科折煩
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
翰林學士韓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
通未宜輕變唯糴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
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
市估至京償以銀緡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
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
服茶之禁又嚴於他茶園戶困於征販官司並緣侵
擾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議執政曰茶鹽
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
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
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
吏隨處立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
罪黜流日報踰冒不俟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
虐濫之罰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富人豪族坐以賈
贏薄販下估日皆陵剝臣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
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
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
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

繹若令天下通商悉收稅錢自及數倍卽權務山場
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
易之官不與輩運之勞不濫徒隳之辟議者謂權賣
有定率征稅無莫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
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
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
取宋志宋茶法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二

一

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其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跡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滄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二

一

是道里始遷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大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許多務廣固盡外薄之理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論勾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三百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至于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壤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在言者或者又曰其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極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盡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平衆衆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燕堯都平陽雖曰在其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里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再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絕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郿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截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則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

者王自穆王以大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為長短者蓋因諸侯之分情以為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為限制之經固必有通變之義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正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唐輪之制全不相作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隔不出禹貢之域何適里之殊絕也遂至孔穎達之徒有禹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

制以人跡所通遠近曲屈動有倍加切以為不然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羣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

翔方自南而言也而禹貢所隔正南止及朔山之西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是王服之制惟東西兩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

周禮九畿圖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五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三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二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夷服一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鎮服五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蕃服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貢貨物爲贊畿者以服制畿疆言之也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然此特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

鄭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可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利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制軍亦三等與命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

小編類纂

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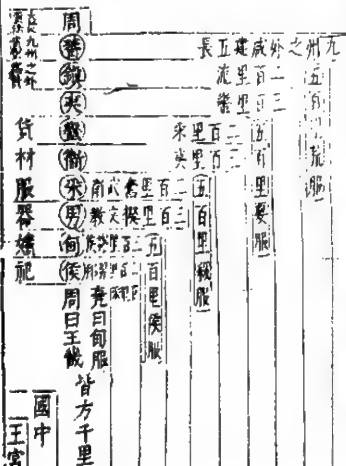
五

司馬氏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蕃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氏言九服其外亦足蠻夷蕃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夷鎮蕃服在行人摠謂之蕃國蠻服在行變謂之要服是其要荒無常也且以職方之地圖觀之言邦國與都鄙而不及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之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凡三千里說者謂言九州之實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制州曰衛山并州曰恒山則是

東西南北言之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九服九服論一。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于京師。而究其實焉。周都豐鎬。西去犬戎。不過千里云耳。果可概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司徒建國必求地中。謂以土圭測日景而探中焉。鄭氏遂謂陽城天地之中。故周公營洛。然洛去陽城亦甚遠矣。曷不遂都陽城而都洛耶。九服九服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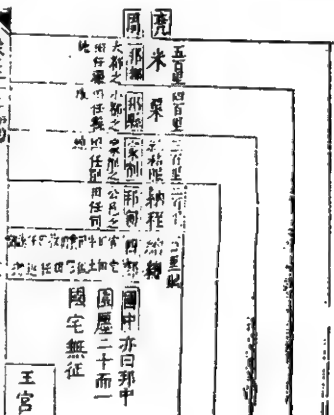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虞五服周九服合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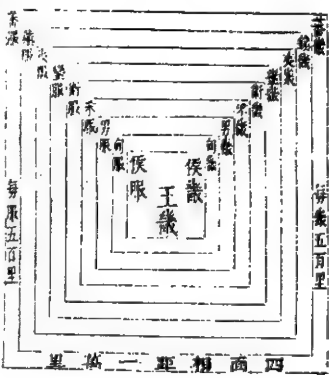
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禹于五服各弱以五百里。故曰弱成五服。至于五千。又謂堯之五服。五千。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愚獨以為一耳。堯制通王畿為五服。曰侯甸綏要荒。各服內各分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四面相距為一千里。故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是止四千五百里。通王畿為五千二百里。大行人夷鎮藩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以貴賤為費。禹于九州之外。謂之外。薄四海而咸建五長。則其治之詳略。又無不同也。而謂周公斥大土宇。不亦謬哉。如舜封象于有庖。義仲側日于囑。禹南巡于會稽。導弱水至流沙。此四裔之地。皆古人足跡所及者。周之斥大。安在也。至于土貢。北皮服。南象齒。則朔南盡乎朔方。南海亦可知矣。信乎天下輿地。古猶今也。其不同者。特畿服之限。糾云爾。虞五服周九服論。

虞周千邦畿合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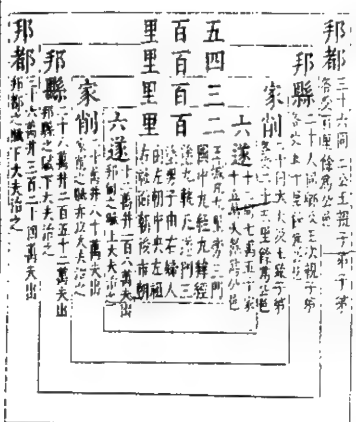


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前乎商而為夏後乎商而為周蓋莫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禮載師以歷里任國中地以殤園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家邑之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即此合前圖觀之王畿之制自古無異納然矣虞周千邦

周禮九畿九服圖



王畿鄉遂采地總圖



按載師掌任地事。則地無曠地。間師掌任民力。則民無游民。先王所以治國中野外。不過如此而已。王
按鄭氏注。引司馬法。謂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據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為圖。略以見王畿千里之制。自國中而郊野為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餘則為載師所任之田矣。
王畿千里
圖論

八編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三

武成分土圖

此武成分土為三。孔氏用孟子說也。

公侯百里

一六萬

伯七十里

一四萬九千四百天

子男五十里

一萬五千天

大國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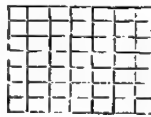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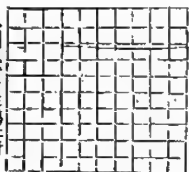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二軍

二萬五千人

衛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司徒建邦國之圖

成國兼附庸之制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三之三。諸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三之四。諸采之地。封疆方五十里。其食者三之五。諸衛之地。封疆方二十五里。其食者三之六。諸甸之地。封疆方十里有奇。其食者三之七。諸男之地。封疆方五里有奇。其食者三之八。諸采之地。封疆方二里有奇。其食者三之九。諸衛之地。封疆方一里有奇。其食者三之十。



食一百三十里有奇。食一百里。司馬法乃公田用助。通率如此。但周制鄉遂用貢。采地用助。通率計之。四同有半之地。已為成國。

兼附庸言之。則有五等。自有地言之。三等而已。與分土為三不相抵牾。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二。諸伯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三。諸子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四之四。諸男之地。封疆方五十里。其食者四之五。諸采之地。封疆方二十五里。其食者四之六。諸衛之地。封疆方十里有奇。其食者四之七。諸男之地。封疆方五里有奇。其食者四之八。諸采之地。封疆方二里有奇。其食者四之九。諸衛之地。封疆方一里有奇。其食者四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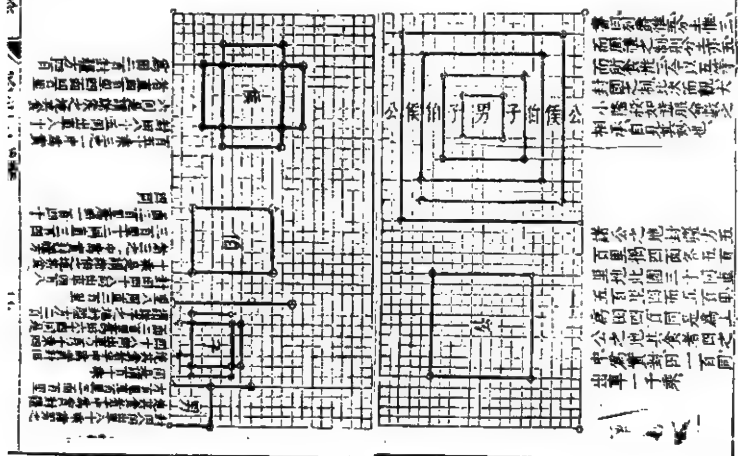


千乘之賦。地餘為附庸之奇。食二百五十里。食五十里。食二十五里。

職方分國之圖



圖叢爲十封 封爲十同



大司馬法同十爲封十爲畿侯封其等不同凡大國之封十乃爲王畿此圖每一目當一同直二十五里四面千里爲田一千六百同是爲天子畿內之地每同出車十乘其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左傳子產有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諸公之地四百同無乃非古制乎據司馬法同十爲封謂自十同已上可以封諸侯非謂止于十同也若謂列國一同者此但可行于前古王帛萬國之時後皆爲附庸之國豈可以議周之定制且其下云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數圻將分天下大半春秋亦安得此

大過乎故此一時應對語俗經不可執一論也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局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之軍制諸侯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焉觀所謂七十里者武王滅國五千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遂過一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謂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十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于乘之數所爲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典卿大夫公千第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轡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容之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邑三卿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容之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國又明矣古之爲國有軍有賦土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兵車五十里者爲兵車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爲一逐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男之國由是推而言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逐略當一同則爲兵車五百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五

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逐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顧史等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

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子

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慶周公云耳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錫履焉於衛有畛封土略焉於衛侯奄受非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千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牛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

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于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小國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于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尊卑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子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焉在其爲正之字之哉嘗以王食其半三之八編類纂卷五十一
 一四之一爲正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氏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二耳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於其什一之中禁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也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伸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

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 <small>封國兩</small>	秦三十六郡 <small>始皇五年置郡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small>	三川河南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	潁川潁都泗水薛郡東郡瑯琊齊郡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	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	長沙內史	漢十三郡 <small>武帝分天下爲十三郡後益爲十七郡</small>	益朔方交趾	楊荆豫兖梁幽冀青并徐	唐十道	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	江南劔南嶺南 <small>後漢爲京畿都畿黔東</small>	山南 <small>分</small> 江南 <small>分</small> 餘仍前	宋四京二十四路	東京西京南京北京浙西路浙東路	福建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淮南東路淮	南西路湖南路湖北路成都府路利州路
---------------------------------	--------------------------------------	----------------	----------------	-----------------------------	----------------	------	-------------------------------------	-------	------------	-----	----------------	---------------------------------	---	---------	----------------	------------------	------------------

梓州路 夔州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京西

北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秦鳳路 永興軍

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元立中書省壹行省十有一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郡邑廢侯衛而爲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臣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錮挺鎗戍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聲昨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主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制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禁猾時起虐害方域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驕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集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

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

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

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

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

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

能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

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勦兵而夷之耳

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劫于民者無如之

何及夫郡邑可謂理可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

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論

靜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
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
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
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
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
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
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邑削其民猶瘁矣曷若
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
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
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

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交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者，殷者三千，周者八百，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禹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大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富于我也。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五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大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氏，大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息秦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沉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于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矣。而殷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詞，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厥罪魁。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五

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卽自負其富強，摘山煮海，招納亡命，擅竊人殺死罪，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誦徒矣。故仁恕者，則流于縱恣，西晉是也；冠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之誤哉？古之所謂諸侯，卽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

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卽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郡，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旣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于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旣瓜分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入編類纂 卷三十二 王

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旣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于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爲封戶者，甚于征權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卽勲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王食之奉于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與愛護，長識此終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國治 韋顧昆吾，黨桀廢太康者，后羿也。弑帝相者，寒浞也。韋顧昆吾，黨桀肆虐而亡夏之天下者，非夏之諸侯乎？崇黎有奄，助紂爲暴而亡商之天下者，非商之諸侯乎？周武分封，

未幾挾武庚以叛，周者管蔡嘗也，非姬姓之諸侯乎？王室陵夷，至下堂見諸侯，甚則射中王肩，問鼎輕重，周鄭交質，繡青倒置，弑奪篡逆，無國無之，皆諸侯爲之亂階也。正由甲兵田賦盡在其掌握，共做必至尾大不掉，亦勢使之耳。執云法制出於聖人，盡有利而無弊，耶？始皇大其郡制，以領縣邑，而封建雖已廢矣，然東游海上，稱頌功德，有列侯在焉，如徹侯關內侯，特無實封之疆土耳，是藩屏不固，斯基本易摧秦之亡也。固未必不關乎封建之廢，而共所以亡者，實于郡縣無與也。封建論 縣總論 卷三十二 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古之帝王求膏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于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紆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輸其賦仰事俯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戶曹

育咸得其所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問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奸蔽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猶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墜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于

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創裂上之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隋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又莫能變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多事而國與民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諺也田賦總論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戶曹

所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難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

一以其全方面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
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
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齊民耕而不免
於饑富民生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
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果米不分於富
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餽貧民其勢不耕
則無所得食以施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
是以天下之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民之田
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
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

人編纂事

卷三十五

三

承漢可爲而不爲是以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
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可
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
丘四丘爲甸甸方六里旁加一里爲一成間有洫
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
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洫其地萬井而方百
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澮者百爲澮者萬既爲井
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澮澮上有徑什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

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澮爲涂者
百爲溝爲畛者千爲澮爲徑者萬此二者非秦漢堅
平澗谷矣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廓易疆域不可
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
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精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
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
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
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
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
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

人編纂事

卷三十五

三

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其疆界非一日而
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豈不可爲而
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
以蘇民困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且少近
古限民名田以聽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
未之有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肖損其田以入吾
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
三十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同民
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
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二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

其禁非人情離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膏已
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出以過吾限耳
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得其地以復於貧而彼
膏已過吾限散而入於它人矣或子孫出而分之
亦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
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後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
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今於天下不
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
井田何以遠過於此也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
入焉其害甚矣

見近事儒者好徒謀故小者欲抑奪兼井之家以寬
細民而大者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
抑兼井之術吏之強敵有心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
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
授而自言其迂未敢以告於上也雖告亦莫之聽也
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亦皆非有益於當世爲
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
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兩公
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項細煩遽
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

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皆歷見於都
途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
以井田爲事而諸侯非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
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北淮瀋以東其不能
爲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肥瘠更昔總於上
事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
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
定也此十數歲之中天下將不事耕桑井田之制雖
先廢於高秩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
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
人編類集

送濟淮環田爲之閒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蓋至
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坡長
堰因山爲源乾涸流濤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
而用轉使後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
自養其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
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
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
遺陂在百年之外漸防衆流卽之滯然瀾漫千頃者
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况井田連在數千載之
上今其阡陌連環墟聚遷改茲欲求商榷之所變且

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畧具在。勤勤以經界爲意，數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墨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言之遺言，顛從而效之，亦吝嗇歎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井，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特以爲治也。按秦廢井田之役，後之君子每慨難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擁兼井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公人編類纂卷三十三

之論而廣之曰：夫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授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畝，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文之際，可以無憾。

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寔廣然又皆爲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夔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潁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昇老而歸，不過如人編類纂卷三十三

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子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侯乎者，數而奸敵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已不可勝言。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爭百姓之業，而一其土，夫曰爭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算，輕重不均矣。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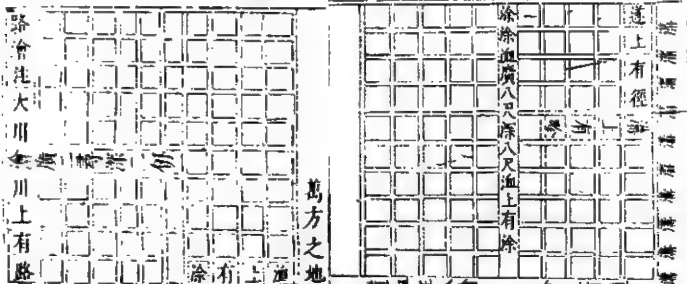
通 十 爲 成 圖

[illegible]

圖 同 爲 十 終

[illegible][illegible]

遂 人 溝 洫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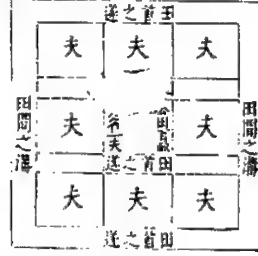
萬方之地

萬夫而計之匠人
以井里而計之其
實一井九夫而遂
溝洫則以百里而
澮之一而已矣

遂蒙云有治野夫有
有建蓬上居曰野夫有
蓬上有寒苔曰有蓬
蓬上有寒苔曰有蓬
上有道焉夫有川川上
有路迂謂焉夫有川川
十三里二百步方九分
橫一州而用其外蓋
注入蓬蓬注于川故田
注入蓬蓬注于川故田
謂之水有所歸焉西人
謂之閑則有蓬焉西人
有之也閑則有蓬焉西
有之也閑則有蓬焉西
蓋不為之創也遠人以
萬夫而計之實資以并
里而計之實資以并里
而計之實資以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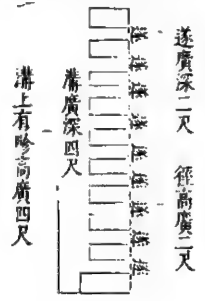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宋太宗詔：江北之民，種諸穀江南之民，種秔秈，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西華縣志

井田助法遂溝圖



鍾公劉徹田爲耨之
五兩我公田遂及之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中爲公田八
家各私百畝中其田
百畝界爲牛字平爲
借其力以助耕公田
故謂之助八家共耕
爲均平故謂之徹
爲均平故謂之徹
作制可計畝均收則
不爲私畝入其田若
所收必入公田外爲
民田不必分井字不
爲私田矣

牧田貢法遂溝圖



孟子曰國中十一
使自賦又曰貢
者稅數廣之中
以爲常廣之中
千畝之田中爲
遂九十夫各受
田百畝九夫無
入于溝以其無
公田每夫一之
故謂之貢也

舊說以遂人有十夫子因爲鄉遂用貢法之溝

匠人有九夫字因爲鄉都用助法之溝

耕者皆爲橫畝以入于遂一步爲三畝立苗方一尺

此樹植之法井牧皆然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大抵田首之水干溝亦井牧所同也

但井限子九夫牧則十夫此微不同然所謂九夫者

乃九夫之地非九家也且每井有餘夫受田一井實

不止九夫故舉成數言豈可因此而遂分鄉遂都鄉

有二法平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

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

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

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

之互文見義耳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

所謂未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

井者正也牧者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

牧以均之也

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

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

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

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爲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

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蓋淺此，王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浍，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牧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隘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壅隔，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始終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為水溝，水溝之下即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訂義所載永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為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摠亦有此意，但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行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行分畫，宜行貢法，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一，似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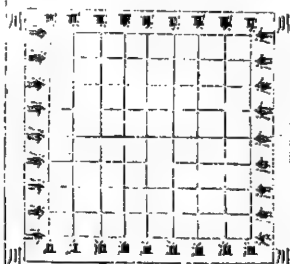
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遇任其耕耘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民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為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歲，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鄉遂迫近王城，豐凶易察，固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偽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為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歷按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收必是不給於用，而為此橫取。孟子之賒助法之廢已久，盡膏而為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兩句，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廢，膏而為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元

萬夫之圖



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又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為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為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為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豈易事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為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

任地之法



汲灌此井田之所以得名也亦特盡為改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有田一成則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非全用貢法也

王城之中國宅無征園圃所償簞者賴之廬里所受民以爲居皆薄其征五十里近郊其民役使頻故輕稅十取一優之百里遠郊其民役使不若近郊之頻故二十取三至於甸稍縣都在遠郊外其民役使又不若近郊之頻故十取二唯漆林之征懼民起末作役於器用故二十取五以抑之

[illegible]

載師任土自國中以及置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
農以致無常祇掌其細目相爲經緯夫凡民之事有
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爲而不費者樹畜是
也故先王之世離土工商之家靡不受田務使人知
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務蠶絲紡績則業日起而善心
生不勤于樹畜者則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載師以
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罰其
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靳于禮
也將愧之而使勤耳又旅師三六達之賦猶閭師之
于六鄉也閭師罰惰民之禮旅師聽罰敢之治此皆

[illegible]

周禮理財之官			
小宰	太宰國天府	宰夫	宰
式之式九執	用	入出之財制	掌邦
內府	入之	外府	掌邦
大用	玩好	用待邦	掌邦
掌受	司書之辨	入以職內	掌邦
藏歲	計	入數	掌邦
出數	計	入數	掌邦

[illegible]

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于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田祿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從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日邦中二日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募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于農車還于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蓋無可疑者大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于是始立爲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鈔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錫砮磬之貢此則大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稱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粟米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

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使載師之舊至于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革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于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服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按周禮置理財之官及理財之法可見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後能度支惟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爲出之道也後世量出以爲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弊竭民之財而不知唐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屢變要之欲一事宜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天下之民困于取之無度而公帑日窘雖欲會其歲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稽其民之虛實以衡出入不可得也今之戶部大率類此兵禮工光祿太僕等衙門錢糧多有不通籍戶曹者同禮貢賦履歷總論按大府之職兼總內外二府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內用之于內者取之于外此宮中府中共爲一體而內外之情通或者深宮之中燕好之私恐外人知而中止者有矣此古

人之深意歟劉義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式以述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爲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利是積則或傷于仁惟財是求則或害于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

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所會計者其別

八端類纂

卷三十二

法

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牽于繁文外撓于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于民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勤而輕變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較其失得尋議廢格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盡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事當秩者埃闕則

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自宰相以下任子之法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不爲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處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取議臣實疑之聲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八端類纂

卷三十二

毛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田土計二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九十二畝零○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總計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一戶○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秋糧總數諸司歲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三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

七疋 秋糧 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各布政

司并直隸府州課程錢鈔并金銀布帛等項折收總

計三百六十三萬七百七十八錠有零 外有各處

土產茶鹽硝礬朱砂水銀等物雖有定額數目繁碎

難以備載 已上俱大明會典 按自弘正後至嘉

靖二十五年太倉銀庫舊官一百六十二萬餘新收

四百八十八萬餘開除三百七十一萬餘初林前等

衛五十二倉糧舊官九百九十八萬餘新收一百四

十九萬餘開除一百六十八萬餘

張文忠疏略曰近年冗食之費積習至今固非一日

陛下合無 敕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

匠禮部於光祿寺司理於 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

冗費又 命工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

部本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千之七爲

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

如土木薪醢游賞燕樂賞戚近倖無名之賞不經之

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

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 臣等會同五府

大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

官查得京庫銀以歲入言之夏稅其該五萬五百餘

兩秋糧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

七十餘兩鹽課折銀三十餘萬兩 開辦三萬餘兩

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

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

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

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可

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

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

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

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

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

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出仍過

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千一

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

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餘萬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

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

奏討之數又征進諸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

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

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陝

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
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送 內府二萬
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
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
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
虛財用何出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塞漏卮
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
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
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費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用
倉卒之取豈不難哉

本初會新虛
以歲用之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奎

弘治十五年戶部題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查得
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
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二千五百三
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九萬二千
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
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
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
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
萬一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
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

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引屯糧大約
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年遠
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
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加減而歲入不及
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
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人之餘米輕資放
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
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
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
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七額用布花銀十萬餘
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南京營額用馬匹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
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
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
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條邊給賞賑災等
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寬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
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
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
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南京營每年加添商鋪料便
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
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

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近今不爲
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
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
不可不爲之慮也

八
卷
五
十

七
十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四

國書編

六曹

戶曹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常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和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厨料蠟茶灯草蒲伏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數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四

戶曹

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目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大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二十餘萬大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爲最商舖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計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大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大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

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賣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餉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脩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南京營每年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關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戶部財賦總數

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大

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存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犯人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頗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

八編類纂

三

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待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支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

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開闢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糧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料銀及雲南開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二萬兩送內庫豫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官軍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宜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餘萬或二三十萬聖且千秋等節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又天下王府銀盤水確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此我朝歲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四

免賑濟營繕征計冊所費並不在此數震澤長語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約數十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直隸額派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此我朝歲用糧米出入大約總數也除災傷蠲免等亦未計及震澤長語又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職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

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但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廷綏奏詳策略曰天下財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大倉庫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入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鹽課銀一百三萬有奇耳九邊主客兵餽餉歲支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京衛兵馬之布花芻菽支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總計一歲所出浮於入數二百五十餘萬嘉靖二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鹽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一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厨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十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三斗倉場撥斗三千三百

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石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二百八十石五斗淨身男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名支一萬三百八十三石八斗倉撥甲士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一千一百七十石一斗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六斤京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實支折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按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則都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以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算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奏云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一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萬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略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久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

中尉四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
冗兵益寬名占役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
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

月本亦向折

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
餘即唱名幾何外衛班操三萬八千餘能禦敵幾何
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充宮衛美否匠作
七千六百以布功指美否尉後五千六百以供庖力
美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美否教坊四
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其給養美否凡此歲

人獨損集

卷三十四

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綿花二十八萬
餘斤於此參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問國
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條何如
日天下歲徵糧三千六百三十餘萬石消費白糧南
糧祿俸餉邊等各有頭項內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
京師月支三十四萬無侵用大倉原積嘉靖元詔革
月止支十八萬二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
倉弘治有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
十年後不敷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
戶口商稅墾銀船料草折開辦等共二百四十三萬

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
節誕親宗各費約二百餘萬嘉靖八年前內庫積四
百餘萬外庫積一百餘萬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
一十餘萬外庫三十餘萬二十九年大虜深入通州
請脩兵銀八十萬薊州請修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
防秋四十餘萬宣府請增防秋四十餘萬京師咸寧
經界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湖河川紫荆
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各邊募兵銀五十九
萬三千擬邊募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又加鹽銀
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一十八萬內府加

人獨損集

卷三十四

補料數千共數支太倉三百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
一百四十餘萬却以開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
數員兵備數員員下所用無算河南山東創練各六
千山西陝西倍成而南倭實猛東南繕城百萬計遠
調募勇百萬計哨海百萬計其破標場囊萬萬不能
計也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
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
升五季錢氏稅兩浙畝二升末用不輕王方贊均兩
浙田畝一升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
中畝二升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五升國初天下田租

定三千五升其後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又籍
田墾原租額及沿宋六郡公田例遂有畝稅五斗七
斗及一石餘者加蘇元秋糧三十六萬張士誠稅額
百萬今至二百七十餘萬會開問答

今天下銀課自 上供外其領於度支之經費者歲

二百九十萬有奇耳而諸邊兵餉殆且稱是籍聞

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

府供宜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幾輔河南

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即如宜鎮歲

九十萬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畧相當發帑金

以代賦乃採急惟宜非經制也今乃爲額且歲有加

益矣夫宜大增於辛丑壬寅餉鎮增於庚戌蓋一時

營勇侵軼故厚集廣募冀一創抑之今虜款雖不足

恃而士兵久練計必服習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

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等費不可議數乎而又推

之各邊籍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當復則費必大省

矣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石數歲而裁爲萬石或千

石蓋不以親故碑民財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才能

者得改官陞轉如銓法又不以親故妨其任也今鎮

長世及支庶遞降而麗屬籍者萬五千餘歲祿之數

卽竭天下之賦不能贍也誠宜斟酌變通稍爲限制
遞降之法視親疎爲等殺絕封之後今爲業以自資
而弛禁階什一如齊民法則祿必漸有而法可經久

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

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

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

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

弊也尅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

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開會開納本色召商不至益何

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

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

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

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頭牛利商人

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

而後得其利 霍賴曰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

銀四錢成化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

二石食烏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

錢僅買粟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

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苦交迫無惟其然矣然粟

價所以先廉而後厚者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猛將林立故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聚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其米價自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而不復開墾邊地粟之所以貴而食之所以不足者始爲此也又曰邊軍每糧一石價銀一兩二錢收受之際惟八錢餘四錢則官吏漁獵之矣及其給軍又止與四錢存留四錢謂之奉行樽節之例兼之守臣極力苛刻凡軍糧上納盡擄而歸於其家虛出

八錢類纂

卷三十四

二

通關以蔽覆其攫奪之罪軍士實糧升勺不沾惟甘榮餒而已夫盜邊糧者服上刑典法具在邇年禁令寬弛貪墨如市不深切懲創則人心何由反正風俗何由挽回乎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爲納銀正德中馮清又敗陝西糧草爲折色邊境既以市糴爲艱而官司又有侵尅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而虧國損民二臣實作俑哉

議邊糧

一曰海道 洪武未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道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千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卽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衛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千蘇州大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于文武中擇公勤嚴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檢點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

八錢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大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曰會通河運淮楊徐充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支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廠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二年增造淺船三千餘

艘海運船每歲千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
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
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
轉運蘇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裏河民運多失
農力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廩價兌與
軍軍民兩易衛所出給過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
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
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
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本
各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

（音同）

（音同）

（音同）

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齊寧其
餘水次倣此 加五斗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
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
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文運
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
派多準其數然不爲常例 加五斗 天順間始額漕舟進洋裏河
共額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一十二萬一千
五百員名歲運糧四百萬石

按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
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府宋之船江
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
嶺南湖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替休今
則歲歲不易矣漕法便易而回船又有載鹽之利今
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供餉之停留
船糧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漏淺灘則費推移沿途有
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攤之留難及其回家之日席
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卒艱苦如此食此
糧者其知所自哉 （音同）

（音同）

（音同）

（音同）

國朝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
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
兌改兌進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大倉開洋遠出登
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蘇州耳轉運雖變兌運
而准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爲兌運其
爲兌運一也 （音同）
按萬表云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
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
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
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

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止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顧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伍錢可以輕齎就於兌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今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一年改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起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千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完貼已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苦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僥虛立外溢運奪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清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過餐之蓋以革運奪之弊而把總苛欲遂引責緣鞘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後之相繼者歲增其數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貽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非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一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官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叅將王佐乃定腳價搜刮倉中使用加太監則有茶葉銀加經歷倉撥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餉但使用公行太監茶葉又添火耗催茶葉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撥往年各衙得以所帶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款銀又于數外求之後章去叅將只起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廂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正兌二十四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京等十一總旗軍一十一萬五百一十名每軍一名額運止兌糧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惟北隸總下每軍多運三升八合以蓋時零之數每淺船一隻旗軍十名共運正糧三百七石二斗耗在外前項官軍共分派正兌糧三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赴京運二倉正兌者三七改兌者四六上納通前不失四百萬石之數正耗米之外照依有司地畝遠近又出輕齋以備水陸腳價浙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二千六升折銀一錢五釐山東河南二省小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最近每石止出一千六升折銀六分其改兌糧米原係有司自運淮徐臨德四倉上納官軍支運之數其正耗米浙江江西二省每石四斗二升江南各府三斗二升江北各府三斗七升山東河南二省一斗七升俱是本色原無折色輕齋京通三倉水陸腳價逐年於正兌輕齋內完貼完納損正兌之有餘以補改兌之不足多寡適均不分南北通融領兌前項漕規俱經 先朝文武大臣議處停當行之歲久則例已定 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千

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各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于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邵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議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於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時而集是北直隸通州等九衛之官軍尤重於運南漕運衛所之官軍矣歲漕各省府州縣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六

自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有輸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運聿興其數亦視國之侈節以爲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元封元年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萬石明年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歲減至季與復如之宋太平興國始置汴河歲運江淮秬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景德三年以李溥之請定制爲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晏羅卿言減五十萬石元漕三百餘萬

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五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河南。曰廣濟曰廣儲者。則受漕源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啟胡人之訛。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道。接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國家監於前代。其漕運之教。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大監戶部尚書或人編類集。卷三十四。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財有主事。以至倉使。撰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大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撰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固周且審。然竟疑於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陳之困。利害蓋相當焉。漕運各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卽達京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漕。

耳。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按飛輓始于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趙克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漕糧。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克國此議。遇歲豐稔。邊方無事。亦可行之。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驢駕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針谷口。卽問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後魏於水運之失。應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法便。隋文帝以倉廩上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漕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且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遂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趙道所至凡四路。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置轉般倉于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

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備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按沙河卽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口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宋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徽自楚州之至淮陰故道於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牌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堤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利今日運道自儀八編類纂卷三百一十五

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營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平潭堰以防水患唐時今在宋時又有斗門水牌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筑以軌永樂十九年加以軌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軌士建議者往往欲于舊隄之外湖泊之傍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下覆鐵金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軌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牌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

洞引湖水千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牌以節水勢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以給邊方之用考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變作元史者首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山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西潁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故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故洋今日欲避放洋之害宜預還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戶寬下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曲爲之設法圖畫具本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倘載歲運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

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輝等言自安民
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
御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
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
會河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
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
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還運
之難請開會通河我朝命工部尚書朱禮祭丁夫疏
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
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益永樂十三年

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安莊隴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立淺鋪築緣路樹柳木穿井呆於是漕法通便億元之爲此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加以爲我朝之用也 又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以資於江淮渭河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盡於江北至大漢水涓滴皆爲我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踰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共牖者

任土作貢之圖

卽元史所謂會源牌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於北
此蓋居南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牌天井居
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也總會
如人身之有咽喉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
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
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驛不浹旬可到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
舟楫而包圍巨牌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
爲防守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

[illegible]

予觀禹貢九州之貢，惟非四夷之獻，而亦以服食器用爲安。而冀州獨不言貢，能者蓋蠶甸之內賦其總銓，桔槔米者倉廩之儲也。慨糧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蠶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於蠶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則不遇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爲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也。若夫大輅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賞其土產。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竟

也。皆遠於蠶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惟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肯以爲其都區區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來之於魯，蓋以魯邇於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說貢冀州厥賦惟上下錯，厥田惟中中。今北直隸古冀州地也。米麥之賦計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絲二百二十四斤。絹二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木棉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鹽一十八萬八

百七引。今山西亦古冀州之域，米麥之賦計二百二十七。四。二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子七百七十七疋。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鹽四十二萬引。兗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繭海物，惟錯。岱畎絲泉，鉛松，柞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今山東古青兗地也。米麥之賦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斤。絹五萬九千九百九十疋。木棉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草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徐楊今屬南直隸，列于雍州之後。一。荆州厥田惟下中，厥賦惟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柞幹，柘，柏，檣，砥，砮，丹，惟齒，絲，枳，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青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今湖廣古荆州之域，米麥麻豆之賦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豫州厥田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象，繡，紵，厥篚織，纁，錫，貢錯。今河南古豫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二百四十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石。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字

書

九千九百五十九疋 木棉三百四十二斤 草二
 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梁州厥田惟下
 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珍鐵銀錢磬磬熊羆狸織
 皮 今四川古梁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二萬六
 千六百六十九石 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 木棉
 七萬三千八百五十斤 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
 引 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瓊珩
 今陝西古雍州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九十二萬九
 千五十七石 絲綿三百零六斤 絹九千二百一
 十八疋 木棉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 布一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重
 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 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
 百四十九束 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
 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貢
 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爲土五包羽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濱
 珠暨魚厥貢玄纁繄 今南直隸古揚州之域米麥
 之賦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 絲一十萬
 九千九百一十兩 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
 麻布二千七十七疋 鈔八千七百七十錠 草五
 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鹽千萬五千一百八

十斤 今浙江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五十
 一萬二百九十九石 絲并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
 百七十兩 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 布九疋 鈔
 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二錠 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
 九十一包 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今
 江西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六十一萬六千
 六石 絲八千二百三十三斤 絹一萬一千五百一
 十六疋 布一千六百四十一疋 鈔九千九百七十
 九錠 按賦出千黃充青荆豫梁雍七州者僅居其
 半楊徐二州 今直隸與之等埒而廣之東西與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重
 貢百萬之賦又在九州外矣然此惟約計米麥絲絹
 石鈔鹽草七賦之正供而金沙銀鑛銅山鉄務珠池
 永土酒茶椎醅磬硝蠟蜜丹漆藥材機坊鑄局竹木
 蒲葦磁器文石柴薪藥品海物山芼羽毛劓角牛羊
 魚牲虎豹熊羆象牙香麝之類如禹貢所言又有不
 可勝記者在 九州貢賦 今昔之殊

太宰大人行貢禹合貢							
一貳貢		貳貢		貳貢		貳貢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利州包羅馬牙	

八編類集
 朝鮮以馬苳度豹獬安南以犀象白練沉水諸香暹羅以生象孔翠珊瑚瓊碧疏苳薇水琉球以赤銅瑪瑙刀錫古城以龍瑯光羅真臘以犀象黃蠟日本以鋤鋤爪哇以矛鐵犀象必布珠瓊碧血瓊里以紅撒哈刺西洋瓊里以黑虎三佛齊以白獬大雞浮泥以玳瑁熊皮倒掛百花以赤簇彭亨以腦檀淡巴以苾布古里以寶刀蘇合龍涎滑刺加以熊狼白鹿華縵鎖祇錫安羅以玳瑁珠蕉小葛蘭以珠蓋阿魯以象齒榜葛刺以琉璃紫膠蘭山以水晶蘆薈細布蘇門答刺以蕃刀回青蘇祿以竹布迤北瓦刺以貂駝

馬鬣采顏三衛以馬海西文直以馬豹貂鷹鬣珠角哈密以王石禽皮鳥思藏以碧璫毛縷甲胃長河以碧璫足力鐵力朶甘思以明胃長刀董卜韓胡甲胃毛縷洮岷番族以馬刀明胃
國朝諸夷所貢方物
 聖祖立國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大常寺牲幣欽天監曆紙大醫院藥材光祿寺厨料寶鈔司采獲諸皮禽翎繅之屬著為定額俾其歲辦凡皆周官所供祀壇器幣財貨之需外此珍奇玩好及唐宋以來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倭倖之珍異一切無有焉其諸番國及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禮部奏啟進
 八編類集
 納而主客司則辦其五年三年比年之貢及其貢物貢途貢使暨約迤徑多寡之數差其迎送宴勞賞賚廬室幕帳食料之等蓋庶幾乎西旅越裳之獻而中國之制夷狄者亦有體歟
古今貢物總論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五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項

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年初為賦商賈開作漢自高祖荒于孝平民戶

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

千餘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

此西漢戶口田東漢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

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墾田六百九十九

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田賦實率本初元

三田賦極盛之數又按三國鼎峙之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以戶口為限及盛漢時戶口不

也。四日。加于前戶。日。漸于舊。而。差一定。而不可易。者。明也。是以。離之。後。容有。流弊。而。項。竊。猶。在。可。與。可。否。者。何。也。是以。虛。耗。之。餘。益。我。萬。黎。而。賊。竊。愈。甚。亡。比。崇。漢。至。而。人。戶。幾。比。于。南。氏。蓋。有。司。不。以。稽。宋。國。輿。遠。爲。憲。法。今。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之。足。矣。失。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失。散。戶。口。訛。數。莫。得。聞。元。豐。間。天。下。總。四。京。一。十八。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已入丁卽前代之戶口事產卽前代之田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故竊採經傳所錄者輒爲此篇而今之人丁事產則詳備其數而別爲二條焉蓋見于古者其辭略故合而爲一行乎今者其事悉故分而爲二理固然也

百二十一口（古今戶口總數）

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員李林甫元之和之耗則又歸于程昇皇甫鎔之聚斂焉（戶口總數）

霍韜曰天下農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糧役輕重不得適均自淮而北稅糧雖輕難役則重夫難役之重非其有益于國也如其有益于國不得已而重備之可也今則縣有司人自為政高下任情輕重在手大為民害如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伍萬八千有奇歲出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閭夫泉夫馬夫大等役洪夫編類集（卷三十五）

五

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費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究言也已徐州之民僅二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故徐州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坊僻里僅有一人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是民病已極矣（賦役原屬隱隱）
淮以非土無定賦以一望為頃欺隱田糧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宜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

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口後五千三百三十八萬

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宜司國計者知所以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于勢豪之門而自幻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誘于僧道之途而化緣財物遍遊四方冒名為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罕家于舟則四水土洋莫知踪跡冒隱買賣陶然無憂（戶口總數）
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謄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于州州數總報之于府府類總報之于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本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

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撰造黃冊編

排里甲分謄上中下三等入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仍令復業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歲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各以丁數多寡為次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錄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

布政司及府州縣冬存一本。二十四年奏准續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應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算。如人口有增。即爲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所據排年里長仍照黃冊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于一百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充。圖內有事故戶絕者。于畸零內補贖。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七

無畸零方許于鄰圖人戶內撥補。其上中下三等。人戶亦照原定編排。不許更改。果有消乏之事。故有可驗。其丁產從公定奪。仍于各文冊前。而本縣照依式樣。類總填圖。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圖局造冊。科歛害民。或將各處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收抹。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若頑民誣証排陷者。抵罪。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戶。隱瞞作弊。及將原報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收過割。一槩影射。減除糧額者。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凡編排里甲務不出本都。

且如一都有六百戶。將五百五十戶編爲五里。剩下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帶管。當差不許將別都人口補贖。其畸零人戶。許將年老殘疾并幼小十歲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戶。編排若十歲以上者。編入正管。且如編在先次十歲者。今已該二十歲。其十歲以上者。各將年分遠近編排候長一體充當。甲首其有全種官田人戶。亦編入圖內輪當。凡冊式內定到田地山塘房屋車船各項。款目所在。有司有者。依式開寫。無者不許虛開。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除開寫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戶。其州縣將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八

里文冊類總填圖完備。仍依定式。將各里人丁事產攢造一處。另造類冊一本。于內分豁各鄉都人丁事產總數。正官首領官吏躬親磨算。查對相同。于各里并本州縣總冊後。書名畫字用印解起。本府其提調正官首領官吏于各州縣造到文冊。躬親檢閱磨算。相同。本府依定式。另造總冊一本。于內分豁各州縣人丁事產總數。并州縣造到各項冊後。一體開寫。年月書名畫字用印。直府州本府委官一員。率各州縣提調造冊官吏親齎其布政司所轄府州。仍申解布政司。本司官吏躬親檢閱磨算。相同。依式類造總冊。

一本于內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于各府州造到總冊後填寫年月書名畫字用印委官一員率各府州縣官之親屬俱限年終進呈凡審觀寺院已給度牒僧道如有田種者編入黃冊與里甲酒糧當差于戶下開爲一戶某寺院審觀某僧道當幾年里長甲首無田糧者編入帶管嘴零下作數凡黃冊字樣細書大小行款高低照座去樣式面上鄉都保分等項照式刊刻印不計用紙浮貼其各州縣每里造冊一本進呈冊用黃紙面布政司府州縣冊用青紙面又令各處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并各土官衙門

入編類集

卷三十五

九

所造黃冊俱送戶部轉送後湖收望委監察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埋沒差錯等項造冊徑奏取旨

附司職掌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爲授時任民事臣考圖者今之黃圖故謂之版亦謂之方儀禮注云百名書于方以方版闊大可以曲折畫圖周禮地詁正以圖即謂是也與籍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圖以證地詁所謂地詁地之無民照對者乃奸人飛詭之源也我 祖宗朝屢頒下田不出圖戶不

出鄉之禁以防飛詭然州縣村落有大小人戶聚散無定居故疎紅流水魚鱗等冊雖詳而該圖之中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里巷之總凡疆界大政因以反略即終不能合于籍冊所以不久隨廢蓋不知古人立圖與籍實是兩事林勳本政書作圖之法以田爲母以管業人戶爲子蓋不照籍冊所登地方以爲憑據人戶雖有逃亡土地只在木處是正地詁切要法也故今欲清閭惟在以各縣地方通融紐算分爲幾圖其散漫山坂人少地荒去處又以近分屬各圖東西相准南北相照立爲封界記定四至約其頃畝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十

總數實寫管業辦糧係某處人戶于上因以立保甲比追胥別爲一圖不必強同籍冊等因該本部看得圖者地圖也所以圖其地畝坐落之形委與黃冊不同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地土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差役詭寄田產遣監生往丈之畫圖編號悉書名爲魚鱗圖冊以備查考

清圖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爲授時任民事臣考籍者今謂之黃冊古謂之冊冊者策也以行簡編此以殺青書謂之冊儀禮注云不及百名于冊爲其條小止可計數周禮民訟正以地比即爲

是也與版圖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地比以正民訟是民與地之有相對者不能作飛說之弊者也我祖宗當時方欲寬鄉徒田窄鄉徒民又因為與前圖蓋不合所以均平里甲之政反為之妨蓋不知均里甲正在通融各鄉村落不當為地圖限定者也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未為授時任民事內稱地圖既清里甲差役毫釐不均無所逃矣乃每十歲稽造之時通將該州該縣有若干圖分限田限丁而均派之十年之後消長不一則下之凡一里甲有比眾田不及一項以上人不及十丁以上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上

冊則名曰地土歸戶冊以相參對甫成臣又妄意以為圖籍既正里甲既均遂旋可以查舉世業田以奉聯族屬者別處口分田以廣惠困窮矣臣思今之族大者就其家抽出世業田隱然有宗子收放之意無難舉者若口分田則當別為一制不必依徵唐法只將自後沒官田土分給州縣無田窮困之民每十年一計口分之田或有流移死絕復入于官 附錄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上奏為授時任民事臣考近來有上匠不許開戶之例蓋為軍匠逃亡事故而設邇來軍戶有原不同戶而求告合戶者又有串令近軍同姓之人投告而合戶者匠籍亦然于是軍匠有人及數千丁地及數千頃輒假例不分戶為辭于是里長甲首人丁事座不及軍匠人戶百分之一其法止當不分軍民匠籍等籍俱出限丁將州縣人戶事座通融總弄一體分戶蓋欲同籍則承軍伍之役分戶則應里甲之差今如湖廣之掾籍山東之分開審差是矣 附錄 各處臨河邊江濱海田地東濰西漲彼長此消名曰新增實非舊額皆尚書王恕曾巡撫蘇常等將此等

錢糧不入黃冊另作白冊以補小民包賠之數意蓋如此新舊田地

如今江西湖廣等處州縣以村分里甲也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分里甲也祖宗朝以北方民少地多乃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社民占地頃畝甚廣屯民後至頃畝甚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北方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大壤成則而禹貢不同故也然歷朝因革不常乃有上地雖同而科則甚異者矣然于抄沒之產當時追收舊冊即因民間所收客租之糧謂之官

入糧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三

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辨驗以致糧重入戶逃亡有累里甲賠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不均者也夫親民事者貴得其情舉古法者在師其意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宣成化年間節錄奏行田糧事例官爲一則民爲一則申府而該府七州縣行之屢年民甚稱便今蘇松常鎮杭嘉等府州縣莫不欲如湖州府者臣治廣平府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糧頃畝一其科差行之縣民亦稱便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如廣平府者然南北分郡皆有官豪之家阻之

故也夫北方官豪之家欲獨享廣畝之利不肯爲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獨出輕則之糧不肯爲里甲均苦

朱應升四縣說

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覈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付其冊于戶部制非不密矣然飛說虛懸致丁匿糧耗富者享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糧之稅甚則流移倒絕攤及他里將并其所存而逼之使逃矣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并取李渤攤逃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不欲賦役有額而漫無補則丁在而僞通戶存而僞絕不可不

入糧類纂

卷三十五

十四

慮也故不若貨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丁多者准糧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則嚴業主以入甲又嚴處寄洒之奸豪由招流移之窮餒庶其有實數乎

丁糧說

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輸甲則逾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

丁糧充一歲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縣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則千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奉也。諸役錢分給，官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知限輸錢，說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七八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若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華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支收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謀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以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充，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益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

耗責之勢，不敢自益。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泥爛之憂，又甚便。諸通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溢，諸利弊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額出名自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之民相安而享其利也。一條補注

北方則門丁事產四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業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銀差內如各官柴薪馬丁儒學齋膳夫先年俱坐買審編，以致貪婪有司，故將股實人戶自行坐占，因而加倍徵收。漁獵無厭，如兩京會同館并山東保定等處馬價，則以地方隔越，有司不肯一體追徵，以致經年通貢，不得以時起解濟用，此銀差之弊也。力差內如府州縣斗庫及各驛廩給庫子，則照費不貫門，早防夫禁子弓兵等役皆編徭戶，姓名募人代當，則抑勒需索水馬機兵等役，則又編頭戶貼戶以數十戶朋爲一黨。募役則給由帖取討工食窮鄉下地之民不能抗城市積年之勢力戶被擾難大，不寧其苦，甚此力差之弊也。洪武二年今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爲

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其鄉賦稅十五年革罷糧長徵收今里長催辦十八年復設糧長是糧長之設或稱殷實或輸里甲皆我祖宗舊制合無將各里排年管催本里人戶稅糧聽其自行輪納米人官倉以管糧官典收銀入官庫以掌印典收查照舊規應用領解糧役幾名就于經催中審其丁糧近上家道殷實者命定名數責令管解糧米有搬運腳耗之費折銀有秤收火耗之費俱于派則內酌量加徵當官給發以資其用免其獨力賠補是十年之中不過輪役一年縱有一年之勞得享九年之逸況以本管里長催徵本里人戶事勢尤爲順便庶幾祖制里甲催辦之意而審編之弊可杜矣周禮鄉師遂師州長黨正族師里宰鄙師旅師閭胥比長主徵六鄉賦貢之稅秦漢之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獄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唐五百家爲鄉設鄉正一人百家爲里設里長一人掌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爲在邑居者爲坊正掌坊門管轄督察奸非在田野者爲材正責與坊同宋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租賦以耆長壯丁逐捕盜賊其役乃有二等衙前及承符人力手力散

從祇候之役惟鄉戶衙前之役爲最重或主典倉庫或贊運倉物往往至于破產故皇祐中禁役鄉戶爲衙前今募人爲之至熙寧又有保甲之法至保慶又有義役之法元坊設坊正里設里正都設主首專以催輸稅糧追會公事國朝洪武十四年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一圖選其糧多者十戶爲里長餘百戶爲甲首十年輪役催辦錢糧追攝公事亦猶秦漢之里魁亭長唐宋元之坊正里正也選坊里中年高有德者爲老人給以教民榜文主風俗詞訟猶所謂三老也設糧長以追收二稅衙所謂嗇夫也故總甲小甲覺察非常猶所謂游徼也是十年之正役也今諸上供公費出于田賦之外者皆目之曰里甲蓋言闔縣里甲所當任也而又有十年之雜役焉曰力差曰銀差皆里甲丁田之自出也而又有民兵焉有夫馬焉夫馬以代本色之郵傳而他衙繫水陸之驛又有協濟之派焉一以里長丁糧均攤取給夫邦國之用固不可已也而歲增一歲如丁田之有限何西漢設事立

按所謂書于版者即前代之黃籍今世之黃冊也茂朝每十年一大造黃冊凡例有四曰舊管曰新收曰

開除日實在今日之舊管即前造之實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戶一戶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長轄民戶十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周則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以爲科差誠有如徐幹所謂庶事所從出而取止者也然民僞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橫造之初立法詳盡委任得人則不能禁其脫漏詭寄飛走邪移之弊矣唐制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用人之力歲二十日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相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即今庫解戶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即今里長人以耆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兵民士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今早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抬等人即今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此朱初役法也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土欠闕謂之免剩錢此等應免役法也其諸如千載王安石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顧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

顧役二者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皆可行也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差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之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者觀之顧便于差義便于顧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于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而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同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爲閭胥曰鄹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鄹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同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

俗每亭有亭長。膏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疋。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疋。或五疋。其尊之也至矣。故吳太子得罪。而壹闕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導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于爲亭長。膏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今里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列事爲其間。里親職部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矯時鄉職。或設或廢。未無關于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當尤也。至唐睿宗時。觀監蔡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

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兩至。賤食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固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管筆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子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于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此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謂吏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廡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于此。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爲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奸。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膏夫。亭長者。亦難以望于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繁。差役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額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實重被家。其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

屯

屯田之興也官不赴科屯

屯田之廢也官嚴科禁

鹽

卒有利而無害况鹽商新

屯卒回不敢開墾況鹽

利

粟子邊每引止二斗五升

商納銀千部每引至四

弊

商之利厚矣是以屯卒始焉

錢八分商之利薄矣是以

相

焉賴商人以便牛種之需

以屯卒始焉耕種無其

須

既焉賴商人以獲鹽粟之

力既焉收獲無所售商

國

利農商相利此屯田所以

商交困此屯田所以日

八編類集

則東南之漕運不可以少

于邊孰若商人自輸之

弘治五年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
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
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
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
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准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
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
銀價多而得易便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同年最厚
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
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
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

人買運價遂騰湧按嘉靖中詹事霍輅疏謂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每鹽一

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

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固堡伍至天

順成化年間甘肅罕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

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

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

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

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輟業而歸邊地遂日

荒蕪今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其

務復鹽法乎按祖宗朝足邊屯田爲急中也次

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于空運糴買二者而已然

空運苦于陸路艱難糴買苦于邊方粟貴皆下策也

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

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託撫臣撫臣畏勢而莫

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次名

爲買窩賣窩每專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

六錢之息至于真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丐

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糴曾不得而自有大夫一引

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萬引則可得六千金至于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為人奴役其支鹽也有何候之煩其行鹽貿易也又幸爲餘鹽之實所苦人情何樂于此蓋緣比年巡撫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維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踣蹶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啗人至于負累商人虧損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鴉樂工而亦莫之恤焉伏望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

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人着沿邊之人無問車馬石粟皆得詣吏土納昨虜人壓境乘間挑戰邊人紿之曰朝廷差大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汝本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即請到諸軍汝將何以供給夫邊臣耗國計而使循虜輕侮至于此豈不可恨故今日之計必先厚自積貯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其心考趙充國屯田自燉煌至遼東環合萬有餘里則今西北正在其中卒至西羌遂無邊患此屯政之

利也今饒沃井于富強荒瘠困于牛種耕斂奪于私差輸輒賜于包攬屯地太廣屯糧太重剝奪無算鹽畔不定此屯政之害也又該副使胡松議抑權豪杜塞賣窩買窩之弊似稍可觀然未聞果濟邊用何也自積粟無用商賈廢業耕地荒蕪千里沃壤遂成蕪莽未易通商要之屯田鹽法政實相成鹽法通故佃田益力屯田聚故商賈可依望即令屯田官痛革窩好廣募正商稍益常課詣吏上納者即備客兵行糧勿歸戶部添置農官而兩法兼舉但增收鹽課于前須盡減餘鹽于後自先年御史秦鉞巡鹽兩淮謬增

八種額課
卷三十五
管鹽希圖恩賞商人大失其貪今雖裁減尙或未盡乞議盡減以便客商
鹽法利弊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六

圖書編

六曹

戶曹

昔日戰國分裂燕趙特彈丸黑子耳北抗強胡南支齊秦諸國未聞有兵食不足之患秦人初謂山東諸國未足以擯自孝公以墾耕力戰遂強其國莫有與抗者今以天下之大舉太倉之積以輸邊而猶皇皇然有不足之慮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此其故何哉古之地利盡而今之地利不足也古之兵皆自食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力而今之兵悉仰給於官也按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即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故必修車戰繁林木列伏兵以爲之屏衛捍禦然後田者有所恃而不恐若周人以田啗命官秦人之以力耕受爵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賜帛之詔唐有給耒耜耕假種糧之令皆所以鼓舞斯民使趨事赴工也又按洪武中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邊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待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對

相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數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給歲亦屢登葉文莊所行即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糧粟不可勝用而尚何患邊餉之不充哉又按今日胡端敏奏議一款欲廣屯種以足邊餉夫屯種就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敵開種今若查照北直隸地方欽奉太宗皇帝聖訓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墾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丘文莊亦請於凡墾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人土卒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爲賞資則徇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賞價米糴家債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軍皆贍而內地之田亦省

二十九 雲南都司并所屬衛所屯田
三十一 貴州都司并所屬衛所屯田
三十二 國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自是立法漸密偏令天下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云今各省屯政未大舉亦未盡廢固于鹽法無與而邊屯之大廢也謂其無關于鹽法可乎
國初各都司
高皇帝開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切
八編類纂
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議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于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屯田并樹桑棊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於桑棊栗矣地利如此其宜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諸各荒屯空土不論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耕恩澤如此其厚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勵糧兵何福勸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今

糧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鄧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遣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果易于是今戶部漕輸買雜多至二三十萬石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聖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賈所論者矣有墾墾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桑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侵用以官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校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待之以太急今日曩地明日殺通敵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
國初屯田考
漢文帝從龍諸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後世屯耕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

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
留便宜十二事按守邊之祿固當知屯田之利亦
不可不知擾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
易爲力若夫邊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
乘塞列戍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
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熊望
聯木以爲排柵時出游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
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
力於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漢末天下亂離

人編類集

卷三六

七

諸軍並起率之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襄祗請建
置田官以祗爲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千
是所在積穀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于渭濱
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晉平祐鎮襄陽
墾田八百餘頃祐之始至屯軍無百日之儲及其李
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蹟激用
漕涓諸水以浸原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
同利衆庶賴之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在今湖廣

荆襄河南之唐都益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

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兼水陸而有之者
也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爲多請于兩藩
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選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
可水耕者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者分疆定
界募北人耕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
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
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
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
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又按今木田惟楊州最賤陸

人編類集

卷三六

八

田惟顏壽爲輕夫魏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以三隅
已定事在淮南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
以此乘吳無往不克蓋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
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果賴其用矧今盡四海以
爲疆而此地介兩京間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
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州之地也考之唐史
上元中于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于壽州豈均陂
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遺迹可考也按我朝之制
就于衛所所在開墾之地分軍以立屯堡其且畊且
守益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倣急朝

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其法視古爲
近又于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有衛所
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
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臣以爲民田則例最輕
者頃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多其所棄不
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
腴瘠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爲徵收則例
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
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
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爲十五屯
人編類纂

卷六

九

每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
支錢淳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黃懋允判官千
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
其役于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
溉次年方熟至是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始息完蒲
餐始之饒民賴其利此地今在孝宗時張闡言荆
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
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
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
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殺以爲官穀老稚無養

一方驟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罷之臣以爲與
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
異日墾闢既廣田畝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
實爲兩便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北
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苒之場也海潮日至於爲沃壤
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
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
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
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
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集此

卷六

十

策未曾行未世海運不至于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
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至正時
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
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此照太宗
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
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
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
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
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
矣屯田考

北直隸長蘆運司歲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
 八百七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 南直隸兩
 淮運司歲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又
 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 山東運司歲額辦大引
 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折色銀九百兩折
 布四萬六千六十疋 河東運司歲額辦大引鹽四
 十二萬引 兩浙運司歲額辦四十四萬四千餘引
 鹽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 福建鹽運司歲
 額辦鹽價銀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四川提舉司歲
 開中鹽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
 人箱類纂 卷三十三 上
 米二千四百引每一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 廣東
 提舉司歲額辦鹽價銀二萬五千二兩 海北鹽價
 銀三千二百兩 靈州歲開中五萬九千四引 西
 和漳縣歲折鹽價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雲南各提
 舉司歲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萬兩 五井安夏二
 司歲辦無定數 黑井歲辦六十一萬餘引 白鹽
 井歲辦三十三萬餘引 按兩淮鹽課錢二百萬可
 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
 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南場無
 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或清理鹽法

部御史一員統治長蘆淮浙茲已革之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抵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當校
 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鹽丁除正
 額民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
 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
 意而後人失之也准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
 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
 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
 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
 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糴麥
 安所販足乎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
 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
 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殺死可也今鈔一貫不
 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
 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
 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
 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竈
 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
 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

不能必行此令以給民米麥且貧窮愈下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貨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家民挾富貴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負弩刃官不敢問此隙不彌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小利其害愈甚矣

後准納折支每鹽一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計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每商人電戶兩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計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引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全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千五百升而已今則每引七錢五分矣權要賣窩復取利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准鹽一引益用銀二兩有奇也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

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電丁得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輪邊粟二千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稅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歲富千國尤可也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千五升餘鹽納邊糧二十聽與電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電戶不辯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材者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股許納本色糧賁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材者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

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令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牧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電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電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電戶雜差所以資電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電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電戶無餘鹽之弊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粟可行乎行之而嚴即電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電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拯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勸逃亡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額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雖

絞刑治之不可禁過况有贖刑之令益開寬路示之
趨矣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
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
高檣大船千萬為聚行則易飛止則狼集殺人切人
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實
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
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足前年流劫幾致大變
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受賄利而為護送出
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乞鹽充食
矣鹽徒千百日挾帶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

人稱難禁

卷三十一

七

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
求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陂堰
鑿為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凌其
淤土厚其隄防則愈凌而愈淤愈築而愈潰亦勢也
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
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准鹽之利須遵淮安漕運及
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
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
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
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

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
效此兩淮利弊也

鹽法利弊

長蘆鹽課佐國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給

郊廟百神之祭祀 帝后內府之膳羞百官有司此

儼于公者歲遍焉以及于 輦轂之下萬億之兵民

下乃貨之于商均之于畿內八郡西暨河南之彰德

衛輝北通居庸東盡遼陽數千里其出給之廣與諸

運司畧同而上供之必精諸運司無有也 禁防之失

始兩運司暨准司當兩部往來之衝而長蘆九京師

之使西越者繼道東南者公破分地之餉奏給長蘆

諸鹽動數千引輸鹽相繼過奪商賈以爭利于南兩

八籍類纂 卷三十一

北交矣其病北年雖屬禁復始而滅終

古無電戶自魏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

煮鹽青州置電五百四十六歷唐乾元初置鹽院游

民業鹽者為亭戶免其雜徭電專有戶始此宋雍熙

二年置濱州場歲煮鹽二萬一千餘石元豐三年京

東南京齊濮曹澶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游鹽置買

鹽場盡寬所煮鹽官自賣之迄元皆有定額 國朝

山東運司所課一十九場戶凡一萬三千五百七十

有一丁凡四萬五千二百二十有六邇來戶凡三千

九百零八減舊額四之三丁凡三萬八千七百三十

有八減舊額四之一雖十年清查擇有力者充總解
即如有司里長益常制云噫知恤鮮哉

山東鹽戶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與淮浙齊
閩殊而及稿事蓋浙淮齊閩悉海法也其利在地不
在天其祛弊之法在有餘不在不足乃解池則異是
矣稿事憂旱而池利早且利南風恒雨則結者融恒
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邑既難遠集稍不及春
夏欲結之候而爲之則患其解矣此解鹽與他所鹽
不同也 祖宗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于三省全

晉

全

而之師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苦自隆慶辛未兩决
地防池水四溢鹽不結果當事者始爲澆灑之術然
而硝與鹽膏不能一一而析之也故色愈變味愈惡
解鹽于是乎不可食而民于是乎不樂售矣於是商人
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又從而代之斂
故以取其值焉

山西解鹽利害

河東之鹽多苦不可食轉之千秦官派而定其僉民
出其值而鹽歸于無用嘗按花馬池一帶皆有產鹽
之地此鹽出之千土即爲鹽根自成爲鹽莫如改河
東之鹽于花馬池一路即移河東西分司居之將河
東發陝西鹽引二十二萬有餘約銀萬餘兩免其

派即令商人照可東價銀三錢二分糴買糧草施
之平延諸郡以供三邊之費扣其銀兩數目即以大
倉發陝西年例銀帛發陝山西以補陝西原派鹽課之
數如此不更便乎

陝西河東鹽課

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
其液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
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
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
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
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

八節類纂

卷三十三

三

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
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掌其政今謂供鹽
爾待其戒令請養鹽爾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味更不
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自後
世以鹽致富強而權利之禁始興

鹽政考

淮浙正鹽定價太重亦合斟酌淮鹽每引減去一錢
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險阻比之
各邊尤甚若與各邊定價相同商亦難從合將甘肅
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用開中
浙鹽不必搭配別處浙鹽開中別處邊鎮亦不許搭

肥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價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之蓋二處行鹽地方既狹而私鹽又復盛行縱減其價亦恐無報中者故仍舊時搭配非得已也除甘肅不搭山東長蘆搭其餘各邊開中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無使一人奔走三路鹽議古今言屯政之善無如充國但充國屯營之地乃取之於羗夷而今則取之內地是主客之情異也充國屯營之勢乃我侵敵而爲屯以困之今則敵侵我而爲屯守之矣是攻守之機異也充國屯營之兵不過

八萬

八萬

三

萬人其期不過踰歲今則九邊蟻聚歲歲爲戍矣是聚寡久近之辯又異也不論主客之情攻守之機衆寡久近之辨衆謂今之理屯者無如充國可平常考輿地圖內開宣府一鎮額設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餘名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餘石即使盡數完徵僅支半月而餘所開者將盡責之屯乎而主客行糧出於常調之外者又將何以應之手說者謂屯田固不足盡供邊儲此外豈無可以開墾以裨軍食者但監司必委之有司有司必假之胥里縱有開報不過捏文增科造冊銷數而已以後按冊追徵吾知其始而

貽繼而累又繼而赴將併其原額而失此屯田之所以益廢也古今言鹽策之善者無如劉晏但晏始至鹽利歲獲四十萬增至六百萬得隨時多寡取之今則歲額各有定數恐增之而勢難繼也晏令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今則行鹽各有地方恐縱之而弊難稽也晏制萬物低昂所理者不獨鹽之一事今轉運司鹽課之外不敢再及他課恐侵之而職掌亂也不察課之有數行之有力職之有定而盡指今之理鹽者不如晏可乎嘗考會典借備事例內開獨石馬營龍門所雲州四邊倉開中淮浙長蘆河東官鹽九

八萬

八萬

三

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餘引十二年大同等處開中長蘆官鹽十萬引河東官鹽二十萬引兩鎮官軍不啻二十餘萬即使前引盡數報中僅支兩月而餘所關者盡責之鹽乎而兩鎮之外原未報有開中者又將何以給之乎說者謂鹽法固不足盡供邊計此外豈無餘鹽可以查核以益軍食者但地廣而勢不能徧條繁而力不能及縱有清理不過分析地方完銷勒合而已因而據題爲例吾知其始而信繼而疑又繼而相顧拮据而盡斥以爲非矣此鹽策之所以益廢也屯鹽議

漢文帝所以能賜民田租者徒以募民入粟實邊太實郡縣而京自有餘耳然而時民以爵散官之漸就若開中之法時商以鹽使民得食味商得取贏兩利而無害乎唐府兵之所以稱近古者徒以兵皆土著而不廩於官也然而籍農爲兵或至業務交廢孰若屯田之法兵以餘力治農服勤警惰自食其力兩利而無害乎買窩者奸商也而賣窩者誰耶不誅法將而誅法兵益不精不誅賄吏而誅賄民賄益不止屯田鹽法總論

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

人編類集

卷三六

穀之神專爲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熟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相率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菓香燭隨用祭畢就行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靠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不許入會讀誓詞畢長以次序坐盡禮而退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俗

凡各鄉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專祈禱民庶安康寧畜蕃盛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物牲酒隨鄉俗置辦其輪流會首及祭畢會飲讀誓等儀與祭里社同鄉屬

洪武十五年詔凡我良民各守禮法若衆以暴寡強以凌弱巧以取愚詐以騙良按治得實斷沒其家遷徙遠方十九年頒行 大誥續編申明五常○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鄉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衆皆有德不約年之壯幼不序長幼之分此古人之大禮

人編類集

卷三六

此語也朕本非能不過申明先王之舊章而民從之家和戶平古哉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親罔知君臣之義夫婦無別卑凌尊朋友失信鄉里高年并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端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狀者其在律條慎之哉○互知丁業○先王之教其業有四曰士農工商昔民從教專守四業人民大安異四業而外乎其事未有不團圓應者也朕本無才申先王之教與民約告誥出凡民鄉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具在里甲縣州府務必周知市村絕不

言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禱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然必有效若或不遵朕教或頑民丁多及單丁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構患民之禍許鄰里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明孝○冬溫夏青昏定晨省○飲食潔淨節之○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遷窆家業未成則當竭力以爲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居處端莊○蒞官以敬○戰陳勇敢○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閒中不致人罵詈○朝出則

八編類集

卷六

告往某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未成嗚呼孝子之節非止一端豈有但供飲膳而已補注

二十八年二月已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富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弊鄰親戚不能周恤甚者強凌弱衆寡相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卽位以來恒申明教化於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

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

戶部其申諭以此意使民知之三十一年頒示

教民榜文 一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勞詳載大誥今在申明民間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當隨家貧富奉養無闕已亡者依時祭祀展其孝敬爲父母者教訓子孫爲子弟者孝敬伯叔爲妻者勸夫爲善如此和睦宗族不犯刑憲父母妻子朝夕相守豈不安享太平 一鄉里人民住居相近田土相鄰父祖以來非親卽識其年老者有是父祖輩行有是伯叔輩行有是兄輩行者雖不是親也是同鄉朝夕相

八編類集

卷六

三

見與親一般年幼子弟皆須敬讓敢有輕薄侮慢不循教誨者許里甲老人量情責罰若年長者不以禮導後生以特年老生事羅織者亦治以罪務要鄰里和睦長幼相愛如此則日久自與爭訟豈不優游田里安享太平 一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喪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復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關給且如其家子弟婚姻其家貧窮一時難辦一里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人戶一百便是百貫每戶五百便是五千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其家婚姻示依此法輪流關給又如其家或父或母死喪在地各

家或出鈔若干或出米若干資助本家或棺槨或僧道修設善緣等事皆可了濟日後某家倘有某事亦如前法互相調給雖是貧家些小錢本亦可措辦如此則衆輕易舉行之日久鄉里自然親愛 一民間一里之中若有強劫盜賊逃軍逆徒及生事惡人一人不能緝捕里甲老人即須會集多人擒拿赴官違者以罪罪之 一本鄉本里但有無藉潑皮平日刀頑爲非作歹不受教訓動輒把持挾制此非良善之民衆老人嚴加懲治若仍前不改拿送有司解赴京來若有司徇情脫放者許老人奉 聞 國朝諸司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

五

執掌凡民間須要講讀 大明律令勅諭老人手榜及見丁着業牌面沿門輪遞務要通曉法意仍仰有司時加提督 教民榜文 民間子弟七歲者十一二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大誥誠以先入之言爲主使之避凶趨吉日後皆成賢人君子爲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不犯刑憲永保身家○每鄉每里各置木鐸一箇於本里內遼年老及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牽引持鐸循行本里如本里內無此等之人於別里內趨取俱令直言叫喚使衆聞知勸其爲善毋犯刑憲其詞曰

順父母尊教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鐸之人秋成之時本鄉本里隨其多寡資助糧食如鄉村人民住居四散寬遠每一甲內置木鐸一箇易爲傳曉 鄭店

憲寧保甲法聯比其民以相保伍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有隊法三人爲一小隊三小隊爲一中隊五中隊爲一大隊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皆千結隊時商定教習保內如過有賊盜晝時告執大保長以下同保人戶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五

即時前去放應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報應襲逐舊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巡宿 保甲法合無免其查盤止於府縣給印文簿什約正副每歲稽查然各村管理收放即於本鄉每年輪一公直殷實者以司出納量與免其火夫丁差以示酬勸如此則奸民不得以負騙官司不得以那移即遇水旱凶災復有官穀以濟之自是貧者不患於阻饑富者可免於勸借而盜賊亦因以潛消矣大凡當秋熟之時或每畝量出穀半升或通鄉各戶富者以石計貧者以升斗計俱報數約正副登簿保長收人社倉每春

不關食者量準借與就於保長處會同約正副批立
合同登記簿籍候秋收之日加息二分納還但借穀
者亦不得多至十石以外恐一人奸頑無恥催收稍
難則將井一鄉之義舉而壞之也陋倉規條

八刻刻表

水三六戶書

元

終

八經類纂卷之三十七

御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上

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則知彼守之設獨在擇賢久任令自專其事因時順俗爲理而下詔書條其事令奉行獨文具愈趨弊無益也乃杜詩於南陽脩召信臣故所造鉅盧陂廣灌漑歲增多其二萬頃王景爲盧江脩孫叔敖所起芍陂境內豐給則循吏傳志之矣其後仲長統言今遠州縣

八經類纂 卷三十七

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其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即死無離去之心宜令諸土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過制頗徒民力農者往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便崔寔著論言聖人分耦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懸所以齊勞迨而均貧富也秦隸法制而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龍比諸侯桑婦清以攻丹穴殖業擅其利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氓送肆其意家累鉅億地作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擬下人主放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

事之猶不勝于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或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滿壑其所以傷心腐職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贖蒸黎今青徐交莫之閒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京幽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養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卒就錢錢終無適樂土之處故人之爲言曠也謂曠曠無所知猶群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徒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其後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是時

八經類纂 卷三十七

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殷最之制宜增採屬令史益勸課而百姓以安迨後五胡雲擾中原地益棄蕪不治人士轉徙江左因山谿水泉之利火耕水耨爲力差易爭趨之而江南之賦因遂爲天下饒魏太和中天子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勞來安集下詔言去年牛疫咸今東作與人何所須而耕朕甚憂之其令民有牛者視常歲逾自力無力者倍備之以耕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于是李安世上疏言竊見州郡之人往因年儉移棄其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收植易生假冒強宗豪族

群其侵凌遠認魏晉之義近引魏舊之驗年載遠遠
鄉考所志群證莫據各附觀知互有短長爭訟還延
連紀莫判使良嘯委而不開桑柘而不得欲令家
豐人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宜立古均人量人之官
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半力業相齊使細民獲資生之
利豪右靡餘地之壟所爭之田宜限年爲斷事久難
明定屬今主以絕欺妄帝深納之於是詔均天下田
民年十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杜佑曰不義婦人二
十畝奴婢依良人下牛一頭受用三十畝所授之田
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人年及課則受
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惟桑田
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夫給田二十畝課蔣餘種
爲桑五十株粟五株榆三株不宜桑之土課蔣餘果
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粟榆民田
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更受種如法盈老
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口分所當受田民無
得賣買諸麻布之土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諸有
舉戶老小殘疾無堪受田者年十五以上雖疾各授
以半夫之田踰七十母還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
婦田諸受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

群牛者需明年乃聽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
借人種時待來居者從授之其地狹處募遷不樂遷
者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又不足不給借田又不足出
分其家人樂遷者聽逐空荒田不限州郡其田足之
鄉不聽遷新遷者丁三口給地一畝爲居室奴婢五
口亦如之男女年十五以上因口分課種蔬菜五分
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無子及
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親諸理人
之官各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
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得賣者坐如律杜佑曰職
小縣縣丞六頃更代時相得賣者坐如律杜佑曰職
蓋定始均田北齊周隋沿之有永業露田職分田公
廩田墾田之制唐制令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
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
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耆老及廢篤廢疾
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
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永業田樹以榆桑桑及所
宜木皆有數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
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三易者
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及貧
無以養者得賣世業田自秋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

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或收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用鄉有餘以給比鄰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從寬鄉者縣復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符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有禁沒外蕃人一年還者拾復三年二年還者拾復四年三年者拾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貢觀中太宗方銳意于治諒州縣吏以縣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農田者以減戶論其凶荒有社會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二

五

贖給不足爲從民豐登州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白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欲數于所在爲義倉歲以以給民上善之詔應稅三升粟麥稻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欲以所種狹鄉薄督之歲收十損四者免其半捐七者盡免商賈無用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下戶及夷獫不在是歲不登以貸其後洛相陶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往往置常平義倉矣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羅陳爲著令當其時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

授田而不授庭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上以致議行之以能民物蕃息馬牛牧野號稱太平後方鎮益恣睢盜爲五代民極荼毒惟河南張全義頗有古循吏重農務穡之意方全義始至鎮荆棘彌望白骨滿地民不滿百戶全義遣屯將持旌節詣所屬縣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刑竟事簡餘五年歸者如市桑麻蔚然于是還壯者農隙教戰陳以禦盜而加意勞來每出行見田疇美者輒喜下馬與僚佐共觀召田主勞賜見舊善者亦然其田荒穢不治則召田作者集衆杖詆之訴乏人牛者召隣里贖責于是隣里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七

六

勸助戶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妓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苗則笑耳在洛四十年洛稱殷富焉周世宗嘗夜讀唐元稹所爲均田圖大善之喟然曰此致治之本也欲行王政其必自此始矣詔頒其圖令俟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太平興國中詔兩京諸路許民相推練習土宜明樹藝法者一人徧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土地所宜課餘夫分書種時所墾田爲永業不取租民飲博怠不桑耕者農師謹察之白州肅論罪復以煩擾罷端拱初親耕藉以勸農時畿甸民稅重兄弟壯卑山分而聚其稅于一家

即棄去縣按其所棄除其租已而匿他舍伺作知封丘縣賈玳以開賜緋魚權知開封府錄事主簿嚴玳專苛刻求課最尋以煩擾罷詔諸州通判條所爲均賦稅輯流亡恤孤貧察姦倖若民間所便利限一月所疾置以聞又下州縣戒里胥鄉老察富民責貸息贖母者罪之至道中直史館陳靖言環京畿數十州幅員數千里地壘闢者十一二而稅入者十無五六逃亡游惰地利日削賦稅歲減故民食寡而國用不充臣嘗奉使四方見汚萊極目膏腴坐廢詢問其由皆以爲詔書屢下許民復業蠲租寬役而州縣吏人編類其

果率畜羊犬鷄豚分費經界漸擬井田營造室居設立保伍諸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爲科條使之知方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履畝定賦然後上新附名籍於計府其初復業請佃者官給借糧種耕牛其田驗肥瘠爲三品上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田成日並計百畝定賦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給視丁爲差宜可舉行上覽之大稱善召對樊諭令條畫上而宰臣呂端言謂所立田制改舊法又大爲國費請下有司議監紙使陳恕等對如靖請便乃詔以靖爲勸農使按行陳奏許頌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而大理丞皇甫選光祿丞何亮沮廢其事上終以爲可行詔靖經度亮以三司言費官錢浩穰而罷參政仲淹陳事言昔五季刻藩割菽遇存饑欲乞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足其國臣在蘇州詢訪高年每云曩吳越未納上縣蘇州營田軍合四郡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堤以正水患于時民間錢五百緡米一石自皇明一統江南不稅取之浙右浙右不稅取之淮南於是慢農政而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比於異時

歸責甚矣民困凶貧固其所也又京東西路旱濕積
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
復澶塞請每歲秋勸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
物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諸可爲旱
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
罷其功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飢歲
上無貴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
論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寢熙寧中天
子銳意于治創農田水利方田諸法意本以便民而
特率不務慎重守令行敦養惠牧之政委任責成顧
遣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騷擾覆用爲民病建炎
初廣州教授林勲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兵農
之政大率因唐五代之故農貧失職兵驕不可使而
飢竄四逸爲盜賊也亂本立矣倣古井田之制使
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更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美田而雜紐錢
穀爲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
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
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爲

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兵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週
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十六百餘緡無事
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
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
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
行之十年則民之口養官之酒餼與凡茶鹽香礬之
雜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具書奏以爲桂州節度掌
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
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
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
八緡類纂 卷三十一
四萬八千田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
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
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稅錢萬五千餘緡苗
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
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多遺
利用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也朱文公意甚愛其
書東陽陳亮歎以爲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爲井田
之學者莫能加也然莫莫之行時富人操勢乘急令
少其畝賦之數以爲繁官因用課稅故田多稅少貧
者急下皆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

貧富益以不均。景佑時諫官王素請均定賦陽修亦
言秘書丞孫琳往在洛州肥鄉與大理丞郭結以千
步方田願召二人者主之當可均三司使亦請于毫
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詣諸蔡州諸
首指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于
民已憚民謫怨乃上言州郡逃亡多田未可盡均朝
廷亦重勞人遂罷廢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
拯呂居簡吳中復總之遣官分行而秘書丞高本
在途中獨以爲可已復罷纔均數郡而已南渡兵燹
令甲罕存即常賦又復無正紹興中左司貢外李椿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七
年上言經界不正爲害十詔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
使措置之時頒制量田不實者至配流江山尉汪大
猷自椿年曰法峻矣民未踰指將益爲奸欺願聽陳
首追正不爲負椿年爲輕刑省費吐實者甚衆時鄭
克行四川經界頗嘆責州縣而所謂省苗田者至嘉
蔬有征判嘉州楊承太息曰仁政而虐用之非法意
也上不遵令下不負民其可乎乃召諸縣令謂之曰
平易近民美成在允謹行之求無愧于心尤何畏焉
事迄成爲諸郡最而椿年竟以沮廢失官淳熙中朱
文公善知漳州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

行之處圖籍具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詠訟不決公
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心業盡存不勝其
痛而州縣坐失常賦日腹月削今不治將後靡底
止臣不敢憚身先之勞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以
爲必可行也詔報可而豪右占隱者果爲異論以播
之前詔遂格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
益遠獨唐李翱宋林勣倣三代井田遺意考古驗今
分贖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載有買
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一人
而可復時皆不售至椿年嘉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七
田均田有及古梯衆之難獨丈重隱稅令貧富得以
實自占去古事益遠而亦竟沮不行也豈不痛哉上
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若布肅然
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五萬人皇祐
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鮮民之孤獨廢病貧不能自存
者曰廣惠倉以提利領其事歲中具出納之數上三
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爲率其尸寡田有餘者常如
舊而廣惠倉法始于此援老孤恤於寡予之粟而不
責其償最爲得古先天民無告之義然其時戶絕田

舉歸官不聽繼息爭官自鬻戶絕田放行也熙寧法行廣惠倉田常平倉粟舉以爲青苗本云爲補助當青黃不接時得有振也乃其法始云願借聽不願勿強後乃抑配始云願償錢者聽不願勿強後貸收勒皆發方春貸民輕舉其錢以貴糶比秋成則賤賣其穀以質錢亦爲困民而已矣淳熙中朱侍講熹守南康爲上言蘇軾有言熙寧中本路支發及別路轉粟若放課稅利通計累百鉅萬舉以振貧窮而于救荒無分毫益者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羅鄉有社倉一所先年飢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古

子倉石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後隨年歛散小歛則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止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即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詔下其法于諸路而社倉之法始于此本社倉取息不異於青苗而民獲其利者以青苗取錢資民以所無社倉取穀收之千方熟青苗在官吏得緣爲奸社倉在民主以鄉人士君子吏無與焉故也然社倉亦一時惻隱之善非經久之利也蠲息之後止于收耗即豐歲適足償其本一

此注處

遇水旱五穀不登即欲償其本而無歸舉與之乎即前功盡棄必收之乎則民食方勤勢不得不展需豐年連遇水旱其澤盡竭于斯時責償而後貸之民未蒙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害寬息之惠僅什二而取償之急乃什九也固不若義倉歛之平歲貸之四歲償之豐歲之爲善矣嘗竊私計以爲鄉人士君子志鄉社之法必視歲上下其息足貸後廣積之爲倉比凶歲以補不足助不給而予其貧無告者庶其益平理宗時社倉久益弊官移用其本至無可給而欠負拘催不異正賦民困不能償者展轉增息廣德民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古

至有以督併自經死者上方表章公學有司以公法固然相視莫敢更判官黃震本受學公門人黃幹篤信公特以爲不可曰法出于堯舜三王然且窮必變變則通而後乃耳久也况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則爲弊固宜乃別買田六百畝代社倉息爲立約非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如異時矣故法不能以自行也孝宗時有言湖北民占官田廣獨輸常賦爲過優欲從實科稅聽民先自實者臺官言往朝廷經界獨行之兩淮而京西湖北如故者蓋以兩路土曠人稀即招誘之使耕猶懼其不至也今湖北惟鼎澧地接

湖南墾田頗多。自餘岳鄂漢河之間。迫近敵境。汙萊
彌望。土著往往而絕。其有存者。皆江南俠鄉。百姓扶
老携幼。遠來請佃之人也。若依畝而稅。將獸徒鳥散。
恐于公無分毫之益。而直爲良民擾。且使邊圉空虛。
爲國憂不細也。臣竊以爲。但當誘之開耕。不當恐以
增稅。使用墾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之以實
邊。省歲漕其爲利亦溥矣。事得寢。大抵南渡來六師
萬衆之命。一寄于東南。而金人乍和乍戰。軍需歲幣。
又浩穰不給。故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陂
塘。堰。閘之利。必設諸籍。沒田入官者。寡人耕仍私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課租額。故重而州縣胥吏倉庫吏及百執事。又侵漁
苦之。于是詔斥賣諸路沒官田以佐費。而折配拘催
重估苛督之弊。生民愈益困。其後大恨于賈似道。嗚
呼。官田賣之民。則抑賣公田買之民。則勒買。蓋官與
民交易。弊必至于此也。元成宗登極。詔蠲天下田賦
十之三。江浙省臣言江南民多貧瘠。苦無田。皆佃富
人之田。而歲輸其租。今蠲復獨及田主。而佃傭租輸
如故。是優澤獨富民。而墾不下流也。爲細民者不亦
病乎。宜令佃民輸田主租者。準調如詔書爲若令。
太祖高皇帝起民間。親嘗諸艱。因疾厄之困尤篤。墾

加憫。恒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山使。諭之曰。比兵
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殷浩。理財之道。莫先
于農事。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
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漕務以貯蓄。洩大抵設官爲民。
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飭官傳。送迎奔走。爲紛擾無
益于民事。則非予付託之意。吳元年。即免太平應天
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之日
久矣。土地棄蕪。失業者多。獨繁甚。太平應天諸郡。吾
渡江開創。俱係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民。已
復嘆曰。吾往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甚甘。今未之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百
出。其何以堪之。于是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租一
年。又下禁種林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
之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甚憫
焉。爰因民造。瀕靡米麥。行禁酒之令。而米麥稍平。或
頗以爲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令農民
今歲其毋得種林。凡爲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
民得所。種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令。昔行幸鍾山。自獻
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
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而耘。苦甚。心惻然。憫之。不覺

徒步至于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一嘗憫念之乎。又嘗祀國丘世于從上命左右導世于行田間。令遍歷農家觀農所爲。居處服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矣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那寒暑雨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櫨。風日不蔽。蟲衣糲食。口體不克。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居處服御。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橫歛也。二年免山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民田租。下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于今。荷天

入嘉類纂

卷三十七

七

春佑荆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夏帝王之所自立。而胡人入據。垂及百年。天厭亂作。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度河而齊魯之民。謹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焉。其何忍復勞元年免山東租。而苦旱。燕都督冀困兵革。征歛尤甚于齊魯之民。河南歸附而來。師旅繼任。念未遑加惠。今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新附者。夏秋額稅一體蠲免。稱朕恤民之意。又詔曰。朕肇造丕基。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翼衛。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百世何得忘江左之民。其

并免今年田租。詔兵興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易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中劉九臯言。古狹鄉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輕大業也。今河北諸被兵之處。田荒民居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錢。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集里百戶種秧。高二始

入嘉類纂

卷三十七

七

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天灌爲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達者。請成邊。二十八年旨下戶部書言。民供給繁勞。有年山東河南民除入額田地。循舊科征外。新開荒者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三十年命天下鄉置一藝。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情不督勸亦罰。湖廣孝感縣飢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命行人馳驛赴之。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金付天下者。民糴粟御凶荒。誠急民

也。若歲飢候奏請而後發。則民飢而死者多矣。其即論天下有司後遇歲飢。先發廩賑。貸後乃門者爲令。荆斯災命戶主事。赴初乾行。賑期後。上怒曰。民飢而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德。玩視民飢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永樂初。制郡邑各置預備官倉。出金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擇其地年高爲實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于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穀粟備賑。元年尚書資奏。真定彙聽民初後業。通早蝗飢流殍者衆。乞嚴實賑濟。上曰。民困甚。磨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賑實。非兩月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巡督官發賑。七年。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命皇太子入偏觀。令知民艱難。因論以農事爲王業之所自起。作務本之訓。受焉。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萊諸郡民頗無田。宜從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其役。庶地無荒蕪。洛陽知縣姚弘言。縣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藝梗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種穀糴梗供輸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之。勅河南布政使言。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歲遣使者。循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

南飢而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振貸。昭皇帝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皆盈。歸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爲餓。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錦釜什不洽。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輒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監國曰。民飢且死。官尚及徵租稅邪。即督郡縣賑飢民數。近地約三日達五日。發粟賑。毋懼。撫。吾見。上自奏也。至京師。即以聞。上喜曰。昔范仲淹于猶能舉麥舟濟。故舊養。况吾赤子乎。賑之是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創起科已奏報上。上謂戶尚書原吉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飢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歟。今吾民何以至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淮徐山東飢。上

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
學士士奇詣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
當召令預聞 上曰救民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
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中尼不行矣
呼中官具摺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
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
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當與細民計屑屑邪書就
即用望遣使行已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言三省
糧朕悉免之矣 章皇帝嘗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
念農事之勞也曰朕八九歲時甫讀書 皇考親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主

唐聶夷中勸禾日當千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
蓋言農事大艱難也 皇考笑而領之自是朕每觸
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于心不忘今官車不復還矣
已派下沾襟又嘗閱書畫內庫得趙孟頫所繪幽風
圖渙然淵衷賦幽風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已復作
織婦詞具悉稼穡勤勞之隱而輔臣士奇言各
省官田起科不一而賦額重蘇州尤甚幸除豁 上
慨然詔畫一下已復嚴違格之令嚴預備倉儲蓄之
令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
徙至北京東疆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追還山

東顧附籍聚糧便 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
聽附籍毋追還福清民詣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
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
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樂民失業 上覽奏太息
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民詠得上達良苦既得
請奈何復倚閣慢廢之乎諭吏部貴修築已申飭郡
縣陂塘開填年久坍塌不能儲泄淤塞下能灌漑者
令修築復故爲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其退具實聞已
詔郡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
廢者糾劾之正統中詔農桑衣食本源布政按察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主

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民毋有所惰荒
有棄田不治者養所在田少丁多民往種之交匪之
役命侍郎素行湖廣督軍饒 上謂尚書原吉曰朕
昨思湖廣去歲旱民艱食征南餉廣東西近地非乏
也其止素毋行新安縣知縣劉銘言邑在山谷本瘠
土薄收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由驛有儲糧欲
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縣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
請伏專擅之罪 上曰真民牧也勅褒諭景泰中淮
徐飢敘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得至都御史王竑
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水

力能它就食者爲衆，違警者爲贖還其家。御史盧六十糧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或給稍爲，或療之窮，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具疏聞，且諭出至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民流報至，上于稷輅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飢寒矣。飢寒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玄發，廉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飢寒矣。成化中，教布政按察二司言：往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潦爲民預也。比及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聚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贖贖金積糶粟備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于附近里分僉股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違同官吏實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于衛所地分置倉亦如之。弘治中，儲蓄寡而盜繁，都御史朴俊乞教省司招民輸糴入粟，積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卑俗三義，得表門示旌詔施行。已定制，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

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而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獨存于後世。自臣觀之，其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四年則散之，豐年則飲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取貧民而許爲說詞，貧民必甘與里胥而覲爲滅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欲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夫不貸乎將前功之盡棄，必貸乎恐給散之不敷。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率賣子女并流徙而不肯覲倉廩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致教竭于官，有出而無入約其于民有貸而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後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糶以爲備，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飢，願糶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千石在市，粟價自平，其利常周，其本不仆。故公私兩便，惟常平爲然。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時豐而糶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

廉吏而主其衡羅不出一人。人不遇一石。而又善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種者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使焉。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飢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貨糴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貨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臣應之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于漢義倉立于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察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能起而即廢。至宋于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後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備貢

入編類集

卷三

三

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淫塞如故。召里老咨問云。在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于時豪強不聚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連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其于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料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每管一至郊野。見所謂陂塘渠堰。歲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徵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臣于是行所屬府州縣官。清勘陂塘。責令築濬。理其填占。而臣行阡陌以稽督之。兩月之

間漸見脩復。自國中業來貴戚內臣往往有莊田已。又有皇莊田。做宋李公田。課租典以中官弘治中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皇有莊。示天下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軍管莊內臣。責有司課租。粟解部進。亦爲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東官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于朝。命戶員外郎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請官可得也。廉曰。以萬民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田盡歸我同事者。頗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

入編類集

卷三

三

患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長寧伯周或以皇太后弟與真定武彊民爭莊田。詔刑部郎彭韶往勘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我太祖高皇帝立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有定額。已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英宗皇帝不許因廣寧疾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并韓諒運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以爲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七十餘頃。界之臣等疏

諸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若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不常餘澤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除僅得一畝之入祖宗許開種良爲此也今武疆地方迫近京師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尾隸等項賦繁役重爲生已劇所深賴者賴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旦夕未忍逃亡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外戚彼安所復計哉臣知其非久則徒耳自古立國皆重京師爲國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置者也疏上下錦衣衛獄以科道官交章論救而見其後壽寧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乙均其稅于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截稅銀二分戶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連旱民即退灘地耕之因稍有收遇涼輒沒倘即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俾稅銀三分而此疆二分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憲廟后姪家亦有私田與令賜田比一切等之彼無以爲業又祈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得免後有以

登縣退還地畝爲東官莊者上感經奏抵之罪一府貴戚近幸有陳請經一裁以法皆欲手不敢肆云云初給事中底龍言正德年來大猾擅稱湖蕩不群之地接近幸勢要具奏建皇莊比近民田多所混賴乞查勘于是詔給事甲言御史繼祖戶主事希尹會撫按查駁奏報言自天順成弘治間建皇莊僅止五處餘皆正德年所增計爲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皇親功臣起開關領禁中官宦銀三分解部類進皇親功臣起開關領禁中官宦僕母得出收受幸甚于是而弊盡革史尚書桂萼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屯分里甲循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新至僑寓其受地頃畝甚狹社民土著久居其分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廣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較畝一而南方村分里甲當定稅時吏舞文受賄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即因民間所收佃

作之租定爲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歎于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爲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行均景即上下資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時而已也。惟陛下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絮矩之利遍于天下。時唐家率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疏言國初計畝成軍征江西有等巨室嚴買田產過冊勝里書籍之見在人戶名爲活產有暗藏逃絕戶戶名爲家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賬者有留贖戶戶不遇割及過到一二名爲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從無收有總無糧名爲懸掛號同者有結契空官方而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莊者在冊爲係上之系在戶借空甲之弊以致漏編差無所歸者俱小民陷償小戶逃絕賣之里長里長逃絕而糧長具稟也是而戶口日耗歲日邑告訖日滋。江油此弊古安爲甚。而請嚴田糧詭寄影射書算飛灑之誅乞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飛詭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硤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歸之原戶而圖總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大造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糧有一定之則便胡尚書世寧言立國者于平定之初不能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

安定成俗而云均田未易得均也。今可議者惟江南田賦等則既多而里胥飛灑之弊繁。江北桑丁之家田不輸糧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官愈不均宜權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爲準田廣狹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薄南方江湖砂磧山岡易旱之田做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折亦不爲過。餘緩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爲疑不知田之制賦視穀入多寡爲差非可以額拘也。宣德中因知府况鍾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固未嘗以舊制爲拘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爲急狹世乃有均田限田之法今既皆不可復惟均其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者之累而猶曰不可則必富者蠶食貧者推肌歷體相推于逃亡成從而後以爲得與當是時安福通縣糧四萬三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十石有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于朝呈手撫按列訴于藩臬郡縣請丈量而豪有力者鼓眾阻其事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爲丈量法莫善于鄉有其人莫不善于吏與其事今鄉有

人焉可矣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入編類纂卷三十八

由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下

萬曆初 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賦且諭言所為均賦者用蘇民漠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於是府州縣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撫按官嚴督核課殿最其清強放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固自效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筭而賦以大均雖欺弊時有繁費時有面一時虛糧貽累之病不致大折

入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曹類

閱如異時矣成化中陝西劉襄唐鄧閭川谷綿千里饑流連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為不早輒必罷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越死者甚眾祭酒周洪譏憫之著流民說以為東晉時盧杞滅之民流至荆川乃僑置涇縣於荆江之南陝西秦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時以寧謐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錄後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

入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曹類

萬成化中流民行集右都御史李賢長洪諱諱上詔右副都御史原傑游其事傑馳詣鎮撫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為編民保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官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間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劉竹山鄧津地置竹溪鄧西縣劉漢中洵陽地置白河縣陝西安之高縣為州而析為商陽山陽即唐縣南陽汝州之地而析為桐柏南召尹陽皆流寓上著冬籍以居又即鄧陽城置鄧陽府統鄧縣竹山竹溪鄧西上潯陽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鄧陽衛其中畫既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住流下猶民之棄好德也爰劉千斤賜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置州縣簡賢能以撫字之庸詎有今日哉撫幾不輯幾成大變今誠建官設師以撫按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佩希牛以化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反側蒼生安枕於田畝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鄧州吳遠為鄧陽知府南州縣畢還才以充其舉御史吳道宏以自代上悉報如章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三省八郡民進保右都御史尋陟南本兵未上卒歲南新民

閩之爲罷市流涕祠祀焉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漸海沮洳歲霖雨輒泛溢爲患嘉靖中給事中秦鏊言畿輔之地北抵涿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少然水土深厚地沃饒可田乞選江浙士爲之長吏使訪募江南田作隨其地高下以排或鑿渠蓄水或築堤環田畢力相墊其中仍倣古耆弟力田之科有能以千夫耕者即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即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即三歲年後精事登盈京儲充實必且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魯李奎翰亦言自真定至

人編類纂

卷三八

三

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竹北人不知水利覆以爲害能任運守令勸民農開導溝洫旱灌潦泄所收自倍沿澗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畿輔荒瘠之地使爲膏腴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阻而不得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固守國之道也皆須後未行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于民心葬爲苛虐黎庶思德並起而殫之蓋其感也光武明章之世遵前度不改至靈帝好蓄私藏歛天下田祇十錢以修官名修官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義行錢朝廣民困獻少費多漢遂以亡晉既平吳制戶部戶丁

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邊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來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義錢人二十八文登合漢田賦口算而一之而時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僑人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單濕無益藏獨諸蠻隸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財物以俾國用後軍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飢而軍興已來饑餉轉漕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

人編類纂

卷三八

四

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正宜備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輸稅三斛惟謁其身役于賦法益遠宋仍晉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武急徵歛患郡縣逕緩遣臺使督之擇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速徵倍從不啻民不堪命益殫瘁耗矣元魏之初亦用戶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賦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帛焉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公司賦

掌賦均之政令司役主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爲絹一匹緡八兩粟五斛非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于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凶札無力征蓋是時蘇緯爲法依于古然猶重役之居常歎曰今所爲制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過之其子感傷父志開皇中事隋高祖爲制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節儉勤于治悉從之故百姓雖遇水旱而戶口歲增其後以江表沮一益寬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滿請更置上大驚曰朕薄賦于人又經大貴何得然對曰歲用計出絀常相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者不少以故饒上大悅下詔言既富而後廉耻可興率茲于民無藏府庫焉唐宗著令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里立手實法歲終具民生成地湖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爲九等定戶以仲年子午卯酉造籍

二年辰戌歲籍成上計部而留其武于州縣其賦後注有三曰租曰調曰庸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私田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而卒難坊檢制丁男一人授口分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限其土之產歲輸絹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地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言據丁戶所植藝調而取之也中歲定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謂之庸言人出織而庸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蠲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庸入先後以欲後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同輸者收先遠民皆令民自繫量庸調輸以八月上供以九月州府歲由一州出爲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指限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大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于上祇乘輿服御放官女加意于躬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罔元初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過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

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其居以避徭其五二
免一丁免二以侍養孝者蠲其徭諸任官應免課
役者給蠲符蠲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貴天子心
獨于還衆錢穀之臣機慎符宇文融王洪等爭破制
結主恩失會是時租庸調歲額分進錢百億萬緡貯
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府所蓄儲適
遭大盜積藏宗即位至籍江淮富商營以給費吳鹽
蜀麻銅冶皆有衆鬻官勸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
猶不給也大曆中天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
爲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

本傳

卷三八

二

方苗青而徵通流苗錢後增乃至倍實應中租庸
使元載言江淮郵經荒亂視諸道終爲富實乃籍八
年租調之違負者卑徵而擇豪取吏爲縣令均之民
不問通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盜
賊大起其財理人吏獨元結爲弘竟當是時回紇助
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酬繒帛百餘萬後河陰六鎮
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
鎮擅地自治兵結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留意汴屠
言於帑王度支京賜僧巫歲鉅萬計其番吏貢獻不
報若失賦卡奴者食度支歲數千百其財庫竭矣德

宗即位相楊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前世多宰
相掌其柄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
出入請出歸有司上即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
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
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
復常準富人多丁者爲宦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
率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其
一制先度國家百役費用上供留州之數而賦于人
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富貧
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
入籍別案

卷三八

八

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
稅毋得過十一月縣界孤獨不日給者免天下之民
不主著而地歸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
徭各目單省而皆總于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
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于是
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關津各置吏閭商錢緡稅
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越貨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
陌而民益愁怨于是涇原兵反而天子出居奉天其
後奉天之圍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上困園城中久
苦財不給重積財于行宮廡櫺瓊林大盈庫爲內藏

學士贊見之大驚時上方倚信贊遂去其物其後云
子益憂之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賦以五十萬
緡今歲僅三十萬緡用不足奈何泌欲廣帝意闕其
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諸歲供官中錢百萬
緡願陛下勿受貢賦及罷他宣索必有煩獨降勅折
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上從之然數有宣索勅勿
令宰相知泌聞之惴惴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
取大曆十四年利率最多之數爲準諸備悉供軍折
估宣索諸名色一之于兩稅于爲賦已重卒以軍興
費加租一百物事畢停止已竟不能初定稅時計緡
入獨頭案

卷三十一

錢爲兩兩稅配緡緡計錢爲估緡一疋直錢三千
二百後以估緡下緡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
度支以稅物緡緡而又給本價爲虛估而緡以濫惡
見於諸州縣緡故賦名不增于有而民困又初定
稅明於緡稅外加徵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諸
州以緡賦民獨陽遵德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
其緡會心者卽科緡則稱其入而縣計其直名曰和
而止入緡之數復倍是則分入下兩稅爲三等曰上
等曰中等曰下等留州而方鎮藉上供送使之名取民無
限度卽其下等諸道緡度觀察所在留州送使錢一

以公估軍物貨其捨公估計私直規以自潤者禁使
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取于所屬州而送
使之費頗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宋興歲賦
之則約有五一曰公田之賦謂官田也田營田賦民
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
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
牛革鹽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
之賦計丁率爲賦諸皆輸之屬州縣有常處而移此
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口支移諸歲入有常
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當令轉折以代價曰折
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
其贏爲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
至務去民疾若諸無名苛細之歛畢畢水旱徭役即
蠲除倚閭無虛歲衙閭者凶歲閭不征需後復遇
凶歲縣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入一者有十五而稅
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爲姦太
租謂五代重斂之弊而選官監京畿倉及諸諸道受
租謂五代重斂之弊而選官監京畿倉及諸諸道受
租謂五代重斂之弊而選官監京畿倉及諸諸道受

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
科院計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景德中廣
南西路諸運使言廉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
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奈何困
之乎亟命省罷先是縣吏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
折主戶爲客戶登籍月實者詔禁切之雍熙初詔諸
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廢疾者皆免天聖初命
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于是
詳符奏鹽宴賜諸官觀之表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
以幸天下而元昊竊發邊久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
調繁三司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度僅
充今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枵然
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于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盜
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于是議省冗費減皇
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
上俸給以助饗世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
近臣亦各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也及西事解三
司使上奏臣言臣議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
前來用兵後出入用用之數益增以再倍而元昊
精臣西事卒無宜急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

屈于是下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修議處除及從
兵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
加以宗于蕃衍凡仍官邸官吏冗積溢千位而財賦
益不贍神宗即位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
天章閣覆閣樞樞上不許曰諸殿閣樞樞用覆之
何爲儀駕司缺遷請命河東料毛造之上曰牛羊司
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遠取勤民爲乎每太
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爲民病也當是時吏員
猥多州郡有符關官月料之費置官觀差遣以處異
議有官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疎補外有宗子口
人壽更奉
奏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騁起費又以
鉅億計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而國以逐億
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嘗新法爭役
法議然即尋常間失得以相較而不皆適于本于是
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特拂不孫于理也宋役
法因前代以御前王官物以里正戶長鄉耆手督課
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
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克後隨時
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
能上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爲九等者籍上四等

輪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庫藏管官物有折耗賸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役衙前里正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于餘乃僞爲券售田勢家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地即多樹桑一株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足帛輒見指目爲殷實推當衙前益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輜內庫金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日還神宗廉得大傷之議變法于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致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爲用漢世宰相

入編頭案

卷三十八

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僱差役之苦不盡出于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爲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額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資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願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丁單丁女戶等親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各助役錢取足用願直而願寬其數增一二分爲水旱缺之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于爲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奸一無所得施獲汝黨遺衙前以開封府縣十

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旨廣敷民錢爲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爲寬剩錢而民始苦病又官自願募則官病招徠無上戶類獨得市姦即帑藏網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市易均輸兵興費並起畢賦民民銀得錢則最病此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利也青苗未散而已欽方田山稅等具號名田賦支移之實令民以所占地里而輸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于初而費猶不給也于是內侍楊戩主後苑爲上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蓋務掌之租入可數萬以佐費乃濫指田務已

六編封禁

卷三十八

行于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豎曩唐西交混池北踰大河方諸民田步畝稍溢于初募者輒名公田令輸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奉入焉皆內侍主之名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矣已又創增鎮柵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餘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爲上言近歲南代蠻獠北聯幽燕開陝綿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之歲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于民故陝右上戶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棄產而入川蜀河北寇

帶本被天下而蠶絲什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
穀麥未登已開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逋罷應奉而
求珍奇民積欠一路至數十萬祖宗時上供四百萬
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
百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
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督辦科額而繁富路分一
歲所入已倍于上額耗妄百出而不給于用也是時
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朝廷戶部爲三其指置哀歛
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
詔下諸應奉非泛科額並罷而二帝竟比矣宋南高

人編類

卷三十八

上

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籍院久處民隱稍深嚴
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曰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
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緣軍須括歛無藝極朕甚憐
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省朕
將何賴焉其察所屬爲侵漁者按劾聞統制張俊乞
蠲賜田及所置私產租上許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
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
數與編戶等益欲寬民力以厚下也今俊得免即
當均其稅于齊戶過使民爲使代輸也方今大將不
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上以示俊曰

人編類
卷三十八
上

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僧用而貪猾
論諸路暗增民利十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
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于是命其黨曹泳責荆南已
蠲口賦二十萬器其急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
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清計合收案名目有丁
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
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糧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
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
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
非泛督索無虛日是使爲令者備惟征歛是急朝

人編類

卷三十八

上

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者承流宣化也
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賦責
迫破罪而避之耳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
中孝宗受彈歲蠲積欠以蘇疲民秘書監柳萬里言
民輸粟于官謂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
帛于官謂歲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
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
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輸免役一錢今額歲
增無紀挺矣既一倍其累又幾倍其帛又數倍其錢
况月給俸祿又幾倍于祖宗之舊幾倍于漢唐之制

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
欽始欲薄賦欲當自節用始又臣儼言陛下登大寶
而來錫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期督小民
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闕者攬戶之
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
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爲文意豈慮是乎
今宜做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恤之實惠監察御史
陳永魯言今常賦爲額已重近乃預借一歲至再
歲三歲甚乃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業
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
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寔心于撫字法警胆出京朝
官爲令之典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
其氣然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庶可裁其
饋餼而民瘼有瘳也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
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虛費三十萬乃自
實其資爲三等定若役之差次于籍衆謂公田之以
其衆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
降則告于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早會擊豕醺酒舊
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
約初成上其書于府願爲有司所持准任以爲必可

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于有司俗大歡洽
郡守呂希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業
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敷天下之丁以墾田定天下
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以置戶帖戶
各具其姓名年歲實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
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
有司以時覈焉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
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
爲十甲甲十人名全圖其不能十人或四五或六七
人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
冊冊首爲總圖總圖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
戶之外者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
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
里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
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比查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
生並坐田塘山地貿易者過割其糧稅其耕年坊
里長消之者于百十戶內遞下糧近上者補之有事
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圖局造冊有欲

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阻故抑不撰造者以差次科
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
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遠里甲
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
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于所屬
州縣文冊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
省官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架歲委
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
檢舉臺泥登俸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
內民有儒有醫有儒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

入編類

七

裁縫馬給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
以其業著籍而人戶以籍為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
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唯軍匠
有清勾以異籍為現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
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
田皆謂官田蓋做古官田在官田則起科而沒官
田有一沒再沒至三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折
銀二錢五分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灘
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做古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
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為差租二等微以夏曰夏

稅微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桑植者農而蠶事
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折色以米
斷而穀至秋始成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
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獨低有恩蠲有災蠲恩
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
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
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
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特徭曰雜泛府州縣驛冊丁
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
以上許一子侍養免徭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

志追五十不改節者

免役

志追五十不改節者註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
視職秩為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
入各以其地產為先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
萬石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而淮為重鎮漕泉淮給
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于是本色起漕米
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
銀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
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稅所京東內帑
萬戶司折色銀五萬戶司折色銀五萬戶司折色銀五
萬戶司折色銀五萬戶司折色銀五萬戶司折色銀五
米各將軍府皆有將米各省三司府州縣官吏俸

及學官弟子貢膳畢具賦其中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為奸而販賣戶為糧長者永克無易勢能為細民重輕得陽洋利而欲之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轉展為貿易至起家累年萬而蕩者將國稅為淫浪事覺至買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墮身滅世也于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為差次務從公僉凡諸糧目視部所下京版派單若諸貨輪納者釐十則如月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 戶部

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弄者皆曉然于賦役派弄之目即宿姦以稱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下條莫敢變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都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上憤其久不下民困于苛奉而更為守死無為也籍諸諸豪族田役入官而按其租入簿為定稅額微意獨以承德後三年而蘇進稅至二十餘萬計部奏上上惻然調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

前一首 卷三十八 戶部

歲十之二四十三升三斗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作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部四十一升二千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起科額二斗其斗一升以上至二斗定城額一斗而蘇州城賦糧至百有萬當是時蘇州通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起擢至閩籍大職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鍾曲弄疏減者八十餘萬大患在勢豪于是創為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諸工部鑄鐵斛為式下之民令縣于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輪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撥比運期酌所兌遠近為支撥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 戶部

京通倉速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為舟楫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為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為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農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廷議下平糴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于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庫轉似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大脩圩岸閘淤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實力及墮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四歲

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竹牒爲憑蓋其當于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飢凡役法賦備藉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兩均蠲之義也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稍衡前而名文五歲而免里長甲首做古里魁坊正而各值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爲經惟已因用爲糧長首起于役于田賦不相及里長甲首本令以督辦貢賦追捕公務而止而均徭至重者若庫子若倉戶亦獨以看守庫藏廩倉非使有與也其後乃頗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其均徭約十歲中各

八編類案

卷三十八

食

五

色雜日宜均之民者雖貧之或力或銀各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意主于便民以爲想甲錢入官則單細戶可抱然臥無承直之擾均徭後行而民亦泰然衣食租稅無苦也而洪武中下令言凡祇應禁于弓兵等毋得差點猶多人戶係于市民食克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即毋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獲厚惠得免役而土著困殷人戶則官吏里胥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慶二者均弊而專論了極庶幾循古人租庸調之意焉微一法一條鞭網銀諸法于在所名異咸稱便利矣微一法者都縣

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諸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言不虞它七郡獨虞蘇松常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下半即不給當如國計何歐田雖有上下然猶伯季耳季歲僅至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歐而曰版籍糧粟不可擅變而加耗糜會同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于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此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徭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

八編類案

卷三十八

食

五

能益者爲微本邑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田爲母人爲子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額役毋得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微一法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之行豪有梗其議大學士顧鼎臣曰微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網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勿知不繁徭獨有網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若遍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從里甲上貢

願募加銀額若干，遍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輸甲，則通年十甲充一之歲條役，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粟多易困，條雖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憂。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入編額矣。卷三十一

則毫末承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誅求者自歛，又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克覓克覓，覓克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僅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便盜也。今募吏克覓，加脚費，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年終無茫爛之憂，又甚便。諸逋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指，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克廉所首倡，而諸上議具出王參政字沐戶部尚書韓文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人往往不及額，國家官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虞虞也。嘉靖中耗弊滋甚，會上命翰林院局集官繕纂脩大明會典，詹事霍新廣上意見，疏言：臣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有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三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

山存者半失者半也臣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百九十六萬河南額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處於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歷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逾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敕行戶部考洪武初年額田原數查弘治十五年失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戶部

三

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察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餘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餘時前脫戰桑戶口凋殘其寡至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稅初年減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稅初年減百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坐少而多承平戶口坐多而少何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參加倍矣臣考

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田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而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數日繁數亦難稽臣考前右若光武中興暨前世冗官之弊蓋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十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失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統治定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有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此崇不立節矣臣恐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戶部

三

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藏獲也。軍士衛守家之大也。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冗。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永樂初。湖廣夏糧至期。後戶尚書郁新請。奈州縣官稍緩罪治之。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令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利有遠近。何可禁必也。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思有以利之。苟罪其官。必急責于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

人報漢文

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上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

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

幣。轉買價。騰躍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

何痛也。自今于出產地計直市。毋槩派。吾民。

八
類
祭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九

實用編

六曹類

戶曹

太祖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管田使諭之曰比兵亂
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
故設管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
患旱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減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
所管田積穀獨充仞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
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裁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惟
不如今者謂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
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
時空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
獲多寡立爲勸懲吳元年冬祀國丘世子從上命
左右導之偏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
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此乎大農樹藝五穀身
不離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糲飯其以供
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
有節使不至于饑寒也比登大嘗洪武元年即詔遺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即並經理以實閭閻
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幸先農以后稷
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簪
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五月
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
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暑而耘心惻然
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
辛若是爲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破
兵田多荒無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
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
山川壇躬齋設蒙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于地呈
太子捧檣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霽是中書省
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稅軍勞豈能自
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
故所築壘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入軍士第遣
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覈令
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聞士卒有饋運渡逾海
溺死者終久不寢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久計
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免納紗
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衣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

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者大誥言古田井於官墾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隣里互相和丁至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 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自出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則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為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中劉九皋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還山西潞澤民無田者任業之令耕種蠲科蠲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為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敵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紓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

田之民在耕淮河邊南縣和等處開田仍為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為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營王坐所享堂周垣 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粟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間為壟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八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達者論戊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脩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儲畜備旱燥宜洩防霖潦者各因地脩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 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為里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集貧民及時力服田其情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情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鏹每月旦 召 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至今讀嘉瓜一贊離于萬世俾忘勸農之句而情

見乎詞矣 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板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焉 文皇帝入繼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送至萬頭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嘗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發遣人督勸毋忽旨命靖安侯王忠往井平安補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井平何諭令寧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輻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持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番夷入貢方物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爲軍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壬六月不雨憂形于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 詔中

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僞僧者并其父兄發之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 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徇 文皇帝三犁虜庭意遠計所畫屯田法甚具 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啟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 時可令農隙修築書赴 召過鄒縣道逢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動念召親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饑且歎尚及徵租耶連發官粟賑之人六十毋懼擅發并見 上曰奏也及 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不可即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務覈實除豁召問佃中官田監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上曰水清疏之今有司如舊制故吾里老百姓以田園修陂堰種桑蠶從之 上嘗促詔賑淮魯山災饑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如此仁哉 實錄所載云 上嗣位每曰爲人君止於仁故弘治濬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

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廟號曰仁允矣哉。章皇帝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趣稼不待勸率斯蓋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桑聚今砍伐殆盡有司不官民更裁致民無所資。上曰古宅不毛有將里布。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今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巡視官謁。陵道中憫乘來者爲賜鈔因御案押人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務實令四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田間有詩繡婦則有詩幽風圖則有長詩令揭使殿資徽顯又令井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內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益實及獲。章皇帝愛養懿政而添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奉請者必考稽與親民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英廟冲齡嗣

位臨以。太皇太后猶冀餘麻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即用以殿最。有司得。旨令亟行之景泰間商學士韓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勸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開田又被鎮守總參等官占爲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由成迄弘治積盜寡而盜竄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拓銀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防旱澇已又招民輸粟補官倉贖罪而督有司積粟乃責取內臣則往往莊田又有莊田做朱李公田祖謀典以中官所侵。聞近民家其積糶。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進京欲子不敢肆云當弘治初。上允戶尚書。一。部籍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或。見行禮令終祀人賜布一疋又元極臣言。京右等府州縣舉凡王府屯官之親并。自。之役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游英。自。之役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游英。之後。御。二十年以前彰念民切允給事中底

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動戚家不許朦朧陳乞。又
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
屬官帶農田。倘有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
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
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坍淤者。節有除豁。所司不能
究宣。獨侵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
其糶廉節官。勘嚴豁除之。九年。建先農壇於北郊。十
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等。陪往
西苑視收穫。帝御郊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
見爲真我。聖祖常有訓曰。永帛當思織婦之勞。食
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建
無逸殿。書周易無逸篇於壁。題其旁。曰省耕。曰省
飲食。曰恒裕。刻興獻考。睿親農家。忙律于殿壁。
御書文正之意。念遠矣。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爲
賦。至十九年。蔣兩宮中有應。下年。晴雪有應。皆
爲賦。詩。萬曆初。九輔臣議。清丈均天下田。古
下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求增稅也。
恩意深真。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者。撫按官
督課嚴核。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
諸方田法令。繼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均。是時虛糧

之弊盡汰。十三年春。久不雨。屢晴未應。命禮部
具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
行。大象災旱。朕爲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齊居夙駕。
擇四月十七昧爽步詣郊壇。祭壇如儀。上於帳
次。諭輔臣等曰。天時亢旱。雖出朕不恤。亦因天下有
司多貪暴。爲民害于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
宮。漢句乃大雨。是舉也。我皇上齊心露禱。布袍蔬
食。親郊。額帝自宮殿至壇。遠往返幾二十里。累
無倦色。而陸降漉獻。彷彿上帝進臨其前。且停內操
減織造。蠲租稅。叙直言。清刑獄。召見大臣。責成守
令。敬天勤民。真切懇至。益然。高皇帝憂旱芳規
矣。已。因中州大饑。特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
賑。而慈聖宮中。各爲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
外莫不歌舞。皇仁乃傾者。征繕日煩。南澤遍天下。
西苑鞠爲茂草。省耕省畝亭。更爲臺榭。恒俗倉。祭而
東。裕庫獨盈。老成之公。抵蹇諤之。見謂前代叔
季景象。備見于今。然愛亂而久未亂者。徒以太祖
之樹德既深。流光甚遠。皇上初政。在人心未忘。而
今農狹於野。旅傷於途。未病而本未搖。是以揭竿之
風。旋煽旋撲。顛未足恃也。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

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遠海南濱皆
齊皆崔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
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定其等爲之強唯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
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
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
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
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
亦卒有歸議中格後竟以海運不繼亟爲海口萬戶
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 本朝海運既廢軍
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
倉庾無二十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額多
曠土海壩卒成沮洳在在可耕可墾嘉靖中徐中
泰齋詹事霍韜皆扼腕言之邇年御史徐貞明念西
北水利事畧擬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
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薄北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
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蔬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
庄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之唐會庄順慶
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莊官城西則有白

馬泉鎮國在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
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瀆疏渠皆因
也遷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
鐵廠湧珠河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
夾河皆可田遷安非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
桃林河又三里濟湧泉流入灤河又盤姑廟湧泉成
河與灤河接夾河皆可田盧龍縣河營湧泉成河及
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西臺頭營河流
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
榆屯史家河大王庄東則榛子鎮西則楊洪橋夾河
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庄場導河可田後湖庄疏
河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
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
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
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
其藉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
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
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
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閘急則激取緩則
疏引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

於甯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漚沔所必衝安能久而無
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因其
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溢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
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何敦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
爲治河壅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治運河以東
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沭泗等河與民
間田地皆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
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
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
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墮甯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漚
漚不修之故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謂三吳古稱澤
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
海國隴之地視西南特高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
苦澇昔人既於下流之地疏其塘浦導諸湖之水由
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引江潮流行於
岡隴之外是以漚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
漚橫塘多連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
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
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漚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
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潞山等處一帶要

之地專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
引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鹹山之水以達於海
潞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閘
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
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
所歸而潚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潚無所憂矣
凡岡隴支河漚塞不治者皆潚之使復其舊則上流
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潘鳳梧言嘉湖水利如湖
州之圩低其漚常聞人憚於增外僅爲修內故水益
濶易衝而湖州多淹崇禎之土高其漚常窄人憚于
開外日爲填出故水益窄易濶而崇禎多乾此其言
蓋與光洵互相發云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噴
輒以全河建甌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
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
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鉗盧陂昔人
幸用以廣漚溉宋於河非諸州水所積處與堰六百
里置二閘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至於今皆沒也
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
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李冰爲蜀守壅江
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

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腰環河至如今之鹵莽而獲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谷有未興之利入閩江右必窄人稠乃中原迤邐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壩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饒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瞋也謂賑賑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著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數徙民就業寬鄉移人通財以繼蒸聚猶彷彿乎井校遺意而嗣後未有踵行之者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祝國初屯糧之

原額人且不啻損十之五雖蘇詩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於催科實未聞有以蠲流移闕草萊上功幕府者又何暇言以建阡陌浚溝洫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爲行經界窮地例之議者以爲秋驛利在乎驛易爲驛矣今處集平平原驛利除實驛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旱端一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堽廢久矣閭山東登萊猶

存畝漕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今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先臣吳世忠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傳員湖海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豪家壅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朝臣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

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虛實豪強壅占又置不問雖奉勅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易嘗一至於野民困於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食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計又豈科徭之可免乎
周禮雜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楊木而火之冬至剝柞木而水之計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被爰

載作其耕澤 蓋謂及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疏細淺則預盡草根深則不至塞礙寬則食生費力細則食熟少功惟得中則可今漢污淮潁土率多創闢荒地當年多種麻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若如舊滌厖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灰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一揀選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歲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開既久地力有餘苗稼豐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耨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和穫之裔叔孫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年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爲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其欲淺欲深不之犁節前一而己欲耕欲猛取之犁節前一而已然則犁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耨再耕曰耨生者欲深而猛耨者欲淺而廉此其畧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墾土輒平墾其泥以生草草生復耨天有小雨復耕和

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否始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闌之草生有雨澤耕重闌之上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而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獲刈纔畢隨即耕治壟畎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土氣枯堅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和其田高下開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非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量其力寧可少耕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驪駟力不及而貪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嘆莊子曰百十爲禾耕而南莽之其實亦爾莽而報于芸而溉衆之其實亦減衆正報于此言苟簡之害也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耙耨耙有渠疏之義旁有蓋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此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極去莠平土壤也恒覽益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堤之間

無美苗。肥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果難矣。
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耨六今人只知犁深爲功
不知耨熟爲全功。耨功不到土蘆不實。下種後雖見
苗生根在蘆土根土不相着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
狀諸病。肥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
土相着自然耐旱不生諸病。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
背勞若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又曰耕欲廉勞欲
再勞秋曰風速連勞恐致地硬凡已耕肥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
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
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肥勞
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
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壟每一遇雨白背時益以鐵齒
編鑿縱橫肥而勞之。肥法令人坐上收以手斷其草
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熟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
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單則肥畢即抄故不用勞。
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耗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肥後用
勞乃無遺功也。非方又有所謂捷者與勞相類。齊民
要術云春種欲深宜重捷。春風吹土速不見捷雖
生夏氣熱而連曳捷過雨必致堅塔春澤多者或亦
不須捷。必欲捷者須待白背濕捷令地堅硬也。又用

曳打場圓極爲平實。今人凡下種耨種後惟用拖車
碾之然執耨種者亦須腰繫輕捷曳之使壟土覆種
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捷之打令土
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於肥勞之末。然南人未嘗
識此蓋南非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捷之功。至於北方
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肥而不知用捷有用勞而
不知用肥亦有不知用捷者。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
藝盛果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
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
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
其水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永
生於棗或楊太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
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
荆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
勢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田宜種早良
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
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滋實大抵耕治
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灌水勿致走
失然後自下放旋芸之不間草之有無必備以手
排澆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荆楊軟土宜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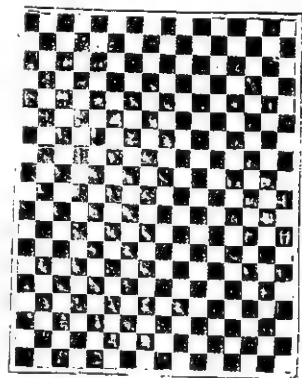
一

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土草蕨撥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與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盤以代手足工過數倍蔡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為耨後生者為耨是故其耨耨其弟不致其耨耨其弟不知耨耨其弟之法也而此能此失耨之道也

鋤後復有耨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狼莠稂雜其稼出蓋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趣功

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孟酒通相犒勞各為鋤社甚可效也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鋤用麥而鋤麥復於腰後籠內簍滿則戴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

區田圖



按舊說區地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詳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八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早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陸拾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泥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沿有七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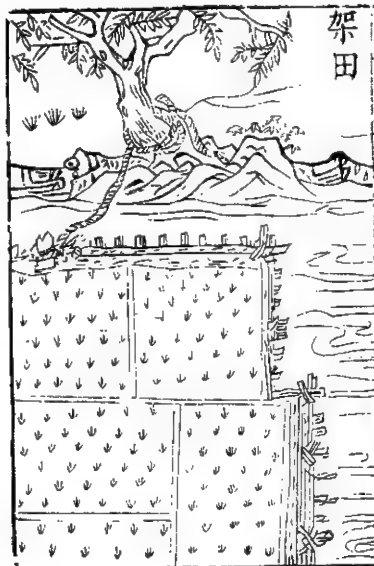
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於間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不可令多夫豐儉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辰戌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藝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犂但整鑿壑斷又便貧難。

園田



園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數澤或瀕水不時滄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爲稼地後值諸將屯戍因領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屬復有圩田謂壘爲圩岸杆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贖及隣郡。

架田





架田架猶茂也亦名葑田葑田根也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滄浸周禮是也芒種有一義鄭玄謂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糝穀種之於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糝穀自初種以至收割不過六十七日亦以避水溢之患竊謂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安效之



梯田謂梯山爲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側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間栽作重磴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種之際人則僂僂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蹠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秣杭如止陸種亦宜粟麥益田盡而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至此未免難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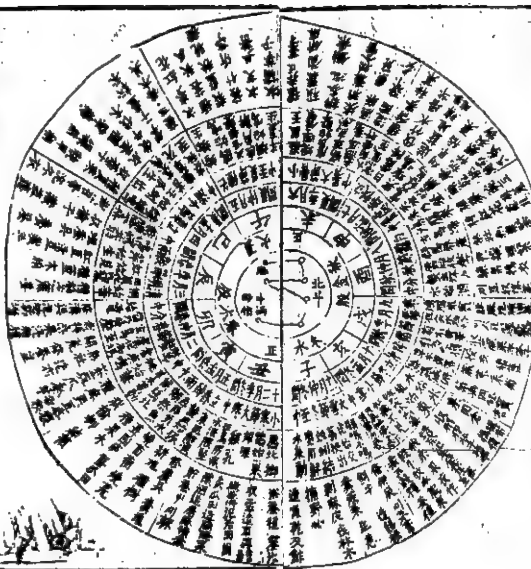
沙田書云淮海惟揚田厥土惟塗泥夫抵水種皆須
 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淹沙泥
 積於島嶼或墊弱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
 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塗泥初種水稻斥鹵既盡可爲
 稼田所謂高斥鹵今生稻糧登邊海岸築壁或樹立
 椿樞以抵潮汎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漑謂之
 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為永業又
 塗田於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夫
 牧績之利則無異也



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
 四圍蘆葦聯畝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昔
 爲墾墾可種稻秫間爲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湖溝
 旱則平溉或傍繞大港潞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
 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
 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梁俊彥請
 稅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時相葉顒奏曰沙田者
 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
 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爲常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

况沙田乎其事遂寢時論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江淮爲舊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于沙田聽民耕墾自便今爲樂土云

授時圖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脩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殷而南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脩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之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管之蔑之而

渥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暮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于每月之下務農

八編類集

卷三

三

桑

王盤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樵實桑少樵葉薄而尖其邊有鋸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爲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厭壓絲注曰桑山桑此荆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樵之

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鷄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強堅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揀次日水淘去輕穢不定者晒令水脉纔乾種乃易生凡桑果以接擇爲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與于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宜用宿條向者臘而新根枝各從其類然利桑亦可接魯桑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以春分前後十月爲宜或取其條和之一經接擇二氣交通以惡爲美以彼易此其利

八編類集

卷三

三

桑

接擇其法有六一曰身接先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葉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斂小鋸深可寸半先用竹篾子先食口中微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葉中皮肉相對之皮肉相連勿令透風外仍二曰根接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葉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斂小鋸深可寸半先用竹篾子先食口中微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葉中皮肉相對之皮肉相連勿令透風外仍三曰皮接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葉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斂小鋸深可寸半先用竹篾子先食口中微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葉中皮肉相對之皮肉相連勿令透風外仍四曰枝接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葉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斂小鋸深可寸半先用竹篾子先食口中微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葉中皮肉相對之皮肉相連勿令透風外仍五曰磨接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葉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斂小鋸深可寸半先用竹篾子先食口中微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葉中皮肉相對之皮肉相連勿令透風外仍六曰搭接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葉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斂小鋸深可寸半先用竹篾子先食口中微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葉中皮肉相對之皮肉相連勿令透風外仍

并餘去地三寸許上制作馬耳將所接條併兩馬耳相接之其擊實壓如前法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稂莠而爲嘉禾易砮砮而爲美玉世之所業共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蠹法桑葉不無蠹空務去之其法用鐵線作鉤用桐油然取之一法用硫黃及雄黃作煙熏之即滅其傷樹勿用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蠹靈椰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爲國者所當視倣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人論類集

卷三十九

五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財理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族老弱轉糧餼作業刷而財匱白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買人不得承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

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

一

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滑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今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畔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輪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

世宗
力形

至大庠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發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輪栗縣官以除罪至帝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興焉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商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孺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紉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

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

二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井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上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廩庫服倍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蠻夷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焉邑匈奴絕和親侵凌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獎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求陵選廉耻相

武力進用法嚴今具與利之臣自此始也其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犒以集之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于南夷又與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
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出擊胡得首虜萬
九千級捕斬首虜之王受賜黃金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
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
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
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
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有大
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罪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者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三
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
郎吏吏道雖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
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于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
南衛山江都王謀及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
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史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
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
弘以漢相布被舍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
驚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
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漢發車二萬乘迎
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凡百餘巨萬初
先是往十餘歲河夾觀羌楚之固已數困而緣河
之郡隄塞河輒夾壞費不可勝計兵後番係欲省砥
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
漕渠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期
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募功未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匹之吏食長安者數
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與
葬藏以贖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貧民多飢天子
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
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剋
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千產某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
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轉
穀百數靡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煮鹽財或
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貧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
卿議更鑄造幣以應用而權浮滲并兼之徒是時崇
龜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
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數益多而輕物益
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以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而奸或盜摩錢更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
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緇爲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
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子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
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今縣官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東郭成陽孔僅爲
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成陽齊
之大農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郡當時
進言之弘羊雖陽贊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
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更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二益鮮於是陰千夫五
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有通過今伐棘上林作
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擊匈奴時大出軍胡得首虜八九
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復數十餘萬匹轉漕車
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用益乏不得祿矣有司言
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前鑄五銖錢周郭其
下今不可磨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
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半益浮食苛
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
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京郭

臣聞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
為吏道益難不還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貨賦而民不齊出于南詔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
有皆仰縣官與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請美如
故諸賈人未作貴貨賈居邑積蓄物及商以取利者
輶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錡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其半算之賈人有市籍者及一家無得籍者出
以輶車最稅沒入田官天子乃思卜式之古召拜
式者河南人也以問高帝帝制此式有兄弟弟
弟出分獨取盡者百餘田宅財物盡于弟式
入輶數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家式輶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止書願將家也半縣民助進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不願也後問曰家豈有

寬多言事乎式曰臣生矣人無公事武邑人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知寬乎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人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民不可以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舍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起皆仰給縣官無以盡嚙卜式持錢
二十萬于河南字以給從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有
人輸電事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周勃而欲輸其家牛助
邊乃賜式外縣四百人式又置復子縣官是時富家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為官士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衣綈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時起居惡者輶斥去母今敗羣上以式為奇
拜為緡氏令試之緡氏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
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刻于九卿而桑羊為大農丞

完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夫始今吏得入
穀補官邸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穀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故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處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連博士諸太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井之徒安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盡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頗異議初異爲解
南亭長段康直稱遷至九卿土與張湯既造白金處
幣問異異曰令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麕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
今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天子既下鑄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鑄錢
者矣郡國多新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將廢不行是

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偏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貧耳金好及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鑄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輪初大農竟鹽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
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鑄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
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果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聞難走徇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還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舊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今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離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勦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今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繇毋充何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于是天子為山東不勝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桀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子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贈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者今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牧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勸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願奮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其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全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買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縣有差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僮言船養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邊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徃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桑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警給母乏而巳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僮完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

賣貨物以便上蒙輸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非徒爲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奸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賣奸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買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衆民不能通其利吳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臆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騰躬以成私威私威廢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遺暴

遂其貪心家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井之徒訂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膳非宇小而用非者然下不堪其求也諺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民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鴈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

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章作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疎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菓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得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未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衆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

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畝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墾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社羨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二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縣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

氏及事五十以上血脈滋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志
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
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
修其擔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
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
而娶可以從政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
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
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
號輪並給縣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
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道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僮尸衰

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
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
御史然不答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
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主廉而自重殷殷
地也人付而家富今政非曠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
薄而俗之淫衰也竊聞縣吏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
赭溫饘而不靡器質朴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
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淫樂足以理心而不淫人
無棄樂之聞出無茂遊之觀行即負簍止作鉏耨則
物而財無本修而民富遊祀家而不華養生適而不

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克而不苛故黎民寧
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
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諸江尤禁服
張大夫車牛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
妄殺殘吏萌起擾亂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
領富豪其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
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害殘至今
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幸尚有強奪之心
大臣擅權而斷學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者侈貧賤
寒賤女工難戚而易敝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支解

書案評云天統履絲匹庶碑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
濯夢生不焚死厚葬殯家遺文繒統滿車富者欲徇
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弱而少廉刑非誅惡
而刑猶不止也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和利而中用
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磨鐵價貴
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鐺手鐺土鐺淺食鐵官賣器
不貴或廉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
限百姓苦之今罷務本去末遷民以豐示民以模則
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敝久而難
復賢良文學之言至是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

於是遂罷議豐城縣志

東漢光武時，穀賈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鈔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金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召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物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數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懼，謂暉曰：「今臨得譴議，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晉司隸校尉荆楊州大水，壞傷稼，詔問王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充豫等諸州，留漢氏舊版籍，以蓄水外，餘皆決。」

唐今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永去之後，填淤之田，詎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其故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宰，臭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殺登之後，貢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將竟弊抵壁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唐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貴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

強欲以資寇敵也。夫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馬周上疏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轉兩月俸以贖

軍轉輸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

求禮請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早官官迫奈何

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

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饑而欺奪之姚璩曰求

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璩為議大體者邪事逆讓

宇文融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旋天下事無大小諸

州先牒上勸農使復申中書省司本待融指搆於後

處吳時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而

亦稱是歲終增帑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

者多言須機明皇今集百寮於尚書會議之公卿已

下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錫獨抗議以為籍客

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

所失求農場出為華州刺史

度支郎中楊劍苦張欽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還給

事中專判度支事蘇見論曰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

而難失洎新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

民以厚歛震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

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

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鉉繼運其軌楊國忠

終虛其亂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實

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

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貴之

高下察民有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畜而中分之

甚者什取人九謂之白者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

有當殺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為羣盜

秋蘇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

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

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

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境

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

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

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

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

貲皆倚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

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弃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遞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穩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賑。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糶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于餘萬緡。

劉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四。皆食河東池鹽。度支王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

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郡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尚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德宗於行宮庶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聞志。上疏諫。其略曰。陛下誠能近想重。

園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實。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德宗即命去其榜。

德宗改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

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王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德宗命復其家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勸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張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貢諸州欠貢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買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賺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買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

八編類集

卷四一

九

注

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河漏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鹿焉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宜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德宗時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洎之請也洎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較

八編類集

卷四一

九

注

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兵興以來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層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寬息諱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奸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層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口錢帛者人之所爲財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制者令租出穀出絹調出綸績布帛有禁入鑄錢而以錢爲賦者

哉今之兩稅獨以錢較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減一增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史以增戶加稅開田爲課績曰長人者平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幸遺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候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戶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嚴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斂事方興已輸繹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未假而費其倍醉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直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井之家私欲重于公稅請爲占田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李異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爲楊子留後憲宗許之異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左

罪前并勾檢簿籍又精於異卒獲其用 李絳嘗從
客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
不及河運數千里淪於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
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
儉薄多藏何用邪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異
自代以異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
之職者莫能繼之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
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李吉甫奏中
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僭道不服田畝者什有
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
之輩也今内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
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舊制
一品月俸三千石正議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
置使額厚給俸錢大厝中權臣月至九十緡州無大
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後官加然有
官職廢或額去俸存開創之間厚薄均異兩敕有
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人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
是詔限平仲章貢之許孟客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
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張平叔上言官自糶
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內將監就村糶易又乞

又乞檢責所在賣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
李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暗許
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
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
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
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
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
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
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
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
少或有淡食功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微價官吏
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
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難
以驛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鎰皆以錢貨爲州名利
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賄賂人爲之所
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
平叔奏徵連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
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
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錢

詔悉充之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爲軍實唐廷願別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料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此來南方諸鎮數有不爭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計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餉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帝嘉納之答我國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

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于是言科之臣繼進而道行夾制剝削爲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金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厚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饒克逆承驟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惟天時周之典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國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堅

知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于經邦正俗典利除害懷遠濟時之畧固政理之規者蓋不可多見矣杜佑平

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臨唐統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煩重兼并差役者多浮寄于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難于居代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而宇文融揣摩上旨天子前席而見之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幸以敗亡既

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久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皆以計利與功中人主腸掖相戒爲天下笑而王鉞湯國忠成震海內尤爲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千倍常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過于天下客倍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者五倉人賈害豈天道然馬曰天下將敗則必先生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隨也隨竭人亡財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土流若出市井匹夫而榮

惑天子。則策編下。禍彌速。一疏上。百室空矣。片紙下。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爵諸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炭引以塞計。誘領其職者。竊天下之財。以爲之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賈賂。多託買入。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耗。養魚而縱。縱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

張空。國用日促。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籌。

藏之財。填廬山之空。今貨入權門。甚于是矣。壽昌督分錄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不。

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正。而反居相位。可不。

爲之甚。勸哉。李德裕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迴天。然幹河漢。使左右貴倖。彼當世奸人如孝。

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

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電不能發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榮。

于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恭榮祿。鄂析。

猶謂之真人。兄來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

鉄。鉄于糞土。施枉結于朽株。無害于身矣。則大易之。

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以不足信矣。晉秦將得金。

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于錢。神漢。

台不懶于銅。吳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

飲。晏平仲肥不掩豆。公儀休盪以校菜。皆爲壽命之。

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

達壽天皆在彼。奢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

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嘆。

而已。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後梁時楚。

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歛。每。

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項。詎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

田。但令田在何憂。無殺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

民耕藝。出稅民拾故徒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

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

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是歲用孔目官周陟。

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宮之中，簪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敲鑿之音，馳騁遐遊，雕塲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陽懷吞噬之志，荆渚目圓窺伺，漢洞待我姑息。謗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詠周步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典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請見，筵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懷，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米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殷奏於汴制茶鹽，鄧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綿繒，戰馬，而仍收買茶二十五萬斤。太祖許之，湖南由是富。唐主以王攻封左，戴見財失，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鈞考弊，嚴午通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徵者，悉蜀之弊，昭亂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通租三百三十八萬，減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舍吏虞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執，苟

其括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晉李崧奏諸州倉稅於市，帑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稍貸其死，各痛懲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也，重兵相稅所入，皆以自贖，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宋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師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太宗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朕恕。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兩浙、京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

官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司各
達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陳恕罷以寇準爲
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
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
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
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恕卿去恕薦準焉
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
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
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
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
爲精密帝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
金銀錢帛等簿以聞至是丁謂權三司使者會
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仁
宗時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贈鐵判官
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猶苗未生而和糴桑葉
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揀
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孫宗
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蜀樞者權貨物給券以
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
之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

弊上命諸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格等言淮南十三
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
券真錢十萬緡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
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
廉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詭罷三
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
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蜀舒
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
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舉茶入官隨商人所指
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
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蜀糧塞下者隨所在買
估度地更遠並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賂錢償
之謂之見錢法等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鹽水而
成曰煎鹽淮浙蜀廣海或井或鹹而煎曰末鹽皆
通商貿易乾興初罷計歲入二十三萬緡稅入復
中鼓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中並爲茶上
皆從之自茶爲官榷民私諸盜販皆有禁律茶之
禁尤嚴聞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縱侵擾因附罪戾至
破產逃匿者佐郎何昂三班奉職丁希範皆上書
請罷茶榷本議謂國戶貧多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

美梓權貨務以備邊儲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為當
錫韓琦曾公亮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
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民患聞戶輸納
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
均賦於民悉其貨賣所在收美而不給本錢遂詔弛
舊禁開通商利毛素輸緡錢二十三萬八千有奇謂
之緡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疆自是雜茶禁
如舊雜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
民賦不時入刪本及之商賈利薄販運者少必致廣
額不登經費日應輸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
請除前令帝不聽

臣先監左藏軍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
景德天聖景德年支費比四其增三司已檢尋天聖
已前帳案不足遂下生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
亦是多不存在甚為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
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較多朝廷若不能節
用乃是徒擴空文或勸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
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案下三司檢尋終不具
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
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使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思惠福若又
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
有勞費淹滯無成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
節儉凡奢靡之飾尚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
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侍省御藥院
內東門司收元朔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
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
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
量福等殿庫盡果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
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

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自復推鹽法其
民輦運不貲其苦並遣務誘入入中勢眾皆為虛佑
騰踊至數倍大抵取師錢幣太常博士范仲淹關中人
也熱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溥而兩地不能少助邊計
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僅一變法處可省錢文得錢數
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其行之論者
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往遠近其便論者猶
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因
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權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
鹽地一切通商聽鹽人言能九州軍入中勢眾令人

戶錢價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
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補粟輸並進九州軍而
悉留移貨物錢幣以實中都復權茶鹽初李諤以
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
人失厚利怨謗騰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
司而遣官行視諤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
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
法棲壞解鹽亦復權之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
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
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
錢若金銀於京師推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
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
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諤既死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
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推貨務驗實立
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後知安石
臨川人嘗掌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推
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
安石獨否調知鄆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脩其怙
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爲諫官安
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

郡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於是上其大要以爲
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
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
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蓋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
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
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
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王安石

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
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
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那
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
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
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
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
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
帝制折枝法免其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
乃展轉增創軍額今禁軍數百幾等此其歲

增衣極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
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錢皆增
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慶
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
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
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
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
細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衣賸軍衣遂通其
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
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
問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凌取天下豈復
有遺利昔唐室自大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
軍之餉議旬百姓至按德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
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
而解兵解則民力新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
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
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
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
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
年支撥內庫銀絹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

計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
有所處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頽廢之餘府庫
虛匱宿積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蠲減加之
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來夫苟且者臣下及身
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
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其根本在於中書
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敕支給必
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
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
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一
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追端非簡便者裁而
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獨之
有司可矣
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議司農寺外其餘
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并條例有定
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重入為出可度利害
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
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是皆遠近吏治於理財者
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等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
其自改官制以來罷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

十二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各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惟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日，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致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是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違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關，後無由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據尚書，右曹不談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今縱未能大有更張，微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津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諒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

理矣。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急，朕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體念，給田園，補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職安撫所賜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執政以河朔旱災，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譚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當來辟堂饌，時以爲哀，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秦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令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呂公著劄記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二

經義編

六書類

戶曹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文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饑饉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耗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貼危者若是而上不警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餒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歲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其言雖重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惡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浮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寒者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大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資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饒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亡亡饑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動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
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
往迎來弔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悉貯信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
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過王侯力過吏執以利
相傾千里游放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編此商
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與爭逐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
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人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餘農民有錢粟有所滯夫能入
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
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勤
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改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
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蓄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天下人入粟於邊
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要必多矣此論貴粟
宣帝時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殺賤農人少利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
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今邊郡皆給
倉以穀賤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

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倉開肉度
釐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
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
凶年名曰義食隋主從之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
民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
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
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
夫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
監臨胥吏相與浸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
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

倉合之廉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代爲法

唐西北數十州多宿重兵地阻庸田皆不能贍始用
和糴之法玄宗時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
法於關中較以歲稔發賤傷農今增時價什二三和
糴東西糴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和自是
關中蓄積美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數河南北租應
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舊制天下金帛皆
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
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
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

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
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
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嚼結恨積牢不可動楊
炎顛首於德宗前日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
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
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
之盈數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
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德宗即
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
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

稱之

通儲不難由指置失當蓄欲乖宜故也今戊卒不隸
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族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
比稟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
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
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
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
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
司覲爲纖苛不時歛費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

原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
貴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
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
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
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
患者則以爲不若糞肉和糴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語
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
弛財而務資食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蓄用
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
關輔宜加價以權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權而無米
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
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僅直又約二
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糴彼人
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
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
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
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今來年江淮止運三十
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
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
糴之以救貧之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做直六十九

程允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以補渭
之關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十萬六千緡付
運使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十緡以充來
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做直並委轉運使糴市糴
絹綿綿以輸上都價先實戶部錢認行其糴運
唐時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
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美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
土之官厚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稱非之况戶部
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繇安得美餘若自左
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取
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宋真宗詔京東西河
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文常平倉計戶多寡量
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上或增糴糴三年以
上不糴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制湖川陝廣南
悉置焉 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
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
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
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
每于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募而田有餘則蓄
如舊

唐明皇踐祚之初躬履儉德逮乎末年內縱奢樂
臣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
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
盈之庫王鉉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賦後韋
畢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爲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
蕭窮買鬻之利以遷康察嚴授領軍府之資以拜刑
曹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帛謂之假貨職
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爲非且王者之於
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餘餘漸
東大錢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
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
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則米已罄集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
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彈其風柔至自引去所部
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
疎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
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
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
平米六白石振貸夏受粟千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自後隨年欵款蠲其息之半大饑則蠲之凡十

荒校
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
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
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
法以十家爲一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
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
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
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
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鄭燠而未及麥民病于疫以子展之命饑國人粟戶
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民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
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
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
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
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
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
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展也備卿辰請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速

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
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
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望圭
與玉磬如齊吉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也饑饉荐降
民羸幾卒大懼參則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
其而獲戾不贖先君之敵器敢告滯積以行執事以
救敝邑使能其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
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
而予之糴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
秦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
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虞饑道也不可以廢
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
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旱子聽於君其天道也君
名弗予而天子之苐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
矣不如子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
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
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脩所以幣玉祭祀不
懸和以下咎自貶以救民之禮也趙饑句踐懼四

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日
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事韓以
請糴于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
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
讐數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吳與齊晉不能
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聞
慮之所以稱也且夫越則我亦猶聞也收伐之事誰
國無有若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賈而
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報仁人不可以饒
饒而攻之難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韓三年吳亦饑
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吳破汲黯為請者東
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卒亡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
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
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木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官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
歸節候備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高宗時河南北
旱遣御史中丞崔諡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
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
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

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制曰承前機飽皆
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諛諛揣所悅意則後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 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官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欲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制降天下緊要關稅出官人絕道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既而絳表賀 憲宗謂宰相曰御筆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

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時南方旱饑遣鄭敬等宣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到官植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宜歛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者安莊其必償也 宋仁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徙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合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 言其勞約他日為奉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慰慰籍出於至誠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或為大冢塋之目曰叢冢及冬大飢民各以遠近受權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作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臣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鄆州界逐熟者甚多臣聞朝廷別許請射係官田土狼却不令請射蓋須發遣歸還本貢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逐熟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漁樵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請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逐者朝廷後來指揮此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恤稍遲轉有失損遂日刷上項條件施行當謝河北流民疏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從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粟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閻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

通鑑

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爲公家長計也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費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屬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顛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榆乎曾舉放災議元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或言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贖之時浙東宜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欲富民錢自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就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錄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

八編類集

卷四十二

七

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間貞觀永徽之際
 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求輿得以
 安居今用度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
 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
 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
 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
 臣請於河口置倉使量船至夜即輸米而去官自催
 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
 險則止水過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
 省費鉅萬矣河漕之弊皆有漢隋舊倉耳之非難也

明皇深然其言 明皇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
 使於河口置輪船於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
 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麥積渠十八里以避三
 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假車陸
 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今江淮舟運悉
 輪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
 倉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
 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
 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權錢代宗時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

八編類集

卷四十二

八

費以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又
 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稅聽從便宜行畢以聞
 時兵火之後中外艱倉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轉以
 給禁軍官廚無兼時之積憂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
 具陳漕運利病今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
 石以給關中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
 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為
 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
 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
 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
 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
 失援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功自者晏於楊子
 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資不及半虛
 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
 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
 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連與之府督校計錡鉢安
 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
 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
 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
 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為人勤力事無稍懈必於一

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隸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州。壽州，徐州之東，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濠青揚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請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別家之薪米儲待已，雞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皆從官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攜夫與白金一版，使置樓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五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輒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賊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一石錢五百，及漢米至，減五之四。元世宗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漵，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算。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如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錢。

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帛千戶二人，送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是歲回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運，其利未始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困於風。乃使遷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舊運。其利止令瑄二人共掌之。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其一故寧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詣水入城，匯於積水潭，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千里置一隄，以時蓄洩。世祖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爲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隄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輓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望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困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鑛材竹穀總施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絳色江南出桐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瑯瑁珠璣齒華龍門礪石甚多馬牛羊旃裘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夫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柞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挾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驪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過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

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奸行其德小人富以道德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者得執蓋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蓋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戚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玉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聞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養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太穰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遇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開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運而不責於人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代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倚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
 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
 著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意
 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
 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
 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子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大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美有水至卯積者半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僕僕同苦樂
 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
 之謀孫吳用兵商執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
 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禍不能有所守雖
 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

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賴用鹽
 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
 畜牧及衆斥責求奇絳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
 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
 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請其先得丹穴而擅
 其利數世東亦不替隋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樂女懷清室
 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
 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從豪傑諸侯種族於京師關中自河雍以東至河華
 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遼邠
 女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
 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
 居雍陳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
 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后蓋丹
 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蠻僊僊西近邛笮馬
 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雖衰斜綰轂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其地上郡與關中同俗
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
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
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數百千歲土地小狹
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
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
人民矜慎悋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獨狹不均自全
晉之時固已患其儉悍而武靈王蒞屬之其謹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昔平陽陳祿其間得所欲溫軹西鄆
北賈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封淫地
餘民俗儉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抗
慷慨則相隨椎剽休則拊家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
優女子則鼓鳴瑟貼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
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非通燕承南有鄭衛鄭
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徒
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
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

民希數夜危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周悍少慮有角
鹽夷栗之饒北都烏桓夫餘東綰獫狁朝鮮真番之
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
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
帛魚鹽鹽菹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閑達
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樸怯於衆聞勇於持刺故
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洙泗
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
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
衰好賈之利甚於閭閻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
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
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
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北西楚也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
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
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襟以壯俗則齊浙江南
則越夫吳自閭盧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
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俗大類西楚鄧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閬中子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又夫早天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象瑋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信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遂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鄧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謹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蠶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其俗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聚斂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成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盜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爲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輪長袂躍利履目挑心招出不逮下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客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關難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志神極能爲重槓也吏士釋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糧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歲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從租賦出其中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
角千十足羊澤中千足豨水居千石魚陵山居千章
之材安邑千樹棗燕黍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狄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郭郭千畝
鍾之田若千畝危蒺藜千畦蠶非此其人皆與千戶侯
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聞智既饒爭

曉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
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蓋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
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不則設商則貨物之理
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則拙文不如倚
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釐
醢醬千塊醬千觥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菜
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軛車百乘牛車
千兩水器槩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危齒千
石馬蹄蹏千牛十足羊彘千隻僮手指千筋身丹沙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枲布安世千石
千斗粟趙豐致千蒼船數千斤輒千石鈞千鈞粟
千石者三之孤肥衰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
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驢會貪買三之廉買五
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
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今
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
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大妻椎犖行詣遷處
諸遷虜少之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殷萌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踞至氣不饑

民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
鑄運籌策傾演蜀之民富至僦千八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用鐵冶之民富
時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人也用鐵冶爲
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於池連車騎游諸
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
過當愈於鐵冶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
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僥有拾仰有販賈貨行
賈徧郡國邴邴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

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閭獨愛貴之。禁點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閭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身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繼而師史尤甚。轉穀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食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營倉粟。楚漢相距。榮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修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李玑賤買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求。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王。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橘桃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侯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膏田。蘭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

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義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衛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樞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買史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厚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邛氏鼎食。冒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學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而妄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三

大學衍義補

禮樂類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臣按禮樂自天子出而用之於諸侯之國帝舜
延守至方岳之下於律則同之同之恐其有不
一於禮則修之修之恐其有廢墜則是禮樂之
制作天子既用之於朝廷之上頒之於諸侯之
國而又以時同之修之非但儆其儀文飭其聲
人勸類纂

宋臣三傳

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風俗也後世
惟於創國之初頒其制繼世之君不聞有司
律修禮之舉詳於政刑略於禮樂此治所以不
及古歟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
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享鬼
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臣按天產地產卽下所謂百物之產也陰德陽
德卽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產陰陽
各有其德先王作禮樂以事鬼神陽之德爲神

陰之德爲鬼用天所產者以作陰之德禮由陰
作者也禮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實必得其中而
不過於奢儉焉是以地制之禮而節天陽之所
生也用地所產者以作陽之德樂由陽來者也
樂以防之使其運豆之實必得其和而不至於
乖戾焉是以天作之樂而節地陰之所成也夫
天本陽也以天產而作陰德地本陰也以地產
而作陽德如此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合爲一
矣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
入類纂

宋臣三傳

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
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
萬物得

臣按聖人本天地之陰陽以作禮樂故樂由陽
而來禮由陰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天以
之而發舒天道之陽欽肅地道之陰然獨陽不
一生獨陰不成故必禮備樂和發施並行然後天
之陽地之陰氣交而形和而綱維之氣通生成
之道備萬物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西風稍暖
與之妙王
與之妙王
與之妙王

序故羣物各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所自、
女、
勞、
車、
德、
報、
情、
反、
始也

一、
勞、
其、
所、
自、
生、
福、
及、
其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聖
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
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人遠舉
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
反以反爲文

臣按禮

季四十二

禮

以謙遜退貶爲尚故主減然禮之體雖
主於減殺而其用則在乎進前也故必勉而作
之以進爲其文樂以發揚蹈厲爲尚故主盈
然樂之體雖主於克盈而其用則在乎抑反也
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其文主減者當進須
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程厥所謂
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

子張役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類之行位兆與

羽奮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

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

奉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間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敬而已矣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

經不全惟見於載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

言謂易以道禮樂之源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

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六經爲

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要道不若爲

治誠能以禮樂爲本凡夫政治之施惟唐虞

三代是法而不賴於秦漢以不功利之私則古

治不難復矣

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二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理然後和
故禮先而樂後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
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
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
諸儒猶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
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
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

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
石孝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其什傳不
過習爲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爲教則
又絕無師授付之知不足齋音譜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欲以
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
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其列註
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
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
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

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觀朱氏此疏
所謂以儀禮爲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爲傳
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益已
私輒之以爲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
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
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離有刻本已行於
世而律呂新書宋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
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
得表章於

聖世臣竊聞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遵他祿首以禮樂爲意開禮樂
二局徵天下老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
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祭
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客成有未足
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
有全書焉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

安月禮
子篇山

禮義之節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朕三禮臣名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秩宗朝風朝風早早夜夜惟惟寅寅畏畏直直私私曲曲裁裁惟惟清

臣按禮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祀之禮凡有三

焉所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

官惟於百揆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

之職而秩宗則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

也禮官所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輕授經其

官守則是輕神明矣是以帝舜於他官皆直命

之獨於秩宗之職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

重之亞於百揆意可見矣後世人主往往重治

人之職而輕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異小人非類

失古意矣

皋陶曰天叙有典敕也我五典厚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也哉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周官宗也伯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純百官以諸萬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也之禮以佐

王建保也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飴師雨師以血

祭祭祀稷五祀五穀以饔飩祭山林川澤以騶華祭

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

王詳見秩

以凶禮哀謂邦國之憂以喪禮哀謂凶謂禮哀謂國敗以

哀謂禮哀謂國敗以

恤禮哀謂國敗以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聘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

也

臣按王安石謂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

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用其命而不知

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

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謂軍禮

軍禮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爲終。嗟乎古人用兵而必爲之禮如此。後人惟知用法而已。駟之如牛羊。視之如艾蒿。豈復有所謂禮也哉。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姻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厭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賔虞之禮親異姓之國。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其不由於五禮也。周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

其有大於此乎。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祫之昭穆。古因之五服。與旗官室之禁。堂三族之辨。以別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吳沈曰。五服。古因室官室也。用者。器幣尊卑之。也。廟祫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祫祫者。遠廟之上。遠而祫之也。古因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衰。衰也。錫衰也。緦衰也。於衰也。二族者。父子孫天屬之正名也。辨親疎者。重服則

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疎曰。族。九族之內。凡適子。正體皆爲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

早代尊。孽代宗。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

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泄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

退讓以明禮。

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祭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慍。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桓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削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臣按寧戚之意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
失之者必得之者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飯蒸而食之醢豚以豚肉炙而食之
之汗等等以地爲汗而杯飲黃稗爲鼓椎而土
鼓爲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是故禮者君之太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按實以鬼
人端其氣

神考制度則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
位危君位危則大臣達上小臣竊盜刑肅急而俗
敝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禮無列則士
不事職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成而忘其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失其禮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者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
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
然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管仲饗魯朱絲朱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隘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
以爲隘矣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故而
衆亂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備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
戶者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有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夫其義陳其數祀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人編彙纂

卷四十三

十五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教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其善於禮此之謂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按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獲旱無水患也平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庫欲

爲之坊得乎繼世之君喪去祖宗之禮法肯何以異此

故婦嫺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人編彙纂

卷四十三

十六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張侯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珠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贊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相洽也於衆也

坊記子云小入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

則人之情而爲節文以爲民坊者

喪服四制凡體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故謂之禮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

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莊公十三年

君子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

勸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

也謂之懿德魯公十四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忘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子貢曰夫禮歟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五年

齊叔向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十一年

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昭公五年

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

臣接壽駘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請

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歿召其大夫曰孔

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於夫子使

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古之聖賢教

子必以禮也如此

子太叔鄭大夫引于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民失其

性故爲禮以奉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

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五年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

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以上禮儀之前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

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

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爲禮也大半掌建

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

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

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

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

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効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卽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猶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人書奏

宋臣三書

上

命掌禮大臣會同翰林儒臣依唐開元禮朱開寶禮著爲一書以

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陽之雷出於地陰之中奮發運動以成聲而有和暢豫悅之象故既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爲一

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於一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燕享或用於羣祀而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乃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養於人聲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爲治本又專官以之爲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蓋樂者出治之本人者用樂之具而胥子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絕者也

高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周禮九德之歌九部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林浴膏澤而歌咏勸苦者也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破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趙其祿事里宰趙其耕耨篇章吹曲雅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五聲散行八音範士華永六舞樂舞大合樂同

四方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

陰陽以制器焉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應相爲宮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

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一

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

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爲宮，則林鍾微

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爲變宮，蕤賓爲

變徵矣，其十二律爲宮皆然，旋之爲十二宮，折

之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五音，第一至六爲

變宮，又第六至七爲變徵，然後旋轉爲宮，次第

無窮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

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

無怙惡，之音矣。

無怙惡，之音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有世之
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誼上行，私而不可止
也。

凡言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通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

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

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赫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

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

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亂德矣。

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設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客，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終復亂以武。及

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仰，行列竊聲以亂，不窮而不止，及優俳侏儒，

以諠，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夫樂者，聚成者也。龜千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臣按此孔子因賈牟賈問武樂而答之也。先儒輔氏謂此三言說盡武樂之章。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二士二，二二舞所以飾八音而行八風之風，故自八以下。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此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

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和五聲，一氣，樂以氣，二體，類有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十舞，此

出入周旋，以相濟也。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度律，長短均也。鍾，百官執也。儀，紀之以三，天地平

[illegible]

後漢書志曰益乘竹易系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

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爲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璣之本也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筭四角剋而兩之
施不滿旁九釐五毫徑尺四寸有六累百六十二寸
方尺五百寸圍其外筭旁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
的十五寸施其旁餘五寸
容十斗一斗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一斗積十
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

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論黃鍾曰其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迭，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

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所引黃鍾不復與他律爲役者。蓋以黃鍾至尊。無與爲並。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爲役也。

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愛者和也

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

也髮宮發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
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髮聲非正故不
爲調也其所謂和繆者淮南子曰始先生應鍾
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髮質不比於正音故
爲繆

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運所諸還和爲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致矣

臣按朱熹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說距因亦可見者此也蓋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爲八十四調非古矣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紀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感治至

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索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臣按周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學今樂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

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效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貫其管者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于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于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設聲上下以定黍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紙而商絃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攷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皆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有宋全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切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叙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臣按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

鼓者論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
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以爲自是之後
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業之聖賢而併與
其習樂器之處工亦無之矣後有作者其
何所持節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
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謙未遑武帝既
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也魏
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安宋用和峴胡舜阮
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也然卒無所
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

自刻本

卷四三

故耳先王之樂器無存而有者亦多非古
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此
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並完然代之
傳也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
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
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
古樂既散記頗有闕誤篇數不可攷漢末
止有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
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鄭依
酒禮其時樂器乃有鹿鳴四牡皇皇等曲

魚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詩單卷十
鵲巢采蘋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
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
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卽開元遺聲
也朱子旣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爲詩樂
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
攷而爲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
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
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旣失
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

自刻本

卷四三

三

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
篇可歌無復樂韻之歎矣大豈然哉又其
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旣不可攷
始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
者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
信都芳萬寶常王今言張文收之輩必能
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
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然如此
之人豈易得哉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收歸
鍾磬餘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

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卒無所

如後言

八藝類集

卷四十三

書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四

大學衍義

六經類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也

吳澂曰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之祭有特牲饋食禮。鄉有鄉飲酒禮。相見有士相見禮。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
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按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

書作爲家禮一書、酌古準今、實爲簡易可行。

太宗皇帝命儒臣修性理大全書已備載其書今

士大夫家亦往往有舉行者。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呂祖謙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宰降臨于眾

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

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十事父母難
初鳴威監
一教
二教
三教
四教
五教
六教
七教
八教
九教
十教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

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也。疥癩而微抑也。搔摩之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盟少者奉槃長者

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采色以溫。

之餽厚也酒醴以茅荻麥黃稻黍梁秫唯

所欲菓栗飴蜜以甘之薑蕒粉榆音問免音問蕒音問久音問

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子謂爲人婦子之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

不敢私與

曲禮曰凡爲入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三

兼悟言不稱老

食餐不爲樂

無聲無形於無形

父母存不存私財

戴氏曰：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存？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鄭玄曰純繆素爲有喪象也

父子不同席

等乎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情。琴瑟不御。食肉不至。羹味飲酒不至。愛貌笑不至。節本怒不至。皆疾止復故。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呂大臨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親所疾飲藥子先嘗之。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

諫父母怒不說而捷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穎達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使

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

諫謂純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

吳澄曰熟諫諫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

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輒熟也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敢坐

王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方慙曰不敢私父不敢私受

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疏顏色容不盛此孝子

疏節謂常行藥味之體非大節也

內則曰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無禮於介婦

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

可憚其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

命不敢並生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上

音婦率舅姑及處婦之禮

曲禮曰見父之執父之執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年長以信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並行而差退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少儀曰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

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不畫地手無容不妻也寢

則坐也而將命

王制曰父之齒年與隨行從其兄之齒年與鴈行並行

朋友不相踰並行輕任井已之重任任分二之班白

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無乘庶人者老不徒食

無羞

家人初九開有象悔亡象曰開有象志未變也

出體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施音加置衣置衣不同巾洗

者梳理髮不親受

小言不入於梱門限內言不出於梱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如姊妹女子子已

產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器而食

陳辭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初所

四香纓不同

又異長

鄭玄曰男女各自爲伯季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

校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也奠之而後取之

內不共井不共湫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

遠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

可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掩其其向夜

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內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

按宋世雖稱尚文然淫服郡邑皆置營妓而

名爲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娛賓而人

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於胡元入中

國五者之倫歟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

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

一有犯焉終身不齒今元之弊政汙習固已汎

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弊尚存者男女之無

別也今悉趨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而今閭

閭之下貧下之家內外無所限隔乃至男女同

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迴避

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配乞

勅有司痛加禁約以上人家男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

璋半圭其泣嗶嗶大聲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保載弄之瓦紡

無非無儀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也羅也

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也於門左女子設帨也於

門右三日始負也子男射女否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豕子

則皆降一等

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

禮接之於是爲至

臣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子之意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大夫之子有食母乳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周之未擇日剪髮爲髻音男角女音三鬋音三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

右手咳父作而名之咳小兒笑聲謂父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號不以隱疾大夫士之丁不敢與世子同名

臣按禮謂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夫祖宗之廟諱尤當謹避可知矣爲臣子者不可諱以二名不偏諱而故犯之也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音唐叔虞以德命爲義音武王名

以類命爲象音孔子取於物爲假音武王名經取於父爲類音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

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弊

臣按禮所禁名字者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申繻則於國隱疾之外則又加以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弊而終之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尤嚴於祭享之時恐名有犯於官則官職爲之廢有犯於山川則主祀爲之廢與夫犯於畜牲器弊則行禮讀祝之時難於避諱也

內則曰子能食食便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六歲年也教之數萬之數與方名北西方名七年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

後長者長者之使始教之識後長者九年九歲教之數

日二支也學書謂六計謂九禮師初居謂居宿謂夜於

外學書計謂九禮師初居謂居宿謂夜於

女子十年十歲請字請字簡禮師初居謂居宿謂夜於

親親聽從正統執麻麻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

納酒榮遠豆豆羞羞醢醢禮相助奠助其禮

禮曰幼子常視無詬詬童子不衣裘裳立不正方

行行不傾聽不得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牽長者

之手。負劬勞。若負劬勞。也。呼。旁語之。則掩而對。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

鄭玄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

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

范甯曰羈貫謂交午鬻髮為飾成童謂八歲以上

童子之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士冠禮曰筮于廟門也。主人戒賓乃宿賓。

明。謂筮也。筮為期。加冠于廟門之外。夙興。設洗

之器。亦直於東榮。陳服於房中西牖下。東鎮

北上。主人玄端。入廟。爵。立於阼階下。賓

者玄端。負北面。東塾將冠者朱衣。綸。在房中

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主

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

先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

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

於房中。西面。南上。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將

者即筵坐。贊者坐也。櫛。櫛也。設櫛。櫛也。賓降盥。卒升

賓筵前坐也。正纚與降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筵

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後之左手執前。前之進容。而

後容。乃祝。祝始加坐。跪如初。乃冠。冠。與復位冠

者與賓揖之適房。

始加祝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

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服玄端。爵。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賓盥

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

如初。與賓揖之適房。

再加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

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冠者服素幘。素鞵。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

加之。服纁裳。鞵。給其他如皮弁之儀。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一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

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筵於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賓受禮於戶東。加栴

七之面枋。栴。達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

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

醢。三興。筵末坐。啐醴。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賓答

禮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
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
兩面賓字之冠者對也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宇爰字孔嘉

髦士攸宜宜之於假也永壽保之曰伯某甫季惟

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
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八編類集 卷四十四 禮記 士

陳皓曰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
醮客位在戶牖之間加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

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不使
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
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

按古禮三加始加緇布緇布之粗不若皮弁
之精再加皮弁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
而愈尊後世均於時服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
用行禮者因時制宜不必盡拘可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並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

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

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
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
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
故行之於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
不忘古也

臣 按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

不常服却是偽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
加緇布冠冠畢而醮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
是僞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
意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采
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其禮
燕則髮首

孔穎達曰燕則髮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

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爲髻紛也此爲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以上人家

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彼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謂媒人不相知名謂男女非

受幣不交後不親近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聘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內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姪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謂采女之生

納吉謂吉而納之納徵謂徵及之問名謂問女之生納采而納之納徵而納之謂納之也問名而納之謂納之也納吉而納之謂納之也納徵而納之謂納之也納吉而納之謂納之也納徵而納之謂納之也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周禮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萬民十曰聚昏

母氏掌萬民之辨謂合之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

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丘藥曰昏相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

富者無過貧者亦可以及禮之中制也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人綱大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天

司馬光曰世俗好於穢淫童幼之胎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微致訟者多矣

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蚤而聘定亦不可太蚤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所由興也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左傳桓公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綯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潰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曰思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寔彼請姬與之謀

杜女丁據二而歸寧古女是禮然父母終而無

姑姊妹在室者不可也若有寡嫂及其人之年

五十以上者揆之於人情似亦無害以事之體

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廢林檎衣加折衣男女

改跟屬續婦新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面者一橫者三

一余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衿二余

臣按古人之死必爲之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

使之堅實後世不知此禮往往有謂不忍將死

者束縛而不肯斂者此愚下之見也

臣按古人之死必爲之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在大棺之內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

三寸士棺四寸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

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欲首足形還與

同葬縣千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作定

戴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

臣按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

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

者主之蓋親者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禮皆然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臣按成周之世卿大夫家有喪事尚設官以相

其禮後世徒有其文而無其人

檀弓曰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治葬也

鄭玄曰孝手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

人相導而僑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

禮爲廢略也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衛鄙俗不

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臣按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

備禮以徇俗尚者故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

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

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

於城郭之中留伏屍於室家之內十年之中其

家豈無婚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

樂流俗之弊莫此爲甚乞

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

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

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頑葬之具皆爲

凡節禮不可爲。如散制說分不得爲。如禮制者一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以上或疑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鄭玄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汰制也。

臣按周禮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汰者蓋以五服之冠經衰裳皆有所取義非徒異其製而已也。我

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

大明律之首蓋以違於禮則入於律既以汰戒天下又製爲孝慈錄一書復以禮諭臣民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玄曰：此論服之隆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爲最大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做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皆可以一樂服之故聖人不製其服心喪之謂也。

臣按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而閒几筵之下北城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古人謂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生則尊敬之歟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焉人思深義重者固當爲之隆其服矣然恩有淺深義有輕重又當因其淺深輕重而處之是亦所以稱情立文也

詩谷風曰：民有喪匍匐救之。

而禮曰：知生者乎知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引作殺梁傳曰：乘馬曰開衣帛曰緇至曰舍錢財曰賻曲禮曰：鄰有喪巷不相里有甯不巷歌。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凡家造祭器爲先

鄭玄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
不帶祭器雖寒不衣絮服爲宮室不新於丘木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廟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
祭祭器若宗子有疾不祭祭器則至于代孫可也

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
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

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
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
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按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
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令祭于

宗子也乞勅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
其所曾經事者如述事會祖或祖則許祀之

逮事者准得祭禱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產之時

於正饗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必須以一分爲祭需原不會有者祭共補之凡
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爲新之類
皆就長兄家行禮如此是亦敦本厚族之一端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爲

廟詩曰無日則薦言牲器未設不備不致以祭也

自太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仕家貴而好禮
者無祭田苟有餘食又有所產皆當隨時致

祭不可拘田之有無蓋祭薦之禮子孫所以報
本而反始後世禮教不行人家往往厚於奉養

而薄於爲祭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
黍以豚稻以鴈

陳澧曰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
孟月也

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祀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

於正饗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爲繼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

陳埴曰宗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湮多姓氏紛錯易至散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祖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肖始今世文臣無世業法惟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弟與夫鄉里稱爲大族鉅姓自謂爲士大夫者

人與衆

卷四

三

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爲諸系孰爲始遷於此者孰爲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長者爲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爲繼曾祖小宗某與某同祖某與某同稱各惟最長者一人以爲小宗其分析疎遠者雖不能合於一處然其所以聚合于一處級列于譜牒者則燦然而明白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其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支絕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卽削其名

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所生父母以爲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亦禮廢存之意

陳淳曰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繼爲憾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邵子取舊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盲人滅鄆非盲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貴潤王人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稱派爲大宗庶子爲小宗小宗絕不爲立後侯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

八

卷四

三

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民不知

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

臣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表

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

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

小功繼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者

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

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天下既定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奉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切詳律令無有死後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典範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其前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爲律令以禁戒之也

別禮小史掌邦國之志也真繁世辨昭穆

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真繁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凡

儀禮士相見禮曰贊冬用羔夏用鴈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同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閭吾子稱贊敢辭贊賓對曰某不以贊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得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贊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子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出主人請見賓反見

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按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結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聞其有贊也又辭之至三而後敢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此一贊之微而且力辭固拒如此

祭義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方慙曰一命齒於鄉里，妻其鄉里，則以齒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齒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齒之矣。然此時貴賁之義耳，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所謂不齒者李氏所謂異席是已。蓋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而居於其上也。
以上鄉人飲酒會列之禮

葬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燹官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吳澂曰燹官室者，野廬也，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而不忍棄。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為舊俗，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本然之道，淳古所行者，今則變而流，清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家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為之生計，壯者為

之身計，老者為之老計，老者為之死計，無子者為之後計，而又時修謙謙，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禮親未盡，不得用居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戶別籍，私家既為之則範，而幸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為之禁令，而服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費，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復矣。

大司馬司馬掌三軍之法，以辨九等之貴，辨九等之貴，以辨九等之貴。

三八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總論祭祀之理

易辛王假有廟

漢大彙曰風行水上漢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真書肆也類于上帝禮精意以于六宗望祭之而于山

川名山編局也于羣神丘陵墳衍古

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

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

八編類纂 第四十五

何也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

郊祀而爲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虛

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

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

帝爲主而類聚羣祀以爲一體如蘇胡二氏所

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

以成周爲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

數言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

要當以之爲正其禮雖爲攝位而祭告實則當

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于克誠

傳說達于王曰曠于祭祀時謂弗敘禮煩則亂祀神

則難

祖已曰嗚呼王司也敎氏罔非天亂則典祀無豐于

昵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

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顯

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達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死神之遺少

有過豐即相與諫言過於厚者猶如此况其過

於翫薄放肆者哉

周書周官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序無文

祀典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召刑王曰乃命重即黎即和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逮在下明明之理崇崇帝帝之尊賁賁祭祭無蓋益益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表九黎亂德民神雜糅

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顛頤受之乃命南

正董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

讀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興之

臣按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
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制爲祭祀
之禮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惑夫在
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
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同有降格者
也請於凡天下神祀弄夫經典所載反
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

家範

業時曰官吏民士可叙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

而叙之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

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

王所叙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王幽而鬼神

亦在吾操縱闔闔之內是其爲則未嘗略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示別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行各因其

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
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
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
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
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
東郊兆月與風伯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
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
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面
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

八廟

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

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爲之位焉

肆師陳列祭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

祀用玉帛牲醴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

序其祭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新福鮮求永

長貞正也

一日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備祝

六曰災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祭

五曰攻六曰說

臣按大祀所奉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追則詰其所若造于祖也禱若禱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祭若春秋祭祭之屬攻若翦氏以攻禁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民以攻說禱之之屬凡此所以祈福祥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盥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履昨主階臨祭祀內事曰孝王其外

事曰嗣王其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賸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冢武子之不祀相皆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為得失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祀三公四渎祀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國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為越越猶越也而行事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仰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綽

臣按宋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君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張

載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

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並廟以為後世人君往往於柩前卽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

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

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謂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祀列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

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為神受職焉謂風雨神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謂穀不登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
孝慈之道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責賤之
禮君子曰祭祀不斯不為新不為舊不為先不
為後樂係樂大為可樂大不為嘉嘉事性不及肥大薦不
美多品

陳淳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
時為扶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褻大為可
祭也莫吝有常儀不為奢之而更設他祭祭牲不及
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爾栗宗廟角握社稷
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至及肥大也薦祭之品
殊有定數不以多品為薦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淳曰近者為義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
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
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特神而不敢于以已
以神事神而不敢襲以人

郊特牲祭有新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謂
陳淳曰如周禮所謂弭災與遠羣疾之類由弭者

用此以消弭之也

方慙曰欲彼之有于也故有所以求之若詩意喻
新穀于上帝戴爰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
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其報之秋
報社稷是也

祭法諸祭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
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寧宗祭水旱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推祀於郊
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
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
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

泰折即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
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祭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大祭者非獨自祭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謂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說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處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德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秋時修其五教

冬時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難獨豐其何福之有

史記曰吾聞之周將與燕於民將亡聽於神神思明正直而登者也依人而行是與

衛遷子帝丘衛成公廢康叔曰相奪子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部何事言祀部乃夏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四水在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記曰盛德必百世祀穀梁傳曰宮室謂齊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考洪武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
定行禮獻官以守祭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
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禮長官通行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制
官尚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
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意而達幽明之交也
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
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體官行事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
乎天者威在其中也

按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

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

亂虎雜地先入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

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

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

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

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

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

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

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制在周之前

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

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之言非解書也夫

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類常祭

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者何

時此所謂類者何所謂乎我

聖祖初得天下卽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圓

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

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爲合祭之體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

宗山川羣神皆各爲壇以從祀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八廟配享

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按自古論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爲據朱熹

深辨其非夫月此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

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說

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煙祀祀昊天上帝

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

上之別十有二所謂輕祀實柴燔燎三者祭天

神也血祭醴沈醢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裸饋

食祠禴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之祀有昊天上帝而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圖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雲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禋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鼗鼓靈人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用皆出可得而禮矣

人翁編纂

卷四十五

三

吳澂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既曰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而其下則止用黃鐘大呂雲門祀天止用太簇應鐘咸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爲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况周家祭祀已行之述莫詳於詩之頌今攷吳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攷之詩亦無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配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

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况攷之於詩有誓作樂而合于祖其間用執磬祝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執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况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

人翁編纂

卷四十五

四

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四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闕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

藉藉是時論宜之可見其所衍之禮則正而所
 謂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況於司服事王之
 有服止有配焉亦止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
 有所謂后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
 神有兩而生祭雖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
 故兩其器或以蒼璽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
 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
 則一而已然則未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
 周禮非盡出周公况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
 澄南其不經不從信辨無稽之言也夫其所論
 迄靡能不疑信則所論地祇又烏可深信哉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
 日也饒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
 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五枝祭義大報天而生日配日月蓋天之為德
 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
 焉故以日為主而配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
 以為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
 側猶至無故而遂之以大英王妹女而主之以
 諸侯祭義而配以句龍祭義而配以帝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官尊祖親之義也上
 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車門
 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
 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
 開蓋古卜法不存而擇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既
 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
 次日早朝復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徽京都城隍神編請天下當祀神
 祇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照臨
 各宮千齊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
 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蠲
 弗命而民聽上
 陳澧曰汜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剝道路上之士
 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
 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

而民自聽從歲以為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

即古人之制但所謂養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

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祓衣以象衣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太

異外服龍衮龍裳所以襲大裘也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

刑語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闕丘者昊天而考之所

配於明堂者上帝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禮祀實柴燎燎為祀天神

之正禮郊之祭大報天即是致輕重配吳天上

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

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獻于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

說者謂真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猶一以舉猶恐

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日神祀之乎夫混以祀

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

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管廟天子行幸而

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

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

其序而致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

以為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冷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新穀于上帝

人畢夏享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啓墜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

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

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

常行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如其器之色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禮器祭天特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如繭栗也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

也

稷牛惟具

陳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

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半中清除之所也二牛

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

爲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

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

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飭

謂設之

吳澂曰鬯者釀秬爲酒而芬芳條暢也秬如黑黍

一稔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

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

爲巾幕而盡備文也

按大宗伯云滌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

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鬯

酒正凡祭祀以醴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五齊三酒共八尊也

大祭三貳

則酒一尊又

按五齊一曰泛齊

成而滓浮

二曰醴齊

醴醴也

而土下一體

三曰盎齊

盎第也成而清

四曰醴齊

成而清是五齊用之祭配

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

之酒也二曰旨酒久醱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

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擗尊疏布羅櫛杓

陳酈曰大羹者大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

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爲犧牛

之形此尊以犧牛之布爲覆象擗白木之有文理

者杓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耒盛秬鬯以事上帝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享飪也聖人享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叩也盛于豆不器于豆于登

香始升上帝居歆

臣按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

馨香酒醴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享皆

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

襲領海之香木以代鬱鬯亦此意其氣之芬襲

謂以義起賦

郊特牲器用陶瓦以象天地之性也

莞簟之安而蒲越音藁藁藁之尚明之也以上祀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成王不敢康風夜基命宥宥深密也於緝緝

熙九期畢厥心肆其靖之之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

援此序以爲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爲康王

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讀此

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爲康王以後

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與太史氏爲之於郊祀明堂堂祭宗廟時歌之

而各有所三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

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

表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

至於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田事

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

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

臣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未

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爲成此王業則未

必然爾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

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

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

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

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

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爲有

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

失之臣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

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

樂章

臣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

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

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

章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

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

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

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

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譏爲異教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人報稱焉。

孝經子

孝經

周公其人也。始於周公一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配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配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育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求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配之。共爲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春壇明堂爲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以上論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帝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

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

理。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

祀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

之問。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

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

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

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不得配享于天可慨也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之禮而哀平休於祠廟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朱元始故事為圓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壇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

八祠類集卷四十五

五帝

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宮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清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時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而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兆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朱元始

故事合祭天地與祠禮司樂不合然而一禮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編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與以上兩漢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初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八祠類集

卷四十五

三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鳴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未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齋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唐宋之世乃用青祠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賢自后妃以

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而人資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人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

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歲事之

修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

之敬非因是以爲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至于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爲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缺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聖祖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赫蔭補賜賚

一切革去

步上唐宋郊祀之體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宗廟祭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穎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人編類纂 卷四十六 禮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視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

盤庚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曰於穆清廟肅也顯明祖也

濟濟多士之德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人也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詩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以清廟為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而不及乎他云

詩雖頌有來雖醉不至止肅肅也相也維辟公諸天子穆穆天子於廟薦廣牡牲相于肆也祀假大哉皇

方王猷也子孝子武王臣按

國家一歲五享

人編類纂 卷四十六 禮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郡邑即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界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饋

冬享先王

臣按禘者肺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享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享

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矣。敵以肆餼，深為禘饗。食為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饗而祫，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祫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祫饗，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為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漢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祫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法數。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而予此者，商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為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類，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為言也。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並言而昭穆之次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于此耳。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為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昭

之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若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蓋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陽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魏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義侯宋世傑、十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王、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

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

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

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

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文武之廟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卽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祖亞祖遞遷至懿王時則又主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主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

皆稱土

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稱稱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章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

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遑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況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天子值與特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礿當爲祠禘當爲禴值謂各祭於其廟禴謂合祀於祖廟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日之間備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計時況天子乎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祠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爲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況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缺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魚音作烹開水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薦乃登麥乃以蠶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合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烹開水先薦寢廟季
農乃登黍乃以鬯嘗
黍乃以醴嘗黍羞以
登穀嘗新先薦寢廟
先薦寢廟

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說解者率以爲二竊以謂月令之書推記素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爲几

外又有薦新之禮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凡杖之類因設爲凡

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

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卽此制也

殿於大內每月太常
供薦卽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木之在室設之內
而近北體宿者一醕齊

醴宿者一醴齊齊

在下堂陳其犧牷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爲主人告嚴爲尸致福於以降上神在天與其

其琴瑟管磬鐘鼓修
以降上神在天之神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有所是謂承天之祚

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作也其祝辭號號美玄酒以祭薦其血毛取肝之膽肥

其血毛取血及毛肥

其祖盛於內與盛於外熟熟於內饋饋於外醴醴於內醢醢於外以獻薦其
燔炙燔炙於內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其死而有是謂
合莫合其契於然後退而合合而之使之使體其太
豕牛羊實其簠簋俸豆饔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也此禮之大成也

以孝告報以慈告是

禮器廟堂之上，尊尊在牀，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特設
在酉，應鼓在東，君在阼，六人在房，君酉酌犧，衆大人
采酌鬯尊，禮交動乎上，無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澧曰：鬯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
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爲上，故犧尊縣鼓皆

在西廟堂之下，縣鼓房，君西酌，犧象夫人平下，和之至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爲上，故犧尊縣鼓皆

在西而魯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

也君在東而西酌犧

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勸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禮交勸子堂上也。縣
應乎下也。

太廟之內發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于其欲其養之也。納牲詔

婦從夫人洞洞乎其
欲其饗之也納牲詔

於庭血毛詔於室美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三詔皆不同位蓋道

陳澹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僞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誥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

也。屬屬誠實無僞也。
入在庭以幣告神。故

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

毛入以告神於室故

日血毛部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者之既熟將

迎尸入室乃先以祖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室此是

薦熟未合之前也通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益言

求神而未得也

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

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為準亦猶儀禮

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

郊特牲周人尚臭周人所尚灌地用鬯以和黍合之臭鬱合鬯鬯既成和以臭陰達於淵泉諸陰灌以圭璋以圭璋為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火蕭合黍稷取此為及牲之香臭陽達於牆屋其

蕭香也合黍稷合黍稷燒之蕭合瓊瓊香也凡祭

慎諸此

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

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用柁黍和鬱金香為

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

及脂膏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是以

臭而求神於陽蓋假品物羶郁之臭以通神明

蕭蒿之氣

詔告也白祀於室取社之群胥於室尸於室

詔告也白祀於室取社之群胥於室尸於室

詔告也白祀於室取社之群胥於室尸於室

西廟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祭視于主索祭

視于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

祭于廟曰求諸遠者與

陳澧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為正正祭之時祝

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來甫

也祫廟二一提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

之約詩安祴祭于廟是也一是祭之明日釋祭也

廟釋謂之祫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方故名為祫也

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祫也

正接古以之祭所以求威格于神靈者非止於

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

水廟門之東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

禮陳而索之諸推恐一時之或問一處之或遺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故君子於諸天道春禘秋嘗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樂之謂也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

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養之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欲齊三日乃見其所

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視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愜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澧曰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有欲之之色也

臣按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饌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嘗終者如始餼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饌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饌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禘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爲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禋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臣按禘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禘禮

大禘集

卷四六

十二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禴焉謂之

大禴則此四時之禴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所不取也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反於何處以爲非

罔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壝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度

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圖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間加一祠歲祀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不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

八音類事

卷四六

三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其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

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有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

八音類事

卷四六

四

謂廟祫嘗烝者春祠則祖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二廟前一曰省視祭畢卽釋歷十有四日備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祫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

八音類事

卷四六

四

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舉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蓋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休宗七帝

二帝不功，德不祧，以為兩世室神宗。帝宗徽宗，欽宗尚宗孝宗，大室為親廟，前此廟異，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倍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倍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太恰配食其左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冷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倍祖之心矣。宋人以倍祖正東向之位以為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體不相協，祧去倍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幸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
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

亦不_知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乃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_不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子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生，生者蓋謂宗廟享元之體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今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大年春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年一獻。

臣按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園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兩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天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最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

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

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

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

則有罪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朱子曰

詩大雅稱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子曰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

之制也我國家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

詩序職文卷箱田而新社稷也重穀秋報則稷也

按此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馬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也

各擬其野之所有木遂以名其社與

此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令社稷之職

州長各以歲時祭祀州社

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也諸侯社稷皆少牢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人篇集

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

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諸用戊日戊者土之

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爲是況所謂

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

秋二社皆在仲月竊以爲官府祭社宜用仲

月土戌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爲

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

旬丁在戌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呼豈所用上

戊哉秩之爲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

序其祭祀正諸此爾祀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

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慤曰郊用特牲而名諸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

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闕下答陰之義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彙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而國主社示本也

八攝類集

卷四下禮書

上七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

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

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

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

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

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

功祀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即稷祀之非謂即

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

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

其天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祀祭而以

太社大宗並祀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

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王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陳澧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爲壇於而祭遇雷雨之不時則又祭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月星祭

大宗伯以禋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人尉與焉。以上祭月星祭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台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風師雨師亦以爲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竊以

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

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

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爲某星則執泥矣如後世所祀之雲雷

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以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祭法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按一歲之間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

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奮雷爲其始畫卦成象威

物教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

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

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

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

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

嘗合而爲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而爲一壇以從獻於 郊大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蓋有間矣然雲興而雨霽既祀失用而獨遺於

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遠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而

宸居所蒞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而凡冥漠之中有靈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焉嗚呼至哉

辭典望于山川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粢流祭山林川澤山林曰經川澤曰流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陲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象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臣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爲壇以專祀之初春

八編類纂卷四十六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 南京鍾山之神 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

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

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所在祀焉

月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吳敞曰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泗源自沅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而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澧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

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

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

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代不出九

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

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

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

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

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河則望祀

于懷慶夫宋都下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

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瀾之域出國門

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况今北鎮晉無間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開有大海通西

人壽集卷四 祭田六 望 手

南島夷此地在商代未入中國今旣爲禱祭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

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此泰山北河海

潤于千里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祭江

漢雅漳楚之望也

劉邵曰五嶽者何謂也秦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

武帝

以霍山遠以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中嶽

霍山代之

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飲雲雨焉

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

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千海焉能

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

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

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八編列祭

卷四十六

幸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

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

雖本所為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

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

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

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是為五鎮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略曰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禮禮不經莫

此為甚夫視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合命

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鑒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濬千古之繆臣知

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

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

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瑞有在於茲矣

以上山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

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開雜祚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昇設公座筆
視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昇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亦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簪接周禮有司民之祭令

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簪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

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

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

屬也國家祭祀以附之山川故此以附之山

川之祀之後云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禘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禘至所征之地而祭

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人曰振旅其禮一

也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

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

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爲兵禱

唐百官志節度後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

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于此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諸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禘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

所謂門行戶蠶中蠶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

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

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

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其

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霽又於歲

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日門祭然即古人轅行之祀也是

則

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鯢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五日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

八篇類纂卷四下禮部

五日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

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

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

厲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衆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壽而祭司壽也祭百種謂百穀之種以報壽報其穀民之功

也饗農古之田畝有及郵舍郵亭表嘏嘏表田畔相連

則變居以會獸謂新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爲貓虎尸也祭坊與水庸坊坊隅也水庸水

以洩水事爲農事也日謂土反其宅無謂歸其

也土至歸則昆蟲謂蟣蝗毋作也起草木歸其澤耕澤之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

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

則以貓虎爲會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耆祭司

耆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嘏會獸日

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

耆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

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耆也若夫田畯之官及

郵表嘏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

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貓爲其

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會獸之

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會獸者良是也然會獸

不止貓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

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毋作

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臣按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稟籍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御先農民，以與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祀先膏于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

延陵顏季子會通父較

八蜡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七

大學衍義補

禮類 秋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編周于羣神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宋榮安百神。及河喬嶽允信王維后。

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福辜祭四方百物。

吳徵曰狸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狸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福辜者按左胸中曰福磔之曰辜。

其牲玉沈之福辜者按左胸中曰福磔之曰辜。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早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勸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爾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蔣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諸忠臣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爲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彼今郊廟既立于北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典而邑立后稷之神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按漢舊儀修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太牢爲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

唐堯以義仲義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

之不止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獨近廟側戶克掃除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祀其冢墓有壞毀者亦加修葺乾德元年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太祖太宗十有六

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泰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

文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沖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

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憲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

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卽帝位也而亦列于

成康漢文之間宋溫恭試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於景武宣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主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分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燭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

八種精妥

卷四十二

王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二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廉矣其視前代之所取舍豈不大有逕庭哉

以王代之記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傳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鄆東里子產燕樂毅趙簡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妃魯大夫姜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魏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行馬昭儀王陵母張湯母

人編類

卷四十二

六

王

嚴延年母淳于提樂也以上並今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勲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張武秀實等皆勲德高過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

兩戶素蠲其役慕容德等祭進採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且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為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祀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為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名

卷四十二

七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

本朝始詔華天下神封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謚美之

稱皆與華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謬可以為萬世法矣

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尉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人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眾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之家尚不欲絕種祠祀所況於國乎

編年集

卷四十二

八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詔孝事祠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表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千今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諸所在祠廟畧叙本末如圖經曰某州祀典從之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一子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樹立神祠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

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也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其取廢也山川土物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爲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將忠烈士貞曹武惠劉忠肅衛國忠肅諸廟皆

敕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

八廟類纂

卷四二

七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邵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唐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功於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

祭告祈禱之禮

月正元日齊格于方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

年畢將即位故傳至文祖廟告

太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廟廟邦伯

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祭沈日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祀于高廟

光武卽位于艮爲壇督于鄴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

神俱從

人壽類纂

卷四二

七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卽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

諸官親詣殿紹興兩撤官光宗寧宗亦如之以上告

祭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望祭而秋

祭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望祭而秋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歲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禴

陳澧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

出爲巡守也以上延守祭告儀

白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廟則躬行祭祀

久嘉慶集

卷四十一

告于郊社則合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爲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遷主乎以上舊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永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赤色一

王命作冊邇史佚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

中祿禮地王命周公後作新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永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

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

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祭祭日

逸祝冊者史佚爲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

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爲尊周公立其後爲

魯侯蔡傳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

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大廟史由君右

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

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大雅

卷四十一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也來宣也文武受

命召公康公維翰幹無曰予小子王自召公是似聲

也敏我漢公也功用錫爾錫釐賜爾主瓊瓊拒也也

告于文先祖之有錫山土田于周周受命自召祖

和公之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

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

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

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

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

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書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也莫于其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于閭爲齊王旦爲燕王晉爲廣陵王閔之策曰嗚呼小子閔受茲月社無王曰玄社廣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廣王北土世世爲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

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鄭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家土以爾有衆也天之罰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周禮大祝大司馬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

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禘於所

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遷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設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祝禰遂奉以出載于齊卒以行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戴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牒祭肉戎

有受牒宜社神之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牒兵戎之祭則有受

牒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

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

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

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祝禰謂之主命亦

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

車主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

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略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早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庭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
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早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九經類纂

卷四十五

五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為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爲民之心切遠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雩帝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崇於南郊之傍命

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爲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

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

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

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

舞躍或嘯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

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憫念之仁而

爲降雨澤以逕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

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公廣漢集

卷四十二

五

之術爲祈禱之事今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

至殺害物命耗盡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

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臣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爲雩壇令禮官參酌

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

行之肅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

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

以上太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臣按高禘之祭前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千

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鑒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之時也維姜嫄之配生民如何克禘克禋以克祀也

履帝上帝武也敏也敬也攸介攸止載震載夙也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也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月侯也祭以大牢享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也至之日以大牢祠子高禘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少韠也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陳澧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為祠禘祈嗣之儀古有禘祫祫除之祀位在南郊

經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禘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

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祈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

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陳澧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子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告自大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

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臣竊以為古者祀高禘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

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

者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禘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禘配庶於行禮為宜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裘及執事禘祠于上下神

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賈公彥曰大災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禘祠于上下天地神祈天災謂日月食星辰奔竄地

通時之陽景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離也季春惟國家之離仲秋惟天子之離季冬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雉也傍磔謂四方之門皆拔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禱而已

漢志先臘一日大雉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僎子皆赤膊皂製執大幾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入編類纂

卷四十七

雜考

三十一

謂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曰僎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僎子和囀呼周遍前後者三過持炬火進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業從水中

臣按雉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雉則通上下行之也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違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毛道

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金盞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至逐疫之法是亦開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惠建議曰舜禹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燔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雜考

三十一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成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成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合音釋采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之員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澧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唐二日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

陳澧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饌尸無食，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追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丞者。此非諸生所得利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埃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寔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

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案。

初立學者，既興謂作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俟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澧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典，樂器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又釋菜，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樂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

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則此樂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桃綖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欲善以收學道

其義諒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漢高祖之世政出

王莽。義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收。文義諒

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今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辟雍以

新廟。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兩孔子

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人編類纂 卷四十二 禮部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

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宋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裝松

之葉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較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

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

一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

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為享。未名為釋奠。及

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

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始始詔國子立廟。

人編類纂 卷四十二 禮部

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

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

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

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孔子為先

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

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

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釋奠于

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此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諸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預范滂

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至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

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確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問子齊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需從祀堂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需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子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

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

爲先師配食孔聖夫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

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

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

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

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詳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載聖馬融

之食鄴則其素殿固當見積於冰酒今乃俱在伯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璣雖惡惡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於子齊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廟成之計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人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王無有所謂像設也後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璣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姦有言北史致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詠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前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上於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夫國學廟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大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締結或當代之巨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同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

重修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僅有以聞才必不從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公開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

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大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闔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極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賈休開損以下皆爲公郝伯曾參以下爲侯曾史左丘明以下爲伯子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真宗皇帝有司檢討唐虞秦崇宣聖故事
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則止稱王
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宣以春秋演
之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子曰悟
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謚之有無
固不爲之輕重況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矣而
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敗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
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
攝未副崇視衛學之意

痛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話略曰大學上之設所
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
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帥乃曰備官備
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
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
必恭故該官以代祭酒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
職潔性率精運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
之盛而美其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
子祭酒猶尚猶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

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禮乃司臣代草我
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
之意不同然

聖祖發言則爲經自我作古可也本朝舊制主

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

上猶遣一次上請如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

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春秋

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諸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舊歌

陳賜曰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

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此亦以

太半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

釋奠用官架之樂宋開元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

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

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

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

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誤言加入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

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况三人有從祀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于

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先聖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拭呂祖謙伯簡從祀孔子

慶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趙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事宗皇慶二年以詠衡從祀孔子

又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先國復聖公曾參鄒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姚舜曰江之左進曾子于思並顏孟列躋子儀於

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陳孫於祖坐而

論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總知四子已避讓於冥

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懸繇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官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創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面顏路會稽孔鯉孟孫氏荀食西向春秋

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

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

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演說者謂泗水

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

而以顏子配葉蘧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

有祠宜於此祀葉蘧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

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
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遺也姑誌
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
物正位特一羊一豕一蘧豆各十登一銅一簠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
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
邊簠簋悉代以簠器

按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
爲宜矣今既塑爲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

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訂訛就食
之議也然既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
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
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
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
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上之
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
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而
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
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

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
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
江左進會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
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
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
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
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
無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
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
北方廟像較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既奠廟
蕭合禮葬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古者司烜共爐
燎以其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爲禮竊以
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
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
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
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
之設乃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
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

九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

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從秀元吳澄從祀

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楊雄韓愈宋

兩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

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注書

一秀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

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

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右從學

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又何也

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

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

道而南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

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識緯之賈逵並祀於

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剛

典歟

臣按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下又謂

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免蔬等

物三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

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

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

故耳非古樂也

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

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

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

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

之太學天子大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禹

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

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

焉卓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

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

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禹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大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朱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熊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官懸備侑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今南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八

大學衍義補

禮曹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五品不遜順汝作司

徒之官敬敷布五教在寬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曹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衆民矣汝乃是不畏乃時惟不

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提兆民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惟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

授邦國

太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日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日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舉禮教和則民

不爭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訓則民

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寬八曰以誓教恤則

民不怠九曰以虔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

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

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五禮賓嘉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

大濩大夏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縣教象之法

千象千象觀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爲而飲之乃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曹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吳漢曰正治修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

與其戒禁

禮記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

德齊人政以防滯二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

孤獨以逮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擇不肖以拙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則友賓客以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註：五殊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隣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里有序而在有庠序，以明教序，則行禮而視聽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堂，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責女工，一月得四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註：是月餘于亦在十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先王制上虞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

下按：成周盛時，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恩，非禮犯分之為，此垂學浚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設學校以立教。

舜典帝曰：堯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柔。

剛而無與，慮簡而無與。註：放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大雅棣棣詩曰：俾也。彼雲漢，河為章，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十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曹居貞曰：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鳥，能自奮而有成哉。

早麓詩曰：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邇不作人。

思齊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為古之人，無教，學也。斯士。

靈臺詩曰：於論也。鼓鐘於樂，辟也。應。

朱熹曰：辟，應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地也。水庭，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應。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蒸也。哉。

張載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

樂泮水泮宮薄朱其芹朱魯侯戾至止言觀其

旂其旂後飛揚聲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

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

亦以名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

曰儀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以事得民

人稱事集卷四人師五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日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日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日孝行以

親父母二日友行以尊賢良三日順行以事師長居

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司服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司五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

六儀一日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軍馬之容

未申曰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言凶軍

嘉賓也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

射白矢參連剌注囊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

曲遇君表舞交衛逐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諸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小廣商功

均輸盈朒方程勾股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武

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于春入學舍樂合

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簡司其不敬者巡舞列

而捷其怠慢者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雍諸侯曰類宮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周禮大

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

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曰天子命

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太子王子羣后謂諸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愛王親視學不愛王三日不樂上於屏之遠方
西方曰林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世子及學士必時即明各秦
夏學于也戈也秋冬學羽之羽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士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序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皆鼓南
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教以教
胥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其

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
宗殷學也頻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
王者建也國君也民教也立也學也爲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爲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
遂

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
八編類纂卷四十八

授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
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
學我

聖祖立國于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
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卽立社學其與古人
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士著教人則
一也

北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謂經義辨志謂其
三年視敎業於所習樂於所學五年視博習於所
七年視論學謂其取友謂其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通達明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天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人學皮弁祭菜有司求皮弁之示敬道也

示之以尊賓雅小肄習三肄肄聖學其始也

三時取居官受汪人學鼓篋人學時擊鼓孫其業也

以遷順之心夏楚二物楚荆也收其威也收欲未卜

福五年不視學游其志也游學者之心志將觀而

不語春秋視學存其心也存其切者聽而弗問聽受

人指須集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退而必

有居學不學操履不能安弦不學操履依依理

之所不能安詩不學難服不能安禮不與其

藝即三不能樂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觀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本之教者地其佔地畢地多其訊問言及于教

所言不進而不顧其安狹入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其施之也特其味也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

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

必速教之不測其此之由乎

臣按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推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

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

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

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教振作其頹墮者

耳非使其人各自為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

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

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

人才使之如已且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

歲不能徧雅所至之處又不能淹旬即去固有

九年而僅一至者彼宜聖人而能通化存神哉

竊以為為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

四人其人未易得也真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教內閣儒臣將洪武初

侍御史雖稱是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

校者反憲綱等費計一斟酌詳議恭以聖賢教

學之法以時人以下為準立為學校教養法式

令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為師儒者必依此式為教，為生徒者必依此式為學，為守人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為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為為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為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失新，以是為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蒙，當其可之謂時，不豫也。也節言分限而施之謂孫也相觀而善之謂厚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也。扞格之難康莊而不勝，不能承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施諸現等而不孫則康莊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多者或失則寡，寡者或失則易，易者或失則止，止者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又曰：養士莫大庠，大學，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三應，其者，是王追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大學，道明師以養天下之士，較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為學官，謂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問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宗師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

薦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大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官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合一千二百間。國學。大學。四門。亦進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自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陽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爲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平制其

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齊治事。齊經義。齊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齊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肩湖學多。委其出而任仕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

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戊巳也。

方其初立學也。擇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

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讀治事者。固已在

平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微用爲二事、而非至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選諸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輕授蓋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有出身入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選選至矣。

臣按

祖宗以來最重教育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衆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處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二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三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開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磨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公試外舍生八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平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教九年大成者選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類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

其法制猶其去留而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爲解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成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儀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銀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儀管束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八編類纂卷之十七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况

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頤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造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學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議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有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草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選然之思以塞邪諂之塗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養
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無時而厭修乃來

又曰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荀子曰學惡乎子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莫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出之謂時四寸耳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焉不少矣。」一開品之市，不殊異色品。卷之書，不殊異貌品。一開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親日月而知衆星之策也。仰聖人而知衆徒之小也。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又曰聖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楊將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
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
惠慈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
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
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
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節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理之心自廓露於目前古
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

本經術以爲教

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天生神物卷八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卷九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剛之於未幾及上
消也剛之於未幾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渾然無迹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夷煩亂勇於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竝受其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八經類纂

卷四十八

主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朱熹又曰書有古文古文乃壁中之書若今文乃

伏生口傳

書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
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婦笑童子之謳吟皆有
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簫鼓以土籥以荳竹有
詩之用而未交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戒
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
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日

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
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彼物彼此無心
而能有所動也

八經類纂

卷四十八

主

至子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見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所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
六德爲之奉以律爲之音

王制曰天子五十一年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

也

左氏傳成公十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辭而顯義志記

而晦春秋以記事婉也而成章盡而不汙謂盡

而晦微辭而顯義志記而勤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

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彫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

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僭與去善

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

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爲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

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蒙自誅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

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道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今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

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

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

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郭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

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

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

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以上篇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

人君之志 卷八 禮記

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

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

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

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

法。制祖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

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

耶。

真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

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義理。於完備於他書。儀禮之根本

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記周禮也。

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如然。儀禮止有士

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

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

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

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

有攷於斯書。事二篇

文中子曰。先師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

公焉。其道則一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行而

張載曰。周禮是的是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

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

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必待他日

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朱經行。故僅迹大略。

俟其臨事而損益之。隱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

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

樸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謁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騷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激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山足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

小雅類纂

卷四十八

二十七

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其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大記坊記之類亦其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又曰或謂禮記又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

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德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會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經作臣篇以爲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

小雅類纂

卷四十八

二十七

吳數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六戴氏則爲六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今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註總四十九篇禮記以上程頤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入也溫乎教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諧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興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乎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逮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但言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觀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按荀況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八經刻要

卷四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目為一家言者而亦尊

宗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

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

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焉於禮法之

外者乎荀之言則重子禮莊之言則過乎禮可

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禮者

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適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中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次之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然魯

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

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論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

滅之效與夫擁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雜出此

其所以差也

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

又為之章句或問

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

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

不配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子恐

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

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

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別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以上
言孟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

禮類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乃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見以上三以持一統法制斷廢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歸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

則本所舉賢良或治郡縣舉賢良言觀國政者請省

刑除可

臣按武帝卽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卽得董仲

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爲言而丞相衛綰及

以爲未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固是而知

尊孔子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後儒

者之通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

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術籍奏請之

續仲舒發揚之力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

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於立梁丘易爰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

等撰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釋其間不能無繆

允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

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

穎達會諸儒臣誤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

端也

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人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

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

入於老則入於佛人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爲民

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六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二而用器之

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余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

歐陽修曰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也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在無幾去聖既遠矣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爲九經正義所載既博考證不精多引謾稽之書以相遺亂今得此經義出藏編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所惑然後經義一經所駁雖愚以謂欲使士子皆知經行則不本六經欲求六經而不生其亂其亂實動化之原不可得也

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垂於今日者實由孔穎達之註疏其刻救向有於明則明季今校經諸書得以考見活人之制節義例而如衆名物盡數之詳雖其謂多寡難說則之如秋賜氏所云亦然朱子謂難觀諸經莊緒意難

詰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也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尸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序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義老授几杖行也助也糜粥也飲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使待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

祖祖而割牲而割牲制牲體執執爵而饋而饋進食執執爵而饋而饋以養

里里而總于而總于總于下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豐而始獻鳩以養國老

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皆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

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典德行年耆商者一人爲老老一人爲更服都紵太

袍單衣皂綵領袖中永冠進賢杖五枝五更亦如之不執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致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上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二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展天子親袒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爵祝饌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請闕謝恩

崇師儒以重道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

外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諸侯矢乎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貴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問之則齊安王齊三日王望見師尚父亦端冕春書而衣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

書之言曰敝勝忘者吉忘勝教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欲者凶凡事不擅則杜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弼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徹戒書於席之側

董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愆不忘
殷監不遠視而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口口
生口口口口銘曰見爾前庭爾後盤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抹
也盤銘曰母曰胡焚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
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盤銘曰隨天之時用地之財敬
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萌以上尊
敬師德
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
呼哀哉尼父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傳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止書子淇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
不免編戶以聖人而獻匹夫之祀非聖天之意也今
陛下誠能擢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
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子並平帝元始初追諡孔子
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追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兗魯幸朔里以大平祠孔子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
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
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
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相及孔氏男女錢帛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
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
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

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
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
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臣
臣父子子人至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
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
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建謚爲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宴將致教左右曰
仲尼人臣也無致教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
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宋真宗咸平二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釋袍
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
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襄莫拜三諡曰玄聖文
宣王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
揖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
纁而用釋冠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爲封
禪之故非滅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
至其改號又因黜幸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
要皆非禋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
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
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
否皆不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也

臣按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
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應紫微倫聖
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諡以至聖似矣然爲作天
書聖道如何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宜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有當容一毫
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

翼其惡黨以爲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
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

仁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
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
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
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
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爲世界人豈宜從祖景定二年皇太子言
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
合切思講席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
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秋意于從祀如栻如
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元文宗加額回爲完國復聖公曾參鄉國宗聖公孔
叔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
從祀

臣按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收元用言者
從祀吳澄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于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發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事也秋也祭先聖先師焉也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經書古德以爲學官教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書古德以爲學官教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

宋大廟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學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月又幸
太宰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諸生各爲孔子立像又幸國子監作有美講堂典範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暨稷諸尚書無逸

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日祖宗視學非

有爵命之貨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

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以上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存信言所儉正直德如羔羊

先儒謂此詩爲天子之詩

先儒謂此詩爲天子之詩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自孝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綱本于古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上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子曰好賢如縑承惡惡如巷伯則

刑不試而民威服大雅曰儀刑文王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

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

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被行已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

春秋左氏傳云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怠民知

所適事無不成

漢章帝時馬援上疏曰昔元帝罷張官成帝御虎衣

衰帝去矣然然後費不忌至於哀此者日則從行

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前小則度小然後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泰簡

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克則四海歸德

地神明可通泥行令乎

廣教化以變俗

問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

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教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

遷于洛邑茲適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二紀

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

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

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

邑客適王室其無虞度之

股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

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

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成爲之助

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勸

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庶
土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侈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

又曰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

厥躬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

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

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刑罷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台與人簡之，曰：「戎日。」

產有田產而產之子產而產其子

漢文帝特置博士，先日失多風俗，使天下日少。

都與道類非谷吏之所爲也谷吏之所爲王公

刀筆雖緩而不卸大體堅下久不自慢高爲士下情

之。如令定經制，令君若亞上下有差，父下見。

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常安而後育所持者式也

夫經制不定是猶變亡可亡惟其有所以持術矣若

而遇風波指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材多難車馬衣

正月月見作爲尊黑石

衆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

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龍示之使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修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旣和平則盜賊消

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癘也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

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

右聯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

第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第力田吏

上六

學是夫也。圖師學皆此。學官稱子。靈人有出。薛氏。月。我。之。

韋延壽爲頭目太子重山子也。是所行是爲次及人

草及壽星翁用十守誌川多寡強難江如品欲教川

名。及十人受酒具。各與一小。後以器。各一人。則以

不寡一。高漢具食新。國社對。扶人。時。魚。人。人。問。以。

論作月日
以爲便
爲國與
議定家
娶長公
歲各
月

通文又爲文宮生支子先日志爲史人可文

守左馬羽恩言川

以同公自告者

月所開目計元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於民間動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預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婦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諱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服膺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次賜爵及弟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史大夫

八編卷五 卷四十九

按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未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爲史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抄爲顯官哉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史人親愛而不忍欺之茂曰律設大法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證也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秦彭遼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教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違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行各州來陽縣民有蔣均與其弟爭財互相言訟荆討之數日自向國重作而教化不行各在太守乃廉使吏上書陳狀乞請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一年父老病歿復拜諫議大夫

八編卷五 卷四十九

太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主於果米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輩各還就農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舉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嗜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初過元舍處常苦顛

表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于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牛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百餘暴害吏民累息卽造爲學宮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八編類纂

卷四九

七

句既通悉顯技業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派諸人莫不感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思朴父子實林同被一空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清河王勳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崇勵故曰子胥賢者豈宜

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母鄉立學非聖誓之書不得教受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皆坐廊下有奸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貢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

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運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八編類纂

卷四九

七

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悅者親率官吏詣門勸

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示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趙德秀未沈雖得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
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
以為學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自此潮人日延
文學立祠祀之

常衮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為文章製
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
變歲得貢士其盛後衮卒閩人以衮配享于學宮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焚琦為買田封
樹刻石著令使得登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耻

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
八綱類纂 卷四十九 禮

中國始有之為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
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為郡尉能禁之今此
風猶行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諸著
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
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忠鄰相恤孤寡
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由其途者或病背
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為在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

如為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
父母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祭嫁娶之儀揭
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
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余仲寬宰叙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
率皆不舉為其貧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
往溺之建叙尤甚仲寬乃作戒姦子文召諸鄉父老
為人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醴醕親酌飲之出其

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十計特
遷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叙改仲寬一官仍令
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

按溺子之俗至今湖東為甚南自今有除為
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
竝無溺子者如有不實生降一級如此則民間
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慝也惡惡表厥宅里彰善癉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非彞俾克畏忌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勸惡命鄉簡不師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序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師國之喪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達方終身不齒

編衣子曰有國家者章明善瘡也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貳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為盜竊屢犯不入者則異其門而以為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質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賜服見旒敕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質賜之以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廡見而聞之寧不惕然悚然慕乎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歿桓氏處

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旌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發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發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聖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慕所貧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宣和氣力何俱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祿二百段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帝嘗旌表其門為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睦幼失父母與兄第三人及其族二十口同甘共飲承睦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節朝弟鄉水連理瓜異蔓同樹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誠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慶真先世世居南鄉為江州長吏者五世開闢為家法嚴子孫嚴整從軍者多是忠臣之族常當諸將門陶唐為士義門蔡初見其節敬慕

特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貞宗時官其主家者爲州助教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也惠也班名之浮於行也

方愬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諱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二代以葬已有之生有各死有謚名乃生者之州端乃死者之號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諱死無謚

陳澧曰死而有謚今之受禮也緩以乃爲商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亦不謚也

曲禮也孤暴費不爲父作謚

愚大臨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自之是以已爵加其父微尊而反卑也排師以家與父也

陳澧曰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王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按元世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既墓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爲諱諱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爲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衛與國之義者見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陳澧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親之

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哉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月

止賜云

尹煥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振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按謚法指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
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
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爲尊者親者諱之謂哉
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
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
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泰
人以為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
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史記

卷四十九

孝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且太公望閼闕王業建功于牧
野終將堯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
表市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
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雅有今文尚書有人戴
記有非本有獲麟有劉熙之書有本與之書有
沉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定遠
之書有應蒙之書有蘇勣之書有蘇頌之書有
蘇頌之書有蘇頌之書有蘇頌之書有蘇頌之書

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愚以為古今異宜
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審酌以今世

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諛曰是非久自見不可
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謚博士蔡秀曰充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鄭養外孫荀公子爲後春秋書
晉人滅鄭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八

卷四十九

孝

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爲
明帝贈譙王承戴淵周顒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寬
尚書下臺議以爲札開門延冠不當贈謚王導以爲
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
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却鑒以
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冠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按周札始雖延冠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乎
所否之間雖以明帝冠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
社臣之贈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
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維

有贈謫不足以爲勸進

北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微爲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義雖風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適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傳聞多見曰文不動成各曰靈改謚文靈唐許敬宗卒哀思古謚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狄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謂謚爲終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隱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系

按許敬宗泰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謚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廢后殺忠良之罪謚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載至德謂王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何曾慨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泰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加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富威亨中晉王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其具事於

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太常謚不當

故相呂誼卒獨孤及謚謚曰蕭蕭即駁謚加以忠肅及重謚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徵旨也在徵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慘德臨事寬愈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侯散禮壞乃有三字之謚古也其源生於襄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諸何張良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思俱宜成之謚雖漬禮甚矣然猶棄不失人唐與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有志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純亮近直性多猜忌近福言偏則失其奪止稱貞則遺其愆狹非一言所能各故曰貞福若迹無殊近事歸一貴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

謹忠溫彥傳謹恭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諡文正司馬光言諡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諡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繫以公議定諡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諡使與行實相應者賜之亦非尋臣所敢議也今乃諡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諡如

卷四九

子

竦者豈易克當光又言竦得此諡不知復以何諡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朴雖諡之以正不足掩竦之惡而足為國家之至公耳

按宋以前人臣無諡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為正蓋諡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諡光上疏以為竦不足以當此諡因改諡文莊其後光薨卒得是諡真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諡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

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而治理皇儀非嬪御之祿追冊位號於官制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有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三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諡法龍祿光大曰榮不動成名曰靈執中出自宰相以一品就第可謂龍祿光大矣待位行政不為不忠之臣賢士大夫無迭焉可謂不動成名矣請令仁宗曰榮靈

人編類纂

卷四九

子

正典禮之失以為其不忠之罪而諡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為臣子者生前所為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龍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年耳而不美之諡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諡法之行其為世教之助蓋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睚於所好而自敗其發典何不思之深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修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諡李清臣為諡議曰公為聖世賢臣一世學者所師

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越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諫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鐘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

諱改文忠言者以爲楊意巨儒既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况一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故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按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中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蓋自漢以來考等

官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于恩賜然竊以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

後有應得謚者未恩賜之先先下敕司俾其考

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

右編

六曹類

禮曹

臣湯承制以郊事間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

仲舒對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臻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迄地祇其牲用犧

其幣蒸稻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大德

郊

係女樂鷩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僭號最熾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刑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臣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也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誦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以累張掖以隔嫪羌梨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

四夷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通水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土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二天子七日而禩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口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禩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彝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不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大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有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九廟無兄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輕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也既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葬中壘校尉等議曰孝宣皇帝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照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祚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妾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同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人子具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子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終其父以君明尊本朝而事止統也孝成皇帝幸聖思帝立改爲其王太后奉承祭祀令其皇長爲一國太祖尊且不後思義已備陛下親臨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刑罰之規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宗去一國太

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神非所以尊厚共皇也歸其皇

禮凡第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不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有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盤八盤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

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前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土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

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教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尚襲也

高祖與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京不見其可其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與自后稷漢未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妃之

德宜升配唐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禁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請以中宗爲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太宗高宗則裸獻承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席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遊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以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蓋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當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復崩。而太廟冬禘。不亦惑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聞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晉晉哉。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軹平子。平子援經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郡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遷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此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陳貞節論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典。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詳議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還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祫祠二祖。爲宜。詔百官。昔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祫祠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于西宮。二謂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東向位。三謂引祖。祫祔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併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遠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賢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現百祭議。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穆上。

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字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十給於廟如真卿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詎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服禮皆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庠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丁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土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數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後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後唐宗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後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迭十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迭十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諸別廟以居二祧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杲曰太祖之上

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與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高祖之廟人情大順也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給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給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祔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壝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祧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宗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壝可毀瘞而不祔祔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附興聖廟而不祔祔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壝去壝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晉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臣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

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祭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前代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祫禮也得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祫於祖廟獻懿主宜祔典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典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懷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禧又推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典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典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典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祫制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

陳京議祖

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十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

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莽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從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視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爲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視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登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獻章懿之明證

后祫

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典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

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苟有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示寢罷，以全典禮。臣等謹此

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帝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間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間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當仁宗嗣位之初，僅有建武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臣等謹此

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祭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乎？臣等謹此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後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祭，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爲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其言曰：商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嘗者，今商頌之長發大誥之時也。其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女王桓桓，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迺專歌述契之功，總一篇之間，了無及嘗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嘗者，臣亦未敢取以爲信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

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
皇帝爲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
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祀天地。
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
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爲始祖。臣亦
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
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
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
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
不明被於後世。適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
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若以得姓者爲祖。則趙
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
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臣今欲
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祔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
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
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
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
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爲非。
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禮經無載
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

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
神。神之受禋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
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與成柴望。柴祭
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
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
古者祀上帝。則并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臣
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
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
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
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晉諸侯也。故
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
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
祭乎。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
謂禘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
也。尚未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
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
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
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其至洛陽縣。回丘。東大魏郊
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大地位。

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諫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營氏后氏禘黃帝而郊繇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大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國丘以始祠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國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諸元亮郭山樞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物口凡所祠享必在艮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日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國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歲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祖稷五祀及祭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廟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因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其簡用財有

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資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國丘此何議也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還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實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憊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最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還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

未有一年一事。天者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瘧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之經。抑變禮之權。抑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燧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僥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有

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詠。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晉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毀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矣。則黃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蘇軾論祭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祭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則行它禮。或大雪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吳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皇祐五年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享。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遵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後謂遵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特祖宗之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顯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裕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傳祖考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萬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放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來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宋高宗論

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閤子雖憂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先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寡我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主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臣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後漢書

武服制
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

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建中內常侍馬敘謝貢曰大司以三十日除服以葬葬服以皇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

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服可乎公除非古也人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令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

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恐使失令名故宋史伏祝睦親宅被災者二廣親宅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絕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

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明皇而後世嚴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祖宗昭穆是宜世出之封上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泊乎才德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禮記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廟識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識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期不妨宴樂臣切非之禮記

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程原公除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爲非蓋諫諫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古者再期而大禘八穀類纂禘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禘服三日然後禘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附胸而後卽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週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葬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若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禮記

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
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學率制之弊革去
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
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
帝偶違虛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宮以世嫡之重仰
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
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
太上皇帝躬就二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
用練紗淺黃之服

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懷愴悲懷願謂羣臣曰

嗟乎以北山石爲梓用紵絮斯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鄧綢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無可欲雖無石梓又何憾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皇帝遂薄
葬不起山墳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
公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使於
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
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皆爲
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昆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糞工

王

東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
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宮宇往者
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
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
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
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
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禮既衰而奢後
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
之詩是已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

孝宣皇帝

卷一百一十五

王

也及魯嚴公刻儲宗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春秋刺
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
也
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
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
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
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
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
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
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願復之恩然陛下所

以負床蓐冕富有四海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謹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王世充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鎖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蓋平生之慮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恃自棄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陛下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周勃之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廟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始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傅曰其不稱名姓

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晉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敬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昭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臣等謹言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謚評國史之失豈云細哉臣等謹言臣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受立不必高苟當官不責罰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然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其其位曰正者非系儒術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閭閻外則不能立教於

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意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上哉，且陛下所以念疎如此之厚者，以疎嘗爲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疎獨不然，豈非知疎所爲不合衆心邪？又上書曰：臣等不當留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中密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告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揚貳者，而又能齊肅，表正

亢

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習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上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勃，禮節之官，威儀之訓，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視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儀，其之物，玉帛之類，承服之儀，羹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增易之所，上下之神，民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足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

卷之六

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聽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安不？求用不賈，故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罔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黃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沓臻，災具氣顛，頃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古，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

重黎

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主，人其貴，下地是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天天地地，何比之有？論衡云：人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人主在上無德，雖有不爲災，古者日有非時，而歲水旱，則朝覲而出之，其藏水也，深山窮谷，同陰淫寒，於是其服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乏也，異牲拒泰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命祿，喪

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處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霜電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率而不用風不愆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水之道也

春秋之道舉生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三

之愛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然而孔子之聖方盛大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儼禮之物天災之者若口借禮之臣可以去矣見羣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普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

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過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斯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親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不及貢而不正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七

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遠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郡刺使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不關長門聽議後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禮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繡裳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郡縣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中勅使昭然知本

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謂不知處
泰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
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在矢夜光熒惑
孛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
門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
異天命信可異也及項籍之敗亦字大角漢之人秦
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角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手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孝宣上書
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
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
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襲
國經寶勝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
林於邪說今日見老君於闕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
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奢
政經民心用離沒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劫遷

以此

老君寧肯御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愧愧也差
大命既傾前功併奪今未能所爲頗似王銀等事孫
書論天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爲其形
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麋麋身
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麋大麋牛
尾一角卽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驪如馬一角不
角者驪卽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
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
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
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麟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
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書史具書故唐改元平漢名
書關太平之瑞莫大于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
聞不同閉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
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卽朝廷始爲蠻夷所
詐許駭聽許竊恐許誤許
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厯官皆先具月日時
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
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
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

質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夫
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
禍深也。（此言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深也。）
詩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日
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憂也。（此言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深也。）

八編類纂

牙牙

八

子

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圻則方矣其實一也至漢康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也丁巳用幣于郊戊午社于前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今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牛也周人如郊則以牛而繼之以羊夫日南至而郊周禮也小司馬用辛學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曰春秋分也

陽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上帝言五帝者言天則天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于八名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至日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龜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卜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曰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考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鄭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八土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參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

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罪故皆禋祀
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圓丘兆五帝於四郊
此其所異也漢書卷之五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
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
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上神而已
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
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
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所祭先
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

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
然南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之說晉書卷之五官社無帝稷
抑皆社一我記者和然或否之禮記卷之五政欲
異之所謂置社蓋和然或否之禮記卷之五政欲
中木則與田中之社無異也禮記卷之五政欲
社以置社蓋和然或否之禮記卷之五政欲
之社以置社蓋和然或否之禮記卷之五政欲
百之社以置社蓋和然或否之禮記卷之五政欲
色之社以置社蓋和然或否之禮記卷之五政欲
是以社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上於故也

其遠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歸則不屋記所謂大社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
謂夏以祫商以禘周以禋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

則石為之其刻則社東而稷西禮記卷之五政欲
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陸淳謂禘祭不兼羣
廟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
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
中葉之太甲維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
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爾雅
曰禘大祭也則禘為廟祭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

事為禘而公羊穀梁以大車于太廟為然則禘非大
於禘矣又曾子問上制皆以古制言不似禘則禘非
小於禘矣禮記卷之五政欲
大一年一禘五年一禘禮記卷之五政欲
禘為一也則鄭氏說之世祀及後世以為禘歷
先儒言之訂矣至於以禘為衣冠即古後之祭為非
則愚以為王制言一年之強不祭惟祭天地時禘為
禘經而有事然則禘未除宗廟諸祭皆禘非特禘
禘也左傳言禘而有主特祀於主亦當於禘然則
表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禘也以是觀之

則鄭注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禘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禘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注釋以爲祀新主於幾則不及羣廟也夫禘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禘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禘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禘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禘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禘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禘爲禘本不以禘爲禘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禘者合祭也大禘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貽昭則以未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禘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禘訓禘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二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禘于羣廟不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疑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遽知其禘禘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于制天子禘禘諸侯禘一值一禘之說亦傳承皆作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仙附祭

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各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秋當王制所謂天子禘禘諸侯禘一值一禘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丞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傳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他國之祭祀而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先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

爲周禮非魯禮也馬融注

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

宗之說鄭氏注以爲禘郊卽郊也鄭氏以禘爲配天

郊祖宗卽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

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后稷者而尊之以配

天焉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

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

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

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

啻之流而以稷尊之過矣聘姓適同乎唐乃推聘

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聘而其意謂吾

祖固天之貴人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

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用之后

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

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

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

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爲

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周公制禮

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弃之祀仍

商之舊列于社稷是尊禘而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

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鄭氏注

周公以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

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

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

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

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

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

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

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

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

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後世之祖既未有可以

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后稷有廟郊既配帝豈頭配大而無廟不可闕人鬼

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以其享

於祭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

祖之功德爲左甚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

皆藏焉豈可當享饗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

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

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

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

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值祫祫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版牲也駢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取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義蓋如此

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祫祫則祭太祖遂正東

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祫祫二祖爲宜詔百官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皇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神祇祇暨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也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王居穆夫祫合也如有別享德明自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皆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是時言祫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冊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祫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設廟木成張綽爲室內

神主廟垣間奉與聖德明王居之廟成而祫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上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季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妹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東漢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

非宗者退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申與廟稱世祖孝明皇帝廟稱顯宗孝章皇帝廟稱肅宗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彙羅穆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孝元皇帝世在第八九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孝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胎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論數廟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蓋廣大孝之本以一時事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

始也馬廷賢曰成周之制不惟錄宗有廟故周禮皆有其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故周有廟故周禮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洛邑洛邑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有兩廟於京師

論

姑以昭穆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其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昭穆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祭矣乃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其王為穆王之序

於世次穆也為穆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素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先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祀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商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

古

幸

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祀而祀者四世矣唐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祀而祀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紀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第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嘗創廟乎昭諸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親臨
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周部
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
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
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爲祖母
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
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
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爲安
徐野人云若以尊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
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
末但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中世諸云漢
代皆服重且大制已定此當無從謂有非於是安帝
服齊縗三年百官服周於西堂設孤處祠武門施
南門柏歷一重一重一
晉惠帝恩懷太子以庶子立爲太子及薨議擬上當
服三年司隸干地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於前之初
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謂于祖廟則主體也正體承重
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接議恩懷太子薨已建武新
謂轉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
與嫡同應從庶制天子諸侯不爲庶子服謂上於庶

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
既爲太子而復非嫡乎荅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
喪服庶子爲其母絕不言嫡子爲其妾母而曰庶子
爲其母許其爲後庶名猶存矣天子立庶子爲太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蒙應三朝發哀者
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
注云國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爲異姓公
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
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
不舉樂側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天子爲大臣及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元凱以爲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
間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禮官博士張靖等
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
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制情除服博士陳遵等議
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
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一五月以效
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者於內而徽服
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
奏以爲靖遠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皆喪也

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爲夫妾爲后。皆三年。按孝景即吉於未矣。薄后實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今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咎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綏麻。

諒闇終制。太子爲母后不。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

所服。徐邈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阮薨除之。殷仲堪以爲當依庶子爲後服。所生母總。皇太子服乃練冠耳。按經麻章中有庶子爲後。爲其母傳口與尊者爲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乎。當與尊者爲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若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爲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服所大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爲後者服其母總。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
太子爲母后。
生母服麻。

唐貞元三年。昭德皇后崩。順宗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太常博士河內暢當與博士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太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宜大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薨。除服。規亦以既薨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八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薨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

心喪三年。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逮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薨。公除議者。詭辭以并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薨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

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間安侍膳固無服喪之嫌。古未有服喪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人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膳。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殊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太后母服十三月。從朝吉。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母親父母服五月。從朝吉。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辛丑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一月服內謁。即墨服。復詔開質。質以爲難。不能循古禮。猶愈於親省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令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垂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太子從

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太子母服三月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只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少子隋煬帝假望秋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弊。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千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弊。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謂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禁三師坐。太子乃坐。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貞觀十七年

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勳循法制吾愛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宰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內也尸升延主人西面立尸北面再拜稽首爲几筵之在內也尸升奠爵科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春秋所最尊帝凡知

一尊東向先師南向二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入古之意也今祭而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延木主以俟神太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亦以依神士結茅爲菽無有象設之事則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坐東

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與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是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蕕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之庸非蕭乎古者朝觀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學祖祭于黜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皆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享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

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

聖廟州但以先師陳子龍今也雜糅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

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魏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鮪，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慮，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棄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清乾隆初，張居程上再定張述居在下。顛倒斐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萊爲贊，故始入學者，必釋萊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本釋秋亦非。

莫有樂無尸，而釋萊無樂，是三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者，孔子實兼祖述憲

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盤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晉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謂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美爲而不可也。宋通孔子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皆非但得立文王

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倘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然者以經傳爲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禮

諸侯廟制

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

袁准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以尊其母爲

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于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脫復仲子明其以妾爲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禮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隣國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

法此大亂之道也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諱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菴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因于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章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爲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平自餘親目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

二十而冠婚及爲大夫者皆不爲殤至若諸侯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及殤之乎左不羊希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若父主焉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有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嫡臣子而已記可謂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降適士適士降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

而爲適士爲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爲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禘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禘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太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于裕今欲祭於曾亦將請於君歟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有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禘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

王宗
廟
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禘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于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道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也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如爲後者其兄弟自繼祖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

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若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共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

高祖宗亦其爲會祖後世皆稱祖宗。宗者謂同後身
爲祖宗宗其外父之妻爲大宗此臣所疑也。古人
以始祖爲宗小宗曰祖祖爲宗宗至四代族人並
有祖祖及祖而之然然統之帝祚恆實支子久矣不
獨宗祔爲宗志而祖而祖之姬而已是宗安得門中
哉曰禮記所云三親稱祖祫而祖而謂也。傳與初
門則爲繼祖由其終一川系續而後之傳也。受意
義相由止於於孫然後爲小宗蓋猶事夫家弟之類
宗亦猶是之有類也五世之族無二心齊長之類二
類也故婦子可以宗女而宗子之感不推也。其父

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首稱有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顯統乎事也登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誼乎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生於其下也宗室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尊同享宗室之其孝思哉小宗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珍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紀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睦之屬足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紀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於一而父陽絕之是人僞也夫間閭鄙俚之人之處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罔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以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思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服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微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亦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十戈賦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廢文章極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大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歐陽修論

或問諸之不予人之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以

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子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皆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教者也吾何子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禰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晉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愚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義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

如之何曰比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謂三年喪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幾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蓋奪宗之命惡得爲非或問諸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音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道諸昔曾莊之成風也文之羸也襄之歸也成之姬也季也舉以子故書薨書葬書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吾奚其不語且聞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譜乎哉謂妾臣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爲父後出母時便也皆傳玄曰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娶王氏女生公昭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

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纓經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卽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喪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尙爲已配苟有後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私情耳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當矣謂子服母原子曰士爲妾母總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旣得立妾則其服必同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期之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總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已之兄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總於其子則期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服妾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總之制可廢乎曰何

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沒得廢之也。
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
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厭，爲
不祭故也。母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祭，况父妾乎？則
長子爲父後者，決無服妾母杖期之理也。夫庶子爲
父後，猶爲其生母總，以此明之，則嫡子之不爲妾母
期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未代父祭也。然則
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
功。鄭玄曰：此大夫公子嫡妻之子也。言君子子則父
在也，父在故以慈已加小功。父卒則總，今長子爲父

卷五十一

五

後，獨不可以此禮相準乎？是故父在與衆子同服期。
父沒則總，此禮義之至中者也。
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各
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
治之君，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
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
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
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
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
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

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本節
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
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能識禮
樂之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
諸之爲孝，難言也。有微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後而
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苟援顯人而尊之
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於閭人之族者，彼皆以爲
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號號然尊其所知，闕
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微，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
之矣。

五

五

五經通義云：婦人以曉從爲義，夫死於朝，婦貴於室。
故得蒙夫之號，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
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爵，人
一國之尊，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諡章其善
惡。公羊曰：至宋恭姬，稱其諡賢之也。卿人夫人，命婦
也。無諡者，以我之妾無諡，亦以甲賤無所能與，猶上
平小不諡也。東平穆帝時，彭城周氏，爲太妃，年
求諡，大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
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諡可知。春秋
婦人有諡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諡，非禮

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
蕃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後登祚乃追謚耳瑯琊
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
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此與王莽之妃及
夫人無謚義
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
以周靈王太子聰昏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
諸侯卽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
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
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皆人
傳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踰避之義過
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漢中二帝
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家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
依古然皆卽位陪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位之義
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具尊者亦
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此與漢
無謚義

延陵顏季子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周天子之朝有四一曰外朝以聽訟二曰中朝以見羣臣三曰內朝以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國有大事致萬民以詢之於是後世有常朝與大朝會之禮焉漢高祖用叔孫通起朝儀七年長樂宮成羣臣奉賀武帝十月朔行饗會二千石以上殿稱萬歲此大朝會也每月有朔朝至宣帝則五日一朝此常朝也唐

貞觀初立政殿每日臨朝十三年則三日一朝二

年則每日常朝永徽間於太極殿五日一朝又朝

省朝開元後不能日見羣臣而獨舉一朝其正旦冬

至五月朔千秋節則受朝賀焉宋太祖建隆二年正

旦御崇元殿受朝賀元豐中侍從官常參於垂拱殿

百司朝官五日一朝崇寧殿在京官朝望亦朝於紫

宸殿其正旦五月初一日冬至長春節則行大朝會禮

於文德殿焉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月始創大明殿

受朝賀及後天壽節皆行朝賀禮每日則宰執入延

春閣及別殿奏事而三朝之制正旦冬至聖

書節於奉天殿受朝畢賜宴於謹身殿及東西

廡其蕃使表貢則以其所至之日而設朝每日見羣

臣於謹身殿或奉天殿奉天門以爲常朝事

朝會紀敘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

日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日內朝亦謂

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

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周禮天官宰夫

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

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

太僕長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六命掌諸侯之復逆

王砥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太僕之官在周爲

侍御之長所掌者砥朝之事也後世則專以典牧焉

之政失古意矣然砥朝之政若後世付之鴻臚而屬

之禮部可也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

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

南向王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群吏東向小

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齊謀朝上掌建

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則名
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後逆者王所以通達天下之
大機也。一有所塞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皆亂
亡所由生也。稽之虞書。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
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唐虞事備二者。總爲一官而
名之曰納言。初命龍而後典于工。故各舉一事言之。
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命令。太宰詔之。然後命
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獻可。替否。龍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
外史草制。異下太僕。小臣傳達于外。善則行之。需有
弗當。得駁正。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王之
詔書是也。凡臣下有復逆者。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
公孤卿御僕主群吏庶民在外。分接爲之傳達。其善
其惡。得以司馬之法正之。宰夫以叙進其治。則又得
以治朝之法糾之矣。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又得
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答問。
使得讞言。自盡。宰從而贊之。小事則宰夫白于冢
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所謂工以納言。時

而颺之也。蓋周人制備。故在于王所。與夫親民而在
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
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蓋大宰主贊王治矣。
然可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內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
書而不得行也。必復官之太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
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寧有下移之患哉。秋官
朝士掌達窮民矣。太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吏民
之復逆矣。而又有宰夫掌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內史
掌敘事之法。以受之。納之者非一人。臣下之復逆。豈
復有壅蔽之患哉。聞之師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
漢散爲尚書。魏晉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
也。由人主踈遠輔臣。進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
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
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又按太僕正治朝廷之位
而退。又正燕朝之位。是內外之治常相通也。內宰史
掌王內之政令。而屬之大宰。是宮中府中實合于一
體也。故宰夫掌朝法。以戒小宰。小宰掌宮刑。以戒大
宰。凡復逆太僕傳于宰夫。小宰以達于太宰。凡命令
太宰平章下于諸史。而宣之于太僕。此周官之治所
以出于一。而不移于多門也。
古今納言說

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光爲大將軍而曰治內千秋爲丞相而曰治外則是中朝外朝之別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惟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羣臣朝十月平明謁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單騎設兵衛張旌幟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雁

八朝制

卷五十一

七

何傳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譴諫入禮則漢之朝儀莫盛於十月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初至於十月朔猶常奉會致後漢志雖以每月初至爲大朝賀東鴈上壽奏食舉樂然每朔惟十月以祝故事者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若高祖詩誥朝儀於長樂武帝受計於甘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行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賦曰每歲元旦觀于鴈下者數萬人賓雁傳節卽將

司陪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羣臣燕飲之禮以罷此漢元會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造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凌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曰每旦也史氏之自蕭何置未央宮前殿而漢有宮閣之禁自叔孫通制朝會而漢有君臣之禮召文臣則見

八朝制

卷五十一

八

於宣室何武詩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醉矣殿上則有執髮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傲召而教辱之則猶知宮闕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平見於大臺而願以常服朝臨則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冕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禮之變也蘇武之典屬國蕭望之賜爵閣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爲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不曾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皆以列侯奉

朝請此又漢世奉朝請之制也若唐之朝儀冬正議
使以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爲外朝
於唐爲大朝也朔望起居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
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於唐爲正衙也隻日常朝
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
於唐爲上閣也夫上閣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
太極殿有東西閣之名故唐置紫宸上閣所以法晉
制也唐制凡遇紫宸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喚仗自
東西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
制也開元以後以朔望上食元宗欲遊正殿遂移紫
宸喚仗自閣門以入始有入閣之名自後行之至昭
宗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御正衙而行入閣禮宋建
隆元年行於文德殿者皆是禮也蓋宋朝之大慶即
唐之含元宋朝之文德即唐之宣政宋朝之紫宸即
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開新禮遂載月朔入閣
之儀文以文德爲上閣差舛尤甚淳化中太宗嘗命
張洎詳定儀注洎以爲入閣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
盛制也至寶元二年仁宗又以問宋庠庠言開元本
無此制仍請改舊儀歐陽修與劉敞論入閣之儀亦
以唐日入閣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

自明分失之唐末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閣尤爲誤說
至熙寧三年遂罷入閣行正衙之制而朝儀遂爲萬
世法若夫景德之閣門儀制景德之合班圖則定於
梁鄴李宗諤祥符之閣門儀制則定於陳彭年張知
白祥符之重書入閣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
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紫宸西拱立班圖則定於景
祐至於康定之閣門儀制則定於章得象李淑天聖
之元會禮則始於王魯此皆宋朝之朝儀也景德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
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
人龍臺舉本夜不寐善處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
固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太祖曰吾豈好
勞而惡安何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豈
勵將帥乎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
亦豈不可願自古國家未寧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其可畏也法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口朕即位未久常恐民
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夜闌而靜思孰計
何邪近罹饑荒當加賑恤何郡地迫邊郡常置守備

且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雖旱朕用
象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
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
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
毋以將輔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
時與卿計議上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
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
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問取四方奏

人編集

卷五十二

七

願一覽其有邊報及小事等事即付所司施行
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間暇則取
史覽閱本嘗取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
可須臾怠惰一意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
相與勤勵無厭教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
朝來處得盡委曲
太宗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濱諸神畢太
宗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
時已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須少息太宗曰朕
嘗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

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嘗自
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
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
之爲道細民不敢廢況若乎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

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
起自榮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
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
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誓首篇以君臣同遠爲
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人編集 卷五十二

洪武二年六月

三

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樂之權然創制禮儀
于燬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
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
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宜孔子曰林氏三年必
世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八月
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臣進膳日一舉樂今擬
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熙然大和日一舉樂
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非征將士尚在暴
露朕有所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朕之不

— 10 —

1927

米

卷一

● 2011年11月11日

8

—⁴—
151

米

圖總祇地祀古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群立社

春

夏

秋

冬

4

元日祀民社

榮水旱

報社稷

大端

四 音

新殺方社盟

22

祖門

大割部

市 集

四坎壇祭四方

己卯

爬行

常

大日火焚龍舟

禮中霜

西華英大辭典

神
四
海

祀

巡狩扶黎東方出

望秋南方

望秩西方山

望秋北

祀

大德曰同寅于祚
有寇服之事作外

記于社

國祭

松茂社
之六教

10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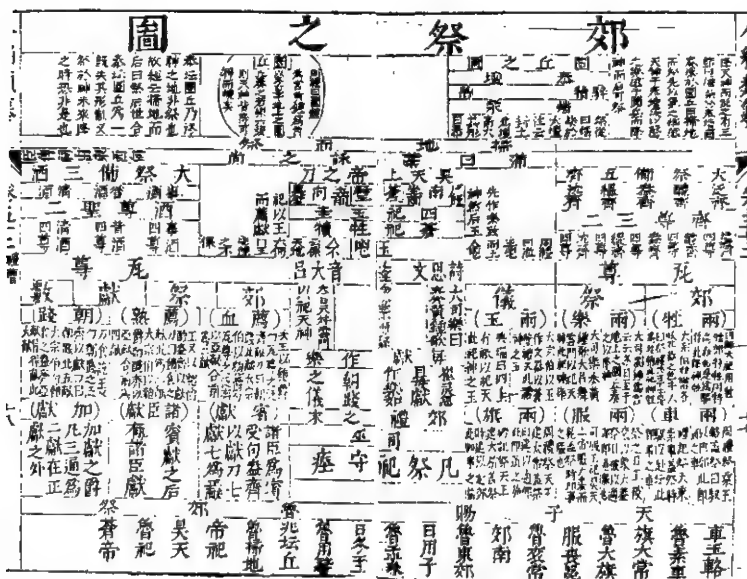
五

1

陽八口是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大道之始也陽一嘯而萬物生此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太師樂以圜鍾爲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吸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爲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祖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歲二月東巡狩則柴

於岱宗秩望於山川武王之伐商也成商之罪告已
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
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
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
上帝則曰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
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
葢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面專並祭
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
望祀社可以蒞地祇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
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爲南
北郊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知人主欲行祀郊
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爲難而常以非郊爲難夫五月
雖盛暑之月它事之當棄它禮之當行者未嘗廢也
而獨難於非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
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爲之
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卑爾
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服大裘
哉崔寔恩孔頴達與杜通典亦爲是知天地之服不
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送爲不可行之禮至宋朝

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未
至南郊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
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
也因諸儒一時謬誤之言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
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毋事地
其心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
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
地乎則禮郊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而言則隨言隨方而立名而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始分爲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謬妄不經之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圖丘于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大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五德蓋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

也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益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謂上帝稱號又于昊天之下加以金闕于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大金玉爲物滯于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所尚者爲上帝之尊稱其衰渣甚矣且老聃生于木死有莫及子乃人鬼也而跡之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虞宋徽宗本欲尊入而不知其繫天也其后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有虞氏禘黃帝禘禮經天云字天祭也虞氏久而郊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鄭玄注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商人士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絹長一丈八尺鄭玄注璧子問云制幣長丈八寸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刀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大帝十有二旒以祀鐘及莝隨之器以瓦甒以匏藉神

之幣以素枳及蒲剪而不納素枳蒲剪不納其樂大司徒云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蠶鼓蠶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所載其壇名大壇在國五十里禮神之王用四牲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用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颯帝其壇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於中葉左壇亦曰大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中方白琥禮西方玉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泰始皇既卽位以魯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東游海上禘祀八神二氏尊廟四時上帝名其祭處春歲祠禘因洋凍秋涿凍冬寒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每時用駒四疋木

寓龍一駟木爲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注幣各有數皆生塗理無俎豆之具三季一郊當以十月上旬郊見通舉火拜于咸陽之郊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漢高帝立二年冬敗項籍還入關同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大祝大宰皆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卽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備具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爲博士申明土德改歷服色事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于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明年四月帝親郊見五帝廟燔火舉若元屬天於是賁平至上大夫文童出長門名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人有告平許僞遂誅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卽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尚三歲一郊亳人諺忌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凡七祭爲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太一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言未幾又祠太一自此方士之言興而迂怪之詞紛然起矣宣帝神爵元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時修武帝故事二年幸雍祠五時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然未有定制元年卽位始定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四百戶賜牛酒或賜爵赦罪人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等奏言先王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居甘泉宮卽于雲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大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未合承天之意於是徙甘泉泰時置於長安又言今雍鄠密上下時本秦氏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不宜復修遂廢雍鄠密上下時九天太一天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祠陳寶等祠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皆罷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乎且甘泉汾

陰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祫明著者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郊長安如故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召方士復甘泉泰時祀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祀如故莽又願改其祭禮後漢光武元年光武卽位爲壇營于鄠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鄠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甲寅赤帝位丙巳黃帝位丁未白帝位庚申黑帝位壬亥其外爲壇重榮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東月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臣列中八陛階五十八齋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齋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皆背營內背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竟其與群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爲漢起不祿竟與商周異宜從舊制以高帝配從之罷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

而北上天地高皇帝黃帝犧各一四方帝共用犧二
日月北斗共牲一四營群神共牛四樂奏青陽朱明
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外
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皆筦簫率一席三神日月北
斗無陛郭嘏既送神燎俎實于壇南已地明帝即位
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承元始故事兆五
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增無等立春日
迎春東郊祭青帝勾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
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
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

玄冥車旗服色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鄴陰有司
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絃降壇祝燎成禮未
有祖配明帝卽位大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
祀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
乙卯始營洛陽南奏粟山爲圓丘詔曰曹氏世系出
自有虞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
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十一月壬
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
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吳南郊祭以配天晉南郊祭以配天
武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宜

除五帝之座五郊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
月丁丑郊以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丘郊不
異宜并于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後圓丘
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卽位于建康議立南郊于已
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成帝咸和
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
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上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
極南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康帝
南郊帝親奉焉魏文景廟天子臣祭安帝元興四年應郊帝蒙
塵于江陵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納

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
從納之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
駟駒漢則但云犢江左南北郊用玄牲明堂廟社用
赤牡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二年九月司
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宜配天郊詔曰孝武大明二
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
遂遷日有同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于林陵牛頭山
西南郊之午地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置
本處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
武帝繼立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梁

武帝卽位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置齋於萬歲殿上辛行事又曰之五畝阿冬之五令之郊祀是無節度之郊祀也又曰之五畝阿也夏正又郊以所饗事設三春之祭又曰之五畝阿是祭天先農自是所饗事設三春之祭又曰之五畝阿祭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禮以蒼璧制幣除恩祿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七年帝以威仰饗實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于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于其方爲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斟酌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後魏道武帝卽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北齊每三歲一祭後周憲章多依周制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神皆從祀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玄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

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貞觀中奉高祖配圓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上祀圓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祇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自南北分郊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遺上公皇地祇遙不在親祀之典

延陵顏季會通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隆有與天異致其絀故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祈祀帝於圜丘北五帝於四時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王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王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上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上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天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時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天有天帝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者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冬之臣各一人爾而冬有修與熙者修及熙爲元冥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艮於器有權衡於色

有青黑則有修熙宜矣更秦則興鄭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畤以祀五帝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王女車有變轆駟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對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蠢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北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禘祫廢殆盡唐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至漢識緯之書出以亂經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時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記感生帝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

夏寧明堂大事皆祭昊天上帝。廟元中王仲丘議以爲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旣而肅蒿撰問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經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敬之爲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壝坎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元皇帝廟。凡有事於上帝則廟獻於太清。朝享於太廟。祇後有事於南郊遂爲故事。杜甫獻三禮賦是也。終唐之世莫能改爲禮者可不謹哉。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行四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五歲而祭於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化凡十午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爲定制。其後分祭合祭之說議於元豐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宋制會要。在元豐時陳襄謂漢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由漢歷唐千有餘年而以五月親祀社郊者。注經

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肅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王有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璠則欲以夏日至祭方丘。陸佃則欲以冬日至親祀上帝於圜丘之北。別祠於地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坎地祇之處冬至非見地祇之時。樂以圜鍾爲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燎柴升禋非祭地祇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俎神蕃。薦清選休成。天地並况皆合祭之辭。蘇轍則以爲欲當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北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蘇轍則以爲郊而肆赦非周禮也。饗賓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議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然宋朝之制又有恭謝天地之禮始於大中祥符之間再行於天禧一如南郊之祭仁宗於明道嘉祐均復即大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因輟郊祀自是而後遂不復講貞宗

恭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三日奉天書於朝元殿恭
謝上皇大帝聖祖配位在東太祖太宗在西天禧元
年既上玉皇聖號寶冊皆舉是禮然別立壇壝於國
南而儀物禮制悉如郊祀視五年之制爲加盛矣祥
符六年八月詔入來春親詣亳州太清宮行朝謁之
禮先於東宮置壇回日恭謝天地一如南郊之制歷代

按祭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說者謂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故郊以報天而日
以主神然有其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然則周

之郊以後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祭義又言

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祭上下祭日于東

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是于郊祭主配之外

又自有專祭也恭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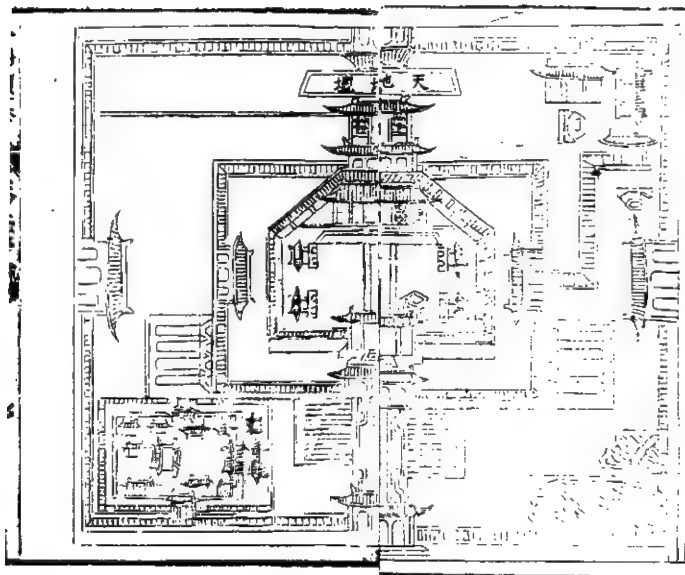
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其節文之先後輕重已自可見豈有郊之日一時
並祭諸神者乎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東漢建武初
採用元始故事合祭天地群神從祀泰壇之上至一
千五百一十四神唐圓壇從祀之位尚七餘座復且
衰矣承五代弊政一畚郊祀賞賽繁重國力不給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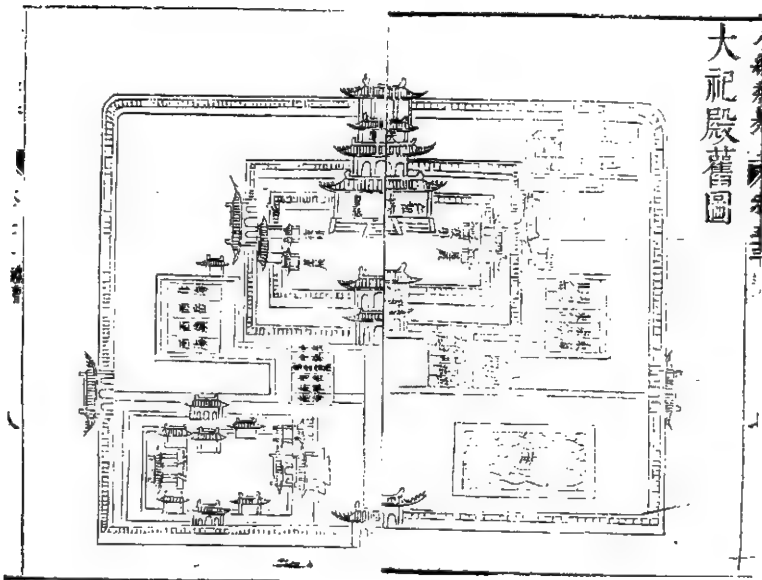
是禘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後土祭于園丘而海嶽
鎮瀆山川丘陵墳隤原衍皆在從祀之列于是祭天
從祀始及地祇矣至皇祐中仁宗大饗明堂又因郊
氏之注及歷代所行乃以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五人帝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人官侑祀五帝
于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夫莫尊于天莫重于郊
祀精一以享猶恐誠意之不至也而猥褻若此豈古
人掃地而祭之意乎即歷代郊祀之非觀世廟釐
正之典雖謂之於周禮並隆可也

天地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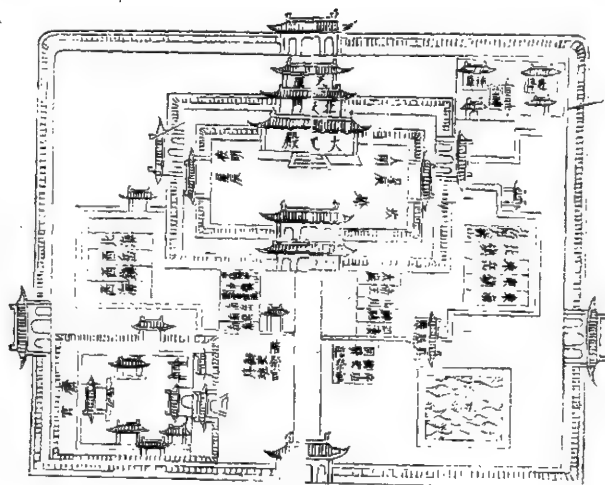
在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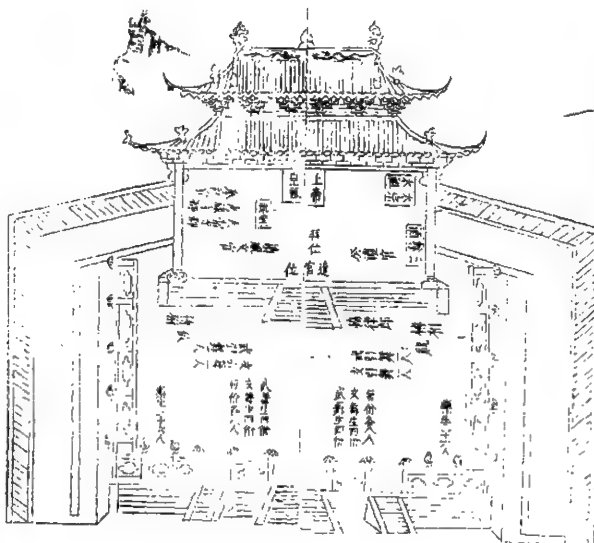
大祀殿舊圖



今郊壇總圖



今郊壇殿陛圖



大祀殿

吳元年建園丘壇於鍾山之陽以祀天壇崇八許方
 縱橫五尺壇不崇尺方縱橫各二丈立前位壇外壇
 內西南相距數尺壇亦不崇尺方縱橫一丈六即高
 黃帝即位南郊所也洪武十年春合祀天地即舊址
 改築壇去壇約二丈壇皆繞以女牆崇約六尺壇覆
 以屋曰大祀殿九間中三間金飾左右六間繪采前
 後左右丹陛三級琢石爲欄斜廊兩廡外大祀門南
 天門中天路左御路右王路東並四齋壇南址東壇
 齊立具服殿壇北通天庫東通天厨西降階通西御
 路甬道右直西稍南立齋宮前立太和鐘樓甬道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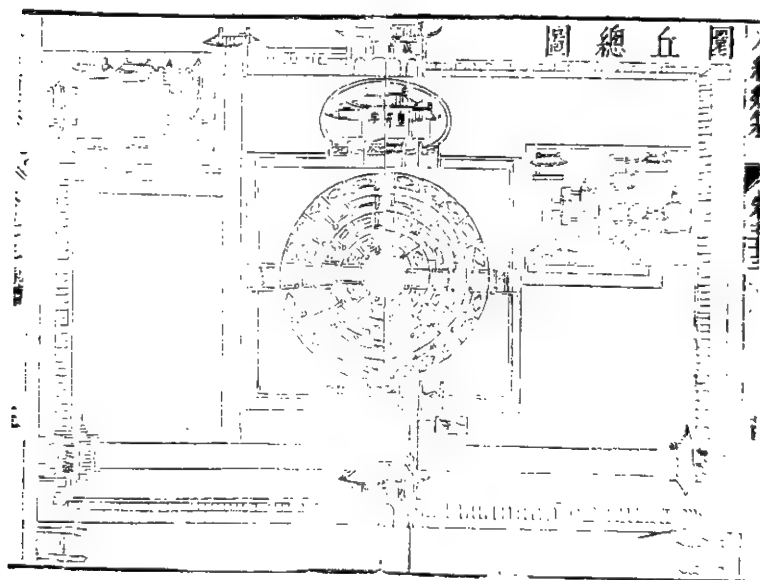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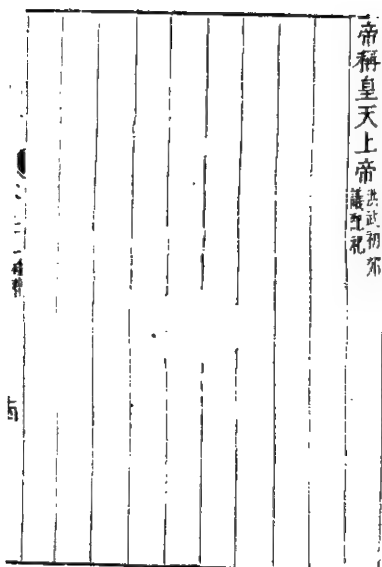
直東稍南鑿池方里許曰海子歲十二月取水藏之
 以供薦獻歲首春合祀天地凡齋戒先一日太常官
 宿於本寺次日奏齋戒次日進銅人傳制諭文武百
 官齋戒祭先二日用酒果奉先殿告祀上帝皇祇祝
 文年月朔日祀孝孫皇帝御名敕昭告於某皇帝
 茲以正月日恭祀上帝皇祇於大祀殿謹請配神伏
 惟鑒知謹告先一日日本寺官奏聞明日與光祿寺省
 牲次日省牲畢同復令祭品上齋堂一郊祀帛一
 茶玉爵三尊牛一羊犢一豎一實以大羹薑二實
 黍稷薑二實稻粱蓬十二實以酬鹽黍魚棗栗榛麥
 苾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糕豆十二實以韭菹菁藟
 芹藟笋菹醯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皇祇黃琮一郊祀帛一實玉爵三尊犢一豎一實
 各二適豆各十二太祖配位奉先帛一餘同惟無王
 大明從位禮神帛一實青磁爵三酒盞二十盞一豎
 一簋薑各二適十無煠餅粉糕豆十盞食夜明同
 惟帛一星辰禮神帛五色青磁爵三酒盞三十盞一
 羊一豎一豎一銅二實和羹薑各二適豆各十同
 北嶽禮神帛一黃磁爵三酒盞三十羊一豎一銅三
 簋薑各二適豆十餘十九盞同惟帛各從其色祝文

嗣天子名臣御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地祇曰時維壬
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牷粢盛庶品恭祀
於大祀殿備茲燎瘼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
成功統天孝高皇帝太宗體天安道高明廣運聖武
神功統仁至孝文皇帝配神尚率大祀殿
丞相善長學士安太常卿惟庸等獻上請祀天圜丘
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祀地方丘以嶽鎮海
濱諸神從祀上從之撰二丘樂章二年奉仁祖配天
地位西向時中都亦有南北丘五年著令皇帝郊祭
太子留官居守親王戎服七年上以大祀獻終分獻
未安論學士詹同等奏議請初獻奠玉帛已分獻官
卽初獻五獻終獻亦如之上曰合祀於奉天殿祝文
善八年始奏上所撰樂章大祀登壇脫馬禮九年定
郊社大祀國有三年共不廢十年奉土德青居陰雨
範京房吳興之說始定合祀禮上史撰樂章八年作
大祀殿於南郊未成十一月丁亥合祀於奉天殿十
二年正月合祀於大祀殿吳天上帝后土皇地祇南
向仁宗配位如故從祀井堦四壇曰大明曰夜明曰
星辰又曰星辰內壇外二十八壇曰五嶽壇五曰五
鎮壇五曰四海壇四曰四瀆壇四曰風雲雷雨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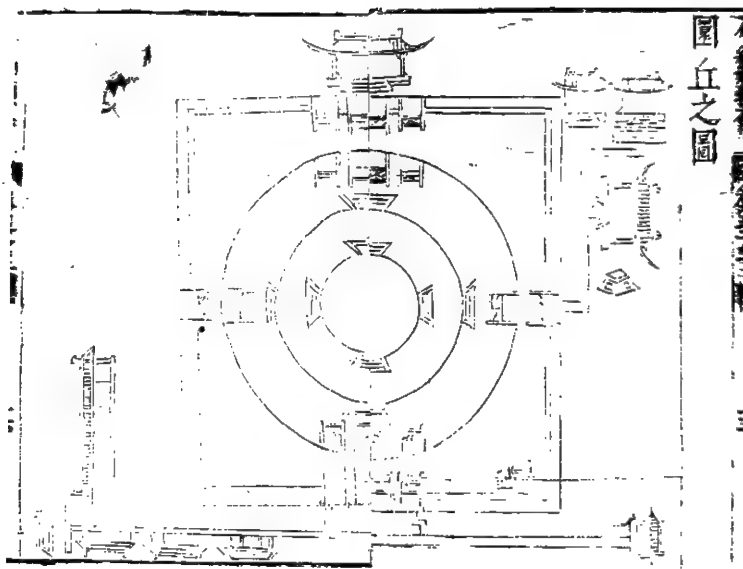
川曰太歲曰天下神祇曰歷代帝王各壇一凡二十
四壇大臣分獻禮成大祀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
二十一年增修壇壝大祀殿升堦中疊石爲台東西
相向爲壇四內壇外二十壇亦東西相向文武大臣
及近侍官二十四人分獻罷朝日夕月榮星之祭并
繫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
王春秋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于山川壇及帝王廟
祭之建文元年徽仁祖配太祖高皇帝文皇帝卽位
亦如之永樂八年后攝遣禮部尚書至北京復命十
八年北京壇成上歲親祀南京郊壇有事則遣官
祭告洪熙元年奉文主配位太祖下西向嘉靖九年
上從言官夏言欲分祀天地上曰分祀禮也遂闢
丘于天地壇南稍北爲一皇穹宇先名奉和殿作方
丘于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從祀圜丘日月星辰雲雨
風雷方丘嶽鎮海濱五陵山是年三月上從言議
南北二郊奉太祖配孟春祈谷祀上帝于太祀殿
奉文皇帝配下廷議群臣以爲不可疏留中言又疏
請上怒群臣違君教禮令祈谷二祖並配二郊專
率太祖配已而罷祈谷之祀毀大祀殿改建大享
殿殿后爲皇乾殿十七年薦大號于天改昊天上帝

帝稱皇天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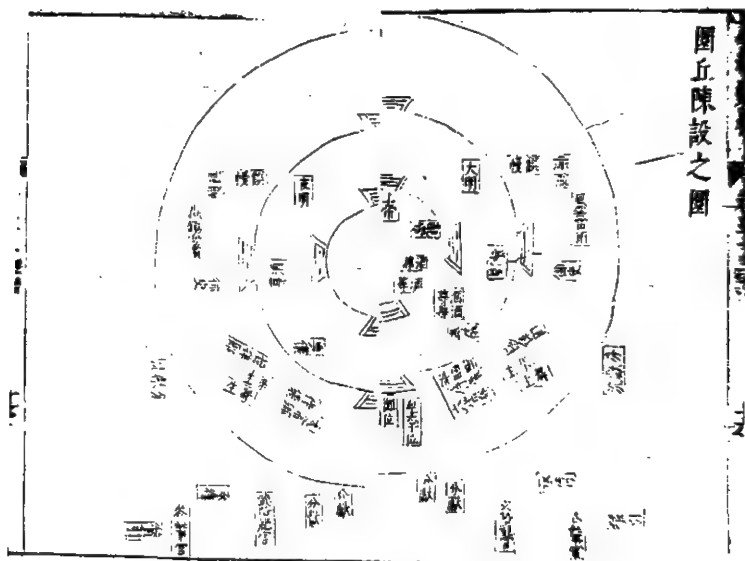
漢武初郊
議禮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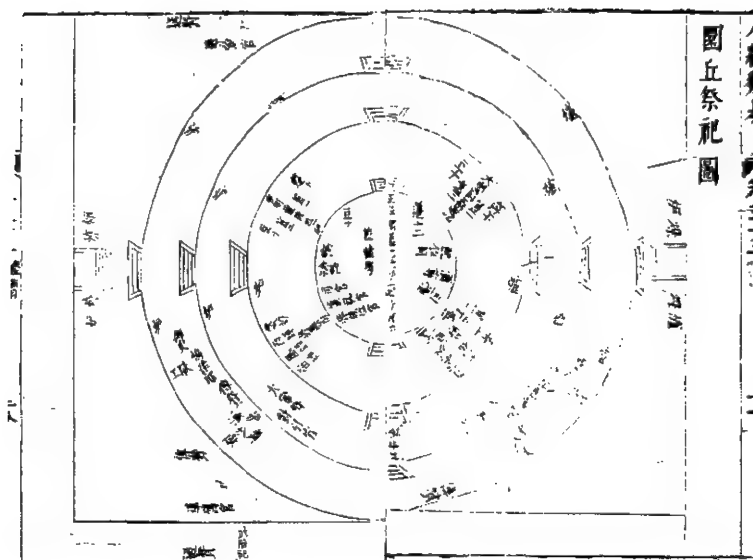
園丘之圖



園丘陳設之圖



圖丘祭祀圖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謂烟也周人尚
 臭故升烟以祀天祭法又曰燔柴於泰壇謂燔牛柴
 上以焚之也蓋陽祀自烟始故升烟以致神不可不
 在先及致神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
 焚之然後爲禮之終也唐燎壇在神壇之左宋因唐
 制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在
 壇南二十步丙地元燎壇高一丈二尺四方各一丈
 周圍護以甃在外壇內丙巳之位東西南三出甃開
 上南出戶上方六尺深可容柴國朝燎壇在內壇
 外東南兩地高一丈闊七尺開上南出戶其燎牲則

漢用牛首後魏同左體六朝用脅之九箇唐宋皆用牛首元用馬首國朝別用全牲以瘞瘞牲附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嘗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禘祖文王而宗武王李

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蓋祀天莫大于郊而祀

祖莫大于配天也自秦滅學舊禮廢漢至光武始

以高祖配焉魏明帝用鄭玄周祀天於圜丘以魯配

之說遠推帝舜以配圜丘晉武帝用王肅之說始以

其祖配由宋及隋或以祖配或以考配唐高祖武德

初郊以其祖景帝配太宗以高祖配高宗以高祖太

宗並配開元中以高祖配實應初又以景皇帝配宋

太祖乾德初郊以其父宣祖配太宗時配以太祖真

宗時奉太祖太宗並配仁宗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

配神宗以后至以太祖配元至成宗朝始定郊以太

祖配國朝洪武元年初郊議配祀上議議不許

親爲文以告太廟曰臣於今年十一月三日冬至祀

上帝于南郊故先告祖考鑒觀歷代有天下者未嘗

不以祖配天茲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未就政

治或有闕失懼有責焉去年上天垂貺有聲東南

又雷火焚舟及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上

生之德故不敢輒以祀配天也惟祖神與天通恐上

帝有聞以臣之所行敷奏帝前善惡無隱惟上帝鑒

之候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詣廟庭告成大禮以

共享上帝之錫福謹告明年夏至將祀方丘群臣復

請舉配典上堅執前志不允群臣固請乃曰侯慶

陽乎議之八月慶陽平諸將凱還十一月十四日冬

至群臣復固請上勉從衆議奉皇考仁祖淳皇帝

配天于圜丘音配

三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

人以夏至甘肅之於澤中方丘曰地祇曰后土曰社

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經之正說自鄭玄惑

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

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一事爲二事後世宗之自

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雖上禮如祀

天而後世又宗之於非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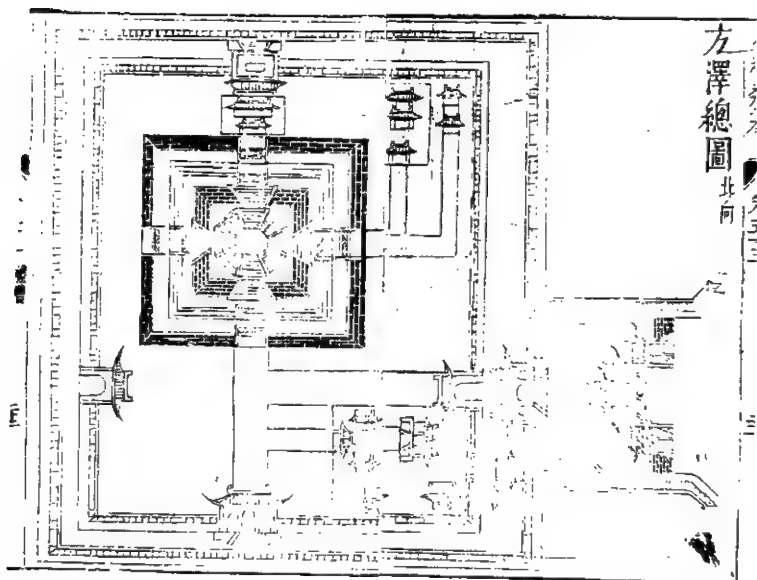
莽奏罷井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辛若丁

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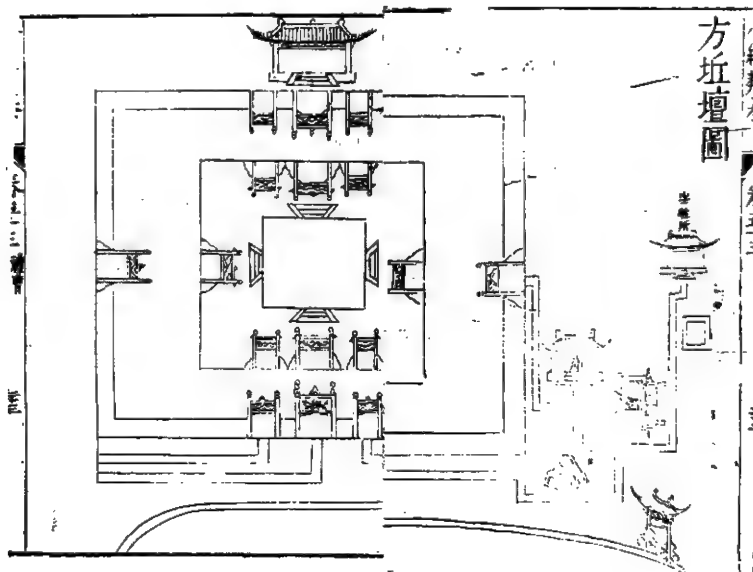
皆非禘經之正義矣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

者唯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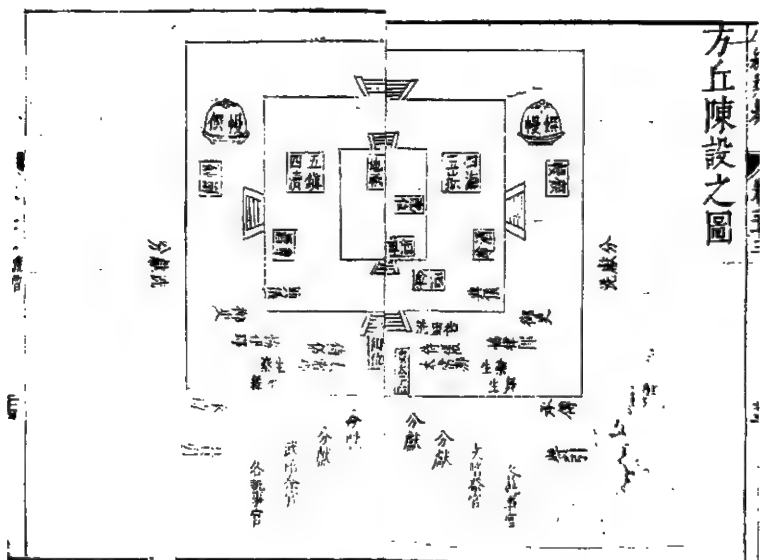
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祀非郊故
 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行攝祀而已元
 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國朝以夏至
 親祀皇地祇于方丘祭地
禮敘



方壇壇圖



方丘陳設之圖



爾雅祭地曰瘞埋。埋謂瘞納埋牲也。蓋陰祀曰血。始故瘞血以致神不可不在先。及致神安於血。以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瘞之。然後爲禮之終也。後齊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壇之外廣深一丈。又唐瘞坎在內壇之外壬地。方深取足容懷南出陞宋開瘞坎於子階之壬地。國朝瘞坎在外壇壬地。其瘞牲體周人瘞血。漢用首及左臂。國朝用周制。先瘞血其祭畢奉牲幣祝饌而埋之。瘞坎配地之神用禮無文。鄭玄以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主。則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矣。其說無據。至

漢平帝用王莽之說。以呂太后配光武。時改薄太。爲高皇后。以配後魏道武。以神元寶后配。則愈不經矣。隋始改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時以景皇帝配貞觀中。以高祖配宋初。以四祖迭配皇地祇。太宗時以宣祖太祖更配。其後惟以太祖配。國朝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親祀北郊。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位配高皇在昔。分祀合祀樂章俱載者何也。高皇御制也。至誠感神。基萬年之命者。在于斯也。又高皇常命儒臣撰回鑾樂歌。真聖人修己以敬。祈天永命之聖心也。洪武六年。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生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收敬慎樂戒之意。茂世樂章。惟開頌美無古意矣。當謂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詞。使人聞之。得意而自恃之心。生於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乃此卿等其撰述。如有所避。於是儒臣承旨撰神降祥神祝釅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舞其詞皆存規戒。其樂舞分爲八隊。皆八人。禮部因其制。以上命工肄習之。莊誦高皇諭儒臣之言。直與絳熙。就業者同符也。洪武二年。有言教胡太常做個學字。添得如法。將闕丘方澤

社稷宗廟先農風雨雷師馬祖凡一應祭祀時月
期明白開寫於牌上掛在這東耳房前我時常看
要知這欽此又銅人制亦刻自高皇也洪武十二年
上命禮部尚書陶凱等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
誠人謹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
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耳乃命禮部鑄
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齊戒三日凡致齋
之期則致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致放也由此
觀之 高皇誠敬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 從祀
三代而下若秦置四時於咸陽四仲舉祀祀每用駒

真

三年一郊郊則尚白蓋惑於文王獲龍之妖而欲以
水德厭之是東海巡遊之餘誕也安在其能享帝漢
建五廟於渭陽郊見五帝神氣若人冠冕尚赤火光
燭天蓋惑於新垣平望氣之詐而欲以火德王之是
宣室受釐之陋習也安在其能事天武德之分郊分
配似矣而五行六天其說何益庭耶乾封之所穀祀
天似矣而上帝五帝其體可錯舉耶下禘先事於類
宮嘗行之矣乃天寶之後先朝太清宮而後享廟享
天並不卜日稽何典也卜郊受命於祖廟周記之矣
乃天聖以來先舉南郊禮而後告景靈宮謂之宮謝

遵何說也大都漢唐主合而宋主分其間合而復分
者如建武宋元始中故事合祀雒陽復命營北郊是
也分而復合者泰始中定郊祀北郊後復親祀南郊
方澤不別立是也逮至元祐紹聖間集百官議禮卒
亦未聞有確然定見可以上契制作之精世宗肅皇
帝稽古定禮從 國初之制南爲圓丘祀天於冬至
北爲方澤祀地於夏至配以 太祖特崇隆報至孟
夏又有祈穀之祀季秋又有大享之典歲凡四舉大
抵皆周公之舊也後復行祈穀大享於大內而圓方
二祀中世以後多弗親行肆我 皇上誕膺玄祐光

正

續洪圖淵衷所達天地爲昭矣通者舉禮祀大典
輔臣因進祀禮圖考首敘分合沿革之由壇壝陳設
之略次列儀註樂章之繁繪之圖畫繕寫成冊所以
議復合祭之舊兼隆並配之典者藉乎詳已 郊祀
崑崙者地之頂神祠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
祇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于二處天地神
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此也康
成以方澤以主崑崙北郊主神州不見于經誤分益
二王氏由此非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謂北郊爲方
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爲禘而不言及魯又以爲

禘小于祫此則其失也

鄭禮丘
澤祥

延陵顏季子會通杖

八編類纂

八編自注

八編自注

八編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四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高皇帝

聖諭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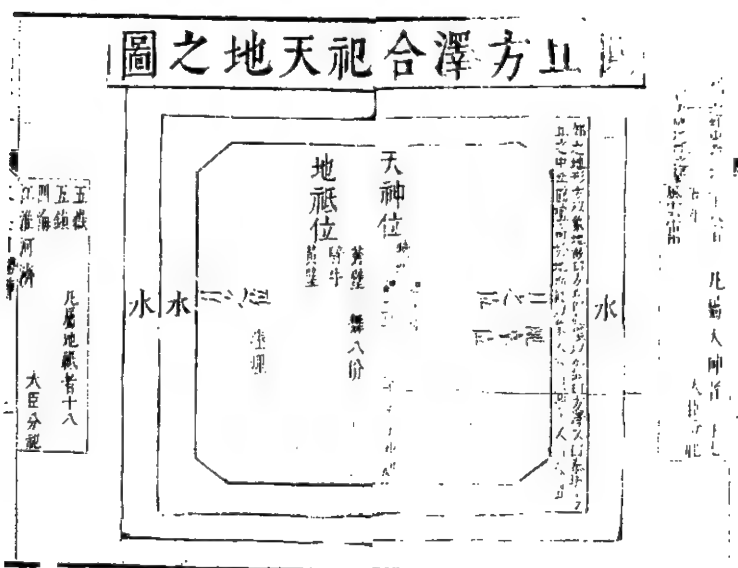
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殊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

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因命太常卿每

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

解祀分
合私議

圖之地天祀合澤方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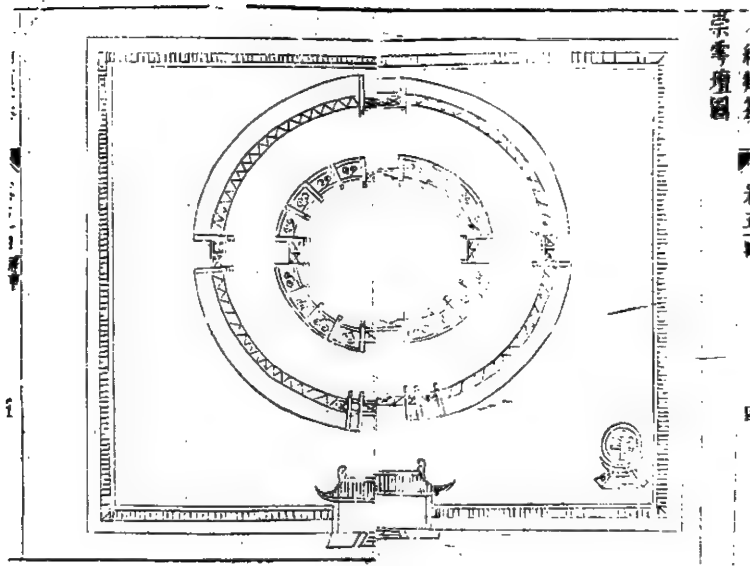
在大司樂分樂始言大神地祇而未及日月爰論樂之變而後有二至方間有之記意蓋謂分樂律以屬陰陽故丁是日奏之始合樂也故曰若樂六變若樂八變則大神可降地祇可出然後大地可得而體是合樂而非大享也在宗宗人以二至日致人見物罷則爲祈禱而於二至之禮明矣至漢時人以二至御前殿會八能之士陳六言絕樂均度則猶人以樂之道迄今乃以二至日爲分祀大祀考本密詩考周官禮樂之文

國之大在祀而祀之人古者謂缺後儒穿鑿

而五帝六天合祀之說迄無定論則以不深考于經折衷于聖以準之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又曰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曰類曰柴皆祀天之禮也然必及于六宗山川群神而不及后土則郊必兼社之謂也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曰聖人烹以享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皆舉郊以見社也家語孔子曰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禩宮尊君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言郊之心卜也而不及社兼社也此唐虞三代之制也儒者但見周禮有冬至祭圓丘夏至祭方澤之文遂至分祀之說不知周禮歲之間祭天凡幾正祈禘禘孟月大雩季秋明堂至日圓丘此外有四時之祭則固合祭首矣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掌百官之贊成太史與執事卜日戒太宗伯詔相王之大禮祭之日大宗伯奉王太宰得玉幣爵之事詩歌昊天有成命之章此其證也惟是周朔建于冬至圓丘適當歲歲不妨迎陽報天而後命于及地故其禮比合祭稍加崇享此惟

行周之時則可耳。乃其合祀之禮則未嘗廢。散見諸經及孔子之言可據也。使祭而必冬至也。則何用卜之爲。故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又不必于闕丘方澤也。以是而知周之未嘗不合祭也。社合祀議

祭零壇圖



在闕丘之有仲夏禘雨 皇天之帝前四日太常
 公服奏樂成進銅人牌于文華殿前一日太常
 拂安于香帛亭內俱奉陳設儀同祈穀去止是夜三
 更太常寺卿奉安神御位 上乘輿至昭亨門西降
 輿過門東來輿至崇寧壇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
 至帷帳內具祭服出導引官導至壇門內內對引
 尊官 上行與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
 內對引官導 上至拜位對奏就位與儀唱迎
 帝神奏樂內對奏聖壇導 上至香案前奏觀奏龍
 士奏上各訖出主復位樂止奏四引官同 禮部

奠帛奏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揖進
 正受帛奏獻帛訖奏出主復位樂止與儀唱進俎奏
 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俎匣前奏揖進俎奏
 出主復位樂止與儀唱行初獻禮奏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揖進 上受爵獻爵訖奏出主奏讀
 祝位奏跪 官皆贊讀祝訖奏伏興平身 俎贊百
 奏復位樂止與儀唱行亞獻禮 終獻禮 儀同初獻
 樂止太常卿西向立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導
 上至飲福位先祿官捧福酒胙跪于 上右內贊
 奏跪指主奏飲福酒訖奏受胙訖奏出主俯伏興平
 身復位奏四拜 禮部與儀唱徹饌奏樂與儀唱
 是帝神奏樂奏四拜 禮部與儀唱徹饌奏樂與儀唱
 祝進帛官捧帛導祭宿祿饌各恭詣泰壇 上退拜
 位之東與儀唱望燎奏樂祿祝帛饌官下壇內贊奏
 詣望燎位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燎所燎 奏禮部
 引官導 上至帷帳易服出 上回主 殿
 祝文樂章
 迎帝神 於穆上帝愛處瑤宮咨爾衆庶
 新神於止委蛇雲龍霖澤斯沛萬寶有終
 莫不 神之格思懷茲文德盛樂新神降嘏

精禮孔犧徹于紫冥愜祈清澤渥我家生

建祖和百川委瀾名山出雲愆賜孔犧青澤新也

新年於天載牲盼祖神之格恩報以甘雨

初獻和有嚴榮祀日吉辰良酌彼豐洗馨芬

稷香玄功濟濟時雨時暘惟神是聽綏以多祺

亞獻和皇皇經祀孔惠孔明瞻仰來歆拜首欽承

有醴惟醺有酒惟清雲韶侑獻肅雝和鳴聖靈有赫

鑒享精誠

終獻和靈承無斁駿奔有客嘉玉以陳酌匱以解

禮三再饗誠一以從備物致志申薦彌恭神昭景貺

佑我耕農

徹饗和有赫皇靈民勞瘁斯于哲于體載載禮

詩成三獻敬徹不遑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送帝神和爰迓賁清昭事顯穹仰祈甘雨惠我三

農既歡既格言歸太空式霑下土萬方共同

赤龍旋取禮治樂成燔柴既舉昭假精靈

維帝和雨施雲行登我黍稷海各厥明

嘉祐九年上欲於奉先殿升殿行大雩禮夏言言

大學丘落客欲於郊兆簡釋地爲雩壇歲孟夏行

祭禮上既以孟上辛祈穀於上帝自二月

至於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如雨澤

愆二上親薦焉高祿設木臺于震方皇戟東

永安門之北祭品上帝儀同祈穀皇考儀同

高祿大羹一和羹二簋簋各二邊豆各六牛一羊

一豕一帛用紅上拜位設于壇下北向后妃位

七設于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待贊行禮行飲天

監擇吉具奏前三日太常卿奏齋戒于宮中

上吉皇后以下齋三日執事内外官齋一日前二

日太常寺卿光祿卿奏省牲如儀吳天上帝正位

皇考獻皇帝配位西向高祿設于壇下西向

弓編弓矢如禮之數

祭品質明上祭服后禮

服妃嬪各服其服上率后以下乘輅車至壇所降

尊駕官導上至拜位女官導后以下各至拜位内

侍擁帷幃敝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内贊奏就位

上就位和中典儀唱迎神内贊奏陞壇

上陞至上帝前奏跪奏指主奏上香司香官捧香

跪進于左上三上香訖奏出主導至皇考前儀

同分獻官詣高祿神位前上香訖退立於東奏復位

奏四拜典儀唱奠帛内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

前跪奏指主奏奠帛捧帛官以帛跪進于右上

帛訖導至 皇考前儀同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
終獻禮儀同太常卿進立于壇前向東立唱賜福祚
內贊奏詣飲福位奏飲福酒 上飲訖光祿寺卿捧
福祚跪平六內贊奏受酢 上受訖奏出主俯伏興
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平身 傳贊典儀唱徹饌唱送神
內贊奏四拜平身 傳贊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
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典儀唱望燎內贊奏詣
望燎位 上詣望燎位燎畢內贊奏禮畢分獻太常
官俱退女官導 皇后以下至高祿神位前贊跪
皇后以下皆跪贊受弓矢女官跪誦神位取弓矢殿
次授 皇后以下受訖 楊贊俯伏興再拜禮畢
退執事捧神位帛標詣燎所焚之 上率后以下乘
輅車還宮

歲時 上行祈穀禮於南郊大饗殿祭 皇天上
帝 前五日太常卿于皇極門奏請主牲 駕詣儀
禮所行禮畢同至殿致辭恭拜還宮 前四日太常
卿公服奏齋戒進銅人齋牌于文華殿 前一日太
常博士捧祝版于文華殿 上填御名訖博士捧安
于香帛亭廚役昇至神庫供奉三更初太常官請
神主奉安陳設如儀 祭品 皇天上帝爵三大羹
黍稷稻粱豆各十二玉帛饋一昧真上帝服香與
至內西天門外神樂觀二知觀叩頭起執提爐導至
神路錦衣衛官跪奏落轡 上降輿導引官導 上
至大次具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入至陛下
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官
導 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帝奏樂內贊
奏陞壇導 上至香案前跪奏拈香上香訖奏出
主復位樂止奏四拜 傳贊典儀唱獻玉帛奏樂內
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拈香 上受玉帛奏
獻玉帛訖奏出主復位樂止典儀唱進組奏樂內贊
奏陞壇導 上至組匣前奏拈香進組奏出主復
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
至御案前奏拈香 上受爵奏獻爵訖奏出主奏詣

讀祝位奏跪傳贊百樂暫止贊讀祝訖樂復作奏清

伏與平身傳贊百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歌禮行

終獻禮奏樂惟不讀祝樂止太常卿於殿西東立唱

賜福胙內贊詣飲福位導上至祝飲福位光祿卿

捧福酒胙跪進於上左內贊奏跪奏指主奏飲福

酒訖奏受胙訖奏出主俯伏與平身復位奏四拜傳贊百

同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帝神奏樂奏

四拜傳贊百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肩官捧帛

掌祭官捧饌各恭詣泰壇上退拜位之東典儀唱

至燎奏樂捧祝帛饌官出殿門內贊奏詣望燎位

內贊引導上至燎所燎半奏禮畢導引官導上至

大次易祭服出樂止上回至殿恭拜

祝文

維日侯維啓農事將舉爰以茲辰敬祈洪造

謹率臣僚以玉帛簠簠黍稷成備斯明崇恭祀

上帝于大享殿仰祈希鑒賜福益民俾上穀以皆登

普萬方之咸賴尚鑒

樂章

迎神四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爲民請命兮祀禮

昭諸岱筵率職兮祈洪庥臣衷微眇兮懼懇誠謹選

瞻駕降兮齊色輝歡迎鼓舞兮近龍與臣愧非才兮

后斯民願福斯民兮聖恩崇

奠玉帛和蒸民勸職兮農事專蠶工亦慎兮固桑

杆玉帛祗奏兮暨豆遵仰祈大化兮錫呂豐年

進俎和冉烹兮氣馨香羞今上醴帝嚳享今以歆

蒸民蒙福今以寧

初獻和禮嚴兮初獻行百職趨跼兮珮瑀鳴臣謹

進今玉帛帝心兮鑒歆

亞獻和二觴舉兮致虔清醴勤今奉前仰帝容兮

忻穆臣感聖恩兮實拳拳

終獻和二獻今一誠微禮禮告成兮帝鑒是恭

三獻和三獻遇兮肅下皇極兮

祀禮告備兮帝心兮鑒歆

祀禮告備兮帝心兮鑒歆

祀禮告備兮帝心兮鑒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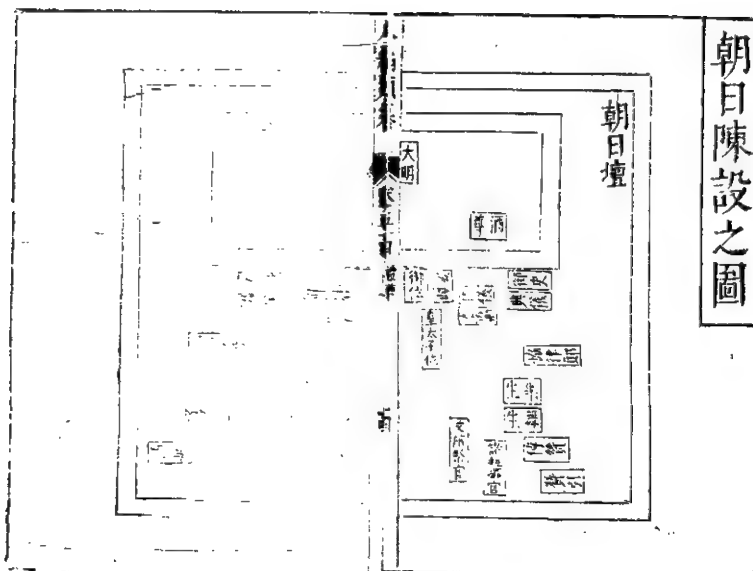
祀禮告備兮帝心兮鑒歆

祀禮告備兮帝心兮鑒歆

祀禮告備兮帝心兮鑒歆

祀禮告備兮帝心兮鑒歆

朝日陳設之圖



嘉靖九年罷從祀建壇朝陽門外二里許爲制一成
 壇面紅礪磚東西南北階九級俱白石內櫺星門四
 面門外爲燎爐壑池西南爲具服殿東北爲神庫神
 厨宰牲亭燈庫鐘樓北爲選官房外建天門二北天
 門外西北爲禮神街坊西天門外建南北官齋宿房
 護壇地一百畝 朝日壇
 歲春分祭 大明之神于朝日壇西向甲丙戌庚壬
 年上祭服親祀餘年遣文大臣攝之先十五日委協
 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十日題請 上行禮先三
 日奏致齋進銅人齋牌示長安門是日詣太和殿觀
 禮樂儀牲所看牲先二日同光祿寺奏省牲次日具
 本復 命博士捧祝版候填 御名捧安于香帛亭
 厨役昇至神庫奉安樂舞生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
 祭器夜半奉安 神牌陳設邊豆 祭品 大明赤
 璋一禮神帛一紅玉爵三磁酒盞三十辟積一羊一
 豕一雞一鴈一簠各二簋各十 嘉靖九年秋伏
 改而就禮不可改而就物以赤玉月以白玉此
 不易之理見無赤玉台解以決玉焉瑞之類代之
 明旦 上以出祭朝日告 內殿卿詣 皇極門候
 請聖駕 上由東長安門出至壇北門入至 具服
 殿具祭服出導引官導由左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

上位成穀于

奏四拜傳贊
官同

上至香案

出生奏復位

壇學上至

位樂暫止奏

平身同樂

止與饒唱行

唱賜福肝光

奏摺主考

與儀

四拜傳贊百

官捧祭饌各

饌官下陞奏

具服殿

定大臣一員

儀同祝文

神惟
神陽

功垂今誓

醴之儀恭祀

100

樂章
文集

仰

遵祝禮

案

和

祈享以

義和團

特色
時二

二十

今具張

和保
懸

福民生

和安

誠已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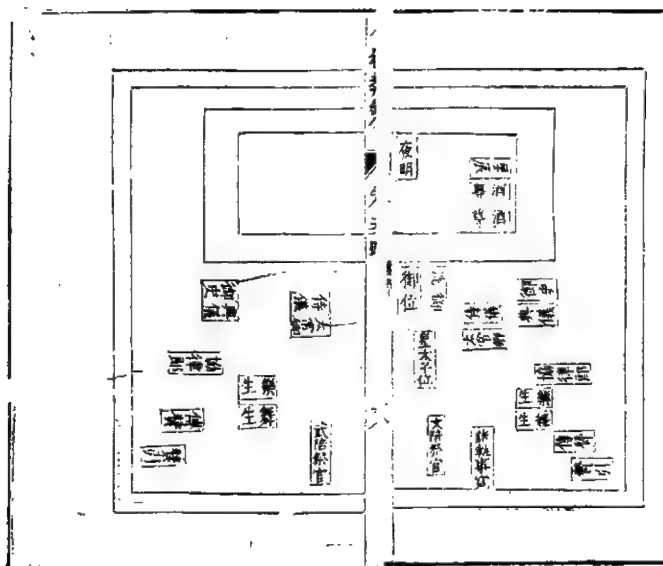
明昭
祀

拜首兮

民咸仰

簡儲兮

夕月陳設之圖



嘉靖九年罷從祀建壇阜城門外之南二里許爲制一成壇因白礪磧東西南北階六級俱白石內儻星門四東門外爲瘞池東北爲具服殿南門外爲神庫西南爲宰牲亭神厨祭器庫北門外爲鐘樓建官房外天門二東門外北爲禮神街坊護壇地三十六畝七分十年秋以月壇以數壇置于坎上焚歲秋分祭夜明之神于夕月壇東向從祀木火土金水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南向丑辰未戌年上皮弁服親祀餘年遣武大監攝之先十五日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十日題請上行禮并題欽遣大臣分獻先二日奉致齋進銅人齋牌示長安門詣太和殿觀禮樂儀牲所看牲先一日光祿寺奏省牲次早具本復命上以出祭夜明告內殿博士捧祝版候填御名捧安于香帛亭尉役昇至神庫奉安樂舞生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器是日午後本寺官奉安神座神脾陳設蓬豆祭器夜明白琥一體神帛一色金爵三磁酒盞三十驛犢羊豕客一登一銅二簋各二蓬豆各十星辰配位禮神帛十青紐一白六磁爵三餘同申刻上由西表出至壇北門入至具服殿具皮弁服出導馴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function $f(x)$ defined by the equation

卷一百一十五

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帝煩藝似家人之禮乃以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前史又以正月非二分之義秘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夕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瞻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代西向拜月難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拜宮猶北向朝拜亭得以背實爲疑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乙丑夕月於西郊始得爲博晉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合分朝

八編類纂卷五十四禮儀

辛

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轉木牛故無從所奏今戎事已息此禮爲大遂親朝日後周以合分朝日于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犢青圭有祗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司徒登獻宗伯終獻燔燎如閉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如朝日階因之開皇中於國東春明門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夕日又以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唐二分朝日夕

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儀朱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用羊豕各二遵豆十二簋簠二高宗紹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典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後于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經傳所言風師雨師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彼周謂各有神主之而祭焉已非夏商以前簡略忠贊之事矣而後世註家顧各以星常之何耶蓋星宿之名多出于緯書而先後鄭之說又自相牴牾固未可據以爲

八編類纂卷五十四禮儀

風師雨師

信也此楊氏所以一歸于天典氣數謂四司之神如司春司夏之類不無見矣彼信繆忌之奏而春神君以受畫法漢武信嘉慶之言而置九壇以祭貴神唐至有諸隨貴神飛基之方以定祭位者吾不知何說也師雨師禮論風星辰按本朝郊祀既設星辰二壇于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記風師于戌地以己丑日記雨師于丑地宋人兆風師于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于北郊祠以立夏按申日地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祠以立

秋後亥日以雷師從兩師之位以司民社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嘗合而爲一本本朝于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爲一壇以從獻于郊祀又爲壇于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岳五嶺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城隍月將與雲皆前代所未祀也夫雲與雨霈既祀夫雨而獨遺雲可乎時形于兩間者皆已享祀而流行于四時以司民耕作興作之候者而無其祭祀可乎名山大川遠絕于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于望祀而宸居所造

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此皆朕聖祖之獨斷神見其視前代所制尤實貴神之屬蓋有開矣謂兩師也祠家以建子月爲歲首祀天至午月乃祀地尚云通先養之宜我朝用夏正自夏徂冬則地先大祭繼次而食矣且郊者祀天之名地不得而十也故兆於南郊禮文載之北郊之名乃巨衛維條傷緯書以對南郊非周禮所有也豈得盡爲符合也哉尊祖配天之禮古有以始祖配者周之后稷是也有以受命之君配者漢之高祖是也武配天以功德而功德配大

于開初者則周之祀饗周明德光靈之遠也而漢之祀高祖非以崛起在位爲帝者首乎有天帝各配者周以稷配郊又以文王配明堂漢以高祖配郊又以先武配明堂是也有祖宗並配者唐番拱開元以高祖太宗配昊天宋至道以太祖太宗配圓丘是也夫廟壓于祖昭穆對向非嫌也郊座于天祖宗序列非嫌也然則天帝各配者固章別之道也而祖宗並配亦何可以連社接席議其非禮乎我太祖之始建郊仁祖配是周祀后稷邇本擇源意也而成祖以太祖配則如漢奉高祖崇功德之特起矣仁

宗時以二祖配是唐宋所已行稱情而合禮者也世宗乃獨奉太祖配南非郊其祈穀之祭以成祖同配尋亦不行蓋始猶稍奉郊祀宗祀之遠而終竟以父子相並爲嫌矣夫成祖善造區夏一奠鼎燕京駿德豐功實同肇初而推舉未至非愛前烈之禮也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非孔安是若之義也且今祈穀之祭釐正已久而郊丘配位未復其非闕典哉善乎輔臣之獻議曰歲一舉合祀奉二祖以並配邇太祖更定之制率列聖世守之規體世宗未安之情而時宜順人心合禮

典應經義上固已虛懷嘉納久矣惟沛然下明詔
論中外博參之與論而昭告之靈祇不過一潤色
核定間而可以迓瞻願之休隆繼述之積聞帝王
之緒垂宇宙之基甚大矣又何疑而不爲乎

國朝
總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鈔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五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於士庶亦許其得祀四親其有以擴一本之愛定百代之典矣苟廟制不定則有如光武中興漢室上祀高平而高曾祖考皆不得祀果協人子之情否乎日不論四親則昭穆不叙或兄弟叔侄入紹大統如唐寧親宣敬文武不過四昭二穆上不及高祖矣雖同堂異室坐次不覺其紊然未嘗祧而祧者不違

及三世乎設是故祀典必以廟制為先廟制必以四親為王定四親之廟所以親親也四親昭穆既叙凡祧必論其世矣且有太裕之禮不論祧與未祧皆得與焉不其廣尊親之義乎無窮乎定太祖之廟所以尊尊也及有大祧之禮追祀始祖所自出之帝不其廣尊尊之義乎無窮乎世室崇祀有功德者百世不遷所以賢賢也又有明堂之禮如周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其廣賢賢之義乎無窮乎

宗廟總敘

王考者七廟圖

太祖
昭 武王
昭 昭
昭 昭

穆 世王
穆 穆

謂之所由七廟者以昭穆為序而昭穆之受命不與與廟四而七

太祖
武 世王
昭 昭
昭 昭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室也苟有功後則宗之不可預為數故殷第二宗則公季之以昭穆王明是言之宗室數也朱子曰對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也

壇立於右壇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壇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不以廟之居東居西王之向南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壇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王祧夾室而有禘之際且壇壇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壇穆不可以有壇而

無嫌故迭遷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
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廟之時
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其
而可并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
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
之穆卽爲考廟也

論宗廟

唐世以景帝爲太祖高祖父當中唐間則景帝世
近在昭三穆之內故裕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
於昭穆至代宗後以景帝方居第一室裕裕得以正
位然獻懿二祖肅宗父親盡已毀而裕裕則合祭故

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祔裕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
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裕然如太祖東向
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獻懿二帝迭處之矣然
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
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
之廟不可復遷始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爲
太祖而自僖祖以下至英宗爲三昭三穆是以僖祖
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
祖太宗也今僖祖爲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
則親盡而毀之可乎稽曰以一祖同文武世室亦百

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下今以
僖祖爲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
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
纔及五代以藝祖爲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
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奉其祖考於是
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
逮其遠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
垂統者爲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
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
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

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
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
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
故耳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其大槩謂
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
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
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
引書穆考文王詩率是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
穆也以爲認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移其子
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

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始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王爲昭，共王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

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共開，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

丁南庚，陽甲，盤甲，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厲。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宜爲穆，敬宗，文宗，武宗，爲昭。是三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

六世，則武丁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子必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豈得立廟之制，必全於將升祔之時，從行營創廟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廟手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乃爲合宜。而預定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寮，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甚廣。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

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處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附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

其世代之近者既未能達於天之時也小辛當紂父也南齊世祖丁酉也北齊高澄父子皆葬於此唐肅宗皇帝亦葬於此宋明道中移去今墓猶存西晉書云魏太武帝幸河內見一石人長九尺許髮眉俱赤面黃身被金甲持大戟左右侍衛帝問左右曰誰也對曰昭王孫也乃命刻銘以記其事

順者又不可升則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尚在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頗模非以其神靈故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祠室運旅冬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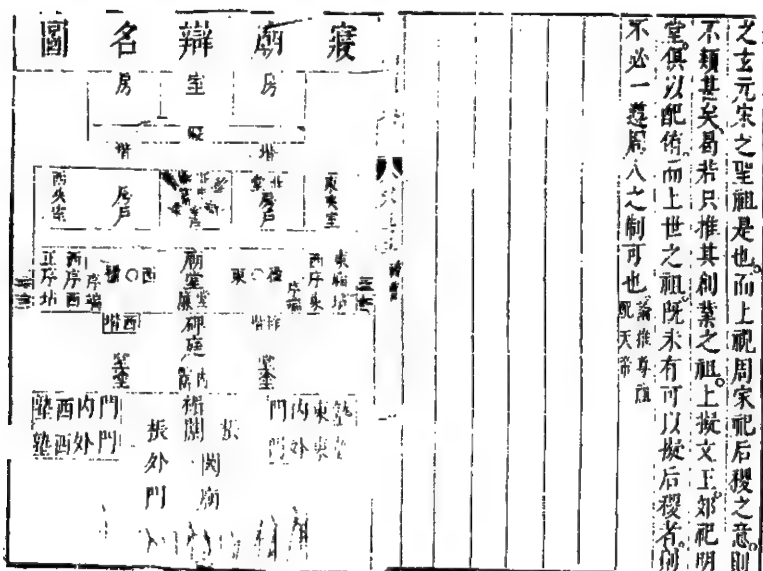
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懿祖庶乎其可以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奸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吳帝孫資之與黃鍾然其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遠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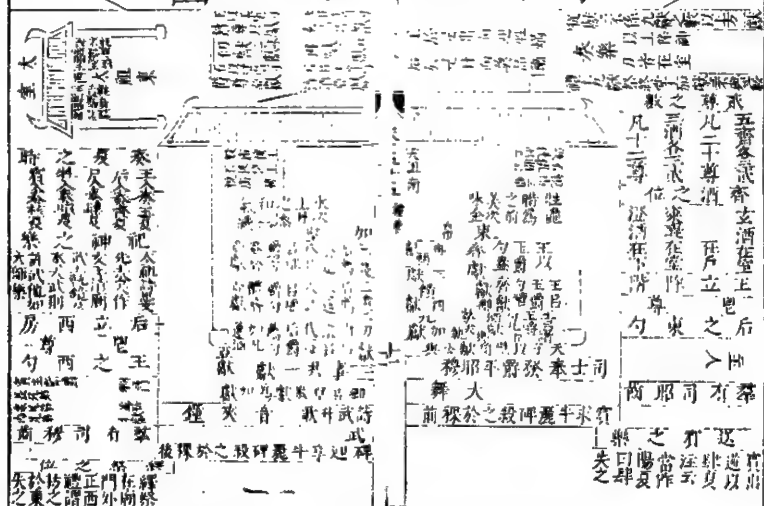
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也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

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彼周之柱下史矣而哂姓適同乎唐乃推哂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茲雖稱祖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歲禋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禮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科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効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廟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僖宗

則俱爲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龐壯每帝各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于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祫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祫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人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嘗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其湯文武之功以郊禘祖宗皆擇有功德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効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祖農祖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真如唐



宗廟大饗之圖



虞夏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周人進禘爲殷祭泰春祠
 夏禘而秋冬乃嘗烝也三年而禘毀廟之主陳於太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於繼孝爲最周
 乃禘天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宗配則報本
 反始之盡也春獻羔開米也若嘗麥以雉也嘗黍以
 雛嘗麻以犬也嘗稻具薦嘗魚而薦鮪也嘗以薦繼
 孝之盡也國太師大會同大戮必造而告焉出告反
 面之義也大宰掌誓戒具修如郊前十日帥執事而
 卜日遂戒如郊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如郊
 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其奉之辨六齋使六官
 之人共奉之辨六養以待果將辨六尊以待酌獻辨
 物備物也醑人共薦羞之實豆人醑人共五齊七蕤
 若醑醬之物鹽人共苦鹽型鹽甸師共齊盛共蕭茅
 共物備物也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帥六宮之人共齋
 盛烹人共門鑊以給水火之齊隸僕埽除糞灑以待
 事備內外之官官具而備具也祭之前日六官各以
 其屬肅將事具如郊祭之日閭人設門燎以風事而
 張具世婦蒞陳女宮之具大史執書以次位常於是
 畢師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而祭行王袞冕乘金
 輅以出入即位於阼泰王夏后副禋立立于西序奏

齊夏王王后祭内外之主也。大祝連贊刀刀服交見以入工奏肆夏神之也。王及於室而不迎，記言之必在廟而後全於臣全於子也。贊入用裸主和爵也而實之沃王。王執圭贊以獻刀，以裸祭之啐之而奠之。后以璋贊亞獻重祿也。灌用雙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而獻始此也。此切韻大司樂奏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鐘爲羽以迎神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樂神而樂始此也。是謂二始二始者，求神之道也。既灌王袒而迎牲，牲入肆夏作王親牽宰贊之。公卿大夫以幣從，司徒詔於庭，詔博碩肥腍告在滌敬以

充也。王麗牲于碑，執鸞刀啓其毛尚耳，祝以血詔于室，告幽全敬以全也。皆求諸陰也。於是進刀於室外戶西南面而朝，踐禮行祝取肺脅燔之。燔蕭合黍稷雜粢之，使臭陽達於墻屋，求之陽始此也。王親洗肝於爵匱而嚼之，入以詔於室，出入隨于主，謂之制祭。言王親制以祭也。其貴肝肝臟之首也。乃升牲首於室中，北牖下尊首也。首體之元也。於是王洗玉爵西酌獻尊之醴齊以薦腥。王后洗東酌獻尊之醴齊介爲朝事之豆，蓬薦焉。禮交動于上也。上歌夾鍾下笙無射合而奏大武，樂交動于下也。是朝踐也。謂踐而

始行事，登進孝卿之而饗之也。此三於是美定而熟可薦矣。王拜妥刀以玉爵酌黍稷，登齊以薦熟。王后以玉爵酌黍稷之醴齊介薦，饋食之豆蓬薦焉。饋而食之，追而養之也。五刀告充王，復以玉爵酌朝踐者尊之泛齊以酌刀。六王后薦加事之豆蓬介爲刀卒飲祝，酌清以授刀。刀酢王，乃布酢席於戶內。王受酢刀以饗贊祭祝以蜚告慈，而后以玉爵實盞尊之醴齊獻焉。七刀酢后如王，則追養之盡也。孝慈之忠也，合莫之所交也。且也七獻而王獻公八獻而王獻卿，於是諸侯爲賓者以玉爵實盞齊備卒食之三

獻而朝獻禮成。獻得天下諸侯之懽心其事之也。既九獻王見而總于舞大武之舞以樂刀嗣子舉薦爲加爵族酬行而禮成。蓋王主大烹以饗故薦血腥熟王后主豆蓬故薦備水土之品與樂先飲食先饋食豈施各有當與毛血詔於室始在室室在與尊與求之陰歟。美定詔於室中事在堂堂在戶西南面尚明也。今之陽歟。納牲詔于庭外也。殺而登首于室內也。明日又擇而祭之。枋卒事在廟門外或諸遠人與務其諸遠者與則神埋然也。天子諸侯禮闕有間而經唯特牲少牢之饋食屢饋食何也。食禮也。饋食追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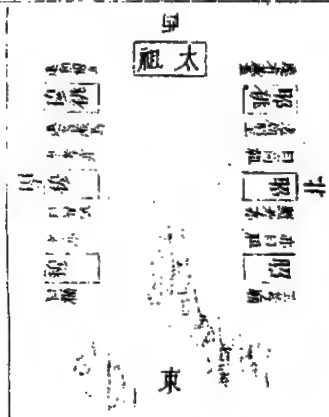
繼孝者所必先也故刀入而饋特牲九飯少牢十一飯食道焉已也獻爵曰酌醕以酒演氣而安食也侑曰王刀未實欲其克也蝦以搏黍詩懷而出也必嘗黍啻食之本也陰厭厭其始也陽厭厭其終也自第憂至于閭闔戶孝無終始而一生於厭伏故曰是食道也禮饗祿有樂食嘗無樂故大夫士判縣特縣而饋食無樂則食道故也蓋饗禮亡也秋霜露既降以食禮接焉食養陰也春雨露既濡以饗禮接焉飲食養陽也故饗禮有樂而食禮無聲乃其執特牲少牢皆無樂而以爲大夫士之祭無樂也失之矣夫祭跪數

有數比時也視牲告克舉獸尾告備魚十有五而興膳一純而聘宗人祿告具宰命爲酒備物也司馬封羊升羊司士刲豕升豕雍人倫膚宗婦遷豆有踐備官也如是而後祭祝迎刀於廟門之外刀沃盥神明自淨之義也刀入而祝主人拜受刀極之而後安之安之而後饗之敬養之道也佐食舉肺脊通敦主人羞肺俎刀告飽祝侑又告飽主人不言拜侑養之忠也洞洞敬屬屬忠孝子之所以事其親也主人洗爵而酌何也引飲也既食之又飲之孝之繼也有酢酺何也有酢有酺有酬而後愔愔乎其與神明交幽明

感通可酢可酺而蝦可久可大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何也天子之祭也得四海歡心以事其先王故嘉與天下共之諸侯之祭也得四境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嘉與境內共之大夫士之祭也得上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樂與嘉賓承之也於是乎有司徹而饌俎俎於堂既飲食之又從而鐸之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無已之忠也故主人主婦之交致爵也三獻作止爵刀卒爵酢賓致爵而主獻賓行爵也嘉爵徧獻而旅酌行也其義一也嘉與與祭者共之也上養之祝曰其有以也是先祖之德也以教忠也嘉與宗嗣世守之也下養之祝曰酌有與也先祖之思也以教睦也嘉與同姓共有之也故宗廟之禮死如生亡如存獻畢酢酺畢舉降降上下儼乎幽明之交交乎慈達而百順備也

周天子廟

商七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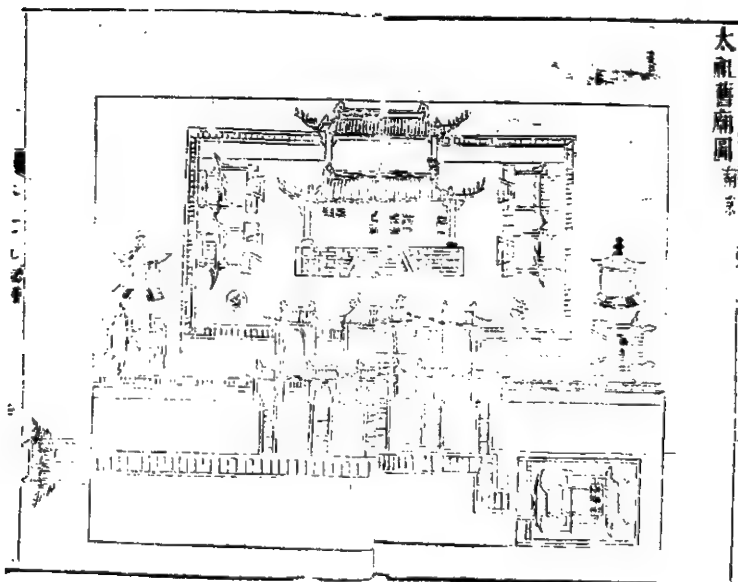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禹貢章玄成巨爵之徒雖用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立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食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歷魏晉隋唐其間雖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太祖之位不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以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鬻祖而除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有所不安矣又按禮經葬祭之文而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尤武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于春秋歲以爲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王祀爲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或一行其藩王或來朝者亦許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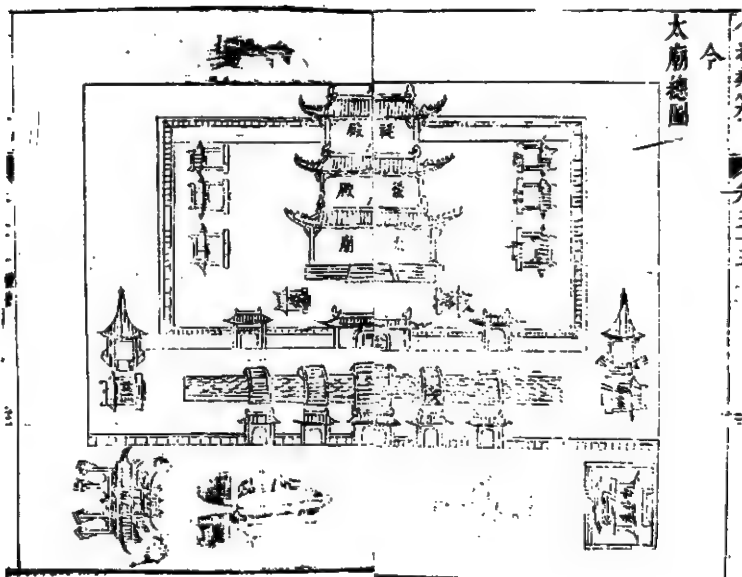
京內外臣僚有二經過者必先拜叩否則有罪

卷一百一十五

太祖舊廟圖



太廟總圖



國初建四親廟於闕左中 德祖東一 懿祖次 仁祖西 熙祖與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祭以周垣略如都宮之制洪武元年定四孟歲除五亥洪武元年命製 太廟祭祀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鮮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範豆之屬以祭其先王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其制祭器如事生之宜於是祭用金送金祭器禮儀佐簠簋可帷帳浴室皆備二年令清明端午中元冬至時享歲除如故祀饗于皇帝不備臣迺是太子祀云命長子某

不得稱皇太子三年時享仍用四孟孟春特享四廟
三祖奉三祖合享於德祖之廟德祖南向三
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廟樂餘奏德廟樂四年遣
大臣分獻親王功臣王曰國家祭祀太廟除特享外
其餘合祭之時正兄同獻同奉之際凡有祝獻功臣
皆可共享其樂九年改建太廟前殿後殿殿翼兩
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宋德祖帝后神主懿
祖東一室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凡席諸器備如
生儀時享殿中設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向懿
祖座左西向熙祖座右東向仁祖次懿祖西
向親王配享于東壁功臣于西壁孟春擇上旬吉日
三孟朔日歲暮除夕皆合享奏德廟之樂罷特享
二十五年令廟享值國喪樂簡而不作三十一
太祖神主附寢殿西二室南向正殿神主座次
祖東向成祖遷都北平建廟亦如之成祖升附
東三室殿座次仁祖仁宗升附西三室殿座次
太祖宣宗升附東四室殿座次成祖英宗升附西
四室殿座次仁宗弘治元年憲宗將升附議祧
禮禮言國家九廟已備憲宗祔廟議者咸謂德
懿仁四廟宜以次奉而尊太祖爲百世不

遷之祖是如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
皆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
家自得祖以上莫推其次則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
明甚懿仁三祖以次當祧太祖太宗
視周文武世室百世不遷禮也憲宗升附當祧
懿祖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祧廟如古夾室之制
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
陳言禮官議請尊德祖百世不遷如宋僖祖故事非
足禮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
也始祖必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也
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
者見宋僖祖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
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
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謂禮不又有太禘
乎憲宗升附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
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
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
祖如此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庶無忤禮上從禮官議
始建祧廟於寢殿後奉祧懿祖神主神座熙祖
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遷西向一位仁祖以下遞遷

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 宜宗 孝宗升祔 應
宗 武宗升祔 祧 仁祖 肅宗升祔 不得祧
德祖以故九廟 太祖居尊而四祖之王皆祧矣嘉
靖四年立世廟于 太廟東序 皇考獻皇帝九年
春 世宗皇帝復行特享禮令祠官廟殿帷幃如九
廟各莫獻讀祝三孟如舊奉 太祖南向十年冬
上諭禮官言 太祖以恩降 德祖今日當以義尊
太祖祔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應見 太
廟爲特尊 太祖禮官言合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
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之
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
並列自今大祫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向 德祖
居中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叙 列聖左右
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列於羣廟之主
足以申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 熙 仁三
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是年
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時參禮官言議復古七
廟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
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
上得疏喜下廷議吉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

夏后因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
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
外爲都宮內序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不合都宮
不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列爲廟遂有同堂
異室之制嗣後魏晉隋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別立
四親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 太廟又用明
帝之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宣諸召問謀諸臣弱者
屢矣但今 太廟南近宮牆東逼世廟西阻前朝地
勢有限 上諭 太廟三殿勿撤則 太廟垣外左
右隙地不盈數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在太廟前
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遠即
使盡開其地分爲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欲稍
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況古七廟九
廟制座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泯然淤溢亦
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羣廟不惟去
尊即卑不足以稱 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
非細故且有廟無寢神將何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
議者又欲裁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
也以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明人廟制約
儉宜效焉之夫以廟門大局七箇開門容小廟三箇

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又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島在其爲儉約也今損 太廟羣廟可又損於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比隆 太祖 憲宗 獻皇父也又可減於世廟乎今之廟主 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爲商周以 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即使廟宇既成 皇上冠冕佩玉執圭服衮黼紆曲之塗備立羣廟而行典俯伏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力不逮而日亦不給矣議曰周禮宗伯代后獻羣廟可違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謂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今臣可以主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胤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上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廟祭是時不得不降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疎低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徧七廟此蓋無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以盡爲非禮也 皇上以聖考尊享

世廟而 太祖列聖乃不得以專廟以全其尊然列聖同享 太祖以極尊崇而皇考尊歸 世廟猶爲遜遜若 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 皇上孝敬之誠 皇上割論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疏入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 祖宗各爲專廟諸廟合爲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各有寢主 太廟寢後別有桃寢藏寢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兩向內門殿皆南向十一年罷設衣裳請主十三車南京太廟災一上欲勿建特延臣議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修飭方新速罹回祿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照會於昭昭之表嘉靖十四年欽依 皇祖文皇帝廟曰太宗廟昭穆迭遷之意要必昭不動穆穆不動昭方是正義可著爲令 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太廟殿廊節祀獻新儀如舊十五年十二月廟成詔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爲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於羣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 皇考廟曰獻皇

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修時祭以避豐稱之嫌
十七年九月遂尊皇考廟號爲睿宗附享太廟徽世
廟又改尊 太宗爲成祖立春特享各出於殿成祖
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徽儀還宮樂如太廟 仁 宣
英 憲四廟樂歌同 孝 武二廟迎神樂別歌三
獻徽儀還宮樂歌同 睿宗樂別歌異諸廟上親獻
太祖 列聖廟遼大臣攝之立夏時祫出 太祖
成祖七宗至於大殿立秋時祫如夏禮樂歌異於夏
立冬時祫如秋禮迎神徽儀還宮樂歌異於李秋冬
中甸擇日大祫出 四祖 太祖 成祖 七宗王
於大殿祭畢各歸於其寢是年皇后助獻二十年四
月宗廟災初震火起 仁廟風大發仁廟燬俄而
成祖廟主又燬延燹太廟及昭穆羣廟惟 睿廟獨
存 上奉 列聖主於景成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
告題 成祖 仁宗帝后主奉景神殿二十四年七
月新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 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 仁 宣 英 憲 孝 睿武左右次列皆
南向設衣冠合享 四祖皆祔寢南向二十八年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四十四年改睿宗廟爲
玉芝宮奉安 睿宗帝后神主宮後東北爲景神殿

奉藏列位御容乾清宮東爲致孝殿又東爲神庫
又東爲奉先設奉安 列聖帝后神主四十五年
世宗升祔奉孝烈皇后祔廟隆慶元年奉安 孝烈
皇后神主于弘孝殿 孝恪皇太后 李懿皇太后
神主于 神庫殿凡冊封等項告祭于內洪武二年
壽春十五王進脩四祖廟壽春于孝陵爲伯南昌七
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廬中木主稱壽春八王爲高
伯祖考寶應七王爲曾伯祖考禮官誤矣是年祔享
戰歿功臣也乃設青布褥於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
十三人令大海遂海張趙德勝世傑再成楚國公廖
永安七人已卒祔廟達等六人俟卒進脩八年設黃
布解殿左右即於廟中殿上祀 四祖左祀楊王皇
兄徐王右祀功臣九年定春壽王王妃二十一人
享於東壁功臣十二人西壁罷永安祀洪熙元年以
靖難功臣王能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伯享 文廟
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廣孝兇徒不宜入廟祀祀
大典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基伯祀 高
廟位次六王十六年武定侯劾乞進其祖美伯享
高廟下廷議不可戶部侍郎唐肅言廟火諸臣
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懼敢輒增損乎飭言

往年進基祔享以文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飭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不喜曰何以。上基而下英也今體官考議乃令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劉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暨寧王基永義侯卜英永進侑時禮官建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咸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中宗亦然如魏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不必皆創業也我朝二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侑享二祖凡十七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廟缺焉無間乞下廷議考求六廟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廷上不允太廟在闕左前殿後殿後有祧殿皆九楹各異兩廡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前殿畢歸主於寢殿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中室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達孝昭皇帝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顯天啓聖昭皇后宣宗獻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克仁純孝章皇帝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憲宗繼天欽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龍德聖孝純皇帝孝貞懿恭睿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孝肅靖肅莊慈哲懿明天贊聖敬皇后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龍文思孝毅皇帝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叙列左右室皆南向世宗肅宗世宗父也於武宗爲叔以故降武廟上祧殿藏德祖玄皇帝后懿祖恒皇帝后熙祖睿皇帝后仁祖淳皇帝后祧主廟殿兩廡侑享親王十五人壽春王劉杞一壇霍丘王翟妃下蔡妃安豐二趙妃南昌王共一

壇蒙城王田妃玕貽王唐妃臨淮王劉妃共一壇寶
應王安六王都梁王美山王王昭信王共一壇功
臣十七人十六壇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中山武寧王徐達
開國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左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都
督同知軍國事岐陽武靖王李文忠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寧河武順王鄧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
國公追封東歐襄武王湯和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西平侯追封黔寧昭靖王沐英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忠
顯公加封河澗忠武王張玉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
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朱能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
戴國忠烈公俞通海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同知都督府事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越國武莊公胡大海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梁國武桓
公趙開勝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鎮國將軍護軍
會大都督府事追封泗國武莊公耿再成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追封榮國威襄公郭英
贈奉天靖難推誠効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追封金鄉忠莊侯加封寧國公王真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安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美武衛親
軍指揮使司事特封永義侯系世傑開國翊運守正
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基皆
左右弼兩廡東西二祭爐南爲戟門設俱服小次門
左神庫廚南爲廟門門外東西爲宰牲亭南爲神官
監西爲廟街門歲四孟行時享於太廟春以上旬
吉日夏秋冬以朔日 前十五日委協律司率樂生
於太和殿演禮樂前十日題請 上請祭前四日
本寺官具公服于 皇極殿奉至齊進銅人于 文
華殿東九五齊出示長安門前二日同光祿寺而奏
省牲隨詣 太和殿觀樂犧牲所存牲前博士進祝
于平臺侯 上與御名奉安于神庫樂舞生設各門
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祭器陳設祭品是日 祭品

太祖帝后奉先帛二金爵四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酬
 二簋各二蓬豆各十二 成祖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 睿宗 世宗各帝后同 壽春王妃
 展親帛二磁爵六牛一羊一豕一劍二簋各二蓬
 豆各十 霍丘王妃 下蔡王妃 安豐王妃南昌
 王妃 璵餘同惟帛六爵十八 蒙城 王妃 盱眙
 王妃 臨淮王妃共一壇用 寶應王六安王 來
 朱王 鄒梁王 英山王 山陽王 昭信王一壇
 餘同惟帛七爵二十一 武寧王徐達報功帛一爵
 一羊一豕一劍一簋各一蓬豆各四 常遇春以
 下十六壇同 上由廟街門入至廟門西降輿導引
 官導由廟左門入至戟門帷帳內 上具祭服出導
 引官導至丹陛上內贊對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
 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
 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奏四拜 典儀唱奠
 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奉帛及金爵詣各帝后
 御案前跪獻訖樂暫止奏跪 讀祝讀訖奏
 俯伏與平身 樂復作樂止典儀唱亞獻禮奏
 樂執事官獻磁爵于各帝后御案前訖樂止典儀唱
 終獻禮奏樂執事官終爵 樂止 御至中室

京傍西南立唱賜福胙九祿卿捧福酒跪進于
 內贊奏跪奏主奉飲福酒飲訖光祿官捧福酒跪
 進于 右外受胙訖奏出主奉俯伏與平身奏四拜
 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出各詣各壇位奏樂上退
 拜位之東立捧祝祝帛官出各詣各壇位奏樂上退
 官導至帷幄內易服回宮 禮畢 上出導引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五廟皇祖考妣太
 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孝世宗肅皇帝 皇考妣孝潔肅皇后時
 維五 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
 尚享
 宗章 孝宗生七十二年 睿宗生六十四年
 迎神 慶源發祖世德惟崇我祖宗開基建功
 京都之神親廟在東惟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同

呼喚相通來格來享皇靈顯赫

初獻如思我皇祖靈靈于天源衍慶流祚萬世

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禮世崇德萬斯年

亞獻如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

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祭乎中情

終獻如惟前人功德肇膺天曆延及于小子爰受

方國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慙慙三獻我心悅懌

獻饌如樂奏儀肅神其燕娛告成于祖亦佑皇妣敬

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運官如顯考神運無迹發取遠達安其所適其靈

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教太廟禮儀集

章同時享德祖懿祖熙祖仁祖仁宗

各帝后祭品同先十日題遣官請祧廟及告

太廟告祧廟祫將三脯一廬二果五秉擇藿藟蓮

肉胡桃仁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禮遣敢昭告于德祖玄皇

帝后懿祖恒皇帝后熙祖裕皇帝皇后仁祖

淳皇帝皇后仁宗昭皇帝皇后茲者歲暮恭於

太廟舉行大禋之禮祗請聖靈詣廟享祀特伸頂

告伏惟鑒之謹告告太廟儀同祧廟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敢昭告于五廟皇帝

考妣太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皇妣孝潔肅皇后

茲者歲暮特修大禋之禮恭迎德祖皇帝皇后

懿祖皇帝皇后熙祖皇帝皇后仁祖皇帝皇后

仁宗昭皇帝皇后同臨享祀伏惟鑒知謹告祫祭

前一日陳設德懿熙熙仁太祖皇后南向

祖宜宗憲宗睿宗世宗西向仁宗英

宗孝宗武宗東向至西上詣太廟行禮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

熙祖裕皇帝

仁祖淳皇帝	淳皇后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	
皇高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高祖妣孝莊睿皇后	
皇曾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曾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靜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潔肅皇后時憲	
歲暮明日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詣 特修祭祫用伸追慕之情尚饗		
延陵顏季子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六

圖書編

六書類

禮曹

太祖高皇帝 命稽古首建 廟闕左以享 德

熙 懿 仁 四親而 壽春諸王咸以次而前享

焉 文皇帝繼統上承先德建廟北平 列祖

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以次在衛於時廟數猶未定

也至 憲宗純皇帝以世代既足始備 九廟之制

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並 仁 宣 英三

宗為九而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

也至 世宗肅皇帝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憲帝升祔為九而典禮於是乎益詳矣春月特享則

分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 前殿而已祧之

廟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 太祖為尊歲暮之於則

升 四祖於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當 憲

廟時 四祖並列殆體 太祖之心乎而 九廟未

足禮固不得而有祧也至 世廟之時 四祖並祧

固尊 太祖之位乎而世數已足勢不容於無祧矣

其或祧或升之次合享分享之儀孰非酌之今而詳

察之古而不悖者乎歷世滋久訛舛相承蓋於名實

莫可致詰矣以今日言之弘治中時享祝文稱八廟

太皇太后 皇考憲宗皇恭親稱也而 九廟之數

若或其一至嘉靖中 孝宗而上本七廟也而稱六

及 仁宗奉祧猶六廟也而稱五條損條益何廟數

之不常耶五廟之中仁宗並祧惟三廟設祭而祝文

猶五足祭者而祝增矣自 皇高祖憲宗至 皇考

穆宗既備六廟而 太祖 成英 三廟猶仍五廟

之稱是廟加而祝減矣何位號之無定耶壽春王於

太祖為叔 霍丘七王為兄而 實應七王姪也

其廟時誤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為 皇高伯祖實應

七王為 皇曾伯祖素矣今世系益遠而累稱焉

皇曾伯祖是素而又素也何稱名之弗當耶我 皇

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

請宜世享南面東侑 成祖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

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明矣諸廟

帝后並揭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祀祀必

一其廟使神各有嚴則繁簡富而位號秩矣由 太

祖而上下之諸王之分雖百世可知也

周當禘之時則特設一神主於后稷之廟而後祀享於廟禘畢則徹去粢之神主而稷仍居東面以享四時之祭也五年一禘者蓋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王者爲之舉大禮也禘必于四月蓋春夏之交萬物生長故祭其所自生也爾則用四齊三樂則用四代之樂獻則用九獻之儀此周禘之說也

則禘總論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舍誓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先儒多攻之蓋祖者

六

七

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則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祭大禘而歌玄王相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配禘太祖而歌顯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疑長祭爲大禘之詩疑雖爲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祭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

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粢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

安得謂之禘詩乎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

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僖

公八年有禘遂係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僖公

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尤武建武二十六年詔

開張純禘祫之禮而純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

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

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

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非魯禮

也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

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

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

諸侯祫上下之殺也

馬融謂歲祫及壇壇禘及高宗石室郭玄謂祫則毀

主未毀主皆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

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稷之遷主則祭文王

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

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祫禘之歲月則皆授公羊五

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祫祭年月經無明文惟公羊

文二傳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

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殆於總考

趙氏曰王制春禘夏禘鄭註以爲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爲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云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古禮二年五月八年十月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初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云成上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何科云夏殷歲時王制春秋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禘然則不論據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嘗嘗二禮謂魯推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祇歲祇朝即遠國往來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夏之訓諸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又云禘禘俱殷祭和則於太祖列舉廟之主禘則

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禘祭與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禘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烝禘三種以爲祭名盡于此臣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武宮定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武宮以爲諸廟舍每祭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裏宮皆妄說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

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祭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可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禘禘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氏或謂先三而後三禘祭之大小則或禘於大禘鄭氏或謂禘於大禘王或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際鄭氏或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際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禘以秋不以冬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

子 3-431

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當春秋時諸侯備禮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大夫事一有事二丞二嘗之類無非記其非常奈何反以爲周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癸亥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八年首有禘云僉謂也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嘗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宜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使書魯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止一嘗又何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楊氏

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爲一事一失也輕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禘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禘郊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時於魯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于周公之廟而行之于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知閔僖竊禘之盛禮以僭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况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祭也閔公喪未必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禘叙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祫禘二禮之異正開僭竊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

所深議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神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值一祫之說左傳孟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值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

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及經

見推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文

禮記也禘祫總論

洪武七年八月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祫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上受命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乎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本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嘉靖十年三月勅諭朕惟太祖肇創洪圖莫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

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願追報之禮本舉而昧初之懷因迷朕躬承祖鑒恭行大禘範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祖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國朝大禘考

嘉靖十五年羣臣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顯類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太廟奉太祖配先一日中書官書皇初祖帝神牌位於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

莫帛初獻和壽木有本兮水有源人本祖兮物本天思
報德兮禮莫先仰希鑒兮敢弗虔

帝貞惠安和景皇后不得入宗廟 孝潔陳皇后未

之與者矣論禮之詳者莫如宋宋初昭穆未辨虛東
向位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事虛東向宋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事虛東向宋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朱功業致大難義由思之言終之神宗當治平之末
不行謀臣用道宗焚終之典者矣神宗當治平之末
用張方平等議祧僖祖及熙寧間張衡等議復之司
馬光輩皆以爲不可而王安石主之於是僖位始正
程頤嘗論之曰世謂僖祖無功業天下基本皆出於
此其爲功業孰大焉高宗時董弁王普請太祖東向
廖剛謂僖祖以下四主當遷別室裕則就享晏原復
謂宜太廟異祭不亂裕祭雖不果行而僖廟已爲之

一議寧宗當祀興之未明魯二後鄭僑等議始建別
廟遷四主而太祖東向殆則先四祖而後太廟而本
意則有議曰原太祖始立建廟之心朕位自體祇其
所尊愛其所祀而後可以爲孝且太祖太宗自爲世
室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然後爲尊也故尊太祖
以東向者爲義奉僖祖以東向者爲恩義者今日臣
子之願恩者太祖當日之心與其誦思以伸義孰若
大義以伸恩故雖光宗稱前之命而詔不果下趙汝
愚以宗室之賢相而義不肯從於是僖祖之廟祀始
遷配宗之正禮終失其後以度正刑災之言而不能

回理宗遂事之惑也豈不亦大可憾哉今日以主祭
之心行莫大之禮集公卿侍從文士二諫之臣集
而後定一上而遂決蓋據程朱之說以德祖比覆
契以太祖太宗比湯與文武而祀天之宮其
尊罔在每歲祫大禘於三年之禮有加焉
國家有太廟以象外朝守奉先殿以象內朝殿
九室如廟制凡祀方正日月年月冊封告祭及
忌祭在焉餘皆於太廟行之其祭品及日獻膳月
薦新皆光祿司其事非祭時則聖中元冬節歲
暮俱告祭十五年罷告祭十八年罷忌祭祭高

帝后于景中殿 到帝后于永孝陵二十四年
仍于奉先殿隆慶元年祭孝烈皇后于弘孝
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后于神霄殿承天又
有隆慶殿奉獻皇帝后 神霄殿承天又
左 奉先殿右 孝宗生 母孝穆紀太后也
不得附 太廟奉先殿 孝宗即位初作慈奉殿
別祀太后已而憲宗生母 孝肅周太皇太后
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后皆祀殿中孝肅中定孝穆
孝惠在右室主書皇太后太皇太后歲享薦如太
廟奉先殿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七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漢元帝時韋玄成等之議皆主四親廟之說亦有所據表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此其本旨也又按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鄭玄注釋禮經悉本此意孔疏亦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此雖出於緯書然四親廟之云有合於表服小記亦足以見古禮廢闕之餘猶有可考第據哀帝以旁支入繼大統率以請定造毀之次暗劉歆據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悉改韋玄成之議乃以天子七廟爲常數而其爲議又不論高曾祖考一本之親止序爲君之次故史皇孫宣帝之父也而不知于考廟夫宣帝入繼大統在昭帝晏駕之後與素餐宮中先定父子之名者不同乃懸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廢私親豈禮也哉自班固以歆說爲是而王肅遂作聖證論以難鄭玄然馬昭猶或非之未遽得爲定論也漢

宣時孝帝武帝戾太子史皇孫當爲四親廟而昭帝以叔祖爲繼統之君廟亦宜列至其後世武帝之服未窮則昭帝之親未盡是亦曰親之屬也如此則世之爲廟議者可以不勞餘辯矣夫漢之諸廟略于四親禮皆未合惟光武初爲其高祖春陵節侯曾祖鬱林太守祖鉅鹿都尉考南頓君立廟雖陽虔幾近之尋復奪於羣議立廟就園不親奉祀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爲四親夫爲宣元成哀平立廟以近于厚然與前所論先帝當爲昭帝立廟者其實不同何也蓋昭帝在宣帝時親猶未盡而宣元成哀平在光武時則皆親盡也其親已盡則其廟當祧止可存有功德者爲宗耳其餘不以禮節從何日爲遞遷之期乎特廟雖毀大祫猶存何肯於禮哉惟有後者則勿毀可也蓋舜之受堯禪也其親廟必自瞽瞍以至高祖而堯之親廟則有丹朱以奉之舜不與焉禹之受舜禪也必自鯀以至于宗祖而舜之親廟則有商均以及之禹不與焉其所以繼正統明大宗者惟藝祖文祖神祖如後世有功德之祖宗而已然則天子以天下養而宗廟饗之豈舍其父祖而不親哉故曰親廟以四禮之正也高祖祖考與太祖之廟而五數

之常也。其外繼統之君親未盡者亦屬四親。親盡而有功德者世世不毀。此豈可以常數拘之哉。有一人焉。則增一廟。有十人焉。則增十廟。劉歆謂宗無數。而舉殷三宗爲證。此但得其槩耳。魯公諸侯之國。伯禽而下。尚有武公。煬公。桓公。僖公。四宮。此雖未盡合于祖功宗德之正。亦足以見古制常朝之外。無定數也。諸侯且然。況天子乎。夫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此飲所謂殷之三宗也。然殷以契爲始祖。如前所謂相土者。已必有廟。及受命而王。如成湯者。其功德特盛。其餘書稱其德如祖乙。盤庚。祖甲皆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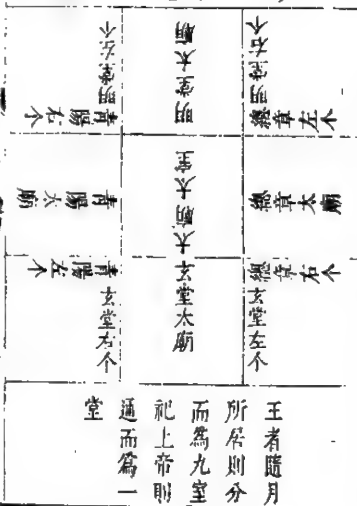
稱官。魯公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稱也。所謂世室屋壞者。蓋指祧主所藏之處也。古者祧主未瘞之前。雖其世在太祖之上。必別有一屋以安神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焉。此以同堂異室爲義。非一人之稱。故不曰某官某廟。而曰世室。屋也。禮家以爲祧主藏于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苟藏於此。則祭有不及祧主之時。其祝號笙磬之聲。豈不微于一壁之外。何以妥遠祖之靈乎。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是祧以世分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況魯之宮廟既有定名。不應別出一世室。而所壞者伯禽一室。又不應不以世舉。就如其說。室亦豈宜止于文武哉。惟當祫祭而毀廟。未毀廟之上。皆祫食于太祖之廟。則尊序爲君之次。所重在君道。而私親不可混于君。事聖不可加于父。故魯文公時。夏公弗忌。升僖公于閭。公之上。君子以爲失禮。漢光武時。張純等言。祫祫高廟。陳叙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踰尊。不合禮意。止以明尊尊之義。而親親賢賢。皆弗論矣。鄭玄但見獲麟之生。不因人道之感也。又以韋玄成有祭天祖配之說。遂謂始祖感天神而生。祭則以祖配之。是以僭爲祭感生帝也。郊天之外。又有禘帝一祭。則繆妄支離而

于經無擇趙伯循求其說而不得又謂王者追祭始
祖所自出之帝則如前所謂周人帝學者義非所安
皆未可以爲定論也左傳於魯言周廟恭指文王廟
也杜預註曰周公出文王魯其立廟則亦鄭祖厲王
之失也然魯祖周公實無文王廟故僖公禘于太廟
祫文王也太廟周公廟也祫文王而于周公之廟見
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其主何居藏于世室也因此
驗世室非不遷之宗而太廟之文室非藏祧主之處
矣文王親盡已祧魯人未嘗敢祖然而特舉以禘亦
兄魯之賢文王矣故禘者審禘功德所以賢賢也知
此則唐高祖如受天命當爲唐百世不遷之祖而韓

而武王配焉亦禘之義也而其廟無祧主斷可議矣
或曰禘爲遠祖女主可以無與祫序爲君而亦不及
于國母可乎曰統治者男事主乎男而已耳然則國
母而賢將若之何曰擇其有功於內治者附于先祧
別爲一祀如禘之禮視男雖略焉可也後世有以兄
弟同室如晉武帝之于景文者則姊妹雖居非古者
異宮之禮其失抑又甚矣太祖也四親也世室也一
定而不易餘親也諸宗也隨時而有加廟以類從位
以義制此則所謂各全其尊而不嫌者矣必以太祖
居中而定尊卑哉以魯諸廟觀焉武燭異世而立者
也桓僖同日而死者也不知其爲左昭右穆之次置
于廟中各有一所雖未盡當得非禮意之僭有者
祫如祫禘所云則都宮之地有限而增立之廟無
常使祫遇廟多之際亦何以處哉蓋惟昭穆之
祫則以昭穆之說判於此能通其義不尚宗廟則
宋宣祖之十木遷而大祖已不失爲祖故晉武帝欲
祫祖以待宣祖不爲過也唐睿宗之世不祀而中宗
終不失爲兄故晉實欲以別廟處惠帝不爲過也
又如魯無文王廟而其祧主藏于世室則必非周公

之廟之上也。父不與子順次而下爲嫌。則晉蔡謨欲爲四府君毀主。改築別室者。亦不爲過矣。周禮祭僕言小喪服于小廟。肆僕言大喪于小寢大寢。鄭玄註云小廟高宗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又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此可見廟之有大小矣。今即武丁時明之其父爲小乙。其祖爲祖丁。其曾祖爲祖辛。其高祖爲祖乙。當爲四親。沃甲爲曾叔祖南庚。爲從叔祖陽甲。盤庚小辛皆爲伯父。此五君者。親盡亦當有廟。成湯爲百世不遷之祖。太甲太戊爲百世不遷之宗。契爲所自出之祖。相土爲所自出之宗。又有先王先公之二祧。凡爲廟者。上有六。夫二祖二祧。其廟皆當大矣。其餘宗親之廟。尚有十二。無所用于大者也。使皆擴其規模。築窮壯麗。以傷民力。武丁豈忍爲之。故廟制不可以不備。而亦不可以過崇。惟在節于禮而已。宗廟制義略說論

明堂圖



明堂之制或以爲一殿。公孫龍子。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四堂。十二室。其室之多寡不同。如此。或謂之大廟。或謂之合室。又曰崑崙。或謂之五府。又曰衡室。又曰總章。或謂之世室。或謂之重屋。或謂之明堂。祭邑又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閣如壁。則曰辟雍。大戴禮云。其外有水曰辟雍。古周禮孝經。則曰明堂文王之廟。戴德六明堂辟雍是一。其名之不同如此。左傳魯僖公

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祖廟，並與鄭注不同。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玄以爲三者各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雒門之外，李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

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宮統三百步，東西九，何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玄曰：錄云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周禮孝經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何南北七，筵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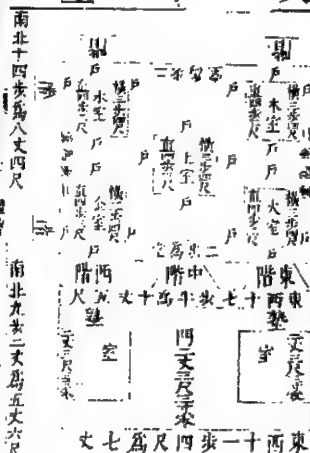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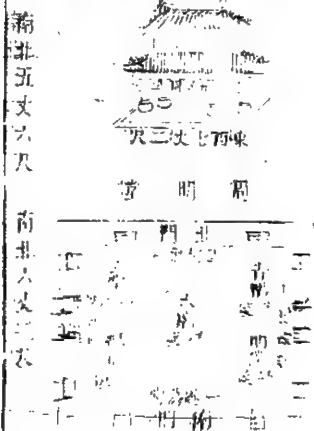
戶八窗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闔下方
明堂月令云四戶八窗淳于登曰八窗四牖鄭發之
曰戴禮所云雖如盛德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也其制之不同如此
古周禮孝經說蓋以茅蓋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
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鐫示民
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上階三等以
見節儉也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今之明堂茅蓋
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封軌漢曰上闔下方以則
天地通木闔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費亦綴白
綴爲之戶牖大小相級大相飛檐上以清陽玉葉覆
之受而不行其制度之豐儉如也陰陽九九之交且
闔本方載六九之也也八門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
州十一宮以應十二辰二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
八窗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分室而不閉示天下不藏
也通天自高八十一尺黃鉅九九之實也一十八柱
制於四方七室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統四鄉五
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封軌漢曰
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也九堵者法九十四戶者達
四時八窗者通八風上闔下方以則大地白虎通又

以爲上圖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闔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
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
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左天子之朝
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而其所向之不同
如此或配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宋朝升
以列聖同飾其配享不同如此或一楹或三楹或具
大牢或具其牲醴如此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羣后
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奉天時聽政
考言以修人紀適時也又孰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

明堂之制
漢初以高帝
晉初以宋朝
升以列聖
同飾其配
享不同如
此或一楹
或三楹或
具大牢或
具其牲醴
如此且明
堂之制於
以朝羣后
而致其義
養三老而
致其仁頒
月令以奉
天時聽政
考言以修
人紀適時
也又孰曰
不可者乎
既曰可矣

殷人重塵

夏世室



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廟夏后享祖宗于世室商人曰重屋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漢時公孫玉帶畫黃帝明堂圖則明堂要自黃帝始也今之言明堂祇知其始於周耳考古者蓋詳其所自始云

明堂考

漢武帝元封五年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牲以大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孫玉帶所上黃帝時圖也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木背加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選西面將各一饋奏樂如南郊帝元和中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行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洛陽明堂禮祭西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於明堂各一大牛安帝延光二年祀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初建武營明堂其制上同下方八竈四閭九室十二座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魏稱天子臣基晉武帝泰始二年正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之座同

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東晉大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宜悉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宋孝帝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四祖羹盞一依大廟禮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以應一周之數其餘煩雜一皆除之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祭五時帝以太祖配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從王儉之議也明帝永泰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鐙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角鹿鹿一節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應官以應郊所無者擬從者行禮自東岳而西夏口一節酒無黍山之酒皆諸人授明堂一節五帝位殿以其材為明堂一節開基南太極殿六座思南向東水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白帝第四黑帝配帝總配五人帝有五色土出向大庭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帝室焉四時人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大牢家盛六飯饗之四時焉四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於帝以四時焉四時人上帝中央六間依前代案六座四方帝各依

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祭座依梁法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大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叉執政遂營九室值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北齊林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後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終不立隋文帝開皇中議立明堂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椽以獻帝興之然以眾議不定故不成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堂常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依其方上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昊天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上帝特設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大廟上帝皆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一獻禮有司助奠如南郊儀唐武德初定今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五官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祀于貞觀之末未議立明堂季秋大饗明堂則於廟上行事永徽二年又奉太宗祀祀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大帝太宗配五人帝上詔建明堂四出九室之樣顯慶元年禮部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以高祖躬受天命奄有神州為國始祖抑有北京太宗追格上及功清下點採率上

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復議立明堂或云九室或云五室以議不定又止武后垂拱四年二月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詔曰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爲嚴配之所下室爲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爲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祀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配武太后又于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造爲大風振倒俄又中宮其功未畢詔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殿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闢通施然鼎以爲鼎非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爲通天宮四月又行觀宇之禮人赦改元爲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例遂拆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儀正殿禮自是爲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園丘行事其大享儀與開元禮宋

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園丘正月上辛祈穀孟春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凡四祭昊天上帝初未嘗親祠只命有司攝事寓祭南郊壇至仁宗皇祐二年始以大慶殿爲明堂合祭天地太祖太宗真宗並仿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明堂者仁宗皇帝中始行之其禮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又設從祀諸神如郊丘之數政和七年既建明堂于大內自是歲以九月行之然獨祀上帝而配以神宗惟五帝從祀紹興元年在會稽將行明堂禮命適臣議之王剛中居正爲禮部郎官有建合祭之議宰相范覺氏主之以常御殿爲明堂但設天地祖宗四位而已四年始設從祀諸神上帝復祀明堂而徽宗崩問已至中書舍人傅崧卿請設道君太上皇帝配位於太宗之次禮部侍郎馬公輔言道君方在凡歲未可配帝乃不行一始宗祀後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而配五人帝五人帝于明堂上五官神于東廡從祀諸神係用歷代配也乾道以後說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壇淳熙六年李仁父周子充議後自明堂之祭非節也建十四年高宗崩明年季秋乃用敬父之典今郊祀從紹興明堂從皇祐惟歲時常祀則以太祖配冬至園丘太宗

歷代明室

大豐代明堂

[illegible]

朱子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
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地其後乃合祀之
其爲壇於南郊其「則有之」蓋亦壇明堂一也
別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爲宗配
春秋行人饗禮于南郊大饗殿前升饗戒嚴同前
教前三日一上祭服詣泰宗廟前皇考配帝行
一獻禮用祀前三日太常博士扶視叔子文華殿
上填御省訖抹安于香帛亭前役昇至神庫供奉
三更初太常官請安神位陳設如儀祭品皇
天上帝南向
前向
皇考
西向
配陳設同無

王是日 上常服乘輿至內西天門外神樂觀二知
觀叩頭起執香爐導至神路錦木衛官跪奏落輦
上降輿導引官導 上至大次具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出左門入至陞上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
司其事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庠位內贊奏就位典
儀唱迎帝神奏樂樂止奏門升 典儀唱奠玉
帛奏樂奏陞壇內贊導 上至 上帝香案前跪奏
指圭奏上香訖上受玉帛奏獻玉帛訖奏出圭內贊
導 上至配位香案前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進
組奏樂齊郎昇安訖奏陞壇內贊導 上至 上帝
前奏指圭奏進組奏出圭內贊導 上至配位前
前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奏陞壇內贊
導 上至 上帝前奏指圭上受爵奏獻爵訖奏出
圭奏詣讀祝位樂暫止奏跪 奏詣讀祝位樂復
作奏俯伏興平身 內贊導上至配位前同前
獻爵訖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
獻畢不樂止太常卿立于殿西東向唱賜福胙內贊
奏詣飲福位內贊導 上至祝飲位光祿寺卿捧福
酒胙跪進于左奏跪奏指圭奏飲福酒訖奏受胙訖
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 典儀

唱徹僊奏樂止典儀唱送帝神樂奏四拜

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

各恭詣泰壇上退拜位之東立典儀唱望燎奏樂

捧祝帛望官出殿中門奏請望燎位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望燎位燎半奏禮畢導引官上至大次易祭

服出樂止上回至泰拜國朝明堂大典典禮

祝文

維恭泰享于皇天上帝曰時當季秋咸成農事羣

生來利黎兆永安邦家是賴帝德敷天臣統臣工宜

爲淵享謹用玉帛牲醴祗謝生成大福備此禮祭奉

皇考宗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俯飲尚享

樂章

迎神於皇穆清今弘覆惟仁既成萬寶今惠此

羣民祇受厥明兮欲報無因爰稽首今式展明禋肅

肅廣庭兮遙遙紫旻笙鏞始奏兮祥風進雲臣拜稽

首兮中心孔懃爰瞻寶輦兮森羅萬神庶幾昭格兮

眷命其中徘徊顧歎兮鑒我恭寅

奠玉帛捧圭幣兮唯堂穆將愉兮神聖皇來予

心兮純一荷帝德兮鴻將

進俎和歲功阜今庶類成黍稷秘今廟則聲敬應

之今懇菲輕大禮不煩兮惟一誠

初獻和金風動今正宇澄初獻綱兮交聖靈瞻玄

造今懷鴻積曷以酬之今心忉忉

亞獻和帝眷我今居紛歆繁會今五音再捧觴今

莫殫臣心惟帝歆饗今生民足任

終獻和綏萬方今屢豐年眇眇予躬今實荷旻天

酒三獻今心益虔帝命恭與今勿違旋

徹饌和祀禮既洽今人神肅離享親今勉竭臣衷

惟洪恩今罔極儼遵肆今聖容

新歲丁巳年和金正靈籙百歲壽今祝嘏

賜先路今仰去無方和上拜今靈賜參預

昭今節下和方繼然我瞻今嘏鳴和子孫黎民今

誰常是降於惟明德今永懷不忘

望嘏和范輿齊和今歸上和方今風應運今熙斯揚

遠爾誠今含光和帝延納今玉帛將下上今集不

忘願和吾民今長康

嘉靖九年上儀於春天殿分獻殿禮畢和言成報

衍行於大祀殿亦得見仰祀帝之嚴祭太宗而外

配祖宗兼舉祈報之儀盡矣十七年止欽崇祀皇
帝考以配上帝乃徽南郊大祀殿建大享殿享上帝
尊蓋皇考為唐宗知天守道弘德淵仁寬穆純敬
恭儉敬文獻皇帝有享焉是秋報未成乃大享於宮
右乾闥玄極實殿升祔皇考於太廟仍藏主
於原寢國朝明建大聖典

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之字從步從戌木星
一歲行一次十二辰十二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
為陽自午至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
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時所直之神若天歷本以功

天書之類雖不經見歷代因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
有之與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其風
師廟師之祀是於周官春官大司馬有祭天實中
又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實中
因之周朝禮祀於國丘以太歲風雨雷師從
祀且增雲師於風師之次復以春秋驚蟄秋分後之
三時專祀太歲太歲及風雨雲雷師并國南
郊祀原天子降香遣官報事其郡縣風雲雷雨師
之祭一如前代之儀云清祀太歲風雲
在開陽門外之西與園近相對中為太歲殿東則

兩廡南為拜殿殿之東南砌燎壇殿之西為神廟神
廚宰牲亭亭南為川井外四門東門外為齋宮殿
駕庫外為東天門又神祇壇今罷祀護壇地六百畝
供案盛及薦新品物又種九十四畝有奇每半額稅
四石七斗有奇本寺令曰禮部收貯神倉以備早潦
又壇官種一百九十畝壇戶二百六十六畝七分歲
孟春歲除遣太常寺卿祭太歲之神於太歲殿四
季月將從祀春秋東應夏冬西廡先十五日題遣
官行禮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三日同享裕
奏齋詣大和殿罷禮樂儀注所有特先一日樂

舞生燒香陳設樂器尉役洗祭器至夜陳設邊豆
祭品太歲禮神帛一白磁爵三酒盞三十臘牛一
羊一豕一登一釗二邊豆各十簋簋各二四季月將
同惟帛一每季爵三至期導引官導遣官出拜殿右
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贊
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兩拜典儀唱奠帛行
初獻禮奏樂執事捧帛爵詣各神位前奠訖樂暫
止贊引贊跪典儀唱讀祝訖樂復作贊俯伏興平身
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儀同初獻狀惟樂止典
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樂止典儀唱賜福祚執事

進福酒酢于遣官右贊跪贊笏贊飲福酒贊受排
贊出笏贊俯伏興平身贊兩拜興儀唱讀祝官捧祝
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贊拜奏樂捧祝帛官下墜
贊禮畢孟春祝文 皇帝遣 致祭于 某甲太歲
之神 四季月將之神時維孟春聿新歲序特用遣
祭以牲帛底品之儀 神其歆此祭誠敷佑康吉尚
享 歲暮則改云時維歲暮將屆新春祭誠則改爲
報誠 太歲壇

樂章 卷八 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人
迎神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輔國佑民太歲尊神

四時月將功曹司神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
來格來歆

奠帛 和 靈其蒞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冥弗違
有儀在筵物薄而微神兮安留尚其享之

初獻 和 神今我留有薦必受享祀之初奠茲醴酒
晨光初昇時微應候何以侑觴樂陳初奏

亞獻 和 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二觴再昇
洋洋如在式燕以寧庶表微衷爰于神明

終獻 和 執事有嚴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
薦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言樂只

徹饌 和 春祈冬報率爲我民我民之生賴于爾神

惟神祐之康寧是臻祭祀云畢神其樂歆

送神 和 三獻禮終九成樂作神人以和既燕且樂
雲車風馭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逸被宸廓

望燎 和 俎豆既徹禮樂已終神之云旋修將焉從
以望以燎庶幾感通時和歲豐惟神之功

洪武二年建壇于山川壇之西南壇崇人詩南爲籍
田北爲神倉歲仲春遣應天府官祭 先農之神於

先農壇洪武元年御史尋遠請耕籍田享先農以勸
天下 上從之二年建壇以后稷配正月十七日告

祭于 先農之神是日親祀先農畢太常寺卿引
皇帝至耕籍田南面立三公以下及合從耕耨者各就

辨位戶部尚書北而進耒耜太常卿引 皇帝耒耜未
三推訖尚書跪受耒耜太常卿奏請 皇帝復耕籍位

南向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禮畢應天府
并兩縣官率耆老耄齡已而耒耜一耒耜八年奉

欽依我想先農只是上古一個耕田的人今後祭先
農時百官都致齋那齊致日子教應天府官耆耄老

并種田的老人去祭祭畢我率百官到那田所欽前
親耕欽此遠應天尹祭不設祀 上親耕如故永樂

建壇如南京耕籍觀祭仲春遯順天府尹禮樂如舊
弘治元年二月十三日 孝宗耕籍禮部尚書李敏
題順天府添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本等衣鞋各
執農器引進叩頭令其終祀或賜食賜布以慰之奉
欽依朕正麥看農夫艱者着順天府分付終祀庶人
只穿本等衣鞋耕地人賜布一疋嘉靖元年奉 欽
終祀農夫照例引見只穿本等衣鞋每人賞布一疋
二年耕籍用樂舞仲春致坊奏樂九年建園廩方倉
備黍盛視文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先農神十六年
遣戶部尚書用樂舞四十年仍遣順天府尹免樂
舞 皇帝即位行耕籍禮祀 先農神
嘉靖九年增于其部十年改築了肉苑以仲春一已
祀二十五年罷歲春擇日皇后祭 先農神內外命婦陪
祀前 日內尚儀奏樂戒先農令陳祭物樂女牛陳
樂器 祭品 先農之神前三盞三十黍稷稻粱麥
各升第一一系一是田禾明而 祀焉備儀及重
着車鑾宮令備銀筐一副俱候西華門外稍闕 聖
駕出宮門東向與侍衛官列班當公于女內命婦應
入壇者各著其服以從至西華門升車駕中其儀儀
儀導女官林鉤管行於中而音服殿 皇帝並祭

拜位司贊奏就位公主內外命婦各以次就位內贊
唱登毛血迎神奏樂樂止司贊奏四拜公主內外命
婦同內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執事官捧帛爵下
神位前各奠跪訖樂止司贊奏跪 皇后跪公主
以下同跪內贊唱讀祝訖樂復作司贊奏興 皇后
公主以下同興樂止內贊唱亞獻禮終獻禮樂作執
事官捧爵下 神位前跪奠訖樂止執事女官進立
壇東西向唱賜福胙司贊跪奏 皇后跪執事女官
捧福胙跪進于 皇后右奏飲福酒奏受胙訖奏
興 皇后興奏兩拜公主以下同內贊唱徹饌樂作
樂止內贊唱送神樂作奏四拜公主以下同樂止內
贊唱讀祝官捧祝執事官捧帛爵各詣痊位樂止
皇后退拜位之東立捧祝帛爵官過訖司贊奏禮畢
皇后還具服殿更常服詣東門外行來祭禮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
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祇凡起大
事動大眾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
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
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入非止
不立非設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祀必及

稷所以爲天下求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
羣姓而立者曰太祖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
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
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太社太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
龍稷皆配以周弃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太社
太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
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
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
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春秋二仲月及
臘日祭之元世祖嘗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
仲月上戊致祀國朝建壇于宮城之右春用二月
上戊日秋用八月上戊日致祭
國初太祖太稷建於宮城之右與壇同地漢武
三年壇其建祭職有殿以備風雨十年改建關石祠
壇同地先是社主用石牛埋土中稷不用牛至是壇
石主於壇之正中并稷更設神牌而刊漆之永樂中
京師壇成制如之歲仲春秋上戊祭一太社稷
壇東太社西太稷皆北向配社石主勾龍氏
西向后稷氏東向凡國有大事則祭社漢武九年
以禮官張敖議罷勾龍后稷配祀社祠兩向一壇

合祀後撤 仁祖配 太祖承樂中京師壇成位設
如故 仁宗又奉 成祖配嘉靖九年 世宗皇帝
諭禮官奉 太祖 成祖配位藏大震仍以 龍后
稷配先是 高皇帝曰古人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
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園之中
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
社固宜而又先稷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
乎於是合祀更正莫獻社稷壇
祭法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國社者今之縣羣社也置社者今所謂里社
也 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陳氏禮書曰稷井土無
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澤故祭社必及稷以其
同功均利而養人也詩載麥春祈也良耜秋報也漢
高帝初起禱豐枌榆今天下立靈星祀后稷靈星龍
星左角曰天田農祥也光武二年今郡縣皆置社稷
今長侍祠牲用羊豕隋文帝開皇初郡縣社稷春秋
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唐天寶四載定
社稷爲大祀宋自京師至州縣皆有社稷而社主不
以石禮部言社稷不屋而壇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從之於是社主以石

漢高帝初起壽豐枌榆社二年東寧項藉還入關因命縣爲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平帝時王莽奏建立社稷自高祖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時已有官社以夏禹配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有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祀皆大牢其使有司祠郡縣皆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大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帝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晉武帝大康九年詔曰時貢一神其并社之祀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京洛立二社一稷宋明帝舊無所改惟置社稷在大廟西依晉元帝所制有大社帝大稷凡三壇至太初初又加官社官稷爲五壇陳休舉而帝社以三牲首飾以骨體薦案盛爲六飯稷以敦稻以羊黃粱以藟白粱以蠶桑以瑚案以璆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爲方壇四墜以二月八月間朔戊皆以大牢句龍配社局弃配稷並有司侍祠社齋室太社帝社太稷

<p>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皆以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獻終後周立社稷于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戌各以一大半祭牲色用黑仲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舊社稷亦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大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上配武太后天授三年九月爲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爲帝社壇于大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大社</p>	<p>大稷其壇不簡方色異於大社又其年五月詔于東都建置大社天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升爲大祀宋制祀夫社大稷爲天祀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奉之其常祀州縣惟春秋二祭歷代社稷</p>	
---	---	--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八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秦魏封建嶽瀆皆領於祀官及漢復諸侯則侯國各
自祀其封內山川而天子無所預焉武帝時諸侯或
分或廢五嶽皆在天子之邦至宣帝時嶽始有使者
持節侍祠之禮矣由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即其地立
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則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
祠又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焉元遣
使祀嶽鎮海瀆分界南西北中爲五道其天下山川
之祀則虞書曰望于山川偏于羣神周頌曰懷柔百
神周官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
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
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也其在諸
侯封內者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雞澤晉祭惡池齊
祭配林是已及秦罷封建則皆領於天子之祠官焉
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皆有其餘山川之
祀若其城隍之事莫詳事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
復有城隍故唐李陽水緒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

吳越有之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
說有祭荆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不獨吳
越爲然又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
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宋
以來其祀偏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附
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
華亭無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隆興額表江吉建昌
臨江南康皆以爲濯嬰是也國朝旣於方丘以嶽
鎮海瀆天下山川從祀復於春秋清明霜降日遣官
專祀嶽鎮海瀆天下山川於國城之南而以京師及
天下城隍附祭焉至於外郡山川亦列祀典若國有
所祈禱則又遣使降香專祀於其本界之廟若人山
川之在王國城隍之在郡縣者則自以時致祭
洪武三年建山川壇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
山之神於殿內祭四月將京歲山川都城隍之神於
東西廡二十一年後各役于南郊國祭山川壇俱舉
秋祭永樂年京師祭亦如之嘉靖十年始特祭太歲
月將而諸神別祭之十八年定月日如令禮山川
祭洪武元年詔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

後甲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祭風師雨師給米三石二年封京師及天下城隍神○三年正岳鎮海濱城隍諸神號又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春用鷩鷩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獻官及倍祀執事官皆前期齋戒三日七年令祭山川諸神於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後又以孟春○郊祀時諸神既預祭壇內一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十四年令祭山川諸神文職長官行事武官不得預軍民指揮使司自祭之二十一年令歲仲秋中旬擇日祭山川壇○二十九年令陪祭未入流官用祭服○嘉靖十一年釐正祀典改山川壇為天神地祇壇改敘雲雨風雷期歲仲春秋上旬擇日行事（祭壇記）國朝加祀雲以雨所絲與也山川歷代惟四望未有壇城隍自三國以來因事而祭代有其文其立祠則見於唐李德裕之在成都宋以來天下通祀高祖洪武元年令郡縣各立山川壇制與社稷同嘉靖九年奉制更神之序曰風雲雷雨行乎天山山川麗乎地其氣則相感相成以育萬物成歲功而阜民用報祀之典感不可略也城隍民之衛也為民舉祀故雖有廟復列于壇蓋國朝祀典視前代益周矣（故報）

黃帝祭山川為多虞氏秋於山川備於羣神周制四大壇祭四方以血祭五穀以埋沉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一者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寧時四者大禮時皆因以祭之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京於是自喻以東名山大川祠山曰大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淮濟春以醯酒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祭其牲用牛犢各一年且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之岷山也名川曰河祠臨晉汧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官承其何加有常醴此皆在雍州之城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四濡漑澧澧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車求駟駒之加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祭祀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過親祠者乃用駒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羣祀瘞沉圭璋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莫祭霍山張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大常持節牲以大夫之具差

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蒲筵
 令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者若海應
 祀者皆以孟春仲冬祀之後魏明元帝立五岳四瀆
 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餘山川諸神三
 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備祀有水旱
 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而祈謁王畿內諸山川有
 水旱則禱之又武帝南征造恒山祀以大牢浮河濟
 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大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
 周大將出征遣大祝以牢一祭所過名山大川隋制
 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
 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
 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至一
 人主其灑掃並令多植松栢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
 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
 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祭於萊
 州東瀆大淮祭於唐州南嶽衡山祭於衡州南鎮會
 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唐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
 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
 及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
 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大牢

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爲金
 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
 中岳神爲中天王南岳神爲司天王北岳神爲安天
 王六載河瀆封爲靈源公濟瀆封爲清源公江瀆封
 爲廣源公淮瀆封爲長源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岳山
 爲成德公霍山爲應聖公醫無閭山爲廣寧公八載
 開六月封太白山爲神應公其九川鎮山除大諸岳
 外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
 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分命卿監詣嶽
 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昨備禮兼冊祭其祭儀具
 開元禮
 宋初緣舊制祭東嶽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
 北嶽恒山於定州中嶽嵩山於河南府乾德六年有
 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令安祭典請祭南嶽於衡州
 東鎮沂山於沂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
 隴州中鎮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
 海河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
 州其江瀆準顯德五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
 復祭于成都府北鎮醫無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
 從之此後諸岳北鎮醫無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
 于定州北鎮醫無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

中封五嶽爲帝四海爲王獨五鎮封爵尙仍舊唐元
 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爲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
 從封王然封帝封王各奉玉冊置立廟殿儼然人形
 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各立后殿於其後歷代山川
 每歲聖旦元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分遣勳戚大
 臣祭長獻景裕茂泰康永陵于
 天壽山清明霜降則百陪拜懇忌專遣祭章皇后
 景皇后孝懿皇后陵亦如之此天壽山祀典
 也基運翔聖神烈純德諸陵祀典載南
 太常志及天人誌中十五年以憲宗母孝肅周
 皇后孝宗母孝懿紀皇后獻皇帝母孝惠
 邵皇后不得祔廟宜祔陵殿乃奉孝肅於祔陵
 孝懿孝惠於茂陵合享之罷二后奉慈殿之祭
 十七年南祔獻皇后于顯陵累朝春秋設祀皇
 帝同率后妃親詣行禮凡親王來京及之國
 則有謁辭之祭按春雨秋霜之威列聖並降而
 世宗躬修陵祀尤數故陟降輿恩職儀具舉觀十
 三后之祔陵殿蓋深體三宗之心而曲達之也
 禮記月令曰凡祭五祀於廟漢初祭族人於宮中
 而謂之竈後漢立五祀於門井中竈存司掌之禮

頗簡於社稷唐初唯祭中霤開元祀祭七祀各因時
 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
 冬中霤以季夏時享之日太廟令布神席於廟庭西
 門之內道南東向北上設酒尊於東南盥洗又於東
 南一獻而止宋制七祀爲小祀用年一豕一不行飲
 福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近祭七祀皆非禮制請
 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立
 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季夏土旺日祭中霤於廟門之
 中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立冬祭行於廟之
 西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有事司攝事以太廟令
 攝禮官服必玄冕獻必薦熟親祠及臘享依舊禮備
 祭從之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元制
 附祭七祀神位於廟庭中街之東西向其分爲四時
 之祭並與宋同唯中霤則附於七月之祭特祭則備
 設之每位邊豆各二簋簋各一尊二俎一國朝用
 周制惟祭五祀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其邊豆
 各四簋簋各一尊二共羊一豕一國朝
 國朝於京都則祭泰厲於王國則祭國厲於各府州
 縣則祭郡邑厲於里社則祭鄉厲而於天下之淫祀
 一切屏除使之無所歸依者不失祭享其爲民除害

之意可謂至矣祭

祭

凡各處宇祭官俱於公廡後築壇立旗幟願設軍牙大森神位春祭用鷩鷩日秋祭霜降日祭物用羊一豕一帛一白祝一香燭酒菓先期各官齋戒一日至日午禦長官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取旌纛以祭班師則仍置千廟儀注與迎稷同祭

祭

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師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

祭

祭

壇禮廢後漢自立春而至於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在雲陽梁天監中停柴燎而用坎也唐武德初孟夏雩祀吳大上帝于園丘正觀雩祀于前郊開元旱則大雩此雩祭之禮也夫六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以禮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諱六宗孔光劉歆等以乾坤六子爲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時歐陽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王官祭日夜明

祭月酌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是爲六宗賈逵以爲天

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

祀六子之神晉罷其祀劉邵以爲大桮冲和之氣爲

六氣之宗後魏立六宗祀孝文帝祀天皇帝大帝及五

帝之神通典謂張廋以六代帝王張廋以宗廟三昭

三穆三等並不堪錄晉司馬彪曰周禮無六宗之兆

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也端肅者何也郊特

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嘗也可嘗也農也郵友駿也猶

虎也功也水庸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蠶而祭司蠶也祭百種以報農也蠶農及郵友駿

獸尸之至義之盡也迎節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

食田豕也祭方與水庸事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大

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

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沈蜡而收民息

已散既蜡君子不與功郵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

黃冠而祭爲蠶必矣正義曰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

蠶與息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太蜡祭薦月

今章句曰總謂之臘篇章國祭蜡則歌幽頌擊土鼓

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秦漢曰臘季冬之月星

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太享，臘，唐正，概，奉，冬，寅，日，腊祭百神於南郊，宋朝建隆初，有司言以大德王，請以戊日爲臘，元豐六年，蜡祭日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而息民祭在蜡祭之後，此蜡蠟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有八神祠，漢則有蚩尤祠，靈星祠，高禪祠，太室祠，嵩呼，宋朝永唐制，又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祠禮，東南曰招搖，正東曰權星，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言定江淵之說，隨每年貢神，兼基之方，旋定祭位，從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嶽天乙之獵君，基神基氏基之號，此皆雜祭之類也，終漢之末，一歲凡三萬七千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賢宗廟迭毀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庶得以類相從矣。

三祀有昔常舉行而今罷者曰太神曰大享曰祈穀曰寧曰帝社稷曰神祇曰先聖先師曰先蠶曰金海太廟，蓋行於嘉靖十五年于時羣臣皆歸神，德祖上不從，或曰神顯壇，上不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祀，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禱於太廟而末，太祖配焉，先

一日今中書官書 皇初祀帝神牌位于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燎牌位事罷 大享蓋始于嘉靖十七年 世宗皇帝欲宗祀 皇考以配 上帝乃撤南郊太祀殿建 大享殿是秋殿未成乃 大享於官右乾闥玄極寶殿 祈穀亦于 玄極寶殿其始也行 大享殿則孟春上辛日也後改於 玄極寶殿以繁祭日也 大享先是 世宗皇帝欲於未天殿中行秋報禮升殿上行 大享禮後用禮官言建 崇寧殿于園丘之東如雨澤愆期則禱焉 帝社稷歲以仲春秋大戊日祈報于 帝社帝覆嘉靖十年 命聖西苑空地藝五穀建恒裕倉儲以供樂盛遂建 帝社帝稷壇于幽風亭西以祀焉○神祇蓋嘉靖十一年定雲師雨師風伯雷師爲天神獄鎮海濱基運翔聖神烈天壽純德玉山京歲并天下名山大川爲地祇建二壇於先農之壇歲祭以仲秋中旬其在 國初建山川壇祭太歲風雲雷雨鎮鎮海濱及神烈鍾山配以京歲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永樂京師建壇成位加進祀天壽于鍾山之下嘉靖則別祀太歲月將城隍特建二壇以祀神祇以上俱隆慶元年罷 先聖先師蓋祀于文華殿皇初伏藏

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
 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俱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
 南向以歲仲春秋開講先一日祀起於嘉靖初年尋
 罷先蠶嘉靖九年建壇於北郊皇后祀先蠶
 十年改築壇於內苑以仲春上巳日祀二十七年罷
 金海則司海水府司舟之神續本寺卿行禮嘉靖
 十四年建金海祠於湧泉亭以祀隆慶元年罷三祀
 在欽山之陽帝王冕服坐像伏羲神農無之中室
 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東一室
 帝今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
 帝有虞氏西一室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東
 一室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又西一室出
 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從祀東廡廡后皇陶範前
 益傳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一廡西廡方牧
 兼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牧蕭何陳平一壇又
 東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一壇又西
 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一壇
 嘉靖九年奉欽依古先帝王春祭南京不必增仿
 廟成春秋都在京行禮舊儀注祝文與今異敬元世
 祖在停祭之後遺年集官行禮百官陪祀

洪武元年祀三王用大牢勾踐祝融風后力牧祀四
 年令三皇不必設祭於陵是年命官參考歷代聖
 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
 名臣從祀洪武四年奉欽依歷代帝王神主是日言禮
 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則直歷
 代帝王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湯文武
 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尊成賢
 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及漢唐兩朝之君
 今有司為祭於廟致祭其廟宇成賢君七年聖帝王
 家祀主祭上日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
 服已而郊祀附祭諸帝王省奉祀廟宇上壇於大祀
 歲仲秋遣官祭於廟二十年以武成子從祀帝王
 廟去王號罷故廟祀二十一年禮官擇上歷代名臣
 始祭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下廟上日趙普
 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本華秀安童祖也不可祀係
 而去祖可祀本華黎罷安童祀祀伯顏阿木可勿祀
 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未幾上門文王雖
 甚周合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
 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於欽天山之
 陽去隋文帝于午卯酉年傳制祭陵停廟祭於嘉靖

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壇從祀禮官請加南郊廟春祭上不從令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郊祭罷十年春廟未成世祖祀之文華殿初成上至廟祭是年修撰姚洙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上從禮官議二十四年給事中陳英又言之乃罷祀元世祖并罷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國初上如江淮府先謁文廟率學至南昌亦如之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下傳制道官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四年國子司業溥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倫莫此爲甚吾不知

人前須祭

五

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饋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專用魏漢律所製大晟樂乃先師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而列焉舉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卨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執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賢陳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庠序爲彝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校以文王復可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意謫濂安遠知縣是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更定釋奠祭器禮物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六年翰林國史院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上釋奠樂章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胡不相言誠意伯不陪祭願受脤上曰某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月寧坐不舉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下日食改仲丁仍以正月三十日降香用禮記曾子問當祭日食牲至未殺則止也五年則作文廟成遠官以大年祭上遂視學釋菜始詔同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頒釋

莫儀正獄鎮海濱城廐及忠臣烈士封墓大成至聖
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如故十七年議大成樂
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今州縣學式於
府學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祀進
祀董仲舒文皇帝卽位之八月遣官釋奠先師永
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正統元年刊定從祀
名爵位次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三
年某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八年從輔臣士奇議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
景泰六年加太學兩廡祭物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爲
廬州伯安國建寧伯沉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十二年
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廟進加服衣冕
十二邊豆舞八佾又著古者鳴擗琴瑟堂上之樂笙
鑄祝敎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于羽居上而
樂器居下宜如正禮下禮官議尙書郭鈐言正統十
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
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於孟子中庸猶可
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大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謝碑
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華今廟宇像徒仍元舊不忍
撤毀故有異旒原非國典遠豆舞佾之數祖宗品

式具在不撤撤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師考正上
從之洪謨又請上曰專崇孔子朝廷盛典遠豆佾
舞從洪謨言弘治元年上祖學從吏部尙書忠請
薄奠用太牢加幣是年諫官請罷况融弼雄從祀進
祀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下禮官集議言雄已
出於洪武時瑄無著述况等皆有羽翼聖經之功遂
已當是時以詹事兼侍講學士敏政言融弼雄聖劉
何達何休王肅預八人宜罷從祀鄭衆盧植鄭玄服
虔范滂五人宜祀於其鄉况雄實相伯仲言者併欲
黜向宜也申振申憲本一人祀宜存振家語七十弟
子不及公寮秦冉顏何遠爰林放宜祀爰於衛祀儀
於魯秦及冉何宜罷祀禮記傳於后蒼上通則儀甘
宜從祀顏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
立祠廟中祀敎聖王以祀國公無繇榮無佖照泗水
侯鯉邦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靖公於從祀
下禮官議不可遂已邠陽何孟春言七年子有公孫
尼子者作樂記繡衣宜從祀敏政不及尼子何也或
曰尼子即龍也四年祭酒鍾璵言宋儒楊時息邪放
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免盡行
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年長於洋祿舉

貢於成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入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進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况二人皆太學之師乞升時上謝朱諸賢之位斥退下從養大人之制不報八年太學士溥又言時入廟首陽聖安石聖文公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時將平伯從祀十四年諡以特郡領祭酒事又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顯聖三子聖享堂上而其父列數廡下非禮宜於廟里則祀叔梁紇而以銘哲子魚配吳歷宋氏遺臣不恥事胡名節掃地宜罷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嘉清九年 世宗皇帝從輔臣議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述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張二人存養去黨蔡氏何況聖向建醮休肅廟預選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象植度等七人祀於其鄉進后孝王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塹又引敏政說諸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敬

聖公孔氏以無繇點盩孟孫氏配稱先賢廟松蔡三定從祀稱先儒無繇點從祀從之 皇上以改稱先師故皮弁服調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再拜三樂三奏文武六份配從祀賢儒又啟聖祠分奠用酒脯遂幸太學南京進告祭告
皇帝幸學行釋奠禮 先十五日禮部題請 欽定分奠官九員本寺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二日同光祿寺奏看牲次日具本復 命午後樂舞生陳設樂器是夜陳設 先師祭品禮神帛一白色帛三太字一諸醴各一果三四配十哲兩廡及啟聖公祀廡同惟無帛大牢 至日 上至廟門外降轎禮部鴻臚導入廟門御握禮部奏請具服 上具皮弁服禮部前行禮太常寺官導 上卅導引官導 上由中道進廟門級上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導 上入廟內奏就位 自下各樂各執事官各典儀唱迎神作樂樂止奏兩司馬各執事官各典儀唱行禮作樂奏指主寺卿捧帛跪進於右 上受帛獻畢於御莫于 神位前少卿捧爵跪進於右 上受爵獻畢授少卿莫于 神位前內贊奏出主分奠官以次獻官爵于各神位前退樂止典儀唱送神

作再拜傳 寺卿請 先師前漢書 祭出中卷三

畢內贊導 上由中道出迎引官導至階下禮記

冠黃袍禮部入奏請幸 夾倫堂 上率禮部鴻臚

導大學樂止 樂章 迎神 勿歇 送神俱同正

祭 弘治先年奉 欽依尊 先師前禮記 凡戶

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為分奠其餘歲以俎饋水菓

年例行 初卽位幸學行釋奠禮又進官祭古占禮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平帝也禮記 凡戶禮記

宣尼公 凡戶禮記 安帝祀孔子及七十二第

子于闕里北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祀孔

子于辟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皇太子親釋奠于太

學北 南宋文帝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辟

八俗宜設軒轅之樂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較

有司行薦享禮唐 唐太宗時房玄齡

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府公為先聖孔子配

享臣為周公孔子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釋孔子宋

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諸府公

升孔子為先聖顏配從之 又詔皇太子于國學釋

奠于先師先聖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

業為終獻唐 府州刺史 初獻上佐為亞獻傳 上為終

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為終獻

又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聖高堂生

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

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

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賢並合配享尼父廟 高宗

追贈孔子為太師顏回太子少師賢參太子少保並

配享孔子廟 玄宗時李元曉言孔子廟賢子賢具

陳賢侍奉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合從坐侍又四科

問于塞等賢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賢按何休等二十

二賢猶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陪祀享之

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賢參孝道可崇準二

十二賢從享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賢悉令從祀賢參

特為坐像坐十哲之次 按塑像之設中國本無至

佛教入中國始有也觀李元曉言顏子立侍則像在

唐前已有矣賢遂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問

誅則泥人固非中國為主以祀聖人法也我 聖祖

約見千古之非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賢

百年夷教乃非失國學顯貌 天子視學實于是乎

致禮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

諸儒皆前代之紹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于下而臣坐于上可乎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謂已博士爲之一旦毀之似乎不恭竊觀聖祖邵陵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用可考也矧此聖者豈真聖賢之遺貌哉今文廟之在南京者已行聖祖之制令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又追證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族曾參等爲伯宋真宗追證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賈族閔損以下皆爲公邱伯曾參以下爲族舊史左丘明以下爲伯等以犯聖廟議改玄聖爲至聖先聖廟用號二十四文宣王執鐃圭並用王者之制理宗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又加張栻呂祖謙伯曾從祀孔子度宗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顯孫師于十哲以邵雍司馬光從祀元成宗制加孔子號曰大成仁宗以許衡從祀孔子○文宗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鄒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流真德秀元吳徵從祀近年

復建本朝旌瑄從祀然宋儒加謝良佐羅仲素李侂本朝如吳與弼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舉人從祀不無望於今日崇儒重道之朝云范甯記於其鄉宜也鄭玄雖未聞道而行誼之端訓釋之博恐不在高堂生后蒼之下至宋儒如宋呂大臨進定胡宏張九成陸九齡李燾楊簡陳傅良葉適我朝羅倫蔡清羅欽順莊景張元貞賀欽陳良茂張倫鄒謙特祀於其鄉也得其所宜乎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宮西宮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皆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皆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之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皆宗以居右學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庠則右皆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遠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

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卽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警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卽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卽祀三老五更于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警宗夏之東序在周謂東膠亦謂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以成均並見建于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領學政右學祀學禮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

卷三十八

重

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太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太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諸于郊然後于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向外以升于內然後達於朝故也太學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書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也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人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相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一作智者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論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大傳大傳霸其不則而匡一作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一作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蓋有虞氏上庠下序夏后氏東序西序商人右學左學周兼三代家有塾黨有庠衛有序國有學庶人家無塾則中里共一校室有塾之意春秋傳聖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是也而國學則人兼之左近北東序卽東學也左近南以其無房室亦名東序祀先考於此卽南學也右近北爲士庠卽北學也右近南爲瞽宗卽西學也所謂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祀於瞽宗是也中爲大學爲祀學乞言之所文王世子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總名曰成均以成天子至庶人也亦曰大學又曰辟雍按天子設四學行中學而五學庭並建商人則辟雍居中南爲成均上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學禮有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于戈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戒等爲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

觀之故謂之辟雍總言亦大學也。

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詔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人不省親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于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有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過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茂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于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大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瑗瑗法以爲大學法著爲令。

國初立學權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

學而存仁承之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喜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蓋古之大學主子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諸體雖遷陟於他司絕等前代未有也即博士學正學錄學博行脩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官已乃與內臺當是時國學惟官民生之目品

官自一品至七品皆蔭敘與外夷子弟入學者曰官生郡縣中論秀升之若歲貢鄉舉曰民生軍衛子弟得選入受學曰軍生諸官民軍生非預學登科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仕事而任官其後官生惟京堂官三品而上乃得蔭已別設武學武舉而進士科日益重得一第輒以資自修舉人下第者引他故自弛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哀頻願就教爲麻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起而國學愈湮初創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

聽後補弊。郡縣學停降增附若斤退者得納銀商
於學。於是商賈之子總用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咸
混迹其中。士取與爲伍。京闕重地。曾不若郡庠。已序
爲猶有推擇也。太學倚爲出身之塗。而司教者不能
遲之歲月。冀優游於學。舉人官生僅六月以上。歲貢
生僅八月以上。援例生亦不過一歲。卽序。擢而雜歷
者減倍矣。詳例學
後始末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九

圖書編

禮曹類

養老之圖

正義承老
禮如兩君
先老
釋菜
世子日連
東序釋菜
于先老
學其生
于堂老
天子為
實主必矢
禮成謂其
亡意如
非也

<p>禮學天子 正位南面 老位北面 復位北面 之復位北面 子曰正君臣</p>	<p>太學</p>
<p>非理</p>	<p>樂小 正角</p>
<p>樂之語</p>	<p>樂小 正角</p>
<p>樂武</p>	<p>樂小 正角</p>
<p>樂武</p>	<p>樂小 正角</p>

位之貴
上下之等
最行矣

工登歌
清廟
就

位
此位入
于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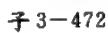
爵獻之

既就位

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
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
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
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於
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于仲春仲秋
者也月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
於季春老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讞告凡
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胃
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
賤而老老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俊者同其學所以
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

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
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
也。若夫外稷酒正。稱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
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
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
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一人
爲更。故永正中拜桓榮爲更。建初中拜伏恭爲老。而
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在其間。
皇氏離而二之。亦誤之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明
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
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過東序。養老則視學。養
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
稷掌割烹酒正共酒。稱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
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
省醴。養老之珍。其選發味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
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饋。而總于則乞百
憲行之義著。而孝悌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榮鬯正乃
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及養老。勿于東序而終之。
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如其德之備也。禮言凡

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
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
玄服。蓋虞氏以燕則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禮勝
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
用之。周官外饗言享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
華言飲射而繼之以卹黃耆。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
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以
舞。耆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色。冕
而總干。施一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
頌。言顧予嘗燕。而有鞀鼓。鼗鼓。鼗鼓。管聲。小雅言以
往燕嘗。而有鐘鼓。既戒鐘鼓。送力。則嘗有樂矣。樂詩
饗食諸侯序其事。今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樂。鼗
師賓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
樂。非商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
辟雍。禮殿御坐東庠。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
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
揖如禮。三老升東南三公設几。九卿正履。請天子親
祖。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饋。而臨視。轡在前。祝跪在後。五
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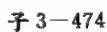
止齒位之說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鄉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與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而行于冬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無詳賓戒賓不

設折俎易膳醢爲醢醢其作樂如上趙朱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正和中有司參奏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爲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脩定儀制頒下郡國于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合茶於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與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廊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於唐尤簡略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乞言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入命願行于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
賢者能者鄉老及卿大夫師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
賓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正齒位

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特飲酒禮考



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者。惟用之于戰陳。用之以爲禮節者。蓋微矣。我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擇官之制。而不果。旣而頒其圖式。儀注于天下。非但以是教士子。而必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焉。射禮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而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

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矣。其節。天子以尊卑爲節。諸侯以親疏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芣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故天子以節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古者天子之制諸侯。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止。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事。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皆燕射之禮。諸侯之射也。天子乃後樂作而射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夫射于澤。而後射于宮。澤者。名也。士謂

謂侯朝者朝
舊射于澤也

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
乃射于射堂課中否也

按射義一篇古禮賴以存者固多而大義不明不容以無辨也射義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候爲諸侯果於義爲可通乎鄭康成因之故其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乎蓋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要亦信射義太過而不能折之以聖焉耳然其中有曰射之爲言者釋之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曰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

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
各射已之鵠鄭氏不從
之說大射

禮賓與賢能圖

六樂

六藝

智

六德聖

中

2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六才任性

五禮防僞

起白淮

佐之臣

大海所共

行今科

太祖起自淮潁定開金陵平一天下致太平凡所任用輔佐之臣無不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王大錫則文忠所薦也洪武中始行今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數十人而正與薦

[illegible]

六樂 約清
六藝 禮樂射
書數

禮賓與賢能圖

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醫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况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爲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後進士之科目重薦舉之途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爲朝陽鳴鳳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于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絕響總論

人徒見適士一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逮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于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

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于鄭此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季爲大夫可以立二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以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于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其襲數世則亦不能

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其一傳卽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于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于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于其家必獻牲于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爲是者蓋思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于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于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旣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蠲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

說爲謬也乃執大夫二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足而孝敬之心薄矣焉得爲禮乎或曰此爲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爲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法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祭此二條正爲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爲諸侯孔子宋公而仕魯爲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之祀均大夫本身卽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卽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爲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于宗子之說則知廟起爲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從俗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猶周制猶可有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
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
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
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
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
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
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
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
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
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
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
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
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
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祧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
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
周自武王元商。則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配
高圉亞圉。如前所述。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
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二昭之上。此爲少
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最爲是。後世公私
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曰由漢明

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
晉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
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
之正。而務爲益損之私。遣昭穆主於光烈皇后更衣
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
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
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僭獨天子之尊。可
以無所不致。故乃捨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
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
陳明祖。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數而
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五廟制
古有大宗。有小宗。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祖者
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
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
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
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散稱其父。而使其
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
爲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稱別子。而自使其嫡
子爲後。別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祖者

親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稱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質無窮自秦漢以來無世卿入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心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

宗法考證
大宗別一小宗別一
稱之次子身繼則承大宗者身和五宗
大宗別子爲祖正嫡也爲尊者別後世爲始

也繼別爲宗別子之適長子繼則子與繼稱者爲小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不遺有五世則遷之

繼稱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繼則之小宗則空
宗兄弟宗之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于四從則止始祖始嗣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是也之謂小宗

有封爵及始遷者爲始祖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墓祭百世不遷

總攷
宗法

朱子曰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稱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稱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

死後立爲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過子過之則爲大宗之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於公室。不敢稱別子。死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爲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于正適。別子也。爲祖者自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爲不遷之宗也。繼稱者爲小宗。稱爲別子之世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也。五世則遷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後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至于五世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稱者與親兄弟爲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一族之大宗。滕文之昭武王爲天子。以自則周公爲長。故滕文爲魯爲宗。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適則不立小宗也。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小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

宗法考

儀禮曰男子至十五二十皆可冠必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一日主人告于祠堂 前三日筮賓前一日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者請期宰告曰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 厥明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再拜主人見贊者揖與賓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向賓西序東面贊者布筵將冠者朱衣承衣也給給也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贊者坐櫛設纓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屐出房南面主人曰某有子某將加巾於其首願吾子之敬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敬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賓揖冠者即延始加緇布冠設笄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皂衫華帶繫鞋賓揖冠者即延再加角巾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綢衫納靴三加緇布或幘頭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賓揖冠者適房徹

櫛設黼筵於戶西南面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就筵賓受醴祝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四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賓饌曰旨酒既清嘉薦既芳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降筵奠觶拜賓答拜贊者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觶再醢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臚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加醴承天之祜冠者降筵奠觶于薦東拜賓答禮贊者復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醴三醢曰旨酒令芳遠豆有楚咸知爾服般升折俎承天之慶授福無疆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承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冠者再拜賓答拜主人醴賓以一獻之禮賓就次冠者見于祠堂次父母次兄弟姊妹退出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主人酬賓束帛僎皮贊者皆與贊者冠爲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祝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醴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焉禮也玄冠玄端莫華於君遂以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也成人之者將貴成人禮焉也貴成人禮焉者將貴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所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上冠儀禮曰行納采禮用鴈辭曰吾子有惠親室某也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賓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反命主人告于祠堂婦也次納吉用鴈如納采禮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一次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致辭敢不受命次請期用鴈如納徵禮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

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同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又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凡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次親迎父醮子命之曰枉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爵弁纁裳乘墨車從者執燭前馬至于女家門外主人婦迎于門外揖入賓執鴈從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鴈再拜稽首降出主人鴈其女而命之曰成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毋施衿結衿帨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官事庶母及門內施衿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衿聲聲御婦命車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禮也姆乘車先俟于門外姆主姆揖婦以入婦布席婦揖婦即對延坐贊者設饗醢醢醢列四爵合盞飲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醢主人也主人拜受贊答拜醢婦亦如之皆祭卒爵拜甘答拜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主人親脫婦之纁婦并而十五許復位乃徹于房中主人親脫婦之纁婦并而十五許婦沐浴纁筭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

并棄果進拜莫于席又拜薦脯醢舅姑共饗婦以一
獻之禮歸袒于婦氏人舅饗送者酬以束帛姑饗婦
人送者酬以束帛三日主人_也以婦見于祠堂明日
壻以摯見主人主人再拜受_{婦令也}見主婦_{婦母也}主人
閭屏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再拜主人婦答拜禮壻
以一獻之禮壻出主人_{婦令也}送再拜_{禮也}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

實用編

六書類

禮曹

洪武中教官給由到京問以時事吳從權張恒以不知對帝曰宋儒胡瑗教蘇湖二州士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以此得人今汝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教官皆效爾輩朝廷豈能得人遂竄之極邊榜諭天下學校於戲聖訓嚴矣

人編類纂

卷八

禮曹

太祖高皇帝著令令天下遵朱子家禮頒大誥稽制錄孝慈錄禮儀定式洪武禮制稽古定制大明集禮教民榜文詔典章其端天下之操持者博矣乃諭太學師徒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爾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斯言也其進之以知本乎大誥鄉民有曾充糧里甲者則以糧里甲稱否則以字稱若遇耆民長其父稱伯下其父稱叔長於已稱兄下於已稱弟歲如父者亦稱伯本朝實官者則以官稱兄弟皆官稱子孫舍人

人編類纂

卷八

禮曹

稱雖一人終老而無貳世世稱官稱舍人無官者得擅稱乃今無官稱官者漫徇相敬之情何無類也大明會典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廷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行冠禮者百一而童生常非爵而抱子廢親迎者十九而宗潢多不命而濫婚溺其制矣祝語降從宸翰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節屆天氣將迫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饌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意聖人以孝治天下一何周也若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霽門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竈以四月朔門以七月朔中霽以六月土旺戊日今俗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竈元旦迎之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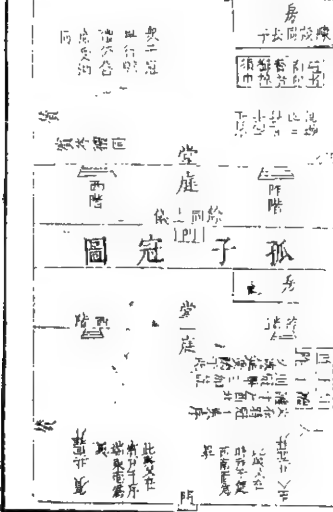
不馴雅奈何苟同乎 皇祖祠萬物之情悉鬼神之
 與既以其精誠昭格上下又制爲禮法使多方多士
 繼其心於不窮三十年間遐邇臣民率由華教用能
 邇於五品諧于百神醞釀至建文之秋忠臣義士愈
 出愈多而方孝孺同其家八百七十三人視歿如歸
 天相厥嬰藉典史魏澤以存祀何方氏多君子哉宗
 儀之訓豫也其尊祖篇曰人之異于物者以其知本
 也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
 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禽犢之民是二
 者雖色貌爲人而其物化也久矣吾懼夫族之人爲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禮記
 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立祠祀始
 遷初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祠爲前
 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
 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睦族篇曰井田廢而天下
 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夫散處於處爲十爲
 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
 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
 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
 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慘口爲之
 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

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
 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
 外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
 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遣視族人之所乏而補助之
 其處則以爲棺槨衣衾以葬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婦
 者養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
 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
 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後世降子姓一人爲醫
 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產取之有餘則者
 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禮記
 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而下主財
 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歿則告於祖而
 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不祠師之有違別祠之不
 能師者則否嘉靖初桂尊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
 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祀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
 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
 其血脉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寬強所
 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寬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
 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
 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

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
 日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
 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
 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王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
 授一圖指示壁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辯難服又
 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
 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
 仗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
 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
 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鼗笙簫投壺詩章弓矢禮
 入篇第集 卷之十 禮曹 五
 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鼗薛鼓之半
 以習投壺或擊鼗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
 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
 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
 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
 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噫聖功之本其在此乎
 或問士人不宜用幘頭帽子以何者爲三加孟希孔
 曰國朝親王冠禮以網巾爲始加士民所當法
 也則再加冠笄或幅巾三加時制頭巾可也服用時
 服又儀節云士再加用宋儒周程等燕居巾使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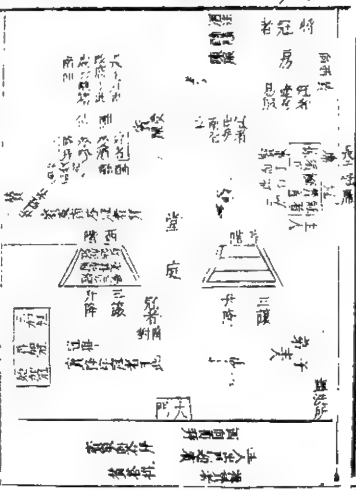
希賢儒亦可三加則用儒巾襴衫或圓領袍並絲絰
 納靴 冠 履
 八篇第集 卷之六 禮曹 五
 下

一圖冠子衆



入籍類集

圖禮冠



八編類集

馬宮昏禮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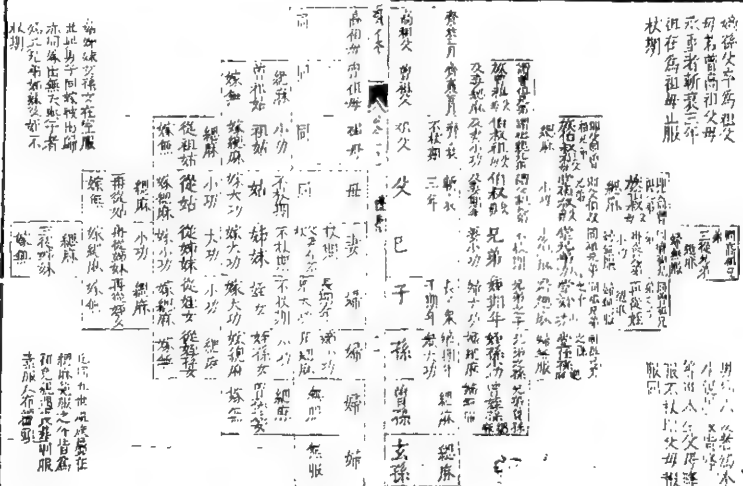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養禮 | 紅紵絲 | 一對同 | 三品 | 四品 | 五品 | 六品 | 七品 | 八品 | 九品 |
| 定禮 | 紵絲 | 八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 紅羅 | 一對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 紗 | 一對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 壯羊 | 一對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 籍 | 三隻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 鷄 | 一隻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 酒 | 十瓶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 茶末 | 八袋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大明會典品官子孫為庶民者親迎服從九品服色
士昏禮不見于制今擬亦從九品額九品禮計費
六十金視前納采等式鼓且倍之夫男家以此相加
女家酬答亦復稱足彼此繁費何益故此條亦為必
不從儉者設爾又嘗博採諸家昏禮及今國制止
有聘婦條而無裝送例則裝送誠俗事不可載於禮
在父母自厚其女則可爾如執鄙俗以相爭毋乃滋
醜乎始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果 | 餅 | 麵 | 開合絞絲 | 煉人絞絲 | 納飯 | 玄纁束帛絞絲 | 禮服一副 | 山松特簪 | 霞帔背子 | 常服一副 | 珠翠漆紗冠 | 人編補集 | 長被長裙 | 金釧 | 金連珠鐲 | 銀胭脂盒 | 鉛粉 <small>並金袋</small> | 絞絲 | 綾 | 紗 | 羅 | 絹 | 絲綿 | 大紅羅 |
| 四盤同 | 一袋同 | 百箇同 | 一對同 | 應用 | | | 一項同 | 一套同 | 一套同 | 常服一副 | 一頂同 | 金一 | 四套同 | 一雙同 | 二雙同 | 二箇同 | 十箇同 | 八匹同 | 八匹同 | 八匹同 | 八匹同 | 三匹同 | 百兩同 | 一對同 |
| 二盤同 | 十袋同 | 六十同 | 表裏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六箇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十六同 | 六匹同 | 不用 |
| 一盤同 | 六袋同 | 四十同 | 應用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 | | | |

| | | | | |
|------|------|------|---|-----|
| 腳紗 | 一對 | 同 | 同 | 不用 |
| 茶 | 三十 | 同 | 同 | 十袋 |
| 羊 | 八牽 | 同 | 同 | 八袋 |
| 豬 | 六隻 | 同 | 同 | 一牽 |
| 鷺 | 六隻 | 同 | 同 | 一袋 |
| 油 | 四十 | 同 | 同 | 十瓶 |
| 果 | 四盤 | 同 | 同 | 一盤 |
| 麵 | 一百 | 同 | 同 | 十袋 |
| 餅 | 一百 | 同 | 同 | 八十兩 |
| 開合紵絲 | 一對 | 同 | 同 | 同 |
| 媒人紵絲 | 一對 | 同 | 同 | 同 |
| 花紅 | 應用 | 同 | 同 | 同 |
| 人壽類集 | 客六十 | 同 | 同 | 同 |
| 請期 | 五品以下 | 不行此禮 | | |
| 紅紵絲 | 一對 | 同 | 同 | 同 |
| 酒 | 十瓶 | 同 | 同 | 同 |
| 羊 | 一牽 | 同 | 同 | 同 |
| 紅紵絲 | 一對 | 同 | 同 | 同 |
| 親迎 | 一對 | 同 | 同 | 同 |

本宗五服之圖



妻為夫族服圖 三八父母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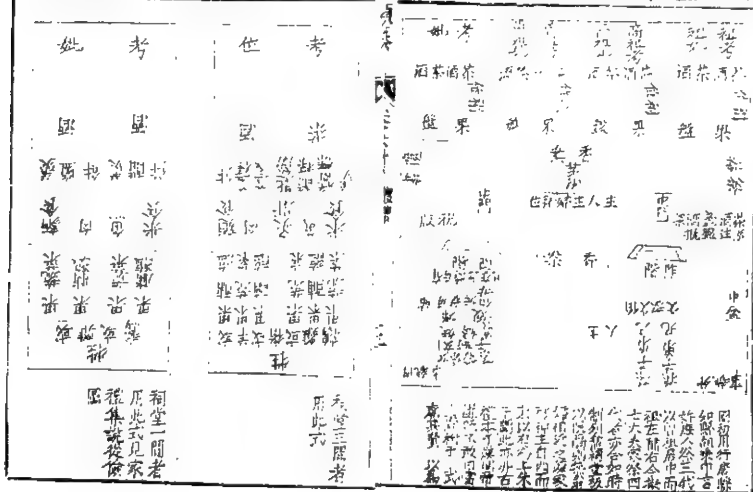
圖服降宗本爲女嫁出

[illegible]

君子將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子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過遷之祭禮

| | | | | | |
|------|--|------|--|------|--|
| 家長父母 | | 年 | | 期 | |
| 正妻 | | 家長 | | | |
| 年 | | 期 | | 新 | |
| 爲其子 | | 家長長子 | | 家長衆子 | |
| 年 | | 期 | | 年 | |

祠堂陳設叙立之圖 每位設銀圖 兩位並設圖



正寢時祭圖



大明會典洪武十六年判定大賓以致仕官為之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鄉飲酒延訪年尚有德為眾所推服者為賓其次為介侯虛記不言賓為何人儀禮註云賓介謂處士賢者說經弘治年更定則其當用年尚有德之處士明矣 大明集禮凡僕以府州縣佐並宋制也又按會典洪武十六年判定僕者擇鄉里年尚有德之人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退鄉飲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為僕按禮記不言僕為何人儀禮註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樂而遵法者遵與僕通據

沈宗伯龍江子曰郡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焉夫
子習禮之處而記稱豐相之圃也歷數千載故址宛
然厥維勝域吾輩適會林下結社于茲期挽世風稍
還古昔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曰書劄古
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
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
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
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嘉靖間里中士大夫相拜
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
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過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七

字間有白書名于門者其質朴如此今簡不設六幅
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爲簡何爲哉茲擬拜客用表紙
單帖卑切加頓首二字餘省 禮帖以全爲敬以紅
爲吉出于何典夫 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
紙紅簽以爲敬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茲
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
毛邊其餘請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
不用紅簽 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
則真意衰矣每兄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
在茲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開愛或叙別並啓知六

七字吾鄉嘉靖年間具啓請客者每卓止設肴四大
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
簡村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致發簡而客來赴席
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歡好
爲賓筵羞者乎 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

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媚倭入人
宅舍可忌不止一端而小唱尤敗壞風俗引誘子弟
俱不宜用 曰稱呼宜止用本色如古人上宰相書
則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內翰執事蓋不欲媚
其所無也然猶云異代事今吾鄉徐正人先生家尚
存有天順年間翰林曾公榮贈言一軸其標題則直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七

稱鴻臚卿徐君永達之任湖廣廉憲序其中云永達
勉乎哉者復不一承達者徐公名也于考其時二公
非有師弟子分特朴直若此而吾家亦存許都謙復
禮與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
執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夫
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槩稱白杜稱殿撰則
婦人所無矣茲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內翰
例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其姓某親行幾伯叔
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

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
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
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
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輒已稱翁稱老者夫父母
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于不祥矣
禮父黨無客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弟待弟俱以客
禮以屬追修今考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天子
行君臣禮畢即向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
天子四拜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
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
人端類纂卷六十一
東西向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
交拜不受不答親堂弟坐不論賓主兄東弟西族弟
來兄西弟東凡兄過弟皆上坐弟前坐凡兄送弟伯
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
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送迎皆如賓客殊為疎薄相
外之風空改之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
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
見則稱曰齊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誚此子所
親見者今俗其有是否耶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宦
不得居上坐過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容執緩必

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篤其
近于父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
弟亦何誦之有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爲可
傳先生方致仕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
皆俯伏階下叩頭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
此而誤驚犯罪誠當死倘蒙恩賜鳥獸散不就縛乎先
生曰不然即不能有所贈何至使公等枵腹乃呼其
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酒餼使各需醉飽叩頭而
去遂明則捕掠及門請罪願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
是也竟寂無一言觀先生處暴客若此知橫逆之來
人端類纂卷六十一
能笑而受之有餘矣婚姻莫隆於六禮世俗又有
送鞋面一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
送鞋面又替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古者以心
十爲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十歲一舉猶不爲侈今
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此無名之費也
吾鄉當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戴圓帽無翼方巾者
今俗有金線巾有唐晉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禮服
止白布直裰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爲刺眼今俗貴時
興花樣日盛月新甚至以綾綺爲襪首帕爲裙與爲
裏爲褻衣用者矣當年履綈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

雙雲以爲壽飾。今俗則又有套雲有四鑲履有刻絲織錦爲繫襪帶可遂值一衣費者矣。暖耳當嘉靖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年一義也。隆慶間穆宗傳百官戴暖耳乃都下人士尚無敢僭用者其後始一祭皆用之顧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今俗之侈也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爲何物先是數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人皆相聚駭觀以爲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而必用貂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止地隆寒即用暖耳無所不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

入編類纂

卷六十

三

故夫加冠之謂冠今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網爲冠是加網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網起自國朝如戴網而可以爲冠則前代無網時乃不行冠禮乎故曰非古也茲擬童子蓄髮者止以束髮綰之以弁不戴帽有欲戴帽可即行冠禮迨後束網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林君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亡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鄉俗獨奈何效之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者少異樽壺于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安

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蒙也

昔魯敬

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侄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閭君子曰知禮今俗男女遠別止翁婦與

夫兄弟妻爲然餘無別矣。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

而爲一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燔骨

炳蕭達臭墻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嘉

果是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鄉

俗元旦家家以薄圓一卓上覆以席而中設天地神

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

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族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

入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三

行事器用陶匏一積謂無物可以肅德也烏可以常

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謂萬靈真宰者則益泛

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

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

無妨文雅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經濟編

禮曹類

郊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羲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者今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

人編類纂

卷之六十一

一

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晉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祗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

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歟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

八編類纂

卷之六十一

二

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惠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遷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蟠聖極履歷道事周尊府養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

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設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晉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園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濟拯率土之塗成而大造於生靈請惟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承不違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長孫無忌奏

冬至園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過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人編類集卷五十一 三

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序亂彝倫廢神詔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元皇后不

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

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祭配儀如園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陳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牛柴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泰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

告於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服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存崔莽極日此乃引戎狄入腹裏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部

五

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夫以明望之英唐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關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穢默既惑左道即棄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爲或類於此天計

龍圖圖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繼

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十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平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憂國廢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輿復上言方今野鵬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部

六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大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

宗廟

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禮記魯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大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率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祚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曾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信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作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人編纂集

卷之一

七

氣強固將壽能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烟敬于上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射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射曰郊禘不過兩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射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

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赫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教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射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射曰祀所以昭孝思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殛是用不從其生不殛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備祀祭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人編纂集

卷之一

八

之山川與人夫祀其體生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虬土氣含收天明昌百嘉備合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榮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解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矜其譏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祿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

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禘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享享祀無有苛隱於神者謂之一純王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畝兆民經入畝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畝爲億畝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閭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俾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而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承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書禮志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過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卿風教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宜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武廟樂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擾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后即位制亂秦之迹與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義元帝諸廟議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遠而不忘。今歲歲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鄭議議罷。

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

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傳云成罷郡國廟議

漢興，冒頓始獵破東胡，今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陀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

有夷之患，且無寧歲。

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

二

皆勤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

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

祭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

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

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疲勞，無安

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

方，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

奴，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隔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

幕北，四隣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

丞相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

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與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

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

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

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

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七者

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

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

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

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前漢書

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

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

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

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言，師丹議獨

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

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蓋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恭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八廟無墓

卷六十一

主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六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幾空去一國奉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董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無太祖而七此戴籍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探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授尚太祖代遠出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

力不因竟及魏晉經國周隋禘祀皆勅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學立宗枋罕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遠廟數非備更于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出從七廟之交保垂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四葉重光景皇帝恭肅德基唐代之數猶近號雖稱于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大廟當六未合有七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朕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脩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故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予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毀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八廟無墓

卷六十一

同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先有天下徽安懿王難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恭親王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繼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致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王卽命吏具以先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五

三年爲菴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與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諱丁巳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記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遂諫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懷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狂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

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都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等號但稱親卽立園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凡聽用繳納御史劾諸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詰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二

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鄆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孫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欲王珪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嘗法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去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誡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漢議亦震程頤曰

事之臣知稱親之悲而不明尊崇之禮使僕王與
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漢國大國則在漢王極尊
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祭祝

海島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臧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
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
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
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旁而
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上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冬燠又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
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臣尋史漢舊制執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
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爲祀而不載儀
注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
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遠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
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
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堂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
有非常式晉書以天文失禮故張氏爲書洪祀之制
於太極殿殿前殿後殿皆無以見於後太常

卷一百一十五 上

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
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
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宋徽宗改用周
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爲從祀謹
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
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
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
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
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卽孔師則偏善一經僕竊以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上
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
求其卽文遞爲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
記之明文配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
先儒未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訛誤晉書張氏無是
代帝王及先聖
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
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
子其知大道乎手書案
籍田
周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

事在農上帝之案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著殖於是乎始教麗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癰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人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管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勞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祿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有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於是日也舊師音官以省風土庫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貯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猷禘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勤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千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廢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明堂月令

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大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仁怨攻教不違禮議可興大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穴曰太室易曰雖也
東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
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
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勿誨祥之
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
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
司備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
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
帝入東學上一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露入太學承師而問
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
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
闕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闕視五國之事日入
出北闕視帝節獻爾視日宮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
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故周官春
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禮守
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
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玉居明堂之禮參詳易傳
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歌樂也天子至

乃分有司行事與秩飾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
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
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
之堂也禮記明堂
禮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
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
祖宗依尊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遐顓頊
而郊嚳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則
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
始兼以南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
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簪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
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
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

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續繁禮幹于茲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稱尋貞觀永徽其通專祀顯配之後始創兼事必以順古而行官謂從周爲美高祖神竟皇帝請配園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萬制禮作樂告禋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類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沈伯康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

入焉

卷之二

禮

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北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用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論及宣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撰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

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若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奉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籍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開元禮議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

入焉

卷之二

禮

雍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第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素饗如南郊章卓西移記載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宋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亦遇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益寡殘闕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章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商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王充論衡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殺采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皆有閏月曆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原清豐錄

八續前案

卷六十一

五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勝，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久，卽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稱位，方改步移褥，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偏論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

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禮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宋范祖禹

會

蔡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殯其寢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懲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服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凍澮以爲淵，戎翟之民貪環之注，是土也，苟違其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晉天子班孟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故以爲請諸侯靖其好以爲下行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行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有亡之制存在今矣自日中以卒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啓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倫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晉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主

伏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矣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其齊侯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行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遠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辭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若其不與合盟而

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稅屨也用稅屨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嬖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惠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慄也國徇之疾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景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大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卷六十一 禮記

文

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衛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從衛君誰敢不懼隨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語說乃舍衛侯衛侯歸致夷言子之尚勿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率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若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臯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臯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入編類集

卷二十一

元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箚筏旂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康王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使上卿叔援民命以康詒庶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需須之鼓闕畢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詒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遷以戎索三者皆以也而有今德故昭之以分衛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聘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駁也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三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蒧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臯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是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辛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乎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薦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盟

晉人復衛侯宰武子與衛人盟子宛濮曰天禍衛國人無賴也卷之一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後會告于吳於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

送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飮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子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洋筭楚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饅餽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獨美者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餽曰晉有羊舌鮒者游食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築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子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計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祿有事而無義事則不經有義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其言事不終所出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犧而布諸君衆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微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旌。壬申，復旌之。諸侯畏之。

聘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人非其類

卷之二十一

禮

敕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訓，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般，僉原公相禮，蒞于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金盃，王公立，飯則有房，蒸親

戚宴，卒則有祿，僉，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僉，僉德以羹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饌，禘焉，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凡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殺輕僉，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依禮。余故坐

諸門外而使古人體委與之女，今我子之，一二兄

弟以時相見，將餘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選，修其蕭薑，奉其饗，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諱其中，暴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賓，以示

人非其類

卷之二十一

禮

客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僉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宴，月令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餼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正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餘同可觀，財用可嘉，則而

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僉，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專對

魯襄公使厚成叔吊于衛，曰：寡君使瘖聞君不辭，社

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將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有臣亦不帥職增淫繁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謝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愛君不忘先君之好辱乎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貶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于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

鄭

人編集

卷六十一

五

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今成乃受于太叔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蠲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犇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妾君貶於草莽也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幸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幾以復矣唯大夫圍之于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察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華召伯盈逐王于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罷未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教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晉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流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

子 3-513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兄
憂禍心施子叔希恩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
默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幸先王之命也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共有頡王亦克能修其
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
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頡王其神聖無惡於
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羣族劉狄制亂
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
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
求無度貫潰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
八編類纂 卷下 晉書
詔先王晉爲不道是猶是贅恩肆其罔極茲不穀震
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幾
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遽天罰敝國不
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
深圖之皆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
太子壽早夭卽世羣劉費私立少以開先王亦唯伯
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子朝于景之命逮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
何爲

下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
曰晉信饒夷而棄兄弟其執政武也武必失諸侯實
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寡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
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何若我往晉
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叔既言之矣敢逃難
乎叔請從晉人執平子于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
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晉侯信抑
關矣昔樂氏之亂齊人鬪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若
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幣賦辟政畢行誓有
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驪命與郭鄆勝擊齊之左肅止
八編類纂 卷下 晉書
晏乘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晉之齊通
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耀其
惠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爾乎今信璧
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魯而
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晉爲勉矣
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
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
胥華登簡服吳圖之士於甲兵而宋嘗有所怪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大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鼓戎約辭行成以養其民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虐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八編纂錄 卷六十一 辭命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輶筆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其幣以眩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禁匱以問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副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勢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辭命

晉陸貽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八編纂錄 卷六十一 辭命

晉師從齊師入自兵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王啓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秦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昔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于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言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之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虜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警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質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臨于執事以會歲終

者子侯石孟歸而計之漢梁之明年子蟠老矣公孫君將率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君至無日不愷豈敝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則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

三圖之

哀公蒙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求之見也子產使蓋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商其閑

閼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籍完其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有請命對曰以敝邑偏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燕索敵賦以來會時事是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輪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
 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從有代巾車
 脂轄隸人牧圉各聽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
 留寬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建之殺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鑿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譴不戒廣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雖君之有曾賚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解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聖
 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勸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
 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磨哀公會吳于郛吳來徵百牢于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
 晉大夫過于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欒食
 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禮皆以禮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
 而日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詔召季
 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
 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之斷髮
 文身麻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禮記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二

經濟編

禮曹類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違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說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劉伯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漢書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向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爲至。今不朝也。趙王遣使者至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米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遣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辛辛征夫。每懷靡及。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嘗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

其然

有有

有有

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忱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奉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輟管天下劫諸侯逆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發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陀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鑿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馬萬物殷富政由一宗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踞臨山海之間魯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王陸生曰君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如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日曰越中無足與

能若

有有

語至生來今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衆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寵抄不息明帝議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志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明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面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必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罵衆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徒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定太師則善矣夫

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齊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孫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國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安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潁州

唐主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踰據一方或還草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願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未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叛

邪世宗乃釋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未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遣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誘毀及反聞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巳問以唐虛實然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潁州司馬旣而世宗憐晟忠節悔殺之

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銅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物者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何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則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辨別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警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後修紫車服整飾駟旅以寧視於夷落細神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接以重罪違剛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體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乃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爲生事而左遷之故矣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暗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人醉舞跳跟笑呼妄譁重爲黜虜之所嘲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臺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展省而寒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隨臣命臣切羞之管漢鄭眾不忍持大漢節對趙表獨拜而拔刀自誓唐高祖堅立不動貞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半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徽猶曰義不能屈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執貶故大

節之士直躬殉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通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備倭倭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虜者亦復氣息奄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覆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議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安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牽彊胡之氣譬脫禍福以厭抑含恨之心其

人
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

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先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未后雖屈已早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豈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後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

折之乃止進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還曰祖宗陳
威嚴嗣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甚痛之若彼
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
借適奉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
開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收陪臣二字朝見
之儀必欲用舊禮遇執不可金劉使館三日水漿不
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遇張浩不可乃遣還遇結
季子也

貢獻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
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碧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
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
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
二女遠別親戚乎并賜鵲各付使者而歸之

高宗時金紫元祿大夫劉祥道蒙子齊賢嗣齊賢爲
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典宗嘗從
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鵲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
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鵲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明皇更駕登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

於樓上刺史寇訖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籍者屢
遷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
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
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綉示我以兗濟州刺史裴
耀卿表數百言其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
告成朕常寅之生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
以市恩直良吏矣願謂寇訖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
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幸
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
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八編類集

卷六十二

十

明皇御五鳳樓酬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名帥
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晉
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明皇曰懷
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
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時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
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
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
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己大慙

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
最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
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綾
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
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美餘弊獨無進何也對曰守
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
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俗納有籍安得美餘若自左
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二

十一

謹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木
陸遜夫勞費難未疏罷之贛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
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
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致爲贛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
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美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
而甄獎獨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
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美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
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

源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之自
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
能致美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
曰臣在宋州舉繇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
之太祖額之敕勝宋州凡常思所舉繇悉蠲之已輸
者復歸之思亦無忤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
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
書省樞密院生日節展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
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旨今宰執樞密饋獻亦
宜罷去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二

十二

禮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婦觀用幣宗人夏父展曰
非故也公曰君作放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
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
夫婦贊不過巢桑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
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昭公如晉自邾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範弗能用也魯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惑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

八精義

卷之二十一

七

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娶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康鹿唯無禮故父子同處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韋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馴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踏地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靶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國也虞者國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靶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養欣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殺膳下浹而衆人始矣賜不下偏君不賞羞殺不下浹上不衆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包直時有佳饌時至則群臣附官無爵藏膳陳時發則載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求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無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禮固有饑人入主不殮國有衆人入

三不義報因之日人主不舉舉歲因穀不登臺庫榑
微于候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
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
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
受天之祿胥者相也祿大福也

敬

曰季使舍于箕野箕缺將其妻懼之敬相待如賓從
而問之箕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
濟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姬繇其舉也與禹今君之
入龜策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軍大夫

滅子受賕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治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
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聞立來盟于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閑馬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
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
自古在箴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
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
庇邪穆之闕而爲恭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
子之教官察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凡司其身必懷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
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大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
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
貴人之車裂吾嘗見欄林之無水平原爲豁谷君子
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子乘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
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威儀

士不偏不黨，素而堅虛，而實其狀，服然不僂。若失其
 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勢固橫
 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
 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飾物甚高而細利
 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
 德行尊理而羞同巧，衡寬裕不營而中心甚厲，難動
 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容，音亮。士，音亮。
 天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
 儀，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
 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
 人篇類集卷六十一
 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
 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兕冒。施于中林，處獨之
 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答
 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
 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
 猶不忘敬，況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
 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
 檢故與妻妾不得而驢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
 不愠怒而教行于閭門，不諱論而風聲紀乎鄉黨。餘

法象

名諱

齊桓公，子同生，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士
 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
 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
 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
 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
 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
 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
 物命之曰同。
 人篇類集卷六十一
 諱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闕練庶
 事，勤勞匪懈。內外會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極
 危隄，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
 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
 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
 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
 免惟塵之譏，悉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遂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統緒盡于婢妾財用糜于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與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難

八

卷之三

三

必張禮義行矣按諸法因事有功曰褒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之諡魏南陽公鄭義與李冲婚姻冲引爲中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微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嚴楊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關廉清尚書何乃情遺主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蓋故太子重俊曰節愍章奏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

魏

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鄒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甫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誅袁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吳太子困于江充之譏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靈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倍多祚等贈而巳

冠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膏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纁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定於祖廟曰今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喪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閤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充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錫之鞶矣惟憂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配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孝康之貴營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并陵之恩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大恩

行三年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南營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餘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服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道範瞻望德門執爵饌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盡示今議之利病倚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康問董淮海之節名遠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潤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謬俟不略我衰憊念墮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昭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道可以沒天壤一舉之多可以鑄方域況其渺瀰既廣薪榮已峻增之廊之於戚名乎必矣皇甫氏有

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吳知麗敬州諸或以疾而歿或遇戍於盜韋氏出涕茫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飲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予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聞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泰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入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字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黃觀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唾鄙之詞充初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類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儒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屬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興曳之舞舞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憶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施

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皆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盡辯焉唯用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肯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嚴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口君與叔孫其皆歟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平焉率而爲安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喪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曾於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勝中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滿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覓責以敬故諸之恥

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驪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千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荆川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成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朋友議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諛託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僊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

賄將士心以厚資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煬邪端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乖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襄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調皆遊士鼓倡之詎京尹趙鼎籌畫盡削游士之籍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三
大學衍義補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

人壽類集

欠六三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同苞有三蘂為生四葉謂莫遂莫達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臣按先儒謂載施秉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

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所遇者

又非章顧昆吾之敵。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戾彼殷武奮發荆楚也罔入其阻

東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辭無然不

文下之無然

此畔也援援無然散動也爰爰誕先登于岸道之

密人密須氏姓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名國徂也往共之阮國

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師周以按也趙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以篤

周旋也以對答也于天下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
之自稱懷也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爲異也色不長夏以革詳未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法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國誓同爾兄弟也與西以爾鉤

援也鉤并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國墉城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諸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北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也谷緩崇墉言言也高大執訊連連也

狀
彼醜割耳也安安不靜暴也是類祭上帝是禡祭始造者是致

至其是附又使之四方以無侮強盛臨衝弗弗崇墉伋

伐是肆也 是絕是忽也 四方以無拂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疏駿大有聲通

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棠作已千豐之地明也文王烝哉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千載

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無貳疑爾王心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於王師連也養時

時純熙光夫是用大介甲也我龍龍也受之驩

王之造也載則用有副實維爾公也尤也信師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路蹕虎臣在泮獻誠所格者淑也駟

如皋陶在泮獻囚獲者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也桓桓于征征也

彼東南也不吳不揚也不揚不揚也不告于誣

也松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觶觶也束矢五十其搜大戎車孔

博博也徒御無敝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也式固

爾猶也淮夷卒獲

按朱章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

不質其危倍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之

辭則是詩所謂獻獻獻因獻功者未必有是事

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

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

夷之病鄭魯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

至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

賦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敵之禮皆在於魯

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泄官行法非禮成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

春秋書鄭入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

始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文宣以來正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

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

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

不可去公室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處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師圖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

貳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

有二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

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嚴於蔡討其弑父與

君之罪乎而法之又何益乎今處本心欲圖其

國而又執歎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

寡矣以是殺我警商執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却

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成者十九聖

人深惡楚度而名之也其處速矣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

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此之謂不微

辭不察有罪犯五不廷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

宜乎隱公十一年

桓公十一年闕廬口師克在和不在衆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食者謂在謀之又何問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

視其轍登載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

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驕得

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

樂慈愛戰所當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

穢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

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襄公一戰之餘救成挾傷不暇此獨妄庸

耳齊桓晉文得管仲于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

能用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未有如襄公之

欺於後世者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

桓子謂欲還日無及於鄭而動也民焉用之楚雖
而動則兵不後也後時隨武子曰善會用師觀衆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
軍討鄭怒其服而表其早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後叛刑也承服德也一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
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敗也養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鄆晉師敗績潰圍曰君
謂楚王孟築武軍築軍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封土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武之德戢兵二保大三
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小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子孫不忘今我使三國暴背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爲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幾能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樂何以豐

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示子孫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牘
戎有受脰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第

昭公十一年楚子拔陳蔡不美名地使棄疾爲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對曰擇于夷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濮而棄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棄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邊五細不在庭庭親
不在外外不在內內不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祿賈殺曼伯宋蕭毫
實殺子游在莊十素乘白賈殺無知在莊衛甯戚賈
出獻公在莊十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按宋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爲切要人
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
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
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
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
肱以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夫
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而
蟄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爲詳盡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聞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子恤不相睦無患矣夫昔國盛食不二味是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也

在國天有留屬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能勞

死之不曠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觀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觀民如讎

而用之自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王孫至日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謂之

昭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孫卿曰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敵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謀在

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兵者以武為植以交為種武為表文為果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又所以視利害辦安危武所以抗強敵力攻守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陰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整加情性之理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僞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策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僞兵息民綏和

子 3-535

通使使民氣歡洽。陸勝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爲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關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法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軍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之事功以比追逐胥捕賊以令貢賦。

吳濩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逐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進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懼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成民之偃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曉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窶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憊此制一定遇征伐則起之爲軍旅當數閱則作之趨田役遇盜賊則比之使追捕遇開闢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

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輪納每正卒之外皆存餘丁以爲之副武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長皆有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太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徠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蓋兵也爲齊難作丘甲蓋兵也
八編類集 卷三三
敵重困農民

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魯逐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衆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一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八爲族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饗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八與人相睦此家與家相睦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堂

或曰相統足以相識其歡然足以相死若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奮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也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也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觝而示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敝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難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見以人編漢書卷之二十三

相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官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周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宰於皋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官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武德
初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
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共番上
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
帥無握兵之重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
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
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
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
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張騎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閭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雖有
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為人跡賤
百姓耻為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
戍卒以緡帛寄府庫盡則若役夜焚地牢殺其死而
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廢虐如此然本嘗
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

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彊騎李林甫為相又奏
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
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
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
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之中限八人進死穆宗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
者聚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
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

天下者
人何足
天下者
人何足

烏合之衆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伐日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日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日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裨邊圉咸平以後武備漸荒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募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三

五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陳泰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漢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

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軍伍之制也

條試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三

五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軍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衆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方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備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盡取以歸于京

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也。聚兵起於不耕之兵，聚戍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衛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月為守也。

臣按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達，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草府疆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利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青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止徵募之外，驅役此其立制不善而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備其弛舉其偏而振其所廢，豈難至今有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士不得不王，商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鷺，多材力，復產健馬，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整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京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其夥焉，可知已。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為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飾，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誦有罪者，成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為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

八都尉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

視彼列屯生食之眾，游手養之徒，益有間矣。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為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為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核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為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每隊分為五小甲，甲十名，又合十隊為一都甲，而屬之州縣別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歲仍舊焉。比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種二事。

八
新
類
纂

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制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傳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頽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廕廩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面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部謂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數每冬一點操之每府又開平衍地爲一大教場謂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謂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聞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謂請界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村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

八
新
類
纂

至祖且者一切在理選官分給于民非但差焉兼蓄鹽課以爲駕車運通之用華生之馬有壯健者中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弱者罪其人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籌天下秋糧及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之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委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定直出此錢顧開民以代之此即宋人預買民役法也但先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于直如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籌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或

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遷糧成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催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一時農事之隙開通溝塹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關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生以罪。

八編類纂卷六十四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纂武備

官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常任公準人守法經末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恤鮮哉周禮天官官正掌王官之戒令糾禁以時四時比也宮中之官謂官府之次待虛而舍待休沐之衆爲之版以待夕擊柝以兩不爲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臣按激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

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木虎賁趣馬之微亦

惟古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

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官

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

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

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官伯

掌王宮之士衛士庶子闕子凡在版籍者

掌兵

政令行其秩敘才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

合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臣按周制官伯掌王宮之士凡在版籍者則

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勳衛蓋亦此意臣竊

以爲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

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職使之番上宿

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官禁得肺腑之臣而勳戚

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

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軍旅會同亦如之會王出所則守王閑臣王在下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則守王宮臣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

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

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即此

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

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軍旅則介臣而趨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

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督力而言亦猶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方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

人

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弊也以此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祓曰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官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

羽林

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即周官宮正官伯之職官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則領宮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按史言武帝徵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林謂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渴者僕射以文屬八屬之後政令不行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屬耳故宦官內

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中宦官之虛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先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誠能

人編類纂

卷李四

四

周人以內宰小臣閭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矣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唐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

平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駟曰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驍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八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俗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于是也

臣按

本朝十二衛卽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

八編類纂

卷本四

五

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徹監門禁而

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

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

尉力士卽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

軍獨簽召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

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伴一惟

其世衛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繫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耆直如大

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

王宮又有黜德世臣總司禁旅

八編類纂

卷本四

六

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

徵巡卒按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

氏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

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

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

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

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虞內有梗命之臣

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然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宸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恐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皆以守京師脩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號糧也太祖鑒前伐之失革精銳於京師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之各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七

林圜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殿前司數千人入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宸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聞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

以來方鎮兵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不敢以爲然也夫立國規模在脩近而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遠以爲吾屏蔽也既爲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主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關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八

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恽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恽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海侯植開司馬門書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僞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勅劾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

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壘勑符其受勑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關覆

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嚴門仗所關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勘而擅開開出人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官門之禁我

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衙遇有一瓦石之隊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

御前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

入編類纂

卷三

三

九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五亭

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

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衙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人逆其出也必搜檢

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況敢有獲被藏劍盜出真珠之事哉

臣按

胡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恒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序王新立大保

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人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貴三代之制也

京朝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甸

入編類纂

卷六

三

十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

之兵止於六鄉甸服千里之闢其所賦之兵而

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饒內足以衛王

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後

世養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消耗列軍

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

漢日官表中尉奏官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爲後日南軍以衛官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啻
與蓋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
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為甚過民情
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
護京城

臣按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為得策夫以疎
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
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
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

人編類

卷五十四

土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後曰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
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兼
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
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
兵之任若三輔則兼是矣夾輔京國錯列畿輔其
勢為甚逼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
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
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之軍
與連貶殊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

中尉也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
都尉者不同

太宗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
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
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折衝都尉一
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
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凡府
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驛馬凡火具為本
八編類

卷五十四

鐵馬孟布稍鐘鑼鑿雅篋斧鉞鋸皆一甲林二錄二
隊具火鑽一臂馬繩一首錫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
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觔隨帽圍裝行膝皆一麥飯
九斗米一十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
行則視其入而由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
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
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
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
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
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

予其直之

若漢之戍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其後而遠征而戍兵之制度失唐之戍兵始爲府兵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兵之制度失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崇寧四年於京畿四百里諸縣以順昌爲南輔以定興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一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

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

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備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

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資之而去其行在之名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敵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諸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共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西以

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蔚州爲輔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蔚

清爲輔坐鎮師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南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

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莊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

居必有藩籬牆壁然後宮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城寨有所動於中而四而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

起國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新操位半年
一符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奉回城池雖設而
得任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
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
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
具而關隘有守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卽秦漢以來之郡

同百里提封萬井陘山川流

本因

城池邑居

周圍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
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
四千井戎馬四千四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
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卽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
之國卽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
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漢居步郡國皆有
兵然散而無統惟

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
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得周人
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祓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國高祖命天

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上材
官棧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

驍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
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
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
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
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爲給其使令而不許其
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

其兵爲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至日早武夫驟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關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還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兵難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馬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得坐食於本營奎勞之則易使疲之則易養此憂祖神詔也三司禁旅就糧州縣亦不

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占破之令而壯城元豐於廂軍作院各置指揮於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爲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關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潘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爲保教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戍以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義兵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爲禁軍宋有燕差之令韓琦爲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歲爭之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用保甲要之皆以刺配爲軍失祖宗本意

臣按國家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諸列闕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然承平日久舊例遺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及少於所遣之人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然陳然亦徒有其名

無益車政。嘗考歷代之制。皆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

守焉。方其初創爲軍伍也。內地多是摘丁聚集。

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

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

遂至傳名難清。揆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

亦有之。而正戶同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徒鮮

也。爲今之計。乞勅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

司。仰飭俱要造冊。開具本衛名額。設額數若干。

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至間存亡。備細開

造具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

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

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

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

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

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

復國初之舊。

今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

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今若番休。遞戍終

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卽息肩安業。昔太宗籍

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悼其失策。蓋不若因

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羸者出役。不衣庫帛。

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

後爲官軍也。又曰。強壯弓子。各在郡縣。未去農。若

見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

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募慶之積。而得

丁壯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

終身仰給縣官。天

真宗景德三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手。

弓手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假簽以爲正兵。而官

無資糧器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

項者。出戰馬一匹。

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皆宅

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

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

官。有願代其役者。卽給以本軍經戶之田。若是

邊軍就今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

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
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
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
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
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爲盜
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旣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揀
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
用可使效死職闕而無騎橫難制之患詔分置清秦
苗徐沂密淮揚七州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
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效前此知定州
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
加以法也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
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惡

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
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
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
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
沿江諸郡亦用其法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
旣出賦稅以養兵免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
不可也此等之議切不可用

本兵之柄

帝典曰皋陶發虎殄兇寇賊姦先汝作士

胤征曰惟仲康之失德掌位四海胤侯之來命掌六師
林之奇曰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
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宋
昌爲衛將軍鎮撫北軍之類

臣按唐虞之始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
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
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
以來雖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

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為五軍設左

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

任府事者官與爵並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

某府事其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是圖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焉也其弱犯寡則討其

四之賊賢害民則伐之以討之其暴內亂則討其

八紘則集其其不睦則伐之以討之其不睦則伐之

則壇其之野荒民散則削之以討之其不睦則伐之

則侵其之賦殺其親則正之以討之其不睦則伐之

犯令其之陵政其則正之以討之其不睦則伐之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

大師其則掌其戒令其大卜其則掌其事其則掌其事

池其則掌其主其及軍器及致是太常其則掌其事

軍眾詠後至者及戰延陳職事而賞罰若師有功

則左執律其右秉鉞其以先愷其樂獻于社

若師不功其則厭其而奉主車

小司馬之職掌

玄曰此下脫滅漢與宋之不得

司馬與司馬行司馬

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

掌不悉備而軍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

闕其職掌蓋先王以為明民以內器危事適以

成其乖爭之習所以為是幾吾用而不示民者

為慮微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

國營之設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也有翼也共也武之服也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今魯國之軍其

作其令皆由臣下而為若者無與焉國非其國

矣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書馬甲

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日兵部二日廐方三日駕部四

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投斧鉞軍不從令九將專決
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
於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營直發一
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
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為宰相之屬至我
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
上蓋專前代樞府之樞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
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
八補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兵考

三省分班稟奏事于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駟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掌於開元官設於永
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宰文
事西府掌武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
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樞密院
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
未嘗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參書又
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
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

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乎

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
事權歸一而體絕不牽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用匱乏而樞密益兵不已民
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
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
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樞
密

八補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兵考
師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
此所以無兵變也

臣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
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

一歸於兵部焉

器械之利上

書禹貢荊州厥貢柅幹柅柅檣檣若丹惟脩銘楫
蔡沈曰柅木似檣而可為弓幹柅者中矢強之用
銘銘名柅木名皆可以為矢

而愈則幸堅也。既其裏而易其材更也。既其朕而直則制善也。葉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尤解也

衣之無飾則變。變人易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漆集莫近為體。冰析滑。漆滑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為夏治筋則不短。秋合三材則合也寒其體也。

人射類纂。卷二十四。三。張不流。冰析滑則密也環者被弦則一年之事。謂其年

矢人為矢。鏃矢參分。謂三箒矢。箒當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謂分五二在前三在後。殺箭作矢七分。謂分七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箒大厚為之。羽漆水之以辨。

自正其陰陽。謂之於小以夾其陰陽以設其比。箒也處夾之。使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箒也羽三分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夾刃長寸。闊寸。銛之。謂前之足。入彀中者。十之重三。坑在前。弱則僂也。後弱則翔也。

弱則紆。曲也中強則揚。揚也羽豐則遲。羽殺則捷。考也是故夾以箒而插之以矢。既其豐殺之節也。挽也。

之以既其豐殺之稱也。凡相箒欲生。謂無而搏也。同搏欲重。謂無其同重節欲疏。謂無其同疏欲果。謂無其同果欲堅。

棧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賈公彥曰。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劍春中高兩面起。鐔鐔即鋒也。莖。鐔於夾在夾處為大。中者圍二十半長五寸。

人射類纂。卷二十四。五。按釋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蓋防身之器。可劍之官。而謂之棧氏劍。所以禦暴除惡。

以桃之為桃能除不祥故也。

廬人為廬。器支。二。秘。六尺有六寸。父。長。等。八。有四尺車戟。三。常。西。言。戟也。牙。常。有。四尺。夷。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欲。飽。且。涉。南。解。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形勢之戰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戈擊兵也，如杵而無刃，矛句兵也，上銳而旁句，箇矛夷子，特固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箇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八箇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長爲主，而就之，故曰箇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見於周禮者，五兵註五兵，戈、戟、箇、矛、夷，矛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於

刺而爰用以擊，才用以句，其才之謂夷者，意即詩小戎之公才也。其形三，則如今之虎叉，然則又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施戟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爲主。

今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所謂戈、戟、爰、才、與等者，弩僅見用於廣右之猛獍、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

造製也。諸命臣僚之輩，通文武者，講求其故，加用弩與才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下湖廣二藩，選其精於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習。若夫父之爲父，畧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傳此一器，以擊虜馬之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刀也。考古之爰，長丈二，而無刃，祇善作八觚形，蓋八稜也。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觸，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加鐵於稜中云。

臣按天文志云：紫微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鄭氏所謂桓矢，即名彗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彗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故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太如矛，歟？今火華有火箭，若倣漢人飛矛之法，而傳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流行，是亦驚敵之一具也。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箇置戈其上與帶劍創頭三日之禮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蓋長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法曰兵不難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又曰弓矢禦句受牙守句戈戟衛句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者戰則強是物與件是謂兩之

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是當急矢自副

人編新纂 卷三十四 主

註曰飛是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赤莖白羽以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

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亦

云等射以參連爲奇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

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

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嘗胡騎四

萬之圍所謂大黃即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

以鐵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臣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註謂此

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臣按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既立武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元

人編新纂 卷三十四 主

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屬厥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

遵其制蓋始於此也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虛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虛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藉

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史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駟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

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

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并賦爲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郡而天子又有若虛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爲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爲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龍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失道同的匈奴之輩窮人編額卷之四本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向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厭張之目干城之固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待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及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苗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箭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

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劍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圍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間也六藝人精義大者也卷之四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九篇

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弩等三木單弩四大小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弩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今世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結獵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戰殆古所謂擘張者歟矢穀子曰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用弓弩乃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製法

朝廷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

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

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則蓋有

此等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還司馬

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

李元諱節度使西築連弩臺盧地節度四州

人編類集

大略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

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

弩兵尤多入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詳鴻一矢

謂之飛鎗通呼爲推山弩仰孔明所謂元戎也

今具其法如此

虞詡爲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并

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弩弩虞詡守武都遇有

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射之以

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即修其法則

也

陳球守零陵弦大水爲弓羽子爲矢引機發之連射

千步

按此大木子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爲

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戍已校尉以

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

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

也遂解去

按今唐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

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

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傳矢蓋此類也又聞

廣西徭徠所用弩矢皆備以藥中人濡縷即死

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

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

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浦城豈非近寒

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爲

監領領弩甲二坊

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愚以爲今每隊之

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正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玄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弩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守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退衝制突者。非勢不克。

馬疑為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休。人稱其集。便於進趨。

按馬疑所造之甲。可以為後世法。則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井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水帛。

與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為餘。為翎長八餘。入鎧甲則幹去。而箭留半。不可拔。五年。石晉言能發大毯火箭。

按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毯之名。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礬炭為之。硝之名見于本

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為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行義等註。未嘗言其所為兵用也。疏萬自船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

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為之者。俗謂之爆。

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為具。如箭狀。中實以藥。而以小子牽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

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銃者。用鐵為矢。鐵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

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恆之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

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烟以繼之。敵知其然。比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諺曰。今以後。凡為鎗手必

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坐後而手捷。

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五為實藥香通以道專俾一人司放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布聞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伏敵不知所避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計李繼遷以方畧校諸將先關兵崇政殿引陳者為攻擊之狀利射之法且令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獲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臣按此前代用弩取勝之效

真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策部下以連弩射殺捷覽

臣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威和者捷覽一矢之功也

熙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膠為身植為弰鐵鑲鎗頭銅為馬面牙府解索扎絲為強弩身通丈三尺二寸兩弦各長九寸二分兩門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弦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餘有司

并萬泰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速攻發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家也

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產村州軍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善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支民獻器械法式者甚眾是歲又置內子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為式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較善設教養局掌管時常整點

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內帑進有闕支奏開支給其外藩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撥若各處有司虛盡之數起解到部辨驗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造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趾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馬鎗

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
銳子箭紅油闊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
頭盔水磨鏡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
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掌長身甲併鎗
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
新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帝綜
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
之事然亦上繫

朝廷之政

人編類纂

卷之四

四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乃韓世忠所獻
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 輪三石弓施二十矢道
進秩一等帝謂宰相曰此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
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無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爲
克敵弓雖勁而土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
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臣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蹶張之難之語
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
莫不以弩爲中國長技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

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
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
陷入地七八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
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
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
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
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
思馬因倣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
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此

人編類纂

卷之四

四

度者

八經類纂卷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
也有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千四百井有戎馬四匹
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
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八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夫子魯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
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
則官給易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

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
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
論數之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
之後末年亦至騶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
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

之於官者衛之騶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鄭風定之方中序曰夫衛文公也其卒車曰駟也

雨既零命彼倌人注駕星見言風駕說此于桑田

匪直也人乘注心塞也騶牝三千

臣按謝枋餘言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高

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

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

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

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

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

萬歲而用之哉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禋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禘之

魯頌駟頌保公也其首章曰駟駒注駟駒馬在圉

日明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注有皇日皇有驪

黃白而以車彭彭注思無疆思馬斯臧注其

章曰駟駒壯馬在圉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注有駟

黃白有駟注有駟有駟注有駟有駟注有駟

才也其第三章曰駟駟壯馬在刑之野謗言駟者有
 駟令連發駟有駟馬有駟身有維山以草
 釋釋不致思無教也思馬斯作也其第四章曰駟駟
 壯馬在刑之野謗言駟者有駟身有維山以草
 駟在青有魚似也以此車祛祛也思無邪思馬斯
 祖也
 周禮馬質馬平其低直掌質馬馬量三物其下
 如其一日戎馬武馬二日田馬獵馬三日駟馬
 元事皆有物賈賈有美惡網惡馬不駟者以索
 受馬於有司者謂國事會馬者書其齒毛與其價
 人謂頭毛馬成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之內旬
 色及價而馬成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之內旬
 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
 不計使其外不計使其外不計使其外不計使其外
 其行之遠近則其行之遠近則其行之遠近則其行之
 則聽之則聽其齒禁原者謂馬也
 鄭玄曰天文辰爲馬蓋書蓋爲龍精月位大火則
 浴其種是蓋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蓋者爲
 傷馬歟
 臣按近時馬敗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
 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還有倒或賠償如故而西

北之邊苦之尤甚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爲中制定爲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
 不許過二十倍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
 坐以違制罪
 按人之官掌王馬之政謂馬之政辦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駟馬
 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一師四匹
 三乘爲早二匹早一越馬人主之三早爲繁
 繁一取夫人主之六繁爲廐廐一取
 之六廐成校校有左右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
 吳濂曰閑猶閑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校
 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壯馬也三
 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
 壯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
 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
 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

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全此故也

則人焉惟有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

春祭馬祖執也駒馬二宜夏祭先牧馬祖領馬攻特

秋祭馬祖藏也僕冬祭馬步之神馬之馬是也馬諸

節大者

學實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習

說之頒辨四時之治以聽馭夫

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造餽渴之宜順勞逸之

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

後歲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序八月之後陽在地

中則在廐而有閑也

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賈者二人徒十人

李養疾馬而乘治之相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也

子校若馬疾則使其賈第也之人其帝也子

殺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適淫

掌其政令凡四事贊養來

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

可耕則校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

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土壯

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授則馬武自修

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

農種穀牧于稠野我

祖宗於養馬之閒民耕之外無擇有水草處以為

草場近口蓋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

請一切復之

應人掌十有二閒之政教以阜馬侯特教駟

駟及祭馬祖祭閒之先牧及執駒故馬耳

馬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上為駟六尺以上為馬

園師掌教園人養馬春除毒藥廐始牧夏序也馬冬

獻馬

園人掌養馬易牧之事以復園師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羣牛騰馬遊化于牧養牲駒

養書其數

陳諾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羣繫之牛騰

躍之馬而遊殺之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羣歸駒班馬政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侯也及七歲成寫載旌

施日無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是也北

誓之

臣按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天習其馬不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取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處夏則溫廐刻剔毛鼠謹容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聞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疲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宰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故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卷之五

人馬類事

秦之完有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相謂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廬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讀廬氏之祀

漢制太僕掌與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駟駒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眾駒駟承

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儀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華去北平行寺天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筴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驂駟而將相或乘千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

卷之五

人馬類事

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佈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泉虛街巷有馬什伯之聞成羣乘行壯者擁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間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祐元年令民畜邊縣唐書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馬錢少買馬難得通者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飲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

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馬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橋居塞則致馬千匹

人編類纂卷六十五

于是內郡之盛則乘虛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

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畢于八塞凡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往伐肉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成民之有

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照

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廢斯者有以民或照

馬馬具而長安令姚坐威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此

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涇泉監駝負出玉門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

長梁馬射步射臂射又有馬輪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

復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

中出

人編類纂卷六十六

十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

雄偉應對詳明有統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

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

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職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

求焉今宜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

擢用之此其原委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

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兗項復授邊宣宗欲擇可爲節度帥

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誠援古據

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在左右因地爲之各方其時天下以一轡易一馬焉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間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人編類集 卷六十五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畜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累不及唐入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考唐志始曰置人坊岐幽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麗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唐千里跡京度麗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肆之田此以視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寡其岐幽涇寧也蓋踴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爲蕃成至

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 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牧放之地必不奪之

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功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開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制人監於鹽州三監

人編類集 卷六十五

於嵐州

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告耗太常少卿姜瓖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二十四匹離一游擊將軍

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積至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代宗立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獲胡種馬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甚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府周不任戰者蓄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按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戎胡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蓄息不及唐之盛衰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請下戶部查覈承業以來牧馬草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三

為官民所拂個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開川未經

開闢者亦俾報官還官經量創為牧馬之所而俾諸隸民事臣僚請求其利害以聞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為八廐坊又改為驥驤院以天驕驤驄馬真宗置佑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馬半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

於羣牧司自驥驤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判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應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盡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按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遺文吏而遣中使何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四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開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往來資給賜予復有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月俸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源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牧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殖土也陶朱公教以畜五豎乃遶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按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藁處華廩故多
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
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菰穰處之以
汗穢而歛其生育之養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
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業亦云朔朝野馬晉今屬荒州左氏云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豕
馬廐一廐萬匹又棟煥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
石關界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五

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
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
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
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州官等內差二員往監牧舊地
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遠近等生增牧養馬專差人員
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
賞罰以明勸沮

接我

朝中國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
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

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
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皆以為操習豫
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為憂寧國計
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
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

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
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山涇寧東接銀夏又
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藩界推河東嵐石之閒山荒
甚多汾河之洲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
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小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五

平定軍其地率多閒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
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閒荒地亦廣請以河東
京西轉運司道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
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
在民者有損而無益立為遠融之法兩京畿及
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
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俵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固嘗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
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養考申行之而戶

馬法始此文彦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
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
多不深究本末燕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欲其
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草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
瘠皆可耕乎所欲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
一馬禁之雜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
乎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兵考
其彦博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
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
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

日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
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軍事於上前文彦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牧者責備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今下而京畿牧馬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
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
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
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
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母或驅與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毋過五千匹雙逐通路外乘越三百里并行禁
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
路者歲免折變練餉錢二等以上下戶爲一保四等
以下十戶爲一社以有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
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
罰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界
司州縣史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
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
馬則是獨其科賦保馬則是獨其徭役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兵考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
南山東爲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
者聽及以官馬給之自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
綠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
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掃草戶役微
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
科賦徭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
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
役既爲人而差役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
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

其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有小弱。而無之若無。驅逐數十里。困已困。蹙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皆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服數歲。必責償。一馬之歲。未償而一馬又蹙。蹙歲之生。未俟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或者日蹙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朝廷建國于此。藉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爲之計。其可乎。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元

哲宗即位。議官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飼養馬匹。分配諸軍。餘數發往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見民戶流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備。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文於傳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步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所愧於文公。博奏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大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之政。不幸。禍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

祐之改轍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極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蓋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帳相通。遠近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令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中馬者。

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羌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夷。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三

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生全得中原之地。而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善所。自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向惠手無馬乎。患無其入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番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番馬至者。愈衆。六年。買

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設以買馬耕種制河財
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
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駟曰以嶺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
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
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以
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土民非若
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人編類纂
高宗時西道出馬馬司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
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
列國不相遠馬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
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吳亦是馬今必
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
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也迨至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玳始請市戰馬遂行在紹
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戰馬自杞
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蠻

本產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峽黎皆置
使提督歲所調發者蓋驗萬匹使臣將校遞迭轉
資沿道數十州驛以給食處困薪芻之費其數不
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
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
帝嘆曰太宗有大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
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
是吾養十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
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贖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
肥其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
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
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
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
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取之在官後則
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卽宋
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卽唐人監
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議豈非宋人

之市於夷者乎。諸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備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轅者。皆於是而畜馬。其牧放之地。則有鄉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鷹驄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左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

設行人候寺。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設。陝西山西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則調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永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不。鑄或羣。則未馬。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

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此皆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披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請求本朝故事。及參考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通知馬政者。勸實收。就其舊習有者。而今爲人所侵。毀理沒者。咸復其舊。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都耳。萬一可以通行。諸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閒田地。并可爲草場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入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又不拂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卽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十八。馬千匹。今卽就五十之中。擇其鄉村相倚附近。或十付五。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

十家爲一小底，每底就其村居，以有物目者一人爲底，長年老者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底。率每底各設馬房名園及長槽大鍵，每歲春耕之候，底長給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問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計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相耕，收穫之際，恆長及者計而收之。舍園之中，習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其卽以爲養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必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計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飼或本備之馬五分，獨其三成，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用別其毛色，俟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爲養馬之式，錢板以示之，則收養有道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驛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羣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生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驛馬十匹止取駒生七匹，某年踰數者，除以消他年欠額之數，其有不廩生牝多許他稅間官以相來易，每院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三十畜牝一牝，驢所生或騾或驢，其數報官爲準。

有殷理官物，以於各廐，起借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每日計備牧以爲飼，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大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監視之，凡房宇有不如法，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徵寓以官牧之意，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破疲與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準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領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千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齠十二或兩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細少壯而忽然有疾者，先期告官及聚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積槽共餵，如居隔達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神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嚴。

領料則嚴爲立法不許發賣及私相交易物
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伍償若同
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弱反其人棄縱不理
願借與人削減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
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
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
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
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
尤大與其得驚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
之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
北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當
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語曰今給馬於軍者
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
何休宜於邊城中得空閑地爲厰置長槽或十
或五言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節所厰伍因其
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許戰陳
者專以餵養置木園以貯草支大銀以資料每
日遣官點視餉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
料採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役戰無事之時輪
牧放逐名飼習或有瘦損疾瘵皆官調治如

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非得其用免
賠償之苦矣

簡閱之教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咸其不服備差者

大司馬中春教旅旅其未備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陳以馬陣如戰之陳言辨鼓鐃獨鏡之用以教生伯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中夏教友合之也如振旅之陳率吏提獸車徒

步讀書遺事契人驗辨號名之用帥以下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像其事以諸軍之象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

如蒐之法

中狄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

與諸侯載旂前文臣車史載旗爲旗帥都鄙之旗載旌

通事辨止載物諸侯郊野載旒爲旒帥百官載旒爲旒

各官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

田之法

冬大閱大閱大閱前期先大閱是也謂諸帥戚衆

就法衆人之衆來所田之時爲大閱是也田之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雩

馳射者關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

戰之不還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
之不殺迎降也戰之不威者不許獻是則戰之
不戮勿推也田雖以得會為上而戰則以能射
為先故於頒會之際又以射為去取焉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如入而教其民二年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也

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

其用也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易於物

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明定其辭公曰可矣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心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人編類纂卷二十五

作此民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後

成文之也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且

撫其民分貧

老疾

孤寡赦罪

叙舊

船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

忘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王制有祭賜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剛使司馬論其材故出

任之為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間族

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謂五兵弓矢戈矛戈戟也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

殿軍東漢制立秋之日日郊禮畢始賜武新牲于

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

人編類纂卷二十五

擊射牲牲以鹿鹿太守令諸者各一人載獲連馳四

送陵廟還宮使使者齋東品以賜武官武官皆兵習

戰陳之儀新牲之禮名曰獵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

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唐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

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入乘進退名曰乘之而東

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乘演

之為入八六十四也所謂獵劉即武帝時太初

二年令天下五日之禮也禮者劉劉殺也蓋欲

申戰陳之法先新牲以為禮也

按國家凡百制皆循古典傳於世
簡聚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具名
肄習生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
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益之以爲一代講
式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右禮以講武事
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
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
幡展兩旗稍所以俟角吹手大角一通諸權皆飲入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書

五

騎爲隊二通僮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
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
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左校
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
一通皆捲幡攝矢弛弓匣兩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
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復獲各入其人

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宋太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
盛市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鏃以
命強者兩兩相射遊卽極之取其不遊者又以

不赴爲馬場施諸章稍俾乘馬初擊取共尤勝者各
分算級以遷秩之自是師旅皆講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聚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
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鏐機
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
庭弓力有至石三斗引強平射者爲上等強於引
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弱者又爲一等各並其射力
而遷秩之

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
弛而爲講校如此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五

太宗退軍中勇士教以劍鋒皆能斷劍凌空繞身承
接妙捷如神每朔月使至殿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
輩祖陽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刃飛躍滿
空及親征太原延城諸尤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皆驚
按秦人以講武爲角獸之戲則太宗此舉不
爲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備伏
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
能不敢自恃其猛鸞而輕我中國也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講 有司擇見於合驛門外
之東武村爲廣場憑高 上設屋櫺行宮其後

三鼓殿前待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詣皇帝案馬
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騶交
屬亘三十里諸班衛士翼從千後有司奏成列帝升
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指揮使統五
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
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升舉赤旗則
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驍士聲震百里
外皆三搖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
各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
振旅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仁宗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問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
止教坐竹道起踵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造
官閱習務令解懸以弩弓射管置弓三等自一石至
八斗等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
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在金甲緩急
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子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拔
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種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
辭其事請其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
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為衛邊民以為病流括言北地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器弩也今舍我之長
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強定最
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八堅為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
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耐堅吾常以長技洞
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
軍人不得衣卑豈有紅紫之服意豈不皆入營門豈
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仁宗

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
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側新紫羅衫紅
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
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懷寒
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仁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今
又官軍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
樞密院檢計官按正分煩解釋令今可行

蘇軾進策於其君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
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泰於遊宴酒食之間其關心

勇氣消耗銳耗疲蹙而不振振是以區區之崧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驚亡為因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意而有一人為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蘇軾類事 卷五十五 會

然者眾矣夫夫相與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失而三軍之計日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按諸如宋人廟禁軍之制分軍為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為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為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祇其二石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為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為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為上五矢以上者為中則賞之三四十矢者為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今於者又加米三斗或五

斗其他技能以此為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為人所訾而益致其練習之功按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眾退避不可得已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為上所用有勇者為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為眾人之倡者矣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眾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眾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棨車煌煌解

也彼武王肆也伐大商會師也

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應揚

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帥天下無敵譬
如驚禽之擊羣小雖然所至披靡大豈有當之
者哉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武夫滔滔順流匪安匪逆

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旛匪安匪舒淮夷來歸

陳其第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洗洗武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幸定時俾有平王心載寧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卿士之官南仲此時

大祖始大師王父之皇父王父整我之自王六師以修我

戎既既微既戒惠此南國其第二章曰王謂尹氏尹氏命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程伯休父周大左右陳行戎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

徐土不留不三事三事就緒

按古者六卿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

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

營四方宜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

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

震焉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

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

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一旦用之必安詳

閒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風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

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

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蒙敵而歸高克奔

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

矣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蔣楚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楚終

日而畢轅七人賁三人耳國者謂如大大皆賁子文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子文飲之酒爲賁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賁焉子玉謝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賁何後之有

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

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兇矣於是乎蒐治兵于彼廬治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御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御穀將中

軍二年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此屬兵言其簡練後事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下殺慢慢上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荀子孝成王趙臨武君將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

莫大乎素素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

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

慶賞則罰必欲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徒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詭敵觀變欲潛以深欲

伍以參伍也參以伍伍也過敵決戰必道行也吾所明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患廢此一無

怠勝而亡敗無城內而外三無見其利而不顧

其害曰凡慮事欲然而用財欲泰謂不夫是之謂

五權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

自官得序謂為目之草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

謂至臣至當也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敗之言凡百事之成也必

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
幸敬謀無壙與敬事無壙敬敬吏無壙敬敬衆無壙敬
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則通於神明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纂武備

將帥之任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又曰夫能刑上寃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抱音臨難決戰接兵角必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成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抱端奈何無重將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武備

一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通德也將者成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為國之輔而不知將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猶猶人之有兩手鳥

之有兩翼則一不可相背其人則則體正而安將得其人則國勢強而固

漢王受鄧食其在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相直王曰是口尚乳吳安能當魏作將將誰也曰馮軻曰是秦將馮軻無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宅口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尉繚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以觀之安邊竟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武備

二

光武救為異曰三輔遺王莽其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滅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卒不使闕然好虜掠卿木能御史士念目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知有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嘗若兵平日亂聽賢將危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流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按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善策其後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李

二

行禁止兵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蘇軾曰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豈如治兵之不可敗也。

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瑄韓令坤賀惟忠何徽

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

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魏瓘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蕃皆厚之以開市之征虜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素財如糞土賜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効力之士貪其金錢則驅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皆衆而兵力不分是以當此之時備邊

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

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李

四

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

於用崗則曰官給茶錢夫百緡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及易人之灰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倚藉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遠於氣日苟可信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言之至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管多屯兵以備不虞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此

此故也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楊干亂行陳於曲

梁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曰校僕人書公

請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司馬之官臣聞師

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則諸侯臣敬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殃以及

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計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六

五十五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

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

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違是教令

所行也光武乃贊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常備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

我所以不命賈復者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
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不令其婦生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懼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
之便闕而獨遣馮異荊州之專以吳漢之不習
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
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節之以心觀賈復
病傷而恤其妻王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
及賈復之於寇桓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爲之
致禮極權以消其怒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六

七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
以章示異異惶恐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
義爲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此乎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
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

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

矣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
以千里起雖不得朝漸恚恨也兵不出戰德宗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二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并乃

此七論將帥

左公三年晉侯也之第楊干亂行風行於曲
梁平魏終殺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拔僕人書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臣爲此臣聞師
衆以順爲武軍事有無愆犯爲敬君令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執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於司寇公就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第弗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八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
何如曰臣多矣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
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謀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
然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直定大破之復創其光武大破曰

日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非德亦
戰耶且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薛全慶爲崇義
留後同寶末車駕幸洛陽郭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
軍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
紀律故初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
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
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叛而宋祖江左
卽平設不幸而有不甘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七

終不自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

蘇洵曰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
日張用濟斬於懷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
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悚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
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
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
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
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靡彼其思
天子之深仁則英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
而不至於驕以上言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卽此地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翅翼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昇等

中出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警異材異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焉今宜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此其原資超三級不如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爲節寧帥者而羅其人赴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焉據古錄

今具陳方畧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願收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齊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條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條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一
將校長官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國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追生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遇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快而去則古之虐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

六兵額。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各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聞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耻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賢其對。必求艱與煩碎之事。爲時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驟張馳射。倚於幸倖。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反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成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二人仍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一

十一

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閣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其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礪。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聲急。則取之。有處遺之。不疑。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武學。詔文武官與日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一

十一

蘇洵言于宋仁宗曰。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奏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穎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緒生員以百人爲額。

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高宗時校書郎汪徽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藩者皆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師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奉智謀可克將帥勇鷲可平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加有所知亦許論薦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入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提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幸授以權釐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四

職使之習練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
遷事諸職軍旅實運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諸縣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承進也必先拾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願而言之陛下之前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宦宰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

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以上言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日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鑄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日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刃日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五

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勇為之謀勇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我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

惟恨詩無答映

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違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蓋古有此禮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解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人編類纂 卷六十六 主

太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鞞以里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承天命失政之端由是茲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張弘石符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元和十一年高靈大敗於靈武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甚則虛張殺獲賊則置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謂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在者兵之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遂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按劉承偁以驕縱激變劉悟爲彼所囚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帶集衆斬之欲以此收

漢鎮心如無乃失朝廷之威以謂示信
果有罪朝廷當下詔赦其罪俾劉悟遣人送
詰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借太
后之養子也詠之則傷母后意奈何帝舉承
借罪惡反覆為太后言之曰不詠之恐激成禍
亂為宗社受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
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交
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等
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逐軍驍勇數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有戰使自
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視軍勢引旗
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行深議
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千人十人自
衛有功隨劍書賞二冊密皆以為行之自
響回鹘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詔恩使
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故
所向有功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誨誨討
史記王宗尉杖四十亂奉陵仍詔自今成

并坐監軍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
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乘驛奏捷
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
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
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
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從權之利悉與之恣其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回圖貿易免所過稅稅許令召募驍勇以塞牙牙戶
軍中事悉聽便宜定置每來召必召命以飲
食賜券外異遣還
上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豎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前崇其勢聚其細而求其
大久其官而責其成
太宗太平興國中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
業自馬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
也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
其書付業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器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舉所以各務忠孝而固職位恃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禱祭而親諭能等可焉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

人編類集

卷三十六

二十

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龐南將佐皆稟青節制

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

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

假之事權畧其禍故不為聞言輒有移易又不與高

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

指邊鄙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

寸勞焉故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後移換改易地形山

川水及知縣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

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紮

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請執

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日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

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也相公當圖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

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管將帥之任耶

出師之律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

人編類集

卷三十六

和聲

主

也羣后誓哉于師曰濟濟和聲有衆咸聽朕命蠢

動之衆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甘誓以誓于甘大戰于甘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

事之人子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勗范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胤征惟仲康孽位四海徧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亂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大傲始援亂
天紀也遺也棄厥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也行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永天子威命也火炎崑山
間也玉石俱焚天吏追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也
惡也有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欣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湯誓王曰也格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也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也爾不從誓言予則殛戮汝罔
入編類也 卷六十六 王

有攸赦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也天有顯也厥頑惟彰樹德務
茲也除惡務本肆予小子也以爾衆士也乃也爾衆
士其尚迪也爾果毅以登也乃也就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怨也于六
步也七步也乃止齊焉也夫子勗也哉不愆于四伐也
五代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尚桓桓也如虎如貔也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也克殄也以彼西土勗哉天子爾所弗勗其于爾有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邢句侯衛駿也奔走執豆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辭先祖後郊者鄭
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也猶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
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
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
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
底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遺名山大川曰惟有
入編類也 卷六十六 王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
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師太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也王戎也既敵旣戒惠此
南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也而厥虎臣也爾
龍如虎也之虎鋪也敦也準也淮也濟也仍也執也醜也虜也截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也如飛如翰也如江如漢也

今沿途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
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
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
爲寡兵法所忌臣願陛下勅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
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

臣按先儒謂世之爲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
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
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
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
王尋符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速然猶有可

人編類集

卷六十六

兵部

三本

設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
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
燒大衆屯聚故疾殲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
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
萬當時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
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爲累爾

八經類纂卷之六十七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廣武篇

戰陳之法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也戎

車既安如輕如軒

泰風小戎曰小戎兵也收也五也五束也束也

梁輅上曲游環勒環骨擊也皮陰輪也韜以皮

之蓋積項作環以相接游文齒中既生暢也轂駕

我駟馬也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七

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

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革路也其革能勒以革文條讀爲

纓五就其樊纓以漆漆建太白纓之以即戎

車僕掌戎路之卒也所副廣車之卒闕車之卒卒

車之卒輕車之卒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

所乘也廣車橫陳之事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

卒猶屏也所用封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

敵致師之車也

因 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

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並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

戰左右者執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

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屬養燃

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

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

敗之計有倅車以爲之副二萬一或敗不至倉

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四尺謂之一等戈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七

秘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過也音戈於車崇也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人六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

尋日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戰常日尋崇

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首也尋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戈長丈二戈戈戟矛皆揮

車騎之旁也

臣 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

之矣然後父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圓

受矛守戈戰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今此其号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若乘車之人似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也我公曰使勇而無剛者當也冠而速士之君爲三覆也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負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退從之疾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聯大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八篇類纂 卷六十一 三 其前也後謂視前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

宣公十二年鄭之戰樂武子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離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惟御右廣養山基爲右廣屈爲右

人爲兩車十五乘今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嗣

孔穎達曰右廣離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豈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重通持吏也

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扶轅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

八篇類纂 卷六十一 四 與周制同矣

成公 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猶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繫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郢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
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
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也宋爲小偏其尤
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
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
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
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
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五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成山及緡狄于太原崇
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也以什更
以共卒必克則諸阨又克諸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爲行五乘爲王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
爲五陳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魚
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
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放子十人守幾五人
府養五人樵汲五人大辛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
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
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假此以今法參用
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
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
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
子則免胄超風可以成則爲子擊之請矢可以無
疚則爲庾公之叩輪所爲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至
人焉須臾

卷六十一

六

戎狄之役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手車
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悍疾遂至捨車而用徒
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
以兵于敵也故必設費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
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
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鄆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
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起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
綴五千騎後當匈奴

陳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雨山間以水
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陳則是
以車載機擐器械止則乘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二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援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十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
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人指類纂卷二十七

一則束卻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按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
之小故可行於隘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今世
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
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
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家府南甯經
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
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
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
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

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
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
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
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
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
擾

唐大曆中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役貌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人指類纂卷二十七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以兵衛戰爲以牛布
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
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
詢陳卿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馬全珩後李綱
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突電擊車然而卒不見
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
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憂未聞
以車戰取勝况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
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制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
篋以得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
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
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
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
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按李綱建此議蓋在全人侵汴之時也所謂
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人易習焉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逢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制爲如意戰車上爲鐵面本解大槍數十垂種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敵五十人行則載輜重
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前鐵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箭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敵百步砲車在陳中施六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兵兩翼掩擊拔隊追襲少壯人之間稍恐

進退便利伺便出擊處有拒過預爲解脫計
運兵黃帝制陳法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養氣以修兵法又昌
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夫入舍之位正則數
不僭神不惑故入其陳所敗定位也衝抗於外輪
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
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電張則二廣
迭舉騎角則四奇皆出

按陳法說者謂其爲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
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
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
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
本之以立戰陳或定之爲圖或筆之於書可致
也夫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
未之有也朱嘉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
前而雖未整猝然遇敵大列便已成正軍矣
夏官中丞教振旅司馬以旌致民於其下平列陳
如戰之陳中夏教爰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陳

內禮前有水則載音青旌前有慶埃則載鳴鳶音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

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爲斥候授以五色旗

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旌廣

寇舉日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

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

結其怒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督各有所司部分也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三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其間滿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司馬穰苴

兵法之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宣公十有二年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左追聲在左者追求明爲思慮其中權制在軍之右者左追聲在左者追求無爲思慮其中權制在軍之右者左追聲在左者追求無爲思慮其中權制在軍之右者左追聲在左者追求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爲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使衆使知而爲之備也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拔擲茅焉以代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子戰也楚始於此參用戰爲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

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
諸丘不鄭鄭願爲鵠其御願爲鵠

杜預曰鄭願華氏黨鵠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鵠鵠卽物以爲
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張弩節如發機
紛紛紜紜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圜形圓而不可散
也

李靖曰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七 主

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
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

聲龍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
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

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
來伺隙搭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
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

伍相保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能乎靖對

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
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
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圖
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
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
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
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
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
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古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
曲直說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

敵乎

臣按史稱靖弱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
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

於江陵復輔公柝於丹陽會頡利平吐谷渾大
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

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
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

書豈其然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卽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安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軍爲二虞侯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兵書

主

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未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口營行則曰陳奇正

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其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旣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秦直守南劍退范汝爲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秦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系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晉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爲定法預分其人爲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爲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其士甲其

人爲初班替其大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爲暗
繫使其潛自更替之爲無患也吳璘謂其懸陳
法乃古東伍令東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
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陳法以上

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
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
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丹
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已濟河

入編類彙

卷六十一

七

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
亦晉以濟而焚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蓋
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
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
邳是也趙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
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趙關中者自河
而入往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
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
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
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皆武昌

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
根本之地也守宋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
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
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拒其
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

舟餘皇或作皇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

哀公十三年吳徐承吳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人編類彙

卷六十一

八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
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
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
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
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

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
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
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

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意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固，環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濤，有衝海，江淮齊皆。有樓船軍，擊兩粵，敗東越，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聞昆明池以習水戰。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七

竊以爲船祖之機，其質必大，所費益不貲也。請凡爲通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爲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況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況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遣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

曰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得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禦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悉以帷帳，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燭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二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枋百二十步，安二千餘人，以不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鵠首，惟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圍，方百餘丈，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王濬造巨舟，沿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安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在來者雖

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太轉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北南舟

臣按今番船於舵樓之下亦實鑿針蓋凡舟皆用鑿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爲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散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絙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俠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主

全

師宋主然之道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細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道既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底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苦履平地

臣按自契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而江南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陰大海外凡據水以爲險者淺若得

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爲浮筏蔑不齊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

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纜貫一大鉤以投士之驍勇者平旦虜以

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皆每絕纜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旣爲世忠所厄欲自建

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

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主

全

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檣槳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遂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霖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弱遂世忠軍亂焚溺而或若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朮募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公一名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橈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連塞車輪礙不得行意繫一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衆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歿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蒺藜與竹筏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

察軍之情

詩擲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鏜鏜擊鼓聲躍躍躍躍躍躍用兵武士國中城漕衛邑我獨南行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士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與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人于役不知其

期屆至我雞棲于塹塹塹塹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于役如之何勿思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甯在歸不遇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

小雅采芣首章曰采芣采芣采芣亦作生止曰歸曰歸歲亦莫也止靡靡靡室靡家玁狁玁狁玁狁之故不遑也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遑遑長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觀譬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達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君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卒不玄何人不祔也我征大衛為臣民

按先儒謂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

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蕪言使民

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

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

以降為國風也噫人君以民待民而不至以大

馬待其民必母使天進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

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第二章曰四牡騤騤旆旆有珌

亂生不夷也靡國不泯也民靡有黎也具也禍以懣

八音類纂卷六十一

於平有哀國步也斯頻也急處

其第三章曰同步也茂也資也天不我將也靡所止疑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也深心無競也誰生厲也階也至今

為梗也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生也解字也我生不辰也時逢

天俾也厚怒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也孔棘

也我園也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歛轉

送其家

六年令史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棺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蓋具祠以少牢長吏視塋

光武建武元年從前還范陽命收塋吏士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

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歿士卒破傷者給贈帛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人痛類纂一

卷六十一

三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屠殺牛羊

刳脣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歟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凡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

乎

通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邦合州黨族閭比之職與其民人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也胥也比也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日邦內二日邦賊三日邦諱四日犯邦令五日擣郡令六日爲邦盜七日爲邦朋八日爲邦誣

臣按入者之中邦內邦諱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擣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益不過爲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者詭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搆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司馬掌盜賊之仕器貨賄辦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也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校與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其止者也井其飲食相爲蕃蔽相翔猶冒翔觀伺者也聚樣之聚擊樣以爲節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傳令冠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侯館侯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劫掠行旅斯弊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不以聞蓋

入編類集

卷六十一

野廬氏

野廬氏

野廬氏

野廬氏

野廬氏

野廬氏

野廬氏

野廬氏

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入之語也請嚴救捕盜之官卻城之外五百里內有

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爲期二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後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卽擣鼓舉烟以白旗指其所在之方樓下軍具需賊逐

人編類纂卷六十七

患商官無畏途之憂

司審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修閭氏掌北國中城宿衛互櫟者與其國旁也
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

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間
互惟執節者不識也

臣按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
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七

三十一

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
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次有不能者
今各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
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眾一城之大
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
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
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
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
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
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又於
該轄地方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貧
富及上班者皆俾派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
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
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
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送冊冊成各為三
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
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每
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
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
候添差分管遇有懈怠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

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
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示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
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
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萬無意外之事然祀
人愛天不失為愛天之深愚請于皇城中立之懸

蓄二高竿并有不測之事即於邊島上立之懸
紅燈為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符預以通告

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
以懸紅燈燈火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偏告諸

軍以為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
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喻不召而至矣此亦

愚者之一慮也

秦二世時發關左戌滬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

失期失期當新假令毋斬而戍者固什六七且
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眾皆從之乃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
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為王郡縣苦秦法爭殺
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
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
足憂也乃悅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火
罪殺二千石掠郡鄉里道路不通上如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先鋒大夫范昆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與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誅殺甚眾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
八篇劉向

率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
是作法令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

文辭避法焉

下世宣帝以渤海盜起遷能治者丞相以龔遂
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固然

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
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
以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為良民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
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
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前漢書）

卷之十七

五

七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八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原訓補

過盜之機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
十，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
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
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_也封誥徐奉等爲
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
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子隸案驗官省車衛
及百姓事，局迫者誅殺十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
四方，一時俱起。皆名黃巾爲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
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
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稅馬，以班軍士。中常
侍呂強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
爲變滋大。」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乃簡牧守能
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
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誥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
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絕，今黨人更

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
史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
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遠達，告冤無所，民不聊生。
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產業，招撫荒
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
縣，歲聞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曉，使
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按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
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

人端類纂

卷六十八

二

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
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一二十輩之賢守，長
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
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
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
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
遠近内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
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
一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禎始也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凡市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一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

按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盜 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降名府官及分巡官通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輸皆墮界亡命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大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回遼東浪蕩歌以相感勸進徂役者

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潭南竇德邨人張金稱修人尚士達皆聚衆爲亂所在群盜徒衆多者至萬餘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州者六年屢表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性嚴刻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誥等作亂推糧料板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詔集三命尉宿州城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爲兵人相於剽掠官防阻而發之執以應募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鄆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佔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潤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乃驅人爲兵欲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授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

遷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裁削太捷以充
首獻之所致

按唐末之亂始此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
林

乾符元年潞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于長垣明
年宛胸人黃巢亦聚眾數千應仙芝之舉少頃仙芝俱
以取私鹽為事巢喜騎射善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
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
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入城分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路官官竄名軍籍厚得廩

賜但菲衣怒馬進勢使氣未嘗更戰陳閭當出征先

子粟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計使迎石汲水為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

齊帝收元金統

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
尚何以為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眾
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食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
知平日奉朝之問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
何事舟車所以日羣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
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載
皇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
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為國計獨
不為身家計乎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
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
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二人君盜中捕盜使楊遷

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

不之問殺之邛州牙官計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

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冤遂大罵發憤為盜

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

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為之者亦有官
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

同世之時寶鑑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
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眾共一材一戶被盜眾共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乞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浙按實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乎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八 滿清集

卷六十八

七

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十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歟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歟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發使盜視之然後局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避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前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賊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蜀賦外更置博買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井者益饑蹙販賣以規利青賊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彭縣令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勢復張大州縣多脂諂至以言激正等愈其親行仍盛爲供其饒之酒醕舉屬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寒責此行當直抵冠豸平惡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

八 滿清集

卷六十八

七

爾然斯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以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瑄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戊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旻與劉旻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然安李順之黨者張泳也平劉旻之亂者亦張泳也代以牛寇則李均

反牧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爲小校只與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演派等經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刺張營卜吉主其謀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刺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偕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華間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慰使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頗讀史傳杜知典下因此張大智膽遂生權謀每往往晦名此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廢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

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遺其體而鯢鯢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必心方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憲宗英武郭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成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漣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系其人數酬以一官使

此輩欲觀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覲覲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從

臣按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顧賴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

人編類纂

卷之八

十一

術可稱皆計薦闕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中
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
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以爲將帥以
爲方面大然則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
不叛私鹽張榮必不爲奸能草書檄獎若水必
不量江面張元吳吳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
必不主僂氏之謀徐伯肅必不引交人以入寇
也

趙鼎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擊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處
爲最急務而政府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
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
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凋蔽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
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
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
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
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
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無責
也今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
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人編類纂

卷之八

十二

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逼高郵知軍晁仲約
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
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
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
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
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
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
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
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

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明郡之罪在
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請自今以後凡
天下府州縣無城池必以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
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
或用民力或用官錢募募工以次第爲之或用附
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額數守
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
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
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
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

異時爲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云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開中此地當

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爲陪輔其在

今日則在南北南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

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爲

帝鄉與王之地

祖宗時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請於

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衛官

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南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托
左道以惑衆縣境耕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
作局屢歸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勛領應奉局于
蘇花石之擾以誅勛爲名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
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
必斷齋股體探其肺腸或焚以膏油盡鎗亂射備盡
楚毒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東

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

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李善慶及秦晉蕃漢兵

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聚言賊不亟

平坐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監運使朱文瑄言江陰通泰

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兩初設萬戶府以鎮

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繼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此

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

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

功

按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於士誠皆豎徒也爲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

招則其來遠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谷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衆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旣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

阜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尤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以上遏盜之機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泰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口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僭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忠者徇胡人耳於是

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

非有法制相摩敗則獸運非有恩信招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郡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搆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面勢難非勿迫以搆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囓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械弄旁置網罟擗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或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食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繫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聚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泔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擄故曰平盜賊與接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拒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召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乞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召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追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劍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逡巡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

賞功之格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召命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司勳之也掌六卿賞地也實田之法以等至其功王功曰勳勳成也國功曰功保全也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勞治也功曰力力者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曰常者有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八編類纂卷六十八其武制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輕重眠同功功小者輕其賞凡頒也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視爲善之利故飲至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勳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勵有功臣子興起赴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其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兄曰春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歸賁者士之所歛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官賜爵一級

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

八福類纂

卷六十八

十五

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

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役報

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

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弊意人

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爲之又有將帥還有征差

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

之輩其實不曾隔陳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階常

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恭謹運

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計混

報斬首功大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

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旣死無

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

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外者一功當生者二功

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

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養其子孫

列侯畢已受封認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

曹參身被七十創夾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

內侯鄒千秋進日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矣軍亡

八福類纂

卷六十八

十五

衆遊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

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雖數亡山

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

因于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

年也問起賞爲奉車建駟馬都尉及賞嗣侯俱兩殺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殺邪對曰貴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尊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棗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機倣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今衡顯以爲郅支本亡人請漢書卷六十八 主

還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郅支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焉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陳瑾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陳瑾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問匪人而易其正議焉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房闔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

可恥也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據聞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漏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

補遺錄 卷六十八

知也愛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學吳軍虛張首

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計義得爾

手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

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

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

警矣

武帝平六王游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

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遂與王與潭由是事得解潭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潭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潭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潭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領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潭邑八千戶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懣搏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潭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口爲詔其受節度之詔何月達潭所潭下節度之符何月達濬所若詔到潭軍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潭軍受節制則濬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潭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潭有實未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潭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責設潭受詔而印發其符符未到而請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知其孰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嗚呼無人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頗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潭子尚主宗黨強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

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而不遺賢

北魏孝文帝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請與公不應從坐孝文以不嘗受詔許以不處聽免爲民初丕及叔與僕射李冲領軍干烈俱受不赦之詔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檢于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赦非天意也宜者之令曰所不赦者律文所載雖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纘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纘父子胡太后改掩羽林虎賁內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禁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唐太宗自定黜陟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

下旨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實建德吞瑋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連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固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大祖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封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爵後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實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微侍郎。突厥默覲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瓘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佞。痛抑其實。逾年始受印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投試官以酬所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獻。則彼突鈇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其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假虛名以佐實利。虛實交相。用故人不遺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應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鈇鋒。非忠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

之其用重矣

臣按贊此疏有唐一代賞功之格爵號者今公侯伯之類職事者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勲者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散官者今光祿大夫驛騎將軍之類在唐分爲四今日惟三類焉今之勲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咸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考

五

中又分爲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益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攻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又聽以一驟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駝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殿後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考

二

賜藩鎮牒補副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

有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寬之法。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寵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遂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宸措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九

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覲叙哉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典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盛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貴而能望不得與焉其選可謂至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官而以發倖技藝進者夫

祖宗之初意夫大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共業豈不名不副其實

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

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激勵有功兼亦窳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九

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以上賞功之格臣按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一父歿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權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奈何積日久而入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圖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一十九年大齊天下號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主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論曰朝廷大公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伏讀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

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管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主

忠守法者矣臣於比又有見焉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茂世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廢共祀開國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及延哉今文武言犯公私罪律條久廢驟而用之恐駭物聽臣請勅兵部查內府貼黃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職從軍陞授緣由及行內外衙門并各官

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冊開具在任見
在親屬若干原籍戶口若干舊任道下家
屬若干要見其人始初從軍者的派子
孫與否明日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
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爲三等一曰奉天
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
大將平寇者居其三焉啓運征討之功已
經亞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
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雖差五
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
過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
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
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
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
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
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歿及再加
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
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
而官不至於冗濫矣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九

右編

六曹類

兵曹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爲刺史委之
 自用方畧警急利便事詭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
 此必爲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爲涇
 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
 設攻守之器匈奴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
 戶口增倍又張堪爲蜀郡太守破匈奴於高柳拜涇陽
 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爲用匈奴以萬騎
 入涇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
 孤例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
 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
 請令擇有智勇者爲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凡經
 據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
 亡兵士所有在戎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
 活勿使寒餓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克酒掃裁縫之謀
 其次練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背人材未宜便令管
 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

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

幸臣行一事必使幸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幸臣諫之
 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
 用賀令圖之輩侯歟聖聰陳謀書策而幸臣助等不
 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利配軍分卒相普等亦不知之
 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幸臣不與聞若幸臣非才何
 不能見幸臣相可任何不調謀今幸臣相普三人中書
 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
 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善量盡其規畫一
 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
 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折料馬草及官中和買當
 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科
 校者又聞汴河乾涸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漕
 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豈穀之下等無
 外國謀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儲文得幾年若是
 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資爲窘急
 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
 漕運也 國朝典議

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
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物故里或在親要
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疎遠求進寄試上
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
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
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
然問答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自失意氣果決而
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
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漢武
帝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

禍然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法徐湛之言意封復
居胥一旦魏氏歸江秣陵之人荷櫛而立者累月元
嘉之政哀焉東也論六權

臣竊見前丹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
可一舉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
以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
諸路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鈴轄百人招討都監
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帥臨敵主將亡歿者
並斬解請正親兵

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

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梁室分
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又使邊
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
益其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
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永權未去
而新兵更添不惟是衆已救閱經歲之兵而收市并
獻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
大費更廣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
征戰者減免免小分復不任稅役者放免百姓聽其
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永糧

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
設同馬光

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
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
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是以雲夢
之會信不得過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
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
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
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戎狄除寇
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

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撓於
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況強
弱多寡相什百耶

陳通鑑

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
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
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名王將
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
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此言仁祖
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不幸遭
值寇攘往往罹害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

八編

卷之九

五

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
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
如何也

陳通鑑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
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
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
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
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閭閻借請券食
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
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糧
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
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
人牢杆克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
得不困乎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
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
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仁惠以疲
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誣所守益卑者爲
遠議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鎬秦雄
之心遂至於忘離恥重諸孽廢天命禮壞樂失積累

八編

卷之九

六

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
土兵困之於下而已

陳通鑑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
耳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饔曰役夫曰
滌人曰皂人曰廋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募人曰侍從
曰走卒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曰掌火今
之阿察赤也曰閤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從人曰屢
人曰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曰官人今之燭刺赤也
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
以職但按重賁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

從賞賜皆名曰怯薛耳品如屏藩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隸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實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敢有有籍已矣怯薛之名將以待君側直禁廷也今乃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當怯薛者十無二三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萌之怯薛也今後宜限以名數擇其人品又以所職貴賤高下定其出身之例遇有名聞方許選補則人心自無逆望而國家不至濫恩矣

人編集

卷之九

七

今之義勇河北幾十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依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此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平河朔中風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

可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

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府縣邊事宜

人編集

卷之九

八

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繫或欲遠出幹事權戚賣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遷徙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處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食教閱之時軍資費頭項寧無飲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重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與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

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之愛之於前惡之於後憫之於小怨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下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丁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棉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敗

編類集

卷六十九

九

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鄰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不能出一旅之衆沙颺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唐初府兵各有管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郡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

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休博園殿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人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躪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

荆馬先乞罷

荆馬先乞罷

十

勅勝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利充正軍出屯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有喪戶戶被掠荆馬先乞罷雍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北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官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揮保正保長競爲撻役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先帝寔知其弊申敕州縣令

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計其
賈察施行及陛下踐祚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
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克次年之數又
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
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
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
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
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里澤矜
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銀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
點擇買養補填尚猶須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
入編類案

卷三十九

七

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盡罷諸
處保甲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
賊戶長僧督稅賦其所養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
給價錢分配兩驛驛院坊監諸官召提舉官還朝其
官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
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惟呼鼓譟召募本縣鄉紳
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
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
縣支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
劫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

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
即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獲掩
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
自然稀少

可謂處保甲

故夫鄉兵者臣以為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
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文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
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
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
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
劍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僧

卷三十九

七

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兵於北也兵豈有
常地哉顧所用耳且縣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
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喋血虜庭非楚人耶而
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
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震器為兵以偕
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
甲軍者是也

論鄉兵

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
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為緩急非常
而塞下每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搖朝廷者亦五十

年矣所以兵益多糧亦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
管技開鑿論益

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
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
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枝之養兵大
費已省其年矣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
道者祇賞自足未聞取備於內也秦漢之際上燕一
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魏內祇雄州李尤則自
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失戍也
嚴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界也多
人蕭子雲兵卷之九兵
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唐募土人以滅羣盜也寇不至
則無戒備史母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
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壁以襲
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
論奏兵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
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
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
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
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

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
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
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
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三千萬足以贍給有
餘矣况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
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
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
弱龐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
不足矣陳憲論兵之費

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
十蕭子雲兵卷之九兵
十三總為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
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鈴轄都監監押之官
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
四十四處禁軍是已為統領白元昊而西北有
保毅王倫燕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有置禁軍至
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太郡要害之虎旅軍按天
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救閭之法起
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
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繼之將下則今之
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

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戍法之行也
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
養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
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
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
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
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也所諸軍亦何異本
城軍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
耳要之所謂驍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
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回

八編類纂

卷之六

注

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
之類此所招剽側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
鮮薄類苦候露當此勞辱最易撫臣愚以爲此可
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爲國家
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
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傳良之費
孝安世元祐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
盡今西北涇原鄜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
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原給

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
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伊遜忠成

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仇越草創天下逮
者命今不邇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
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
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
劉光世其任數遊事無若張俊嘗是時也廩稍惟其
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
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益滿洗
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六

馭無策呂祖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逃其後
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
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
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
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
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
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
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
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
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熾倫

然常有不足之患。檣徒坐視而不恤也。檣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部副統制因之而侵制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盡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情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更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

人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

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的積弊，以爲庸將腐儒，賄賣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可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捷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轍者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策通四屯駐兵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必變法，不知寇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僅遇大敵，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後漢書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蔭之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願立軍功，然後復之以祖父之職。軍戶宜黜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交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論閭武

論閭武

晉書

卷六十九

兵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悉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大泚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群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艚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賚，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

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術初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

乞造戰艦
崇寧軍

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養青民間養竄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

人馬類集

卷六十九 兵部

七

結攬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今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網馬管抑至京餽養不時死損過半今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達者族誅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

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撙撙之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撙撙之行有絲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鄜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

制綱

臣代讀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鮮弱而我不得爲之數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詔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

人馬類集

卷六十九 兵部

三

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超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江內阻日有岌岌之憂况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爲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州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利便疾兵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

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甚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爲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實元文論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健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唐虞漢書

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綠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董治理之稱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唐虞漢書

順成二年之間公選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八萬石準元勳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并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勘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唐虞漢書

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保親戚則衆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衛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大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崇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懷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責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合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雅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然

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僭
隸四鎮於定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
胡方源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胡虜
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訛誘
源原之衆叛懷光汴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
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
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
莫相尊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
下臨難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詠溺揖讓救焚莫
貼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
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
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
自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向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
糧所給雖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
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
解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荼藥之饑益
以疏誓之脅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旆爲媚
詞因請還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
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倚賴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

羣疲人所以流亡經營所以偏重自頃邊軍去就裁
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
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關責
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矣
於軍情亦聽命垂於事宜亦聽命若祿置將師必取
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克靖難則不
可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戍之制率因舊
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
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
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
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
令度支散給諸道和車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結城
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
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
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
各酬倍價務與營田既息糴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灾
苟免之弊迄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
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
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
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馬又舉一人爲勛方元帥應都坊祁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三帥各邊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雅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宰外奉帥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

戊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十族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百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公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於旬日比家徵發救拔危已獲罪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美饌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指指因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延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

無糶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邠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因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如常時米貴加倍吐賤值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灾今宜糶之處則無糶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槌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二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雅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若饑當催造拜相之初急元秀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

師以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年
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撥未到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
滯舟船江漲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庫數輪運貯運頗
亦協宜不必每歲加撥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
例曾不詳究源由邇年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
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
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折省轉加歲
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
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輪轉撥次不停但恐過多
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袋價成京尹及諸縣令

人壽有集

卷三十九

三

類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州所置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
定所糴估價計糴貴賤并顧船車搬至太倉糴
價約四十自銀米價約七十以下此間一年和糴之
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十斗
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止竊慮運務若停則舟
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運
臨時鳩集理必淹遲糴所運之數以定邊儲存轉運
之務以備時要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邇三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
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
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邇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
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
出糴計以糴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
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
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
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
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
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人壽有集

卷三十九

三

原倉收貯充糴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
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今度
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顧當管長吏商量
令計見壘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夙邇涇隴邠寧慶
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
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
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
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
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
文酌合制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

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卽作船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欲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悉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格利農人仍取度支官高及軍均融搬送請各委官道卽度及宣徽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並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二官同檢覈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

入糴類集卷之九
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屯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將貯處所開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

臣計今疆塞米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

十八萬至聖興中始及八十餘萬今乃自慶曆以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可藉見兵之數事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爲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捍邊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兩兵之部就食賤養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彈不難滅天下之靈耗實亦得精兵以爲

用也宣毅兵久爲東南之弊況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至食膏血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雖造道廟軍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遏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邊旁郡此又減費釋患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極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

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僅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樞密相對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公亮奏詔錄書

時務論兵食

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生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

人備有案

卷三十九兵

三

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霜之害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惠者乎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固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徹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

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福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西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使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西發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論言兵難

苦於用兵終未獲敵思爲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

人備有案

卷三十九兵

三

出則募之王莽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兵甲之彊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爲無益不可全在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擁衆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論言募賞

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

虜請盟至今不復窺然而師還賞功如太師李經
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獲
覽而禱之首師既亡虜眾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
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
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帥無大功斤
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
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月餘之間伏見
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
其間轉行進郡者凡二十餘減庸勦者不復數計距
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三

西師

往歲西蕃寇境大將鬼章背宜結柴燕有智數熙寧
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
湊其頭顱為飲酒人怨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
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
元祐中乃敢陰進西夏誘結蕃酋約為內應遂犯疆
土殺虜蕃戶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
神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岷乎如玃虎口誼稟命
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
息民恬不為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鼎
忠即結繩包願包誠之徒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

乃起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誼師既出先命
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
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五十萬之眾及
境聞之遂皆遁去而廟堂築薄其官臣愚竊謂檢獲
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厚君命
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大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
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郎軍器監丞改奉議
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為殿前都虞戛寧
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神誼乃自住宅使北遷西
人痛責其

人痛責其

卷之六

三

西師

上聞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契先帝詔令具
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捷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
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今可以開乎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
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數實無偽濫之
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
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
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
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

水編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

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數實無偽濫之

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率約乞結
新賞功難

近年賞之所行皆權貴屬託與觀隨所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爲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不及於朱勛父子並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壯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審言帥司既上功

入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昨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丁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行劉九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置詔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

釋編

六曹類

兵曹

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使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
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鞏四卿於是乎
與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
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

一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
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邠人告吳
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
田賦始以夫田為賦大變丘乘之制齊威公相管仲
於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
為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為
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
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此三者教十五萬人車三百
乘蓋如鄉之法伍邠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

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

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

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通

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艾陵

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倚帥車

七百乘伐陳始竭作于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

其後遂丘賦矣楚百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代隋

戎分二廣而為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

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

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往非古公子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

二

嬰齊為簡之師緝甲被練皆劍名之康王為掩始井
汰衍牧皐闔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
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已賦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
王又始為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
闔廬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帶甲之士十有
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於會稽甲楯五
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子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
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哀公十
六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相并諸侯斥地益
廣而丘乘之法壞而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

簡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
晉王創爲技擊以兼築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
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陵王駿
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
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果服尚二十萬
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設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武士
二十萬倉頭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
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甲以上爲戍士
三十萬魏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

人編集卷

卷二十一 兵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於趙也二
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上頃襄王失鄢郢非係於陳收東地兵尚十
餘萬大狄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爲兵先是齊桓
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有昭陣楚有經
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
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兵
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一虔取之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碩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
冒帶劍蔽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覆其戶

利其田地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胡服以
金鑑節首前捕貂尾爲貴職武士冠鵠尾之冠緩胡
緩短後之衣百金會將賞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諸侯
有田符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秋穆公霸西戎
始作三軍置附陳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公五年爲
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破井田開阡陌
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五十戶爲什百戶一里
里有魁五里一都鄙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
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
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備

人編集卷

卷二十二 兵

萬戶爲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阡經
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
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卽其地名云曹
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
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聽民買賣隨力
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千三傳之曠官則給公家
徒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
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
爵有十八級一日公士二日上造三日替張四日不
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

日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賈之傳矣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戎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人極其毒

後發謫突先發死刑次諸嘗遣亡人贅婿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官徒刑者次以管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毋皆有市籍者次者曹輩盡役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二世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齋櫛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戍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放驪山徒奴產子受兵以擊盜母已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發關中卒東擊盜母已而阿房不罷章耶將三戍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曉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唱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過斥

大臨理以便耕聚卒鄴郡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闕恨軼始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快鬪爲後緣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聽齊禮義昭襄之際徵調無度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不知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通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強大章耶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立秋斬牲於郊名曰雞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八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

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
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止軍
及中尉候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非軍屬校
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龍
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
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
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間兵革強勁士物故者
勳以馬故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諸吏次
補民次請度次招募次而又多赦罪人亡命絕刑官
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贖至出武庫郎
帝始元開始募命及餐惡少年吏有告勅亡者宣
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流刑及應募伏飛
尉士羽林孤兄胡越騎以益邊兵益北軍亦出矣唐
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
邊但設亭障又發天下豪族輪居三輔陵邑以爲彊
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
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濊咸因事立稱異數
則削擊衛霍勳高積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與皆散
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
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五人至東漢
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候騎五百二十人
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候劔戟
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
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
八十八人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略可見
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檄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
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
勃爲將指端以呂氏故屯兵榮陽文帝備胡以三軍

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
大將軍實嬰監軍榮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卽罷武帝
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
京師非也漢制雖口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
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
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
有城更有貸則得爲君上之恩至於將相廢置惟時
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
左遷酒泉太守卽命破羌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
簡肅精明雲中戰士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

落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覆書已報輪臺之訊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廉價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數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驍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漢書卷九十八

漢書卷九十八

竊疑南軍以衛官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管攻之詞馬子長作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郡國

人編類纂卷二十一

兵

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衛官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攻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

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夫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劫乏軍與連貶秩則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者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錄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

人編類纂卷二十一

兵

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此官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卽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置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攻莽玄昭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卽罷其泉建章宮衛士未覩其爲病

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幾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謂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八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八人，西八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百六十八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都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百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之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增置，則其數當益少，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大抵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

無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鄼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威德王氏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而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鯁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鯁高帝鍾愛起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領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鄭

寄劉楨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當實顧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旦。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

入編類集

卷七十一

三

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衛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闕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

臣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質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請官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楨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

入編類集

卷七十一

四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號。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隱矣。
末始

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爲南軍既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爲出之擊羌也北軍考異

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人稱禁軍

卷二 兵制

五

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唐高祖開大將軍府以建威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大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以萬年道爲泰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錢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

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罷廢十二軍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謀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八編類集

卷二 兵制

六

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鐵鑿碓篋斧鉞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臂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觸也帽毬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轡手步射每歲季冬閱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禁衛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

與折衝勸募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疋于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闕不任戰事者罰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皆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間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殘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

八篇類纂

卷七十一

七

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彊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目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爲之十三年始以彊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番萬人京兆彊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

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千強壯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一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依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望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朔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積變廢士皆失將衛入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

八篇類纂

卷七十一

八

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機根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皆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重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糴糶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左鎮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

鎮不得不置。京師不得不弱。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處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大戢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謂

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兵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稱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淞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大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者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虎皮鞬。為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

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唐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伐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使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衛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徵巡李潛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州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瑒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瑒以伯玉將

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唱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人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實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尚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朝恩乃以觀軍容宜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驍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

補峻切郭子儀之婿端王傳吳仲璠祖貲巨萬以
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
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
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儒子於
是豪富家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軍既發始盡志
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
皆取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募弱不足
倘非常上疏曰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
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倖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
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大恐能為敵願
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
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
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
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官當左右神策軍
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
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
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
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輕猾所聚恩作不常
侯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
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

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戚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
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
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
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
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與元元從奉天定難
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裁比其籍京
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膳至十數
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
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
令皆為之歛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校名較五丁許
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錄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官
官實文場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
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為
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
禁衛假官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
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餽多不贖而戍卒
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逐隸神
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錄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
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
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

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傳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雖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軍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率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驪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驪景宣繼嚴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幸莎城石門詔諸王關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

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日毀後四軍嗣軍王允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關嗣軍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圖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彦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年崔胤乃奏六軍名右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士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

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
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
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毋以
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

國號唐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釋編

六曹類

兵曹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張公謂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寇兵蠻夷戎臣常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戎臣常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授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兵曹

凡有四人三時耕稼燈檠柳末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禪衛以謀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及其居外也錄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雖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略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擐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亂邊兵外作戎臣兵伍端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絲萬里事五強寇吳南大百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七聖所食求欲除之

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

鑣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乾元七國逆者

居內則篡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其

置府立衛乎杜牧原十六節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棟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講習寇至卽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兵曹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或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懸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石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訓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管

刺弓手爲一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四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諒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項嘗籍鄉弓手始滿以不去鄉里既而涅爲保捷正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苟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父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未應得勝兵數十萬聞教精人編類纂卷二十一 兵

然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數十萬者虛數也聞教精熟者外貌也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利之民乎帝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爲最盛宋志宋義勇兵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諫將兵有不諫將兵當熙寧時合

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日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勸王師幸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西東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爲金人之所蹂躪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

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刻刷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總之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餽防之賊兵力衰弱燧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遣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未以便進趨爲戰車日以狃衆刻戟于後行以蔽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任凋削

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介個
習射歲終大校親校籍第能否賞賈比三年皆爲精
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不慮干官而府庫實隸甲卒
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
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踈踐千里乃料擇州兵
之任戰者廢遺瘠老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
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
一人使習戰他役勿事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
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犀鷲擊
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南李氏南 以練民兵 卷二十一 五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
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
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
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
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
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遼開達諸州令
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銀二百
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
月間於縣春秋閒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

宿老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
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
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募川兵禁旅多敗而兩
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
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
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
敵而潰所過鈔略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陣進退不
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
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
信叔劉其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人肝脾裏
八編荆襄 卷二十一 五

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晏軍糧此間
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伏節而死耳郭開之悚然某
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民兵之利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
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
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
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
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召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
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
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

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等
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
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教律所
纏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
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
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
人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
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後隨逐行之五路
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肆以武事
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上

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視遠近爲
等騎射按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
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
一月馬葉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
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
精願候間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
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
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齊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
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
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強率妨務者禁之

史因保甲事受賕欽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經官
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
備而未審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
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
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
司農具爲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
日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
警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內
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閤門使狄謫兼提舉府界教保
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下

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並教頭一凡禁
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
十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爲三
等馬射九十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爲出等當
款時月給錢二十日給食官子戎械戰袍又具銀樣
酒醪以爲賞備三年大保長程成乃立團教法以大
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
卽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
者十八人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下以其一爲騎二
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

人提舉以封樁奏瞻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實爲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閭率以近臣揆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爲序率五六歲一遣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骨介遼夏間講人編類集卷之三十一

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卽誠無以行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當疆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爲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人衛則不患本不强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如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薦將尉豈當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彥博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募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餽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思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思兵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

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
變革帝曰審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
躬行德義愛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
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踈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
開封鞠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悉其貧乏艱於
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
去也往者冬閑及巡檢齊上唯就用官弓矢不知
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未
邦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未
邦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

入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七

七

爲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
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
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帝嘗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
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
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獲之際貧下客下
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埽又自辦錢糧
起舖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
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
少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待施

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徒之成遂是以
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
保甲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帝謂安石曰曾差
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驥趙
子幾使驍驗問乃民因斷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
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
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間之皆以爲便則雖
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因可
漸習爲兵既人皆能射又爲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
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

入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七

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
騎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
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
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卽雖團結指揮亦無所
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爲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
名爲指揮與指揮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太急卽
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爲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
畿保甲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
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卽
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

保甲，即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若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村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民兵可用，焉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爲公侯者，卽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獨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幾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迭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卽爲可減，然令廂軍既少，禁兵亦不令臣願，予訓練。

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獎勵者，不過舊募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一月爲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卽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爲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今保甲閱藝入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閭閻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一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頂，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甲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兵聚之教場，得勝則縱，否則留。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廢盡也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來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木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離令冬教然人指獲甚

卷七十一

三

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萊稱納借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餓死以至於斃雖復敢言其或主家側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督責之害或因官通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和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爲百姓之擾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人指獲甚

卷七十一

卷七十一

二

今猶未已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八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保甲之害

御史呂陶之請也

保甲之害

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未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朔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鈴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皆聞主將號令急緩即成部分天子下其章州

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膏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賊之則不足以備敵又餘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湖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匪徑萬有一警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爲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筭拔諸路請以大名府瀋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爲四路北京瀋懷衛德博濱棣乾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爲大名府路瀋懷德霸州莫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爲高陽關路鎮邢洛相趙磁州合爲真定府路保滌祁州昌平廣信甘肅順安永寧軍合爲定州路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爲一高陽關大名府爲一朝廷以更新甫真不報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御韓琦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宋兵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六重兵在西井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前時其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爲念也五年詔復河州

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召易集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黃省選賢性勇果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谿澗最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鷄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鷄子以爲衝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便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計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爲先鋒賊下馬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跳閃躲振以響環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次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皆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間則馬上用弩橫射可以一發而盡殲何益論上

新史敘群盜亡唐其一困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謂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與王室其四謂高仁厚田頌朱廷誨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口添內有中官爲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餓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劫特剽倏忽成亂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審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當其宗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元

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雖於補苴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思所恃者惟有約略請和堅守不甘約耳况舊虜番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戎永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應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故余素論常欲於公邊半作家計壯固藩牆以保室與之安且兩淮沃壤形勝扼扼直以並塞

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北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慮求必悍於垣墜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叶晏起無朝夕之憂矣

宋史

若連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途藩籬旣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濱淵講和以來百姓百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後與敵固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師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二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強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應兩地供輸人戶除
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
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材分方
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令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
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
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
人戶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籍此等寅夜防拓約見
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
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
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令河朔沿邊弓箭皆是人戶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
陝西河東無異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非皆皆
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也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
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力盡則北賊豈敢輕犯邊界如入無人之
境近直州土兵

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手
虎口爲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
禁軍廩賜使戍邊番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
路范仲淹言熟戶總山川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難誘畏強
凌弱當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爲正兵必至驕
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千悉無
衣廩若長行遠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死歲
罕見敵何用兵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
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
猛爲便議遂格范仲淹論熟戶不可倚爲正兵

帝曰峴河蕃部族帳甚衆倘禦御成得其用可以坐
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僅會
合訓練爲用兵之勢以懷敵久彼必應而聚兵以應
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
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
附之羗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
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強力充護行而西
將無不可者王安石論用西夏蕃兵

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州峒之民李兩江州
峒之民莫如責兩江州峒之首首上之人未必盡知
知之未必能利用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
交賊長驅圍邕州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酋
儼然坐視無一人出力率衆以爲之援助者大抵峒

首畜積豐足所以好名而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威勝爲邑守者刑法苛察則怨望必生體貌高嚴則下情不達耆其貨財則不足以致其力略其功賞則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可不知也若夫嗣民剛性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土之恩冬被髮毛木棉以爲裘夏竊蕉竹麻苧以爲衣圍飯糊水終日饜飽屋不置窻不穿井不畜糧其養生喪死之具悉穴土以藏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上各安巢穴一有寇至舉家以登謂之山寨爲邑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使之易避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事藝得

八編續集

卷十一

三

以精不然則去而之他州峒入外界者有之矣今兩江團結係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恩明州西平州龍州祿州古韻峒羅洞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東州兼州陰州忠州安德州則曾經戰鬪人人可用外盡皆畏之若其餘州峒則強弱能否相半耳其首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子甲也因攻打山嶺有以牛布傳員有因嫁娶所得生口皆以男女相配給田與耕專習武藝世爲賤隸謂之家奴其選擇管內丁壯事藝精強之人與免諸股科率工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

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自衛之親兵也王安石論可設事宜海門秀州金山爲江浙海門之要衝連亮所謂夜半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定海崩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海鹽崩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李龍處科角石港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蔡謨備石李龍背石李龍於青州造船數百艘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取李龍舟船是時謀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

八編續集

卷十一

三

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也顧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廷建炎四年虜寇呂頤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辨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防海委沿江太尉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犬抵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詔從之沈與求備海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

端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
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望廟漢早定詔付願
浩仇愈爲沿海制置先是制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
愈爲之建司於浙西曰順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
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
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
令愈專官浙西別命人官浙東從之張浚條海道利
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
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汪澈論備海過三十
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李寶駐江陰命浙
西總官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李寶海州之捷七月
逆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
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何動靜士
寧回言公佐依歸正言親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趨其
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
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索傑王正修等爭應爲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曰島而虜舟已出
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雨不知王師猝至
寶籌于石曰祈風助順而寅風雨南來眾喜爭奮引
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爲之彌

巨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拯元無復行次寶
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前拒
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盡之降者三千人獲
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係衛未登舟旋自經死得
獻議造卅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村民爲虜擄
道有寶欲來進聞亮已濟淮旋駐東海視緩急爲援
業義問論土豪軍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方
師屯獨海道宜節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
諸練海道之險夷海之食利能使役使船戶若雜以官
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
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
既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遼徽襟喉之地
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亦軍列大
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別剌又各以
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世祖中統十六年定上都戍
卒用本路元籍軍士國制郡邑鎮戍卒皆更相易
置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輶輪至是以
上都民克軍者四千人每歲令備鎮戍罷他郡戍兵
同知劉東道宣慰司事張鐸言江南鎮戍軍官不便

請以時更易置之國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
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相黨困奪民田宅
居室蠹有司政事爲害滋甚鐸上言以爲皆不遷易
之弊請更其制限以歲月遷調之庶使初附之民得
以安業也通志元

唐太宗謂齊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朝始
用之泰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爲鞍騎陷騎遊騎之法
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
其兩側掩其前後全是後代募陣揚子馬事非古法
也通志元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
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義有
事則當三人之辛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
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
致馬千疋干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
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車于入塞
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
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
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

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置馬者
有罪有以列侯立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
具而長安令幾生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
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驪驪負石至玉門閭輪臺之
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通志元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
驛徙之靈右監牧之制始於此萬歲軍馬久恩信行
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
監牧有使自是始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
州牧馬之歲失者十八萬四千景雲二年詔群牧處

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自命王毛仲
領開厰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
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
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
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唐志唐

入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二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所不周至于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土馬彊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二

官制

高皇帝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實藏令旗二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官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

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做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英宗復位罷開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面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叅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實藏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列廟以來卽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着爲令獨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一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

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張爾
疏論教演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
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總協大臣
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而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
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
各將自製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尋見歲時殿最
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
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
降將領祿級祇託空文未親實行目今計在營見操
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頗多江浙遊
八續類集 卷三十二 兵考

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餉將官或利收月
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
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
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清查之法莫如春秋
揀補于戎府于壯卽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
頂有罰又一面開會驗軍廳有名卽與收補不則行
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點名在下
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今吳懷成習無敢有責營軍
至二十棍者若網打貫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未聞
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許各號頭令抱牌員後赴

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叅治而
今率弁髦之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給
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
急意至遠也如大寧之撥守斷續亦資擺堡之用或
留壘荒或留潯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接年
逃故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衷甲至則逃
於工作焉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習於
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關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
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濶私索矣此其
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肩

八續類集 卷三十二 兵考
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
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各
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副付官統領專一在
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
重大上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酌酌量撥
給不得徑議撥用顧今查驗不稱差撥任意而班軍
之在伍僅猶餵羊耳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
目不恤大工之誦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夫自
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於元戎此陣法也
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有上

下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擊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自議寬文綱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爲政，漫無綱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俸矣。至於林訪賢否，不獨參遊佐號頭難責之口，卽下而中軍、隊而兵馬皆宿操之。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開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

小編彙纂

宋三二兵書

王

侯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行何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敵。天下乃溺於風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固，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近本兵且猥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軍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

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執務稅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有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卽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要，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關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弄常多，諺有之：京軍謂之眉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可聞於鄰國哉？

小編彙纂

宋三二兵書

王

督輔臣張居正請飭武備疏云：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

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糈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玩愒。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庶可圖矣。莊皇帝允其請。大閱之舉。于今爲烈。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草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廩。放以牧地。居則驟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廐牧者。也有虧欠倒斂者。令買滿。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奉牧。太僕寺督理焉。又建行太僕寺於北平。

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丞簿。有監死以牧遼東。漢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于京師。敕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做戶馬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驟駒。選駒搭配。壯十二牝。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遼衛養馬。側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十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軍。各依與種馬一匹。餵養免納子粒。有倒斂草生不及數者。償如餉。但遇災荒。每群聽以三之一納人。編類要略卷三十二

鈔等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倍矣。蓋常合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膏帳。而時程督其登耗。關遼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夷。皆以充軍實。京營邊鎮無乏馬。一代規模宏遠矣。列聖議買俄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苦。則有先臣翁大立者。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異議。正德二年。忽議買俄。不問徵駒。隆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貢羊。而貢者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

主議驃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
車者殆盡嗟嗟陸種馬既賣馬政亦廢種馬之弊非馬
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也考之嘉靖中四通二州
興化鳳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題革然猶曰

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仍不宜馬故也而
可築之諸郡邑乎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廐牧
草牧外又嚴關換以慎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
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中廢靈州而納馬入監
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不復矣迺併種馬而
廢之罔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一

七

愚以爲復之便但馬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卒辦茲
欲於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爲補偏裨弊者其同卿至
尊撫也晉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於貞觀麟
德再盛于開元故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選群成
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括馬
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
我太祖初設御武親爲教誥以論之益其重也今
空遵舊制簡書筆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
重務不可竟以匪人視爲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
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晉楊二清深思馬

政大壞稽舊典與復之奏黜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
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固初草場牧地在京

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陵等衛各真草場於京府州
縣各有椿棚錫覓槽鋪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
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
至大寧鳴緣紫荆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
牧地祖制昭然即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已場內外
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
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
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自若也冀北古稱
人續類集

卷三十一

七

馬鄉今業爲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莽然夫孰不宜
學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官還其舊御艾其
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口可冀已佳馬者
以種馬驃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未樂中俱搭
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俟奏補給賞寬廐之需未
有解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
難以應猝始於學牧內歲取待用寄養幾輔以備不
時調先正德中遂專於買俵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
自全賣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
迺其弊滋多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

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
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
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
者少不下四五十兩至催馬之公差馬料之胥吏看
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覓包
在官計指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飲家驅騙或驗不
中時銀買債率嫁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
平令相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
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
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候腹大加以大料發騰臨期
以解則上不着官下不病民矣本一馬也今日關節
不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
為少無病以至驗中後猶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
寄之胥吏人呵報時病即病呵老即老呵中用即中
用朝廷徵解俵馬原以待用豈為此輩開騙局乎
洪武初學士備用騎操折易一納馬匹俱印烙以
防奸弊舊例兵部請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
部委官一員印烙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
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烙近來徵銀買俵各州縣
自印起解印封原印隨馬送寺轉分管少卿查驗如

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難
涉餵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發回另行買
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
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特恩在寺臣異同或以牽
制滋弊耳空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
既不能逃其鑒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亦消矣
驗烙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享繁息寄養馬者以
解俵發之民間牧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
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俵者發寄正德以後
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
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詞充去暨不發
耳顧防守須馬自俵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
備獨有寄養者在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
民疲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祖制既免種草
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為馬頭領
養次者為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撥派
謂之月糧但有司能潔已者少或至需索供應馬孰
從而贖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
則如數早給無累編氓在貴戚勳豪則均令津貼無
交累官民祖制太僕寺俵寄馬匹給克團營騎操

防守 都城拱護 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接勤王之用不爲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等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側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谷房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繡鎮以入衛皆支給後遂以爲例萬曆二十三年遼東以征倭馬匹損多亦暫補給後又以爲例夫借討者既以馬非亡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尅草料何所不至井善計也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革後邇來東西兩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屯星馳電掣能以徒步還乎且貯銀以爲馬用也各處血所解馬價折色丁粒格棚草料銀時在常盈庫蓄積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費內貯耗而外廩復空焉稱太僕哉謂空虛塞勿竇取定通貨准成周馬質之制乎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周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其費倍徙買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凡發俵領養家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與崔貨卽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櫪至於輪養則

牧無恒主奸弊朋生馬成甲曰乙乙曰丙率諺巧以避追贖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擦征進之馬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恤將軍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凡佳馬寄養於民而兌於軍兌者以發之先後爲次第而妄辨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臆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當兌時馬戶利於速收軍士利於得賄賄則私通至

山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定今定於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按次酌行上驛兌次臆令餵養以埃下次如果羸瘠痼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徇情而強之軍果壯駟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爲民近聞南方有藥發臆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亦云有藥可解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俵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兌軍自種馬法廢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輪銀而不便於解俵况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載

務林粟之用無煩而利在養戶此皆各有所偏主未
可持爲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
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
如順天之真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
寧兗昌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
俱照徭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
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
其多寡也。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憚於印
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延年題准事例俱
令寺臣稽考倒成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
印仍將馬改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
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支給庶錢
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太僕志曰死馬之政不
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會典稱
乳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乘上陵
者以駕謁陵此三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
四廐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廐爲徒設又歷支草糧
無所歸也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萬曆十四年御
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
故惟遵成憲以修監討則太僕之職有專而符節愛

奉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額給驛者以遵報常規
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疾不准除之例
誠嚴矣。至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
蠲卽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
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答太祖軫念江北馬戶
給鈔優恤又命官覈貸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
馬役仁宗時六師歲出擊朝貢納駟急軍士至齎
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駒之令
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富於
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
南呈今歲免此較孳生馬我皇上冊立覃恩詔
賜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
其比數停其追徵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
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
領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欽依具有成案何乃
視爲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
踰年不報則密雲奇兵坐營宜府援兵等官也數年
不報則真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則
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
夫點閱久廢僅取辦於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餽羊

之意猶存若一槩併而去之謂此簡書何宏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官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寫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閱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奏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底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國初立茶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偽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隔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滯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爲武衛戎得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三

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必以是轉廢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是貽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養子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後停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僞鮮得霜蹄其宜大延緩之互市我給彼以敝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噫唐玄宗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

有金牌二面規制字舊與誌所載相同宏查照舊例

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歛以貽累牧牧勿惜茶而虧苦番人晉漢武帝徵擊胡士馬故者十數萬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足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驃駝出玉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三

蘇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官爲梗信言名馬之權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每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又火牌之制專爲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不係軍情不許擅用創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即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牌多填

夫馬廐尉夫先自壞其側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牌在水路亦不准應付即兵部真火牌驗有公文冊包與牌內所填事件相合始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廐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凡執有勘合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筭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將廐糧重折乾又廐糧飯食水路驛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高平定品官行

水經集卷之十二

元

李皆有勛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壓損馬匹而官亦有瓜李之嫌合定包之勛兩過者不准應付大都皆由於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受資營盤堅且如早驛一到便於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充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慾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爲搶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馬且立見瘦矣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厨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驛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絳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

兩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早駟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期名雖七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等驛每疋價僅二十四兩即議幫以里甲仍苦不足而短公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駟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直有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克竟日餓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算飲益之以怨毒乎高皇帝之食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

水經集卷之十三

宋之三

子

石以下當大類皆殷實戶無妨悞公事者今則一墜銀基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往往市棍包充矣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借他馬搪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至到旋爲僱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急則倍息相借而勢豪革因以漁利把持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帑或將官銀詒放驛信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起有司不無秤頭之除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循環轉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

門亦復有報在。史書並得執筆議參罰高下其手
 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况驛官祿入曾
 幾何。若北直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十
 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
 八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候迎。世廟龍飛盡
 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爲養廉者既甚儉。而
 侵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畧加體恤乎。
 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
 站銀查照地方衙敝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爲哀益。不
 必拘定舊額。各驛通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
 銷。如有積年促徒用強包攬侵欺剋落查明治罪如
 餘各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勘合之外者。發實亦
 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刪削。巡
 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人
 難。如是則搜刮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嚇索。而部
 臣焉矣。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呈本等
 司原處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
 腳價有無。緊索應付矣。四川解星木順江而下一驛
 千里。何用多夫爲。而委官索夫動以千計。有司卒不
 能應。或派里甲好否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

兩者計木牌印經數斷拆夫銀兩多至數百金。是何
 法紀乎